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十九回　神庙惊心 忠臣受香火　龙门纵目 玉女动情怀

于承珠定一定神，向一个跟随神像游行的人问道，“你们这位城隍老爷是谁？”那人鼓起眼睛说道：“城隍就是城隍，当然是神。你这位姑娘问得好怪。”于承珠怔了一怔，心道：“他是不知道这神像就是我的父亲呢？还是不方便对我说？”又问道：“城隍庙是谁起的？”那人道：“捐钱的绅商多着呢，我也说不清楚，你问这个干什么？”于承珠锲而不舍，又问道：“这神像是谁雕刻的？”那人愠道：“你问管木工的头子去。我可没工夫和你说废话。”急急忙忙赶上前头，抬着城隍像的行列已去得远了。

小虎子道：“姐姐，你不是中暑吧？”摸摸于承珠的额头，但觉一片沁凉，于承珠甩开他的手道：“别胡闹。”小虎子心道：“你才是胡闹呢，哪有这样问人家的。”但见于承珠一福丧魂落魄的样子，小虎子甚是担忧。

他哪知于承珠心头的紊乱，须知于承珠的父亲于谦是以叛逆之罪被抄家处斩的，虽然天下之人，闻讯悲愤，但在皇帝淫威之下，谁敢吐半句不平之语？想不到昆明竟然把于谦奉为城隍。于承珠心道：“昆明虽然僻处南疆，但仍是朝廷管治，若被朝廷官吏看出这是我父亲的神像，发起造像建庙的人定难逃抄家灭族之祸，谁人有这般大胆。”而且也想不到昆明城中，有什么父亲的亲友。心中更是奇怪，暗道：“想不到父亲竟然会到这辽远的边城来作城隍。”

于承珠身不由己地跟随着看热闹的人走到城隍庙去，城隍本来不是“尊神”，天下各地的城隍庙都只是聊具规模而已，这座城隍庙却大得出奇，进了三重，才到大殿，但见飞檐翘角，金碧辉煌，大理石的檐阶也有数十级之多，于承珠与小虎子挤到前面，但见大殿里香烟缭绕，挤满了人，忽闻得八音齐奏，看热闹的人纷纷让道，有人说道：“瞧，小公爹来了！”

于承珠忙向旁边一位老者请问道：“哪位小公爹？”那老者笑道：“昆明城里能有几位国公？”于承珠大吃一惊，道：“是沐国公？”那老者点点头道：“不错，这城隍庙便是沐小公爹倡修的。”只见那乘蓝呢大轿停在台阶下面，轿中走出一个贵介公子，唇红齿白，看来不过十七八岁，脸上还带有些稚气。他一进来，殿中肃静无哗，赞礼的道：“鸣钟击鼓，请尊神升位。”原来这位小公爹是来主持城隍庙的落成大典的。

于承珠如在梦中，惶惑不已，原来沐家世袭黔国公，镇守云南，在朱元璋的手下大将之中，算得是最有福气的一位。沐家始祖沐英，还是太祖朱元璋的养子，平定了云南的“梁王之乱”后，受封为“黔国公”（见《明史》一二六，列传四。），沐家的子孙，有好几位都是驸马，宫贵荣华，在功臣之中，数不出第二位。

于承珠的父亲是明朝大臣，于承珠当然熟悉本朝史事。要知明太祖朱元璋刻薄寡恩，得了天下之后，大杀功臣，手段毒辣，实不在汉高祖刘邦之下。他手下的大臣，军功比沐英大的有的是，例如徐达、常遇春、蓝玉都是，但或者本身不得善终，或者子孙遭受诛戮。如蓝玉以“叛逆”罪诛三族，常遇春的儿子也被牵连入蓝玉案内而被赐死；徐达是明朝开国的第一功臣，受封为中山王，赐有免死的铁券丹书，但后来燕王以叔夺侄位（明成祖），徐达的儿子徐辉祖仍不免被削爵幽死（见《明史》一二五，列传十三）。只有沐英一家，远镇云南，世代为“公”（爵位），可算异数。

因此于承珠听说这城隍庙是沐府的“小公爹”倡修的，不胜惶惑，心中

想道：“ 若是别人也还罢了，沐家屡代都得朝廷恩宠，何以他却不怕牵连，给我的父亲立像造庙，虽说是假托城隍，但如此昭彰，岂能瞒尽所有之人。而且也未听说我父亲和沐家有什么交情，这事未免太奇怪了。 ”

只见那小公爹恭恭敬敬地上了三柱香，下面的绅商依次进香行礼，只是除了那“ 小公爹 ”之外，却并无一个官员。

于承珠忽地排众而出，在庙祝手里也接过三住香，热泪盈眶，跪在神前，低头默祷：“ 爹爹呵，你被奉敬为神，永受万民膜拜，死也不朽了！ ”

那小公爹甚是诧异，招手叫她问道：“ 你有什么委屈，要禀告城隍？ ”于承珠拭掉眼角的泪珠，道：“ 没什么，我见你们如此尊敬城隍，一时感触，禁不住流泪了。 ”小公爹越发奇怪，正想再问，忽听得外面又是鸣锣开道之声，有人报道：“ 王副将军到。 ”

小公爹皱眉道：“ 他也来做什么？ ”走出去迎接，于承珠乘机退下，偶然一瞥，忽见那两个卖艺的父女也挤在一个角落里，正在偷偷地望着自己。

于承珠心中一凛，想道：“ 待黑白摩河一到，可得立刻离开这儿。 ”她也自知露了痕迹，但眼见自己父亲的神像，却又如何能够无动于衷？

锣声一止，只见一个贵官走进庙来，小公爹道：“ 王将军，你也来进香吗？ ”那贵官道：“ 小公爹，你这场功德造得好呀。 ”向城隍像打量了好一会，笑道：“好手艺，刻得栩栩如生。为什么和我在别处所见的城隍像不同？ ”小公爹道：“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城隍，这有什么奇怪？ ”那王将军哈哈笑道：“ 小公爹此言，真是令我大开茅塞，原来城隍像也是因地不同的。哈哈，这建庙造像，是沐公爹的主意还是小公爹的主意？ ”小公爹淡淡说道：“ 这是我的主意，有什么不对么？ ”

那王将军满脸奸笑，道：“ 好极了，在蛮夷之区，原不妨以神道设教，这是圣人也说过的。 ”旁边的土著绅商，听那将军说云南是“ 蛮夷之区 ”，个个怒目而视。那位王将军似乎也察觉到自己的失言，急忙堆满笑容，补上一句道：“ 兄弟的意思，咳，咳，兄弟的意思，是说小公爹的作为，颇合圣贤之道。 ”这句话可捧得极为牵强。那小公爹笑道：“ 是吗？好，好！那么你也该向这城隍叩三个头！ ”那个将军名叫王镇南，身受平南副将军之职。云南的军政大权一向操于沐家手中，“ 平南将军 ”也是现任的“ 黔国公 ”沐琮自兼，这位副将军虽是朝廷派来的，其实形同“ 伴食 ”，毫无实权，被小公爹沐璘强他向城隍像叩头，心里虽然是万分的不愿意，却不敢不依，果然跪倒地上，乖乖地叩了三个响头，站起来时，满面尴尬之色。于承珠瞧在眼里，心中笑道：“ 这个王将军一定是曾经见过我的父亲，哈哈，叫一个朝廷命官，向‘ 叛逆，叩头，这位小公爹的恶作剧可真令人痛快！ ”

那位王将军搭讪了几句，悻悻而退。看他走出庙门，里面的绅商们窃窃偷笑。小公爹沐璘抬起眼睛，在人丛里寻觅于承珠，忽听得门外又是肃静无哗，进香参神的人们自动让开，只见两个丫鬟陪着一个小姐走上台阶，沐璘急忙迎上去道：“ 姐姐，你也来了。 ”这位小姐正是黔国公沐琮的女儿沐燕。看她长眉入鬓，婀娜娇柔，却是步履安详，气度高华，自有大家风范，只见她先向城隍像裣衽施礼，然后对沐璘说道：“ 弟弟，你跟我回去吧，爹爹在找你呢。 ”沐璘吃了一惊，道：“ 爹爹有什么说？ ”沐燕似乎不方便在此多说，微微笑道：“ 都有我呢，你回去吧。 ”将沐璘拉出庙门，于承珠在人丛里举眼偷窥，但见她眉宇之间，隐有忧色。

沐璘、沐燕一走，庙里乱嘈嘈的，外面的人也争着进来参神，于承珠与

小虎子乘机退走，于承珠暗中偷看，那卖艺的两父女还留在庙中，似乎并没有发现她。

于承珠如在梦中，对眼前之事，实是百思莫解。心中想道：“看这情形，听那少女的语气，这建庙造像之事，沐国公想来事先未知。但这小公爹如此年轻，他未曾见过我的爹爹，又怎知道我爹爹的相貌。”

小虎子满怀纳闷，道：“姐姐，你当真不是中暑吗？”于承珠笑道：“你怎么胡乱咒我？”小虎子道：“我看你有点失常，刚才好端端的怎么在庙里哭起来了？”于承珠道：“你看他们那样尊敬城隍，所以叫我也感动了。”抿嘴一笑，小虎子道：“不，你一定有什么心事，瞒着不告诉我。”于承珠皱眉道：“别再在这里胡缠啦，小孩子知道什么大人心事？赶快回去吃中饭正经。”

小虎子道：“不，不！你答应过我，下午去逛西山的。君子一言……”于承珠给他逗得笑起来，接着他的口头禅道：“快马一鞭！”小虎子笑道：“好，那么说话算数，你快带我去逛西山。”于承珠道：“你就不饿？”小虎子嘻嘻笑道：“我袋里还有几十文铜钱呢。”于承珠道：“你为什么不给那卖艺的老头？”小虎子道：“我是诚心留给你吃午饭的呀。我瞧你那个样儿就知道你忘记带银子了。”笑嘻嘻地拉于承珠到一个小店子里吃了两碗米线，袋里就只剩下三枚铜钱了。

走出城来，天方过午，万里无云，是一个大好的晴天。于承珠胸怀舒畅，把心事抛过一边，尽情观赏山景。昆明西山，果然名不虚传，越上山势越奇越险，一到龙门，更是令人惊心骇目，那“龙门”竟是从山峰上凿出来的，从下望上，峭壁千丈，上面的庙宇，竟似凌空而建，下面是苍茫无际的滇池，拾级而上，山风飞衣，如登仙境。于承珠赞一副对联道：“仰笑宛离天尺五，凭临恰在水中央。”下望滇池，悠然神往。

龙门的沿崖都凿成石廊，迂回曲折，有的地方，仅容一人侧身穿过，小虎子笑道：“这地方最好捉迷藏。”于承珠不禁失笑，道：“带你来逛西山，你却想捉迷藏，岂不辜负了这天然美景？”

登上龙门，只见一幅壁画，画中一条鲤鱼，凌空飞跃，下半身是鱼身，上半身却是龙相，传说中的“鲤鱼跃龙门”，便是这个所在，据说“龙门”太高了，所以滇池中的鲤鱼，若能跃过龙门，便可化龙升天。小虎子笑道：“我看，就是天下的第一等轻功，也难以跃过龙门！”于承珠又不禁哑然失笑，但却也佩服他对武功的专心注意，心道：“怪不得黑白摩诃说他是个有根基的孩子，对武学简直是入了迷。”

龙门上还有个魁星的石雕像，那是用整块石头刻出来的，只有手里的笔却是木的。于承珠看那题记，原来这在峭壁上凿出来的龙门，竟有一个哀艳绝伦的故事。据说有位少年，因为失掉了他的意中人，心无寄托，便独自跑到西山上去刻龙门，是想留下一个胜迹，纪念他的情人。刻到最后的魁星像时，没有石头适合刻魁星的笔，这少年一生致力的工作，就差这一点点不能完成，伤心到了极点，竟从龙门跃下，丧身滇池。于承珠读了题记，只感到心头一阵迷惘，想道：“这少年的作为又比逃禅的境界更高了！呀，可惜在这世上，实是难逢具有这样真情挚爱的少年！”铁镜心的影子突然又从她心中飘过，她俯瞰滇池，但见滇池上的点点浮萍，忽地被风吹散，水中的无数花瓣，也各自飘零，心中更增凄楚。

小虎子忽然悄然说道：“听，下面好像有人说话。”

于承珠自小跟随云蕾练金花暗器，耳力极好，又学过“伏地听声”的功夫，当下把耳贴在石壁上一听，龙门的石廊是从峭壁上凿出来的，迂回曲折，数步之外，彼此不见，但那声音从石壁上传过来，虽然细如蚊叫，却是清清楚楚。只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王将军郑重付托，这封信关系重要，你一定要送到京中。”另一个声音道：“交给谁？”先头的声音道：“给大内总管阳宗海。若然阳宗海出差去了，就交给御林军总指挥娄桐荪。若然两人都出差去了，就直接交给宫内的王公公。”那人嗯了一声，过了半晌问道：“若是途中碰到沐公爹的人呢？”先头的声音答道：“能敌则敌，不能敌则跑，跑不了就把书信嚼碎吞下，总之不能让此信落在任何人的手中。”那人道：“哎呀，这可是卖命的事儿，我可不可以回家一转，告别妻子。”先头那声音道：“张老大，干咱们这一行的还怕死么？你今晚可就得立刻动身，嫂子有我照料，你不必担心。”说到此处，两人再无言语，只听得脚步声从里面走出来。

于承珠心中一凛，想道：“这王将军定是今日到城隍庙的那个官儿，只这么一会儿工夫，他就把密信写好了！听这语气，看来这封信定是对沐公爹有所不利。”心中一动，主意己决，拉小虎子道：“玩得够了，咱们该回去啦！”

石廊里那两个家伙忽然听得有人说话的声音，吓了一跳，于承珠与小虎子走进石廊，两人一望，见是一个少女和一个孩子，只当他们是来游山的姐弟两人，放下了心。那个张老大是个好色之人，见于承珠丽质天生，故意迈前两步，堵着石廊的狭窄的通道，嘻嘻笑道：“小姑娘，这里真不好走，要不要我拉你一把？”

小虎子一个箭步跳上，喝道：“让开！”肩头一撞，左拳从时底穿过，就想来他一招“龙拳”，于承珠急忙将小虎子一扯扯开，那人被小虎子一碰，略一侧身，正想施展擒拿手的功夫，将小虎子摔到石壁上，忽觉一阵香风，于承珠已是和他挨肩擦过，那人心魄一荡，伸手去拉，却没有拉着，他的同伴急忙止着他道：“张老大，别胡闹啦。”张老大被他的同伴喝着，悻悻骂道：“哼，你这个小蛮牛，要不是老子今天有事，定要捧你一顿！”小虎子回头还骂道：“好呀，小爷正想打架！”于承珠忙把小虎子拉开，赔笑说道：“我这弟弟是有点牛气，请你们两位大人不要见怪孩子。”那个张老大听得非常舒服，叫道：“喂，你这个小妞儿很好，你叫什么名字。”于承珠只当不听见，在他说话的当儿，已拉着小虎子走出石廊。

小虎子甚是不平，向于承珠发作道：“那个家伙胆敢欺负你，你为什么不让我打他一顿？”

于承珠道：“要打他我不会打吗？快走！”小虎子满肚闷气，但见于承珠声色俱厉，却是不敢违拗，只得提起脚步，跟着于承珠快跑。

还未跑至“三清阁”，只见那两个家伙已气呼呼地追了上来，破口骂道：“两个小贼，给我站着！”原来于承珠适才在与那个张老大挨肩擦过的刹那，已施展了空空妙手，将那封密信偷到手中。这手功夫，正是张丹枫所传的绝技之一。当年张丹枫初遇云蕾之时，就曾施展过这一手绝技，将她的银子偷得干干净净，和云蕾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张丹枫说这不是正派的武功，本来不想传给于承珠的，但于承珠听了师父当年戏耍师母的故事，缠着要学，想不到却在今日派了用场。

那张老大也算机灵，于承珠一走，他猛地想起：“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会

撞得我肩头作痛？”一摸怀中，发现失了信件，这一急非同小可，忙与同伴追赶，只见于承珠与小虎子不走正路，己绕过三清阁向后面奔上山去，张老大倒抽了一口冷气，看于承珠这身轻功，竟是在自己之上。

这张老大本是京中的一个侍卫，名叫张大洪，被派在昆明，察伺沐国公的。为怕起疑，所以将家小也带了来，装作一家普通的民居。他的同伴名叫王金标，却是征南副将军王镇南手下的一个亲信，原来也是京中的侍卫，跟王镇南来负监视沐琮之任。沐家虽然世代效忠，极得历朝皇帝信任，但皇帝必须派人监视各省的封疆大吏，乃是明朝行之已久的制度，并非云南一省为然。王镇南到昆明作沐琮的副将，已有十多年，从未发现过半点可疑之迹，张大洪与王金标正愁没有建功的机会，会老死云南，想不到却出了一桩小公爹为于谦造像，奉为城隍的事情，正好借事生非，邀功图赏。所以王镇南立刻写好奏折，叫王金标偷偷交给张大洪，哪料事有凑巧，却偏偏碰到了于承珠，密件竟然给于承珠愉去。

于承珠那“登萍渡水”的轻功绝技，虽然令他们大吃一惊，但他们哪肯就此干休，仍然拼命追赶。小虎子的内功根底甚好，轻功却非所长，跑了一会，距离渐渐缩短，于承珠不得不放慢脚步等他，张大洪把小虎子恨得牙痒痒的，追到三丈左右，一抖手便发出两支瓦面透风镖，他在这暗器上下过十年工夫，百发百中，哪知小虎子溜滑非常，听风辨器，身躯一矮，钻入茅草丛中，铮铮两声，两支镖都打在石上，小虎子哈哈大笑，钻出来道：“没打着！”回头还扮了一个鬼脸。但经过这样一会儿闪躲的工夫，张大洪已追到他背后一丈之地，猛地纵身飞起，喝道；“小贼还想走吗？”一招“苍鹰扑兔”，竟是河北岳家“五擒掌”的功夫。于承珠距离小虎子在十丈开外，回身来救，已是不及。

张大洪出道以来，曾用这“五擒掌”法伤过不少好手，满以为小虎子定然难逃掌下，却忽听得小虎子嘻嘻笑道：“你尽缠着小爷乞讨，没话说，小爷只好把身上这几个铜钱都施舍给你啦！”陡然间铮铮数声，小虎子把身上仅剩的三枚铜钱，用轮指手法一下弹出，当作“金钱镖”使用，分打张大洪头上的“太阳穴”，胸膛的“璇玑穴”，和脚跟的“涌泉穴”。“太阳穴”和“璇玑穴”都是致命的穴道，也亏得张大洪武功不弱，人在空中，居然能把“五擒掌”法硬使开来，接了小虎子打来奔向他上盘中盘的两枚铜钱，但他为了全力防护“太阳穴”和“璇玑穴”，脚跟的“涌泉穴”却给铜钱打个正着，立刻跌倒尘埃，眼泪直流，小虎子笑道：“哈，我不杀你，你哭什么？牛高马大，泪汪汪的，你羞不羞？”涌泉穴被打中必然流泪，小虎子岂有不知？他乃是故意向敌人挖苦。

王金标一声大吼，双臂一振，飞掠丈许，喝道：“好小子，朝我来吧。”陡地拔出一支判官笔，向小虎子身上的大穴疾点，他是河北的打穴名家，又善接暗器，立心要点倒小虎子给同伴泄一口气。

小虎子道：“糟糕，我身上不名一文，你怎么还向我乞讨！姐姐，你给我打发他！”这一瞬间，小虎子已接连遇了几次险招，王金标的判官笔，疾发如风，把小虎子迫得团团乱转，眼见他笔尖一起，直指到了小虎子的前心，忽听得于承珠清脆的笑声叫道：“好，我给你赏他金子！”王金标只见眼前金光疾闪，急把判官笔招架，但听得铮铮两声，于承珠的两朵金花给他的判官笔碰飞，王金标正想说两句俏皮话，忽地那两朵金花在空中一转，斜飞射下，来势更急，王金标善挡暗器，却还未见过这种打法，猝不及防，两朵金

花都打中了他的穴道，登时晕倒。小虎子笑道；“ 他哪值得你赏他金子。 ”将金花取回，又向张大洪的软麻穴重重地踢了一脚，这才肯跟于承珠下山。

于承珠试用阿萨玛兄弟发金球的手法，果然一举奏效，甚是高兴。回到旅舍，关上房门，拆开那封密信，却是一忧。原来那封奏折果然是密报沐小公爹给于谦建庙造像之事，奏折还拟好条陈，叫皇上宣召沐小公爹入京，将他废为庶人，另选沐家的子侄，立为国公。另外有几个条陈，是削沐国公权力的办法。于承珠因为沐璘给她父亲造像，对之颇有好感，拿了这封信，一时想不出处置之法。

黑白摩河还没有来到，于承珠无人商量，闷闷不乐，吃过晚饭，便躺在房中，小虎子听说云南的“ 花灯戏 ”好看，邀她去看，她也提不起兴趣。黄昏之后好一会子，大约是相近二更的时分，旅舍主人忽然进来报道：“ 外面有一个人要来求见于姑娘，问于姑娘见是不见？ ”

于承珠道：“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老掌柜道：“ 是一个漂亮的相公。 ”于承珠道：“ 就只一个人吗？ ”老掌柜道：“ 不错，就只他一个人。 ”于承珠大为诧异，初时她还以为是黑白摩诃寻来，后来又以为是段澄苍，但段澄苍断无一人前来之理，沉吟半晌，想道：“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人认得我？ ”掌柜的道：“ 那位相公看来人很正派，于姑娘见是不见？ ”云南的男女大防虽然没有中原严谨，但一个少年男子夜间到旅舍去拜会一个单身女客，事情却也并非寻常，那老掌柜受了来人的厚礼，给她尽说好话，于承珠沉吟半晌道：“ 好吧，那就请这位相公进来。 ”

掌柜的一走，小虎子便笑嘻嘻地羞于承珠道：“ 一个漂亮的相公！嘻嘻，原来姐姐的意中人在这儿！ ”于承珠道：“ 胡说八道，看我不撕破你的嘴。 ”面色一端，道，“ 此人深夜求见，必有机密之事，你躲回房去。 ”小虎子道：“ 嘻，你嫌我在旁，不好意思么？ ”于承珠双眼一睁，装作发怒的神气，小虎子伸伸舌头，蹑手蹑脚地走回自己的房中。他的房间就在于承珠的隔邻，小虎子淘气得很，跨在墙上，准备偷偷听他们的说话。

于承珠满腹疑团，没有注意小虎子的动静，过了片刻，只听得掌柜的在外面说道：“ 客人来了。 ”于承珠打开房门，但见一个披着白狐裘披肩的华贵少年，缓缓走入，于承珠怔了一怔：这个人竟似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于承珠道：“ 请问相公高姓大名，夜间到此，有何见教？ ”那少年打量了房间一眼，听得那老掌柜的脚步声已经远去，忽然微微一笑，将房门关上，而且闩上了门闩。

于承珠勃然色变，喝道：“ 你干什么？ ”那少年“ 噗嗤 ”一笑，笑声甚是柔媚，于承珠心念一动，只见那少年除下头上的方巾，露出一头秀发，于承珠仔细一看，这才认出原来是日间陪着沐小姐到城隍庙进香的一个丫鬟。于承珠心中暗笑：自己两年来都是女扮男装，竟然看不出她的破绽。

那丫鬟道：“ 于小姐，请恕冒昧！ ”于承珠道：“ 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住在此间？ ”那丫鬟不答这话，道：“ 我家小姐有请。于姑娘见到小姐，一切就明白了。 ”于承珠更是疑惑，那丫鬟道：“ 请于姑娘马上动身，小姐有极大的疑难之事，要向于姑娘讨教！ ”于承珠心头一震，想道：“ 莫非是与今日之事有关？ ”继而想道，“ 我正愁没法处置那封密信，交给沐小姐岂不是正好。 ”那丫鬟又催道：“ 于姑娘，事不宜迟，三更之后，在街上行走，就惹人起疑了。 ”于承珠瞧她眉宇之间，隐有忧色，溢急之情，溢于言表，便道：“ 好，我还有点事情要交代一下。 ”话未说完，只见墙头跳下一个人

来。

于承珠吓了一跳，只听得小虎子笑道：“姐姐，我在这儿呢。”于承珠向那丫鬟赔笑说道：“我的弟弟淘气得很，你受惊了吧？”那丫鬟道：“没，没什么，吓，你的弟弟真好本领，我家的武师也及不上他的身手。”她口说不惊，心头却在卜卜直跳。

于承珠道：“你的黑白师父明日定可赶到，若然我未回来，你就告诉他们，说是我到沐公爹的府上去了。”小虎子道：“知道啦！”于承珠道；“我未回来，你一个人不可到外面走动。”小虎子道：“你当我是小孩子么？这也用得着吩咐。”于承珠道；“那匹照夜狮子马，你要好生照料，不可让人偷走了。”小虎子笑道：“这马是你的命根，我也宝贝着它呢，谁敢偷，我就和他拼命。”于承珠一笑道：“能偷走这马的人，只怕你未必是他对手。”小虎子噘着小嘴道：“那你何必嘱咐我？”于承珠道：“这匹马和你已然熟识，生人它不服，你骑它它不会反抗，若有人来偷，你打不过，就赶快骑着它跑。”小虎子满不高兴，道：“好啦，好啦，你走吧！少一根马毛，你回来问我。”

于承珠和那丫鬟走出旅舍，昆明是个山城，二更过后，街上己少行人，那丫鬟带她走出了小东门，接近郊外，更是寂静，这晚是八月初三，淡淡的一弯娥眉月在浮云中时隐时现，夜色朦胧，疏杨在夜风中呼啸，颇有萧瑟之感。于承珠但觉日来一连串的奇遇，心中忐忑不安。

两人刚刚走进城门，忽听得呼的一声，城墙上人影一闪，于承珠听风辨器，知是有人暗袭，急忙施展“一鹤冲天”之技，凌空跃起，手中的金花尚未打出，只见那丫鬟的身子也凌空飞起，于承珠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将黑摩诃给她的那支蛇焰箭发出，尖锐的响箭声中，飞起一溜蓝人，只见一个蒙着头面的黑衣汉子，抛出一根绳索，索上的套环将那丫鬟套着，待于承珠发现之时，那丫鬟已给他扯上城墙。

于承珠一抖手发出两朵金花，城墙有三丈来高，金花射到，那人已跳下城墙，向郊外逃走。这一下，变生意外，于承珠大为惶急，赶忙拔出青冥宝剑，一跃丈许，宝剑在城墙上一插，手掌一按城墙，拔出宝剑，一翻身也跃上城头，只见那蒙面人已在数十丈外，月色朦胧，依稀认得出模糊的背影。于承珠心中一凛：这人的身法好快！急忙跳下城墙追赶。

于承珠的轻功，在江湖之上，已是少人能与比拟，但追了半个时辰，还是落在那人背后十余丈之多，于承珠也曾接连发过三朵金花，但终因距离过远，打不着敌人，于承珠不愿浪费暗器，只好紧紧追踪，过了一阵，只见那人走入一个山拗，于承珠追入山谷，已失了那人的影子，但见一间大屋，不似山野人家，屋中透出灯火。

山谷内再无第二家人家，这蒙面人当然是躲进屋内去了。于承珠不暇思索，追到那间大屋门前，见那两扇大门，似是虚掩，于承珠用力一推，那两扇又厚又硬的红木大门，竟然应手而开。于承珠心头一震，想道：他故意不关大门，难道是诱敌之计么？但救人要紧，而且她艺高胆大，也顾虑不了这许多，略一迟疑，便拔足跨门直入。

走了十数步，那两扇大门忽然“砰”的一声关合，于承珠回头一望，却又不见有人。于承珠怒道：“算你是龙潭虎穴，我也闯你一闯！”里面隐隐传出笑声，于承珠循笑声追去，几重门户，都是虚掩，应手便开，只有一所厅堂内，一个军官高踞上座，那丫鬟站在他的面前，身上的绳索尚未解脱。

于承珠一看，怒气上冲，骂道：“哼，原来是你！身为大内总管，半夜掳人，该当何罪。”这军官正是阳宗海。

阳宗海哈哈笑道：“于小姐，你在青天白日，出手伤人，又当何罪？”敢情他已知道于承珠白天之事。于承珠道：“你知道她是谁？”阳宗海笑道：“别人畏惧沐国公，我阳宗海何须畏惧？”“砰”的一声，拍案喝道：“小丫头，快把书信交出来？”那丫鬟道：“什么书信？”阳宗海道：“王将军的密信？”那小丫鬟道；“哪个王将军？”阳宗海道：“你装什么傻？你家小姐差遣你半夜三更去找于姑娘，为的什么？你不交出来，我只好无礼了，瞧，我敢不敢搜你！”伸手便撕那丫鬟的衣服，那丫鬟叫道：“你敢欺侮公爹府内的人！”阳宗海冷笑一声，“嗤”的一声把那丫鬟的外衣撕为两片，露出里面女装的红缎紧身。

于承珠大怒喝道：“信件在我身上，你欺侮一个丫鬟，不要脸么？”阳宗海正是要她说出这话，哈哈笑道：“你何不早说？将信件交给我，万事干休，要不，你也休想出去。”于承珠道：“有本事你就来取！”青冥宝剑倏地进招，阳宗海在椅上一跃而起，施展小擒拿手的功夫，便来抢于承珠的宝剑，转眼之间，拆了几招，阳宗海道：“少年人果然进步得快，哼，哼，但要和我对手，那还差得远呢！”一招“飞龙在天”，双掌齐出，于承珠退了两步，阳宗海亦已趁势拔出长剑！

于承珠身落虎口，豁出性命，把百变玄机剑法使得凌厉无前，激斗中又将那丫鬟身上的绳索削断，那丫鬟吓得软了，绳索虽解，却不会走路，于承珠急道：“你快跑，不必顾我。”阳宗海大笑道：“到了这里，还想逃走，你做梦么？”转眼间只见门口站满了人，被小虎子用铜钱打伤的那个张大洪也在其内，这些人都知道阳宗海素来单打独斗，只有张大洪不知就里，跳进去想报今日之仇，于承珠回身一剑，左手一弹，金花从剑底飞出，在张大洪的额角上穿了一个透明的窟窿。

阳宗海喝道：“抬他出去，你们堵着外边，提防有什么可疑的人潜入。这屋子里谁都不许跨进半步！”于承珠适才那几下子动作虽快，阳宗海若肯出手拦阻，于承珠焉能从容发出金花？看来他是有意让张大洪受伤的了。

阳宗海自恃武艺高强，满心以为百招之内，定能将于承珠制伏，却不料于承珠乘他分神说话的当口，忽地施展出“穿花绕树”的身法，四面游走，阳宗海挺剑来追，好几次剑尖已堪堪刺到她的背心，都被她溜走避开，屋外围观的人乱拍马屁，阳宗海每出一手剑招，他们就啧啧赞赏道：“阳总管好剑法！”岂知阳宗海出手如风，连刺了数十百剑，却还未能伤得于承珠毫发，不但阳宗海自觉面上无光，旁观喝彩的人渐渐也叫不响了。

阳宗海勃然大怒，冷冷笑道：“张丹枫的徒弟连一招也不敢接么？”其实，于承珠的“穿花绕树”身法，只能应付一时，久缠下去，定因气力不继而露出破绽。阳宗海的武功和气力都较她强，只要沉得住气，终能取胜。不过阳宗海自恃身份，总觉得在百招之外，纵然能够将她擒获，亦是胜之不武。故此急着要激她还手、接招。

于承珠果似被他激动，忽地回眸，一声冷笑，喝道：“接招！”陡然间剑光一闪，铮铮两声，金花从剑底飞出，阳宗海猝不及防，只得退后几步，举剑一格，说时迟，那时快，第三第四朵金花又相继射到，阳宗海掌劈剑挡，将金花一一震飞，哈哈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说话之间，五、六、七、八朵金花连翩飞至，阳宗海卖弄本领，纵身一跃，一招“神龙入海”，

长剑一个盘旋，但听得一阵铮铮之声，四朵金花都给荡开，阳宗海得意之极，发声狂笑，却不料先前给他格开的那几朵金花，在空中斜飞急射，忽地又掉转头来，对准他的穴道射下，阳宗海一怔，刚刚震飞的那四朵金花也一齐掉头飞回，全奔向他的大穴。

阳宗海这才看出，那满空飞舞的金花，走的都是弧线，虽然给他震飞，却是丝毫不乱，竟似都有轨迹可循。阳宗海吃了一惊，心道：“这小丫头的手法好古怪！”转瞬间于承珠已是一连发出十八朵金花，在空中织成金光闪闪的大网，将阳宗海的身形笼罩在光网之下，阳宗海多好武功，这时也不禁有点手忙脚乱。

于承珠所用的手法，正是她从阿萨玛兄弟的金球手法中所参悟出来的，可惜时日无多，未臻化境，要不然就凭这一手暗器的功夫，便可制阳宗海的死命。这时阳宗海虽然有些忙乱，但金花却伤不了他，只见他把一柄长剑舞得风雨不透，金花一沾着他的剑尖，立刻便给荡开，铮铮之声，繁音密响，不绝于耳！却无一朵能透过他的剑圈！

阳宗海怒极气极，把手一挥，只听得轰隆隆几声大响，那座客厅左右两边的四扇大门全都关闭。于承珠早已绝了逃走之念，仗着一口宝剑，十八朵金花，和阳宗海硬拼，但见满屋子里金光闪烁，有如流星掠空；剑气纵横，俨若银虹交错。屋内的灯火虽然全都熄灭，但在金花宝剑的光芒闪耀之下，对方的身形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

阳宗海一声大吼，振剑疾挥，左手又使出劈空掌的功夫，竟然在金花交织的网中，硬冲而出。于承珠吃了一惊，却也不惧，青冥剑盘空一转，抢着占了上首，和他抢攻。阳宗海的武功虽然较于承珠高出不止一筹，但这时他既要防备那满空飞舞的金花，又得提防自己手中的长剑会给于承珠的宝剑削断，有此两重顾忌，竟然还给于承珠稍占上风。这一战双方都使出平生绝技，阳宗海心中暗暗叫苦，他本来尚有其他办法可令于承珠束手就擒，但自己说话在先，若然连一个“黄毛丫头”都无法降服，面子何在？因此只好与于承珠苦斗，只听得外面晨鸡三唱，窗孔渐渐透入微弱的光线，他们大约是在四更之时动手，这时不知不觉已过了一个更次，双方都己感到筋疲力倦，仍是分不出高下，苦战不休！伏在外面从窗眼偷窥的人，都在暗暗担心，却又不敢叫阳宗海罢手。

阳宗海也想不出如何了结，又过片刻，于承珠气喘的声息可闻，阳宗海的头上也冒出腾腾白气，他的内力虽较于承珠远为深厚，但于承珠的金花暗器过于厉害，只要有半点疏神，就会被打中穴道，阳宗海两面照顾，比于承珠自是吃力得多。再过片刻，窗孔中透入来的光线更为明亮，想来外面己是天光大白了。

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道：“阳大人，王将军有请！”阳宗海正巴望有此一唤，应了一声，振剑一封，将于承珠迫退两步，大声喝道：“小丫头，让你多活几个时辰，待我回来再慢慢地收拾你。”于承珠冷笑道：“大总管想逃走了么？”阳宗海顾不得和她斗口，突然振臂一冲，平地拔起，只听得“轰隆”一声，屋顶开了一个天窗，阳宗海箭一般地冲了出去，于承珠正想随着出去，就在这刹那之间，屋子里突然天摇地动，那丫鬟本是躲在一个“死角”，藉着大理石桌遮蔽，不敢动弹，这时急得冲了出来，急声唤道：“于姑娘，于姑娘！你在哪儿？”于承珠心头一凛：我怎么忘记了她？柔声答道：“别怕，别怕！我在这里呢！”回身将她抓着，说时迟，那时快，上面天窗已闭，

同时，屋中突然裂开了一个大洞，于承珠抱着那个丫鬟，使不出力来，跟着她一同堕下，下面竟是个黑黝黝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牢，于承珠气得大骂，想不到阳宗海的身份，竟然会使出这种下流手段。正是：

　　滇池也自风波险，虎穴龙潭又一遭。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牢底救人 神通来异士　筵前骂敌 正气属娥眉

于承珠正在破口大骂，忽闻得水声淙淙，遍体生寒，上面有人声说道：“阳总管有话吩咐，叫你将宝剑与书信抛上来，否则休怪我们不留情面，先把你淹个半死。”于承珠道：“好，你把地牢打开！”待上面露出天光，于承珠立刻施展“一鹤冲天”之技，同时嗖、嗖、嗖地发出三朵金花，那地牢深达十余丈，于承珠不知深浅，纵起丈余，手刚扪着石壁，只听得“轰隆”一声，地牢的铁盖又再关闭，上面的人哈哈笑道：“城隍庙里弄鬼，孔夫门前卖文，哈哈，倒教咱们发了横财！哼，小丫头，你不老实，那只有自讨苦吃！”水声渐来渐大，渐渐淹至膝盖，于承珠气得半死，那小丫鬟直冻得牙关打颤。

于承珠解下一件衣裳，将她搂着，道：“你害怕吗？”那丫鬟眨眨眼睛，说道：“本来害怕，和你在一起，就不害怕啦。”于承珠微笑道：“为什么？”那丫鬟道：“因为你是我朝第一个大忠臣的女儿。我想令尊大人当年为了挽救国家，甘受灭门之祸，尚且不惧，咱们挨点饿，受点冷，又算得了什么？”于承珠大为感动，心道：“古语云：死有重于泰山，真是不错。我父亲虽然含冤屈死，但令得天下妇孺也闻风而起，这死也值得了。”

那丫鬟抬起眼睛，道：“于姑娘，我得见你，这一生总算没有白过了。我家小姐对你仰慕得很。”于承珠道：“我对你家的少爷小姐也感激得很。你叫什么名字？”那丫鬟道：“我叫杜金娥，是大理的白族人，从小就服侍沐小姐。”于承珠道：“嗯，你们怎么知道我的来历？”杜金娥道：“是小姐告诉我的。她还知道是你打伤了张大洪和王金镖呢。”于承珠诧道：“她怎么知道？”杜金娥道：“昨日在西山巡逻的兵丁，将他们两个人抬回来，恰好沐公爹不在，大家都出来看热闹，沐小姐认得那王金镖是王将军营里的。问他们为什么受伤，他们不肯说。后来王将军就派人将他们领走了。沐小姐匆匆出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就要我到旅舍找你。”于承珠道：“他们既没有说，你家小姐又怎知道是我打伤的？”杜金娥道：“她认得你的金花暗器。她说天下能发这种暗器的只有两人，不是张大侠的夫人就是你了。”

于承珠疑云大起，心中想道：“沐小姐兰闺弱质，公府千金，怎的这样熟悉武林之事，再说，她又怎么知道我在那间旅舍居住？”恨不得即刻飞出去找着沐小姐将这个闷葫芦打破，但在这深不可测的水牢中，天大的武功，亦是插翼难飞。好在水淹过膝盖之后，就不再上涨了。那丫鬟又冷又饿，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于承珠一直将她抱着，不让她受水浸，渐渐于承珠也觉饥饿难堪，气力渐感不支，忽地上面亮光一闪，有一包东西“卜”地跌落下来，于承珠急忙接着，上面铁盖关闭，水牢中又是漆黑一片。

于承珠只觉手心温润，原来上面抛下的竟是一大包荷叶饭，饭的香味和荷叶的清香混和，透入鼻观，十分诱人。那丫鬟精神一振，抬起头道：“好香，好香！”于承珠心头一动，想道：“他们不是恫吓说要饿死我吗？怎么又把食物抛下来了？莫非这荷叶饭中下了毒药？”忽听得一个声音在耳边说道：“别怕，别怕，你放心食好了。”于承珠吓了一跳，只觉得这声音似曾熟识，但透过石壁，原音已变，怎样也分辨不出。

内功有了火候的人，能够鼓气行远，声音比常人传得远几倍，这也不足为奇。但这地牢密不通风，声音竟然能透壁穿入，这份功夫，却是非同小可！于承珠想道：“此人竟然具有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若要擒我，那是易如反

掌，何须下毒骗我？”那丫鬟馋涎欲滴，呻吟说道：“饿死我啦，饿死我啦。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于承珠微微一笑，道：“是荷叶饭。”将荷叶解开，拔下一支银眷插入饭中一试，银簪毫不变色，于承珠放心递给那个丫鬓，那丫鬟也无暇问她这饭是怎么来的？用银簪把饭分成两半，两人都吃得津津有味，但觉这一包极其寻常的荷叶饭，胜似任何海味山珍。

接着又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水牢中的水本来已浸至腰部，就在她们食饭的时间，水竟然渐渐消退，过了大约半个时辰，露出牢底的石块，水已完全退去了。于承珠又惊又喜，心中想道：“这是什么用意？送饭的那人究竟是友是敌？”

那丫鬟疲倦之极，靠在于承珠的身上沉沉睡去。于承珠不去惊动她，独自呆呆地想，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听得上面乒乒乓乓的好像是兵器碰击的声音，声音透入地牢，有如晴天打起的闷雷，转瞬之间，诸声俱寂，忽然露出天光，只见地牢上的铁盖已经开启，于承珠一跃而起，叫道：“金娥姐姐，咱们有救啦。”

那丫鬟揉揉眼睛，跳起来道：“什么？”于承珠道：“你搂着我，不要害怕，我带你上去。”一手抱着丫鬟，一手拔出宝剑，一跃丈许，将剑插入石壁，如是者七八次，穿出牢洞，睁眼一看，两人都吓得呆了。

只见屋子里十几条大汉，个个都似受了巫术似的，有的伸剑作刺击之状，有的弯弓作欲射之状，有的提刀作劈斫之状，诸般怪像，不一而是，最令人害怕的还是他们脸上的神气，眼睛圆鼓鼓地眨也不眨一下，惊惧、痛苦的神情令人不寒而栗。于承珠一看，便知道他们是被点了穴道，但看这情形，竟然是在一照面之间，就被完全制伏。刚才那兵器碰击之声，可以料想得到，那是他们一窝蜂地拥上，互相碰撞的。于承珠试着给他们解穴，使了几种手法，毫无效果。

这十几个人，其中纵然没有好手，但在一照面之间，就被人完全点了穴道，来人的武功之高，简直难以想象！于承珠心道：“难道是黑白摩诃听到我的响箭，赶来的么？”走出屋子外一看，但见日影西斜，晚霞隐现，四周围静悄悄的没一个人，若是黑白摩诃，断无不留下半句话便走的道理。更有一桩奇怪的是：看那点穴的迹象，并不似什么奇特的手法，和黑白摩诃那一派大不相同，但以于承珠的本事，竟然无法解穴，看来那人的内功已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即算是用极寻常的手法点穴，若非内功的根底可以比得上他的人，便无法冲关解穴，只有等他那一点所凝聚的内力自行消散了。

那丫鬟道：“于姑娘，这里怪骇人的。快走了吧！我家小姐见咱们一夜没回，不知多着急呢。”于承珠瞿然一惊，在水牢里原来已度过一个白天，心中虽是疑团莫释，却是没有时间等那些人醒来再问了。

于承珠与那丫鬟巡视一遍，但见处处门户大开，所有的人都被点了穴道，僵立如死，神气骇人，就像屋子里的那些人一样，马厩中还有几匹马，于承珠与那丫鬟各选了一匹马，立刻飞奔入城。

沐家的“黔国公”大府在昆明的小东门外，到得公府，已是掌灯时分，那丫鬟带于承珠从后门溜入，看门的认得她，只道于承珠是她的姐妹，并无拦阻。这丫鬟带领于承珠穿堂入室，到了一间精致的房子外边，停了下来，敲门叫道：“沐小姐，于姑娘来啦！”里面毫无声息，那丫鬟道：“咦，小姐到哪儿去了？”过了好久，才有一个丫鬟出来开门，一见面便道：“金娥

姐，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这个丫鬟名叫银桂，和金娥都是沐燕的贴身丫头。

金娥道：“说来话长，小姐呢？”银桂道：“小姐走啦。”金娥道：“去哪儿？”银桂道：“黄昏时候走出园子的，她神色匆匆，我不敢问。”边说边让于承珠进房来坐，于承珠心急如焚，抬头一望，忽见墙上挂着一张条幅，写的是辛弃疾的一首词：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首词壮气豪情，是辛弃疾的得意佳作，传诵千古，闺阁之中挂这样的一首词，虽然不很调和，亦不算奇怪，但这首同的笔迹，铁书银钩，龙飞凤舞，却是张丹枫的手迹！于承珠心中大奇，想道：“咦，她怎么求得我师父的法书？”

只听得那银桂说道：“公爹今晚宴客，听说京中来了一个什么总管的大官呢。公爹适才还吩咐小姐，要小姐看管少爷，等席散之后，还有话说的。岂知小姐不声不响地就走了。”

于承珠心头一动，想道：“什么总管，莫非是阳宗海？”问道，“怎么叫沐小姐看管小公爹？”银桂迟疑一下，金娥道：“这位于姑娘是小姐请来的，但说无妨。”银桂道：“公爹不知怎的，昨日大发脾气，将少爷锁在内房，这事情外面没人知道，当然也没有武士看守，所以叫小姐看管。”于承珠一听，料想定是因为沐璘替自己父亲建庙造像之事，给沐国公知道了，所以将他幽禁内堂，这事情当然不好明说。

外面有车马之声，银桂道：“客人来啦。”于承珠忽道：“在哪儿宴客？”银桂道：“在园子西边的藕香榭内。”于承珠道：“你带我去看看。”银桂吓了一跳，金娥笑道：“我带你去，咱们藏在池塘边的假山石后，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若给人发现了，咱们就当在那里捉迷藏玩儿，料公爹不会见怪。”

金娥招待于承珠胡乱吃过一些东西，换过水渍的衣裳，便带她悄悄地藏到假山石后，但见水榭内宫灯高挂，照耀得如同白昼，筵席似是刚刚摆开，席上诸人看得清清楚楚，坐在上位的是一个面白无须巍峨冠高服的大官，第二位果然便是阳宗海，第三位是个武官，于承珠认得是前日到过城隍庙的那个王将军，主客斜对面的那一位却是个道士，沐国公坐在那道士侧面的主位上，三绺长须，甚是威严。

金娥悄声说道：“咦，这事情可真奇怪，沐公爹怎么将道士也请来了。”忽见首席的那个大官口唇开阖，似是说话，杜金娥听不清楚，于承珠练过“听风辨器”的功夫，把耳朵贴在假山石上，却是一无遗漏。只听得那面白无须的大官说道：“闻说大理府的白族娃子要造反，由段家带头，将朝廷所派的官员都驱逐了，有这回事么？”说话阴声细气，竟似女人腔调。沐国公道：“有这么回事。不过他们所发的檄文，却说不是造反，并不想要汉人的地方。大约是想自立为王。”那大官“哼”了一声道：“自立为王，这还不是造反吗？朝廷对段家不薄，当年令祖黔宁王灭了大理国后，世世代代对段家为大理府的知平章事，他怎么还不知足？”沐国公道：“是呀，这事情我已奏禀皇上，刘公公恰好到来，那好极了，刘公公接近天颜，又是云南桑梓，我正想问刘公公的主意。”于承珠心道：“原来这是个太监。”明太祖初建国时，不许太监过问国事，传了几代之后，这禁例松弛，皇帝常常派太监做钦差大臣，巡阅各省，像明成祖所派的那个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声威显赫，压倒朝

臣，便是一例。明朝的太监很多是云南人（郑和也是），其中有才能的固有，祸国殃民的也不少。这个刘公公听他的口音，也是云南人。沐国公向他请教，他大为欢悦，微微笑道：“公爹下问，我岂敢不尽所言，依我所说，沐公爹早就该派兵进袭！我这次出京之时，皇上也曾叫我转告公爹，提防蛮人作反，既然有了反迹，那就只有把他们杀绝！”

沐琮略一沉吟，拈须说道：“大动干戈，岂不令生灵涂炭？”那刘公公心中不悦，但云南省边疆省分，中枢管辖不到，沐家世代掌权，即算皇帝也要给他几分面子，刘公公赔笑说道：“沐公爹仁义为怀，不愧为民父母。但治乱世须用重刑，若然不动干戈，焉能攸平叛乱？我倒要向公爹请教。”沐琮微微一笑，说道：“日内有两位远客要到昆明，从他们身上，我想好一条怀柔之策，不知能不能行？我还未及禀奏皇上，先说与刘公公听听。”那太监放下酒杯，道：“沐公爹请说。”阳宗海插口问道：“是两位什么贵宾？”心中甚是怀疑，想道：“听沐国公的口气，定然是两位非常人物，如何我的手下人事先都不知道一点消息，”

沐琮道：“是波斯国的公主和驸马！”此言一出，阖座惊诧，阳宗海道：“波斯公主和大理的叛乱有何关连？”沐琮道：“这位波斯公主的驸马，姓段名澄苍，我己查探清楚了他正是当年段平章段功的子孙，他的祖先曾从元军西征，流落波斯，不知怎的，他竟因缘时会，贵为驸马。想是思念家邦，怀乡情切，不辞万里奔波，重归故里。这倒是本朝的一大佳话呵？”那刘公公道：“不错，异邦公主来朝，足见圣德远播，但请问公爹，怎的从他们身上，想到怀柔之策？”沐琮道：“他是段功的子孙，算起来与现在大理的知平章事段澄平乃是兄弟之辈，我意即请皇上正式封他为大理的平章。”刘公公道：“这样就能防止得了大理的叛乱么？”沐琮道：“朝廷对他作大理平章，这只是一个虚衔，实际却要他居留昆明，遥领大理的平章事。大理的百官，重要的职位，当然还是朝廷所派。本朝政制，京官也可以遥领边军，把段澄苍羁留在昆明，叫他遥领大理的平章之事，想来也是行得通的。”刘公公道：“行是行得通，但公爹怎能保得大理的段家从此便消弭祸心？”沐琮道：“段家在宋代之时，在大理自建国号，自立为王；至元代之时，大理国灭，段家仍然世袭平章事；到了本朝，只给他们世袭“知平章事”，官衔职权，一削再削，可能因此而招致怨愤。咱们如今给段澄苍实授平章，总算给了他们段家的面子。他们若然还要叛乱，那么咱们的讨伐也就师出有名。而且段澄苍以驸马之尊来归，咱们给他虚衔，管辖大理，正是名正言顺。趁此也正好削段澄平的权柄，这岂不是分而治之，一举两得之策？”其实大理人要驱逐明朝官吏，正是因为不堪苛政之搅，不甘明朝把他们当作被征服的蛮人来统治，倒并非段家为了自己一家的荣华富贵的。不过当时高官显爵，大都只看到个人，看不到老百姓，所以便把大理的“乱事”看成是个人的权位之尊。像沐琮的不肯用兵，已经算是较好的了。不过沐琮也有私心，他之所以想把段澄苍羁留昆明，实是想便于自己的操纵。

那刘公公听了沐琮之策，沉吟不语，忽见一个丫鬟，匆匆忙忙地跑到水榭来。

沐琮认得她是上房服待夫人的一个丫鬟，喝道：“好没规矩，我不叫你，你出来做什么？”那丫鬟道：“小姐，小姐——”沐琮怒道”：“小姐什么？”那丫鬟讷讷说道：“小姐她走掉啦。”原来沐夫人到了掌灯时分，还不见爱女，心中慌乱，故此遣丫鬟前来禀报。沐夫人年老多病，长年礼佛，不问外

事，与丈夫也经常是数日一见。她根本就不知道丈夫今晚宴请朝中贵宾。

沐琮面色一变，厉声斥道：“ 胡说八道，大惊小怪！小姐是我叫她到杨家去接她的姨母的，许是姨母将她留下了，要你着急做什么！ ” 须知在那时候，仕宦之家，最讲礼教，千金小姐，足不出户，偶一出门，也是乘车坐轿，在丫鬟婢仆簇拥之下，闲人轻易不能一见。沐琮的女儿，身份仅略次于“ 郡主 ”（亲玉、藩王之女称郡主），比仕宦之家的“ 千金小姐 ”尊贵何止十倍？而今这丫鬟在钦差大臣、内府总管之前，竟然直说他的女儿“ 走掉 ”，不管是否事实，都是大失面子。故此沐琮勃然大怒，急忙厉声斥责丫鬟，意图掩饰。

那丫鬟手足无措，心中想道：“ 小姐若是去接她的姨母，夫人焉有不知之理。 ” 被沐琮斥责，极感冤屈，讷讷说道：“ 夫人，夫人—— ” 沐琮挥手斥道：“ 回去给夫人炖燕窝，琐碎小事，不许来麻烦我，快给我滚！ ” 那丫鬟不敢再说，忍着眼泪，走出水榭，副将军王镇南看在眼里，想起昨日沐燕也曾到城隍庙之事，心中一动，大起思疑。

沐琮亦是惶惑不安。心中想道：“ 女儿知书识礼，沉静端庄，何以不禀告父母，私出公府，至今来回？ ” 突然联想到沐璘的胡作非为之事，心中一凉，神色之间，也掩饰不住了。

那刘公公急忙将话题重新提起，冲淡这不愉快的气氛，问道：“ 公爹刚才所说的怀柔之策，好虽是好，但讨伐之事，也得早有准备，方是两全之策，不知公爹意下如何？ ” 沐琮道：” 这个当然。 ” 阳宗海道，“ 那位段澄苍和波斯公主，何时方到昆明？怎地叫他知道公爹的好意？ ” 沐琮笑道：“ 我早已派人去迎接他们了。 ” 回顾左右道：“ 看方统领回来了没有？ ” 跟随的上前禀道：“ 方统领回来已有一个时辰了，他说不方便来见国公。 ”

沐琮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 都是自己人，有何不便？阳总管在此，正好指点他们一二，快叫他和手下人都来拜见。 ” 阳宗海道：“ 方统领是不是滇南著名的勇士方地刚，闻说他曾赤手空拳，打服丽江的十八峒峒主，在下仰慕得很，指点那是太不敢当。 ” 沐琮听得阳宗海也称赞他的武士统领，心中大悦，连声地叫手下去催。

过了片刻，方地刚带领四个武士来到，一进小榭，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只见那四个武士面青唇肿，包头扎臂，一个个垂头丧气，好像头败了的公鸡！方地刚比较好些，肩头上也是血迹斑斑，未曾抹净。沐琮气得瞪目结舌，好半晌才说出声来，喝道，“ 这是怎么回事？ ”

方地刚道：“ 我们奉命邀请波斯公主和驸马入城，不料他们非但不领公爹的情，反而叫人将我们打了！ ” 沐琮道：“ 段澄苍哪来的军马？ ” 要知方地刚是滇南第一勇士，他手下的四个武士，也都足以力敌百夫，故此沐琮有此一问。方地刚垂头说道：“ 就只两人！ ” 沐琮道一气非同小可，喝道，“ 什么，就只两人？你们是饭桶吗？ ” 阳宗海淡淡说道：“ 是怎么样的两个人？ ” 方地刚道：“ 是一黑一白的两个印度人。 ”

阳宗海笑道：“ 公爹这就不能怪他们了。这两个人名叫黑白摩诃，是出名的盗宝贼，十年前在京师也曾做下案子，当时的大内总管康超海也曾败给他们。若是他们，我也没有把握准胜。嘿，嘿，方统领只受了一点轻伤，确是名不虚传！理宜赐赏！ ” 亲自斟了一杯酒给方地刚，沐琮见阳宗海将敌人说得如此厉害，虽然吃了一惊，心中怒气却已消散。正想询问，那刘公公忽地问道：“ 你们没有说清楚吗？段澄苍莫非不信你们是沐国公派来的人？ ”

方地刚满肚皮闷气，恨恨说道：“我将公爹亲笔的函件交与他们，信封上盖有沐国公的黔记，哼，哼，他们连看也不看，就撕个稀烂，要不然我们也不会与他们动手。”原来段澄苍在贵州上过假藩王的一次当，只道这次也是假的，所以叫黑白摩诃绝不留情。

刘公公冷笑道：“如何？他一见面便打，对公爹简直是不留余地，请问公爹，怎样怀柔？”沐琮怒道，“段澄苍这样不识抬举，嘿，那是没得说的了。我兵破大理之日，定要将他擒来治罪。”刘公公笑道：“这才是呵，和蛮子们讲什么道理？方统领，你们因公受伤，都坐下来喝酒。”刘公公和阳宗海一股劲地劝慰方地刚，实是想将他拉拢过来，收为己用。沐琮人极精明，看在眼内，立知其意，心中甚是不快。

喝了两杯，沐琮说道：“黑白摩诃既然如此厉害，阳大总管又不能久在昆明，何人能制？”阳宗海笑道：“黑白摩诃虽然厉害，只要我的师叔出手，定然手到擒来。”上座的那个道士这时才开声说道：“宗海，你也不可太过轻敌，若是你的师父出手，黑白摩诃自是不堪一击。我吗，大约还得和他们打一两百招，才能将他们降服。”沐琮喜道：“那就全仗道长出力了。”方地刚道：“这位是洪岩道长么？失敬，失敬！”急忙替他斟酒。赤霞道人只有一个师弟，就是这个洪岩道人。赤霞道人名头太响，他的师弟自是远远不及，但武林中人却没有不知道的。

洪岩道人大模大样地喝了方地刚的敬酒，说道：“宗海这次邀我到云南来，本来就是准备对付一个比黑白摩诃更厉害的强敌。”沐琮奇道：“谁？”洪岩道人道：“是张丹枫。听说他潜入云南，现在已到大理去了，公爹不知道么？”沐琮吃了一惊，张丹枫当年辅佐于谦，打败也先，又与云重深入瓦刺，迎接当今的皇上回朝，声震天下。沐琮虽然僻处云南，亦有知闻。问道：“道长和张丹枫有甚仇怨？”阳宗海笑道：“张丹枫是于谦的党羽，公爹还不知么？那是皇上所要缉拿的钦犯。不过此人交游广阔，消息灵通，缉拿之事，绝不可以张扬出去。”沐琮心道：“于谦赤心为国，惨遭杀戮，不说别人，连我也不眼气。皇上再要杀张丹枫，那岂不是恩将仇报么？”他想是如此想，神色上却不敢露出丝毫，说道：“呵，原来阳总管是请师叔出山，缉拿叛逆，这等为皇上出力，可佩，可佩！”洪岩道人哈哈笑道：“张丹枫纵横中原，获得天下第一剑客的名头，若不是我，大约也无人敢捉他了！”

于承珠伏在假山石后，听得他们大吹法螺，哼了一声，心中暗道：“这牛鼻子道士若碰到我的师父，不将他的鼻子削下才怪。”她最敬爱师父，听得洪岩道人诋毁她的师父，几乎忍耐不住，想出去将他刺一个窟窿。

沐琮好奇问道：“那张丹枫是怎么模样？阳总管可见过么？”阳宗海笑道：“见是没见过。我身边带有他的图像多幅，现在送一幅给你，请公爹饬手下人留意。莫叫他潜入昆明。”沐琮将画

图一展，攸然间神色大变，阳宗海道：“怎么？”沐琮喝了一大杯酒，微笑说道：“我只道张丹枫是个三头六臂的凶神恶煞，原来却像个风流满洒的书生！”阳宗海道：“是呵，怪不得公爹惊诧了。”

喝了两杯，那刘公公忽道：“听说小公爹聪明英俊，文武全村，何不请出来一见？”沐琮道，“小儿顽劣成性，怎敢当公公美誉？我正要他闭户读书，不敢叫他烦读贵客。”阳宗海道：“公爹太谦虚了。自古有云知子莫若父，小公爹的聪明才智，尽人皆知，那都是公爹教诲的功劳呵！”沐琮心内暗惊，正在琢磨阳宗海的说话，那刘公公又道：“嗯，听说沐小公爹前日主

持城隍庙的落成大典，轰动全城，嚓，小小年纪，便能做事，他日无可限量。敬请小公爹出来一见。”沐琮略一沉吟，吩咐下去道：“请小公爹出来！”他心中己打定主意，情知刘公公他们已经知道了沐璘给于谦建庙造像之事，他们既不说破，自己也当不知，等下将休璘叫出来，当着他们的脸，责骂一顿，要他将庙像毁去，算是心照不宣，交代此事，也便罢了。

过了一会，只见那手下人神色张皇，单身一人，匆匆跑回，沐琮问道：“小公爹为何不与你一道同来？是在换衣服么？”那手下人嗫嗫嚅嚅，好半晌说道：“小，小，小公爹，他，他，他跑了！”

沐琮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只有一子一女，爱如珍宝，现在全都跑了，不觉心头痛如刀割。刘公公故作惊诧，叫道：“怎么小公爹跑了，他又没做错事，为何逃跑？呀，想是公爹管得过严了！”沐琮定一定神，冷汗直流，急忙顺着他的口气说道：“是呀，我早说小儿顽劣成性，果然他又闹出事了。真是给我丢脸！”阳宗海道：“怎么？”心中思量，若然沐国公坦直说明沐璘建庙造像之事，应该如何措辞。沐琮怒气冲冲他说道：“他就是不欢喜读书，一定又是溜出去看花灯戏了！”

刘公公道：“小孩子贪玩也是有的。”对沐琮的为儿子掩饰，大力不快。沐琮忽道：“小儿顽劣无知，像刚才所说的建城隍庙之事，就是大大的不对。这等是愚夫愚妇的所为，城隍，卑不足道的小神，他去进香叩头。真是成何体统！”阳宗海道：“听说这城隍的神像也与别处不同！”沐琮道：“谁知道他去哪里弄来的邪神木偶？呀，真是丢尽我的脸皮，明天我就马上派人将神庙拆毁，将偶像焚化，再抓他回来，痛打三百大板！”

刘公公这时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说道：“小公爹一时听人唆摆，给邪神建庙造像，这也不足深怪。我恳求公爹将小公爹的责罚免了。倒是那个邪神木偶，非得痛打三百大板，然后再焚化不可！免得那些愚夫愚妇受惑！”阳宗海等同声说道：“对！邪神偶像，应该打个稀烂，立刻焚化！”

话声未停，忽见一个少女走到筵前，她身法快极，众人在乱哄哄之际，竟不知她是怎么来的。沐琮还以为她是丫鬟，一看之下，只见她穿着女儿惯穿的一件衣裳，比女儿大约要小一两岁的年纪，天姿国色，比女儿还美得多！最奇怪的是她神气之间，自有一股尊严，眉尖微蹙，盈盈秋水之中，隐藏着一股怨愤之气，令人悚然生惧，她双眼一扫全场，竟似全不把这些人看在眼内。阳宗海大惊失色，这正是他幽禁在水牢里的于承珠！可是她在此时此际出现，阳宗海却也不敢冒然动手！

霎时间水榭里静得连一根针跌在地下也听得见响。沐琮惶然问道：“你是谁？”于承珠冷冷说道：“我爹爹受万民爱戴，敬立为神。你们是些什么东西？敢将我爹爹的神像焚化！”此言一出，阖座骚然，沐琮跳起来说道：“你说什么？”于承珠大声说道：“我说不许你们将我爹爹的神像捣毁！”沐琮道：“你爹爹是谁？”于承珠道：“我爹爹是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于谦！”此言一出，沐琮面色如死。虽然城隍庙像，座中人都知道乃是于谦，但一说破了，却是不可收拾！阳宗海喝道：“胡说八道，快把这妖女拿下。”沐琮也喝道：“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如何敢冒称是叛逆之女！我儿子岂有力你父亲造像之理，胡说八道，快滚出去！”正是：

一言惊破胆，正气属娥眉。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水榭剑光寒 杨枝挫敌　石林奇景现 骏马追风

沐国公生怕她真是于谦之女，一拿下了，问出口供，只怕自己的儿子也受干连，所以口口声声指她冒认，恨不得早早将她送走，故此叫她“快滚”，这实是给她指明一条“生路”，好让她自己“落台”；阳宗海明知她是于谦之女，但碍于沐国公的面子，却也不敢即时动粗，顺着沐国公的口气骂她冒认。哪知于承珠绝不领会这个情，只见她柳眉一竖，朗声说道：“我爹爹扶持明室，独挽狂澜，赤胆忠心，天人同仰。我有这样的爹爹，正是极足夸耀的事情！何用羞惭？何须怕认？只有你们，不理苍生疾苦，但知逢君之恶，那才真是愧对我的爹爹！”这几句话说得正气凛然，沐琮心底里其实甚是仰慕于谦，听了这话，做声不得。阳宗海诸人，勃然变色。于承珠傲然不惧，“哼”了一声，又道：“其实在座诸人，谁不知道城隍庙中的神像乃是我的爹爹？你看此信！”将王镇南奏禀皇帝的密信，倏地掏了出来，递给沐琮。

王镇南面无人色，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人影一闪，咕咚一声，王镇南刚刚站起，便给于承珠摔倒在地上。于承珠“嗖”的一声，拔出青冥宝剑，站在沐国公的身边，冷笑斥道：“你们敢不让沐国公看这信么？”

洪岩道人与阳宗海的武功均足以制止于承珠，但被于承珠先用说话迫住，竟是不敢动手！霎时间，气氛紧张之极，筵席前剑拔弯张，大家都在偷偷地瞧着沐国公的面色。

沐国公把信看完，心中又惊又怒，惊者是皇帝竟然对自己不放心，原来这个王副将军竟是皇帝派来，暗中监视自己的！怒者是王镇南竟想暗中陷害，想削掉他沐家在云南的权柄！但他究竟是老于官场，饱经世故的人物，看了之后，神色不变，淡淡说道：“王副将军，你看此信，居然有人敢冒你的笔迹，信中所说，荒唐之极！”

此言一出，王镇南、阳宗海等为之大喜，知道沐国公有所顾忌，不敢破面决裂。王镇南这时早已爬了起来，胸脯一挺，大声说道：“蒙公爹推心置腹，不信谰言，小将感恩戴德。这信不必看了，撕毁便是，只是这小妖女胆敢冒小将的笔迹，兴波作浪，背后必定有人，还请公爹追究！”王镇南说这番话的意思，言外之意，也是为沐国公掩饰，将于承珠骂作“妖女”，大家都不敢指明她是于谦的女儿。

于承珠怒气上冲，冷然傲笑，紧握剑柄。只听得沐国公轻轻说道：“不错，是要追究！”阳宗海等候多时，就是要沐国公说出此话，立刻一跃而前，大声喝道：“小妖女快从实招来，是谁人指使你的！”搂头一抓，用擒拿手的绝招，突施猛袭，于承珠早已豁出性命，阳宗海身形一动，她的宝剑己抢先出招，只见寒光疾闪，电射奔去。三朵金花亦同时出手！

忽见洪岩道人身形骤起，拦现阳宗海的面前，大袖一拂，金光一闪即灭，于承珠所发的三朵金花，全部被他卷入袖中，无声无息。洪岩道人哈哈笑道：“好剑法！”随手抓起一只象牙筷子，将于承珠的主剑一拨，只听得“唰”的一声，宝剑插到檀木桌上，深入数寸，于承珠紧握剑柄，用力一拔，洪岩道人的象牙筷压在她的剑上，也不见怎么用力，于承珠竟是拔不出来！洪岩道人有意在沐国公面前显露惊人的武功，暗用内家真力，将于承珠的宝剑压住，却并不即动手伤她，哈哈笑道：“小妖女，叫你开开眼界，你服了吗，快快说出，你背后究有何人？”

忽听得水榭外面也有人纵声长笑，声如龙吟虎啸，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

洪岩道人心中一凛，只见一个书生已走了进来，朗声吟道：“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焚骨碎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最出名的一首诗，传诵全国，经这书生一唱，更显得声情沉烈气纵横！听到耳中，令人惊然自惭，凛然生惧！

洪岩道人喝道：“你是准？”那书生笑道：“我就是你所要追究的背后之人！”洪岩道人的筷子不由得一松，于承珠拔剑而起，欢声叫道：“师父！”这书生竟然是四海闻名，被武林公认为天下第一剑客的张丹枫！

这一下当真是变出意外，顿时间水榭中静得连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沐国公面色大变，拱手说道：“张先生到来，有何指教！”张丹枫道：“听说你要责骂公子，我看他给于谦建庙造像，做得很对啊，那是我叫他做的，所以特来为他向公爹求精，公爹若要责备，责备我好啦。”

沐国公强笑道，“张先生说笑了！”急忙面向刘公公说道：“这位张先生曾任过小儿西席，虽然为时不过一月，但他的博学才情，我是无限钦佩的。张先生名士风流，喜欢说笑，还望刘公公包涵。”于承珠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沐小姐的闺中挂有自己师父的手书，原来师父竟然做起沐公子的先生，想起师父做事的出人意表，心中暗暗好笑。

张丹枫在路过昆明之时，偶然见到沐璘，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才，谈话投机，便收了他做记名弟子。张丹枫其时已知道大理白族与朝廷之间的纠纷，因此他收沐璘为记名弟子，其中还另有一番深意。沐国公哪知道他是天下闻名的张丹枫大侠，但觉他博雅融通，确实对他钦佩。张丹枫在公府中只留了一个月，便匆匆走了。当时沐国公还非常惋惜呢。

而今沐国公见了阳宗海给他看的画像，这才知道是张丹枫。这一惊端的非同小可！霎时间转了好几遍念头，初时想装作不认识张丹枫，但又怕张丹枫被阳宗海所擒，供出和他的儿子的关系，想来想去，只好替张丹枫掩饰。但望张丹枫不要自己道出名字。阳宗海这些人要给自己面子，料他们不敢公然叫破！

张丹枫弯指一弹，侧目脱视，微笑说道：“刘公公，别来无恙啊。昆明四季如春，在此赏花饮酒，比起胡疆雪地，那真是天渊之别了。”原来这个姓刘的太监，就是在土木堡之役时，与皇帝祈镇同时被也先俘虏过去的，因他曾与皇帝同受灾难，故此如今才被重用。那刘公公讷讷说道：“张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张丹枫道：“皇上善忘，想不到刘公公也一样善忘！刘公公回到京中，请问问皇上，还记不记得我在瓦刺和他说过的话，那件狐皮裘子。想来皇上也早已抛掉了。”当年祈镇被囚，张丹枫去探望他，曾送一件白狐外套给他御寒，这个刘太监正是当场目击之人，听了这话，做声不得。

沐国公道：“张先生喝醉啦！”张丹枫端起大杯，一饮而尽，仰天大笑道：“离骚屈子幽兰怨，岂是：举世沉迷我独醒？哈哈，只怕醉的不是我，而是当今皇上，和你们这一班人！”此言一出，举座失色！张丹枫毫不理会，侃侃说道：“只怕皇上和刘公公都忘记了！旧事本来不该重提，但这件旧事，提一提却有极大好处！想当年于阁老派云状元和我恭迎皇上回国，皇上曾信誓旦旦，说是若能重登大宝，必当做个尧舜之君。想不到皇上复位，不到十天，就把于阁老杀了，这样的自毁长城，岂能保没有第二次土木堡之役！岂不令天下的忠臣义士寒心！哈哈，沐国公，我可不是说笑！小公爹替于阁老建庙造像之事，虽然不是我代他筹划，但他确是听我说过于阁老的忠烈事迹，才起了心意的。请你们抚心自问，像于阁老这样的忠心赤胆，重造乾坤的大

忠臣，死后难道不配为神？你们若敢毁他的庙，焚他的像，只怕天地不容，人神共愤！”

这番话义正辞严，沐琮禁不住手颤脚震，惊惶之极，却又兴奋之极！要知皇帝冤杀于谦之事，稍微正派的大臣，都是心心不愤，只是这股冤郁之气，在专制皇权之下，却不敢有半点发出来。而今经张丹枫痛快淋漓地一说，说到了沐琮的心里，无异替他吐出了一口郁气，他不知是被张丹枫吓住还是有意让他尽情倾吐，竟然没有制止他的发言。

好半晌刘公公才定了心神，喃喃说道：“妖言惑众！”沐国公忙叫道：“快扶张先生出去，给他请医生看！”张丹枫冷笑道：“妖言惑众，哼，今日你们若不容我把话说清，谁敢碰我一下，就休怪我不留情面！”洪岩道人瞋目喝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如此放肆！”张丹枫大笑道：“你是什么东西？皇上也不敢如此问我，你胆敢放肆！我张丹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你待怎地？”沐国公一听他自报姓名，吓得面无人色，心中暗叫“糟了，糟了！”一时间没了主意，忽听得阳宗海哈哈大笑起来！

沐国公一怔，道：“阳总管何事好笑？”阳宗海道：“天时不正，这位张先生大约是患了失心疯了。想那张丹枫与小弟并称天下四大剑客，武功何等了得？这位张先生分明是一位文弱书生，哈哈，他竟敢冒张丹枫的名头，此事岂不大为可笑！”阳宗海明明知道是张丹枫，但却口口声声说他假冒，目的就是替沐国公掩饰，正与刚才指斥于承珠冒名的用意相同。

张丹枫双眼一翻，冷冷说道：“你就是阳宗海吗？”沐国公忙道：“这位正是大内总管阳大人。”张丹枫道：“我不管什么总管不总管？阳宗海，我来问你，是谁封你做剑客的？”阳宗海道：“嗯，那是江湖朋友在小弟面上贴金。张先生，话说只该张丹枫才能问我。”张丹枫大笑道：“不错，我就是要问你，你有什么本领，凭你也配与我并称四大剑客？哈，哈！我看你才是假冒剑客之名！”阳宗海道：“你还要冒认是张丹枫？好，你既然自认是张丹枫，总得露出一两手剑术。”洪岩道人接口说道：“不错，你若赢得我手中的长剑，我就认你是张丹枫！”

张丹枫笑道：“别忙，别忙，我得先教训教训这冒名剑客的无耻之徒！阳宗海，你若能在我手内接上十招，我就由得你名列四大剑客。”阳宗海恃着有师叔在座，故此敢公然叫阵，他本意是一上场就请师叔出手，不料却给张丹枫用说话挤得下不了台，不由得心中恐惧。但随即想道：“张丹枫纵然厉害，我岂不能接他十招？”硬着头皮答道：“好，那就请张先生亮剑！张先生是国公的西席，兄弟又素来敬重读书的人，张先生既然有此雅兴，小弟理当奉陪，咱们彼此点到为止，免得叫公爹不安心。”此话听来，似乎是阳宗海暗示有意让他，仍然把他当作教书先生看待，其实却是向张丹枫套交情。

张丹枫喝道：“废话多说什么？亮剑！”阳宗海拔剑跳出场心，于承珠拔出青冥宝剑道：“师父，你的剑。”张丹枫哈哈笑道：“对付这厮，何须用剑？”岸上垂柳，覆盖荷塘，有几枝直伸到水榭外边，张丹枫随手折下一枝柳枝，缓缓走出，道：“阳大总管，这是你成名的好机会了。你只要在我的柳枝之下，能接十招，你这四大剑客之一的座位，就算稳了。”

这一下合座皆惊，尤其是国公府中的那几个武士都睁大了眼睛，觉得张丹枫未免太过狂妄。沐国公见阳宗海满面杀气，手中长剑抖动，嗡嗡作声，心中想道：“张丹枫这岂不是自己送死么？”心中爱惜张丹枫的才学，大是不忍。但随即想到，阳宗海不肯叫破，那已经是给了自己面子，张丹枫不死

固好，死了对自己也没有什么，一场与叛逆有关注的事情，倒可以完全遮盖。因此沐国公踌躇再三，终于没有出声拦阻。

这时张丹枫已与阳宗海面面相对，张丹枫轻举柳枝，拂一拂身上的风尘，笑道：“ 承珠，你给我数清楚了。 ”

阳宗海至不济也是个大内总管，四大剑客的称号，也享了十多年，如今竟受张丹枫这样地蔑视，这一气非同小可，对张丹枫的畏惧顿时化为怒火！即算张丹枫手中使的是青冥宝剑，他也要豁出性命一拼，何况张丹枫手中握的只是一根一折即断的柳枝！

只见剑光一闪，阳宗海一招“ 排云驶电 ”，震得嗡嗡作响，这一剑他使尽内家真力，端的是势挟风雷，迅猛无伦。张丹枫笑道：“ 虚有其表，失之凝练。 ”脚步不移，阳宗海那一剑却搠了个空，张丹枫柳枝一举，只听得“ 唰 ”的一声，一根柔枝竟然抖得笔直，居然带着宝剑出鞘的啸声，柳枝一晃，已点到了阳宗海的面门。阳宗海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张丹枫的确名不虚传，内功的精纯，确是到了通玄之境。这柳枝一刺，劲道不亚利剑，若给他刺中，面皮势必戮穿。

于承珠盈盈笑道：“ 第一招！ ”阳宗海一招“ 横流击揖 ”，长剑一架，以攻为守，好不容易才将张丹枫的攻势化开，张丹枫柳枝一拂，似左似右，虚实不定，来势变幻无方，阳宗海连用几种身法，刚刚摆脱，张丹枫第三招又到，阳宗海吓得魂飞魄散，但他到底是一流高手，临危不乱，百忙中使出师门绝技的救命神招，反手一削，长剑一个盘旋，守中有攻，居然把张丹枫连接两招的攻势一齐消解，而且还刺了一剑，张丹枫微微一笑，柳枝唰地在他剑背一击，阳宗海震得虎口麻痛，长剑荡开，只听得张丹枫笑道：“ 这两下子的剑法尚可一观，但封闭虽严，破绽还是有的。这还算不得上乘的剑法。你再看我这连接的三招！ ”这时于承珠已数到第五招了。

只听得张丹枫说道：“ 我这接连三招，第一招分花拂柳，连刺你左右两肩的肩井穴；第二招冯夷击鼓，戮你的咽喉要害，第三招白虹贯日，直刺你的胸膛！ ”张丹枫边说边做，直似老师教学生一样。阳宗海幸得有他指点，使尽平生所学，第一招用“ 虚式分金 ”的阴柔剑术卸开张丹枫的攻势，第二招用“ 铁门闩 ”拦挡胸前，第三招想尽方法却无可抵挡，只好用一招“ 雷电交轰 ”，以最刚猛的剑势反击，希望凭着手中利剑削断他的柳枝，心中想道：“ 我以这样凶猛的反击之势，拼着与你两败俱伤，料你也不敢放恣抢攻。 ”依剑学的道理，他这三招还真算得是解拆得宜，中规中矩。

于承珠一口气数道：“ 第六招，第七招，第八招！ ”心中想道：“ 呀，可惜，可惜我师父若不将招数说破，这三招他焉能抵挡？现在只有两招了，阳宗海拼了性命，全力反击，十招之内，只怕未必能将他打败。 ”心念未已，忽听得“ 轰 ”的一声，一个人影从窗口飞出，那水榭四面临水，窗上都镶着玻璃，这一下直撞得碎片纷飞，人人走避！

随即听得扑通一声，浪花四溅，阳宗海那庞大的身躯，已跌下荷塘！原来阳宗海使到最后那一招“ 雷电交轰 ”，用尽全力，忽觉敌人攻来的劲道儿完全消失，长剑被张丹枫的柳枝轻轻一带，这一下正是内家的“ 四两拨千斤 ”的绝技，高手比拼，最忌的就是“ 无的放矢 ”，攻势突然无着，阳宗海这一下猛冲之势，被张丹枫趁势一牵，等如大石滚下斜坡，更有人在后面推了一把，哪里还能煞住，因而身躯飞了起来，直跌下荷塘才止。

张丹枫笑道：“ 能放能收方近道，武功处世一般同，承珠，这是第几招

了？”于承珠吁了口气，叫道：“第九招！”张丹枫临窗叫道：“阳宗海听着，从今之后，不准你再用四大剑客的名头！”

洪岩道人面似寒水，跳出来道：“待我来领教你的玄机剑法！”伸出一双象牙筷子，往张丹枫的柳枝上一挟，洪岩道人是赤城子的师弟，年龄虽然比玄机逸士小了二十年，论起辈份，却是和玄机逸士一辈，比张丹枫高出两辈，张丹枫只使柳枝，他焉能用剑，这一筷子一挟，正是他想与张丹枫赌斗内力输赢。

张丹枫笑道：“小的不行，老的也来了么？”身形略一晃，柳枝倏地移开，洪岩道人还道是他避战，一双筷子运足内劲，再

挟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张丹枫的柳枝一卷，喝道：“换过剑来！”连于承珠也看不清楚她师父用什么手法，洪岩道人那双筷子又已脱手飞去，射出窗口，跌下湖心。

以张丹枫的内功而论，其实和洪岩道人乃是伯仲之间。但他修习的是正宗心法，却比洪岩道人较为精纯，更兼他和阳宗海交手在前，知道了赤城道人这一派武功的路子又故意骄敌，趁着洪岩道人狂攻猛袭之际，轻轻一个以逸待劳，立刻奏功。

阳宗海这时已爬了上来，湿淋淋地走到师叔跟前，手捧长剑，递给洪岩道人道：“师叔，请用剑！”阳宗海跌下荷塘，长剑居然还未曾脱手，也算难得了。洪岩道人辈份太高，近年亦已不用剑与人对敌。这时他筷子脱手，尴尬之极，阳宗海又道：

“请师叔用剑！”洪岩道人“哼”了一声，终于把长剑拿起，张丹枫侧目斜睨，柳枝轻拂衣裳，意态悠闲之极！洪岩道人面上火辣辣的，叫道：“张丹枫，你也换过剑来！”自张丹枫来到水榭，这是他们第一次直呼其名。沐国公听了，面色大变。张丹枫笑道：“好，你现在不说我是假冒了吧？承珠，你给我再折一枝柳枝来。”张丹枫双手各执柳枝，微微笑道：“洪岩道人，你是赤城子的师弟，我若只用一根柳枝，大是不敬。现在我用两根柳枝，对你一柄长剑，咱们彼此都不吃亏！”其实两根柳枝，如何能抵得住一柄长剑？张丹枫这话，固是自高身份，但亦是给洪岩道人圆了面子。

洪岩道人闷声不响，斗鸡也似地紧紧盯住张丹枫，猛地喝道：“小辈无礼，看招！”唰的一剑，分心直刺，张丹枫笑道：“老前辈，这一招用得不错，比你的师侄高明一倍！”似赞似讽，柳枝一起，左右交叉，洪岩道人心中一凛，张丹枫这一招看似轻描淡写，但却妙到毫巅，洪岩道人若削他左手的柳枝，自己右方就要露出空门，半边身子的十八处大穴便全在他右手柳枝的笼罩之下，若削他右手的柳枝，左方的空门，亦是同样受到威胁，洪岩道人迫得退剑自保，他的剑术得过师兄的苦心教授，这一下由攻改守，变招奇快，确是一等一的高手功夫。张丹枫笑道：“老前辈数十年寒暑之功，在此一招悉见。你己得了上乘武功的秘奥，可惜仅是登堂，未曾入室。回去再与师兄切磋，可能自创剑派。我对你有厚望焉！”这番话更是似赞似讽，直似塾师批学生的文卷。洪岩道人给张丹枫气得几乎炸了心肺，但高手比斗，哪可动怒，洪岩道人满肚皮的怒火，只好自己抑住，凝神对付张丹枫两根柳枝！

片刻之间已斗了二三十招，但见张丹枫的两根柳枝纵横飞舞，矫若游龙，每招每式，都是出人意外，配合得妙到毫巅！洪岩道人虽然有一柄长剑，竟是被张丹枫的两根柳枝牵制得只有招架之功，渐渐连招数也递不出去。本来洪岩道人那柄长剑使开，一丈五六的周围都在他剑光的圈子之内，越斗圈子

越小，到了三十招之外，圈子已缩到七尺以内，洪岩道人剑气消减，黯然无光。

于承珠看得心神俱醉，想道：“ 原来双剑合壁的最上乘剑法，一人也可使用。 ”玄机逸士所创的双剑合壁的剑法，变化精微，无与伦比，但正因为这套剑法太过复杂深奥，分心便学不好，所以玄机逸士当年，教自己门下两个最得意的弟子，谢天华和叶盈盈，每人只教半套，谢天华传张丹枫，叶盈盈传云蕾，四师徒的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张丹枫聪明绝顶，又得了玄功要诀，和云蕾婚后，潜心苦研，钻悟出一人便可使双剑合璧的绝学，只以剑法而言，己胜过他师祖当年，也正因此，张丹枫才敢以两根柳枝，抵敌比自己高出两辈的洪岩道人的长剑。

再斗了二三十招，洪岩道人的长剑仅能封闭门户，气喘之声，合座皆闻。阳宗海从一个武士手中抢过一柄青刚剑，大声喝道：“ 叛逆身份已明，不擒何时？ ”随着喝声，有十多人进入水榭，有的武士装束，有的道士打扮，原来都是洪岩道人带来的赤城派门下弟子，他们没资格和沐国公同座，故此适才被招待在外面，由国公府的武士陪他们宴饮。如今都被阳宗海召唤了来。这水榭地方宽广，但多了十多个人，亦已把通往岸边的路围得水泄不通。

沐国公大为不悦，但处此情形，只好由自己的几个武士护着，倚壁观战。

但见阳宗海把手一挥，这十多个人立即抢进水榭，各自站好方位，排成了一个铁桶般的剑阵。洪岩道人跳出圈子。站在剑阵的中心。张丹枫微微一笑，又举起柳枝，轻轻拂拭自己身上的尘土，笑道：“ 久闻赤城派的剑阵颇有妙处，今日得观，何幸如之！ ”

阳宗海与一众同门摆好剑阵，全神凝注，只等师叔下令发动。对张丹枫的冷嘲热讽，竟不敢答半句话。张丹枫转面向着于承珠，笑道：“ 这一战总得半个时辰，你在这里，已无事情，你先走吧。若见黑白摩诃，替我问好。你不必等我去找你了，你们可先到大理，我最多迟你们一二日便赶回来。 ”

张丹枫这几句话说得轻松之极，看来这剑阵虽是声威吓人，却全不在他的眼内。于承珠实在舍不得离开她的师父，但转念一想，师父吩咐，必有道理，而且自己既己知道黑白摩诃到了，也该回去找他们。

于承珠道：“ 那末弟子先走了。 ”拔剑出鞘，便往外闯，张丹枫笑道：“ 收起剑来，不要吓乱了他们的阵势。 ”于承珠怔了一怔，眼见这剑阵长剑如林，心道：“ 难道我走出去，他们便不阻挡？我赤手空拳，怎能抵敌十几枝利剑？ ”但她素来信服师父，师父既如此说，她便无所畏惧，立即把青冥宝剑插入鞘中，缓缓地走出水榭。果然那些赤城的门下弟子，无一人上来拦阻。但见他们都似石像一样，站在原处，动也不敢一动，看情形，就是有人打他们一记耳光，他们也不敢移动脚步。

原来这剑阵最讲究方位的配合，张丹枫知道阳宗海摆这个剑阵，正是以全力来对付自己，料想他们一定不肯为于承珠而乱了阵脚，故此才敢放心叫于承珠空身走出。他叫于承珠先走，正是为了保护她。因为剑阵若然发动，自己无妨，于承珠只恐难以脱身，自己也不能全神应付了。

于承珠刚走上岸，便听得叮叮　　的剑击之声，回头一看，但见水榭内满是剑光人影，于承珠非常想回去观战，但终于还是听师父的话走了。

晚风轻拂，于承珠只觉精神爽快，心中甜美，这两日来她虽然吃过许多苦头，但却出乎意外地碰到师父，这时她才忽然想起，敢情就是师父将她救出水牢，越想越对，除了师父，别人哪能有这份本事？她真想回去问问师父，

但这时她已走入城中，将近客店了。

于承珠心道：“小虎子不知多记挂我呢。黑白摩诃也不知来了没有？”回到客店，只见外面墙壁，自己所留的标记仍在，于承珠兴冲冲地走入房中，叫道：“小虎子！小虎子！咱们的师父来啦。”房间内无人回答。

于承珠大为不悦，心道：“小虎子怎的这样会玩，守候两天也无耐性，真得好好地教训他一顿。”她还以为是小虎子一人偷偷出城去玩。推开小虎子的房门一看，但见衣被凌乱，似乎是小虎子从睡梦中被人惊醒，便突然跑了。于承珠吃了一惊，忙叫店小二来问。

只见店小二战战兢兢地走到跟前，嗫嗫嚅嚅地说道：“小店只管客人食住，失了东西，可不关小店的事。”于承珠道：“什么？失了什么东西？”店小二道：“昆明城中久无盗案发生，这次偏偏在小店发生盗案，真是意外。小姐要不要请我们掌柜的陪你去报案？”

于承珠焦急之极，忙道：“闲话别多讲了，快说强盗偷了我们的什么东西？”店小二道：“强盗偷了你那匹白马！”于承珠这一惊非同小可，叫道：“强盗偷了我的宝马？”店小二道：“不错，你的弟弟追贼去了。”

于承珠旋风一样地急忙奔到马厩去看，但见马厩外蹄印仍留，排成两行，马厩中自己那匹照夜狮子马果然不见了！于承珠奔出数里，见蹄印隐没在效外的田野之间，这才回去。店小二正守候在马厩旁边，见于承珠如此着急，又口口声声说是“宝马”，心中甚是恐惧，生怕于承珠要他们店家赔偿。

于承珠稍定心神，问道：“是什么样的盗马贼？”店小二道：“昨晚大约是四更时分，我们听得小爷大喊，赶出来时，贼人己把马偷走了。小爷跑得真快，他衣服还未穿得整齐，便去追那个偷马贼，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于承珠静了下来，细心一想，大为诧异。心道：“我这匹照夜狮子马只听师父师母和我三个人的命令，旁人休想骑得了它。等闲的盗马贼只怕未曾走近，就要给它踢翻，难道这偷马贼竟是一个武功极强的高手？呀，不对，不对，即算他武功极强，足以制伏龙驹，但我这匹照夜狮子马必然挣扎，怎的蹄印却又并无凌乱的迹象。难道是师母来将它牵走？师母素性端庄，她绝不会和我开这个玩笑！师父现在沐国公府中，更不会是他了。天下尚有何人，能够盗走我的宝马？而又令它乖乖顺从？”想痛脑袋，兀是百思不得其解。

店小二道：“于姑娘，你要不要报案？”于承珠愠道：“还报什么案？呀，失了这匹马叫我如何赶贼人？”店小二忽道：“于姑娘，你失了坐骑，不必心焦，有一位客人留下了一匹马给你。”于承珠大奇，道：“什么客人？”店小二道：“是两个外国人，一男一女，衣服华丽，男的能讲咱们的云南话，他们走了不久，他说他认识你，听说失了白马，就将一匹坐骑留下了。”于承珠心道：“原来是段澄苍和波斯公主来过了。”忙道：“他们呢？还有什么人和他们同来？”店小二道：“就是他们两个人。看他们行色匆匆，似是有什么急事。一听姑娘不在这儿，留下坐骑便走了。”

于承珠心道：“段澄苍和波斯公主途中受到国公府武士拦截，无怪他们不敢在昆明城中久留了。”段澄苍留下的这匹马，乃是阿拉伯名马，虽然还不及“照夜狮子”，俱亦是难得的良驹。店小二将那匹马牵了出来，于承珠一跃上马，问道：“贼人向哪个方向走？”店小二道：“南方！”于承珠一言不发，立刻催马飞奔，在暮霭苍茫中，出城南去，店小二惊愕不已，想道：“这姑娘好奇怪！”于承珠不向店家索偿，店小二抹了一额冷汗，心中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其实当盗案发生之时，他已被吓得昏头昏脑，那方向乃是乱

指的。

于承珠心爱那匹“照夜狮子”马有如性命，虽然明知追赶不上，仍然存着万一的念头，希望自己那匹宝马，不听贼人驱策，会在途中相遇。于承珠这一策马疾驰，直到天色全黑，才至一家农家投宿，第二日一早，又再策马追踪，一路之上，也碰到四五个骑客，有的是粗豪大汉，有的是上了年纪的老头，有的像是跑江湖的女子，每个都好像形迹可疑，但他们骑的都不是“照夜狮子”马，于承珠有事在身，无心理会。

正在策马疾驰，忽听得背后蹄声得得，一骑马如飞赶上，于承珠回头一望，只见骑在马背上的乃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年，穿着一件粗布衣，像个质朴的庄稼汉。这少年见于承珠回头，古铜色的脸上现出一圈红晕，讷讷说道：“姑娘，你是一个人赶路么？”于承珠道：“怎么？”那少年道：“我也是一个赶路，此去滇南，路途不靖，咱们不如同走，彼此有个照顾，你看如何？”于承珠满肚皮不好气，要不是见这少年样子老实，不似存着坏心，她真想抽他一记马鞭。当下冷冷说道：“我素来不欢喜与人同步，多谢了。”马鞭在空中虚抽一下，僻啪作响，胯下的阿拉伯黄骠马放开四蹄，不久就把那少年撇得不见了。

于承珠暗暗好笑，猛地想道：“这乡下少年看来身上并无值钱的东西，即算路途不靖，他又何惧？莫非他貌似老实，却是坏人么？”想了一会，“呸”了一口冷笑道：“即算是坏人，他不惹我，我又何必理他？”

于承珠依着南方的指向，见路即行，直至黄昏时分，仍然没有见着自己那匹白马，心头冷了半截，这才醒悟自己的想法太幼稚，心道：“这样追踪，不是办法，不如到大理去等候师父。”抬头前望，只见无数石峰，层层罗列，有的孤峰峭立，有的如障屏连，就像地面上突然涌起无数玉笱，于承珠心道：“前人咏桂林的风景，有诗云：水似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怎的这奇景云南也有。”于承珠博览群书，地理图籍之题，也曾涉猎，细细一想，猛地想道：“莫非这就是前人称为‘天开异境’的石林？”这才记起石林的确是在云南省潞南县的，与大理已是背道而驰。

于承珠纵马走近石林，抬头一看，只见头顶一块悬空的大石上果然题有“天开异境”四个朱笔红字，旁边还有“天造奇观”“大气磅礴”“鬼斧神工”等等赞叹的题句，望入“林”中，但见万户千门，阴森可怕，于承珠想道：“古人游记中说：石林万户千门闭，不亚武侯八阵图，若非有当地土人向导，切不可孤身擅入。看来不是夸大之辞。”又想道：“难得到此，不游一趟，岂非遗憾。反正不差在这一天，明日再问路去大理，也还不迟。”

当下找一家农家投宿，这里是彝族地区，土人特别好客，对于承珠殷勤招待，捧出他们待客的上品土产“乳扇”，那是用羊乳或牛乳做成的一种食品，有一股臊味，于承珠甚是不惯，但还是吃了几块，吃了晚饭，于承珠问那主人识不识石林中的道路？主人道：“识是识得，不过现在不好去了。”于承珠道：“为什么？”主人道：“听说林中有盗匪的巢穴，前年有人带两个汉人人内游览，从此不见。我们都不敢去了。”于承珠怒道：“竟有此事？天下奇景，岂容匪徒占据，你带我去，我替你们地方除此一害。”那主人双手连摇，道：“使不得，使不得，休说姑娘只是一人，就是千军万马，他们在里面先占了地利，也是有去无回。”于承珠见这主人如此害怕，不愿强抱所难，心中闷闷不乐。

吃了晚饭，新月初上，于承珠独出村边漫步，主人家要陪她，于承珠推

辞了，土人不善说辞，见于承珠坚执要独自出外走走，只好由她。主人家又千叮万嘱叫于承珠只可在村边散步，不可走得太远，于承珠也点头应允了。

村外有一个小湖，湖边也有平地涌起的石峰，倒影入湖，奇丽无俦，于承珠心道：“前人游记中说，石林中也有湖，名为剑池，想来那里的风景当更胜此。”不觉心旌摇摇，不知不觉移步走向石林。

忽见有两条黑影从侧掠过，距离于承珠约有十余丈之遥，于承珠是练过暗器的，眼力特别锐利，在月色黯淡之下，仍然听得出他们的去路。石林外面有个大草坪，大草坪中也有几石峰，上面如树交柯，如伞如盖，那两条人影就钻进下面洞中，不久又见两条人影入内。

于承珠心道：“莫非这些人就是党匪？”那几个石峰并不高，小巧玲玫，宛如盆景，于承珠艺高胆大，跑了出来，施展上乘轻身功夫，悄无声息地飞身掠上石峰，从石隙缝中张目望下，但见黑影绰绰，只分别得一人似是个女子。

只听得一个声音说道：“董老大，你可探清楚了，点子就只是孤身一人？”“点子”乃是黑道中的“黑话”，指盗党所要动手对付的人客，于承珠心道：“果然是盗党在这里商量谋财害命之举。我既在此，岂可不管？”那被叫做董老大的人说道：“千真万确，就是点子一人。”再听下去，可令于承珠大吃一惊。正是：仙境那容狐鼠占，乍闻黑话最惊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弹指神通 少年显身手　飞花绝技 女侠服强人

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点子敢单身一人，独行万里，倒不可大意了。”这句话并不出奇，出奇的是这声音好生熟悉，于承珠仔细一想，不禁吃了一惊，原来说这话的人是曾到过太湖山庄的七个大内卫士之一，名字叫做李涵真，当日那七个卫士被黑白摩诃打死打伤了六人，只有这个李涵真因为能够挡得黑白摩诃两拳，故此黑白摩诃有意放他逃走。于承珠想道：“我以为是匪党，却原来是官家的人，这倒奇了，他们要对付谁呢？”

再听下去，只听得一个少妇的声音说道：“老爷子放心，咱们不和他明刀明枪地动手，自有巧计将他引入石林，哈哈，他单身一人，任他有天大神通，也是插翅难飞。”李涵真道，“他准会被你引入石林么？”那少妇道：“只消略施小计，他没有不上钩之理。”于承珠屏息呼吸，想听那少妇说的是什么诡计，却不料这一干人倒是机灵得很，说到这里，声音登时小了。他们倒不是料得上面有人，只是每逢说到机密之事，便用耳语，在他们已成习惯。于承珠凝神静听，也听不出来。

过了一会，只听得李涵真哈哈笑道：“果然妙计，只是委屈你了。”顿了一顿又道：“收拾了这个点子，咱们再对付那小丫头。”那少妇问道：“这小丫头也是个硬点子么？”李涵真道：“听阳总管说，这丫头的剑法已得他师父真传，一手金花暗器，更是非同小可。其实不必他说，是张丹枫的徒弟，错也错不到哪儿，当然是个有本领的了。”于承珠心中一凛：他们说的可不正是自己？真想立刻发出金花，将他们打个半死，但转念一想，暗中偷袭，有欠光明，而且好奇念起，想看看他们所要对付的是什么人，因此咬一咬牙，又忍着了。

那少妇又问道：“那小丫头和点子是同一条路，若然两个同时遇上，咱们先对付谁？”李涵真道：“这还用问么？当然是依计行事，先对付那个点子。切不可叫他们汇合在一起。好啦，咱们可以到石林里先布置一番了。”听到这里，于承珠飘身便走。藏身湖畔，果然见一个黑影人走入石林。

于承珠心下自思：“李涵真的本领甚高，这么多人，却不敢和人家明刀明枪地动手，这‘点子’是什么样的人物？”又想到自己是“叛逆”之女，阳宗海屡欲得而甘心，但听这干人的口气，他们所要对付的敌人，敢情比自己更为重要。好奇心越发浓了。

第二日天还未亮，于承珠推说要赶路。便向主人告辞，却悄悄藏在石林外面草坪上两块怪石缝中，想看看他们施展的是什么诡计？直等到日上三竿，已有好几个行人经过石林，林中总无半点声息。于承珠心道：“难道那人今日不来了？”忽听得一阵马蹄之声，远远传来，不久即到。

抬头一看，却原来是昨日相逢的那个少年，那少年走到石林前面的草坪，似乎是被这天然的奇景所吸引，跳下马背，仰头负手，驻足观赏。于承珠心道：“看他一副愣头愣脑的样子，却也懂得欣赏风景。”忽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尖叫，那少年一眼扫去，只见一个相貌狰狞的恶汉，抱着一个少妇，狂奔入林，那少妇手舞足蹈地挣扎，大叫大嚷，喊道：“抢人啦，救命呀，抢人啦，救命呀！”

那少年一声大喝，飞步抢去。这一切情形自然也入了于承珠眼帘，于承珠呆了一呆，骤然醒悟：那一伙人所要对付的“点子”，敢情竟是这个愣头愣脑的少年！于承珠急忙叫道：“别追，别追！这是诡计！”那少年身法何

等快捷，不待于承珠话喊出口，他已从两峰交柯的入口，奔入石林。于承珠侠义心肠，无暇思索，拔出宝剑，跟着也闯进去了石林，但听得里面一片金铁交鸣之声，于承珠仗着耳力聪敏，绕了两个弯路，只见面前有一个丈余方圆的石坪，几条汉子正在围着那个少年厮杀，其中一个老头，正是那个李涵真。适才狂叫“抢人”的那个少妇，倚壁旁观，哈哈笑道：“老爷子，我的计策如何？”

只听得“砰”的一声，那少年的一掌，把一个敌人摔出，撞到岩石上，顿时头破血流，于承珠又惊又喜，想不到这少年竟会金刚掌大摔碑手的功夫。李涵真“哼”的一声，双掌一牵一引，用的是太极拳的招式“如封似闭”，将那少年的金刚掌力轻轻化解，但那少年的掌势强劲之极，双掌连环疾扫，呼呼风响，李涵真仗着数十年精纯的功力，亦不过仅能将他打向自己身上的掌力卸开而已，不消片刻，又是一个受伤倒地。

那少妇一面替受伤的同党包扎伤口，一面叫道：“老爷子不必硬拼，先叫他尝尝我的子母连环蝴蝶镖。”一扬手暗器满空撒出，于承珠大怒，霎地从石缝中飞身窜出，喝道：“不要脸的下流行径！”一扬手，也撒出满空金花，把那少妇的蝴蝶镖扫数打落，猛然间只听得挣挣之声，不绝于耳，只见那些蝴蝶镖纷纷碎裂，忽然射出了无数银针，原来这少妇的暗器名为“子母连环蝴蝶镖”，一遇外力震荡，立刻分裂，每一个“母体”之内，都有九枚毒针，暗器之中，又有暗器，端的是狠毒非常，防不胜防，不论用手来接，或用兵器碰磕，都会着了道儿。幸亏在半空中便被于承珠用金花打碎，要不然待到近身，那一千数百毒针，只要有一枚射到身上，便是性命之忧。

于承珠骤见毒针飞出吃了一惊，急把宝剑舞成一圈银虹，只听得那少年叫道：“小心了！”呼的一掌，那满空飞针被掌风一震，都射到对面的石壁上，石坪上众人纷纷射闪。

忽地里那李涵真一声呼啸，叫道：“扯呼！”五个人分向四方逃走，石林中千门万户，道路纷歧，于承珠与那少年认定李涵真的背影追逐，绕了几绕，李涵真钻入一条极狭窄的通路，把眼望去，但见迂回曲折，阴阴森森，怪石巉岩，如剑如戟，遮着天光，令人不寒而栗。于承珠顿足说道：“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明知山有虎，你却偏向虎中行。你没听见我嚷是诡计么？”

那少年尴尬笑道：“听是听见的。嗯，当时救人心切，那妇人喊得凄凄惨惨，我，我……”于承珠道：“原来你是不信我的话。敢情当时你还怀疑我是恶徒的党羽吧？”那少年的面色涨红，讷讷说道：“不敢，不敢。”于承珠见他这副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转念一想，自己本来与他不相认识，事出偶然，他眼见那少妇被恶徒强抢，也难怪他不敢信自己的话，对他的侠义心肠，倒起了几分敬意。

于承珠道：“进来容易，出去就难了。”与那少年觅路出来，沿路留下标志，走了半天，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于承珠也走得有点累了，倚在岩石上喘气，那少年一路上不发一言，这时才拿出干粮，递给于承珠道：”姑娘，你饿了吧？吃一点儿。”于承珠道：“你带有多少干粮？今天对付过去，明天呢？明天对付过去，后天呢？走不出石林看怎办？”她走不出石林，满肚皮闷气，说话之后，想起现在该同舟共济，实不该怪责那个少年。

那少年却已给她说得仙讪的怪不好意思，望了于承珠一眼，道：“这是我连累姑娘了。姑娘既然知道这里易进难出，何以又要进来？”于承珠道：“我岂能见你遇险不救？”那少年道：“侠士心肠，可敬可敬！”向于承珠

作了一揖，于承珠噗嗤一笑，道：“这是你自己称赞自己。”

歇了一会，于承珠闷气稍消，道：“既然来到这儿，正好趁此机会看看石林奇景。”把心事暂抛脑后，仗剑前行，专拣没走过的路走，那少年亦步亦趋，随在后面。但见奇岩怪石，触目皆是，有的地方，狭窄得仅可容身，有的地方却又空阔得可作练武场。走到一处，两峰相接的窄路，忽听得“嗤”的一声，一支暗箭射下，于承珠随手用剑拨落，过不多久，又是一枚钱镖飞来，于承珠大怒，觑准石峰上面人影一闪，立刻一朵金花射去，只听得“哎哟”一声，那放暗器的人似乎受伤不轻，上面有声音说道：“这丫头的金花厉害，何必惹她，让她饿了几天，咱们再去收拾她。”于承珠气他不过，又发出了两朵金花，这回却发了个空，两朵金花碰到石壁上，跌了下来。

风景虽佳，敌人窥伺，于承珠兴致大减。那少年笑道：“姑娘你但放心观赏，再有鼠辈骚扰，我给你打发他。”没多久，在一处峭壁背后，又见有人影一闪，那少年不待她发暗器，双指一弹，便是一块石子飞去，只听得“哎哟”一声，那人抱头飞窜，于承珠赞道：“好一个弹指神通的功大！”

于承珠心中疑道：“当今之世，金钢手和弹指神通的功夫，要算我的太师伯董岳最为高强，他远处漠外，听师父说，只是十年之前，他到过一次中原，这少年江南口音，却怎的学会了他的两门绝技？莫非是我见闻浅陋，武林中还另有会这两门绝技的高手么？”正想问那少年，忽见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峭壁下面一个小湖，湖边野花杂开，幽香扑鼻，峭壁上题有“剑峰”两个大字，这个小湖想必就是“剑池”了。剑峰上透下天光，令湖光更增潋滟，野花树极，从石壁上横伸入湖，湖中花树的倒影和石峰的倒影，构成了绝美的画图，于承珠心旷神怡，天大的愁烦都归于乌有，微笑吟道：“疏影横斜水深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若非石林中有匪徒盘据，在此池畔，结庐读书，与湖光山色，共伴晨昏，倒是人生至乐。”那少年忽道：“林和靖孤山咏梅的这两句诗，移到这里来用，果然贴切不过。但天下纷扰，咱们又怎忍自得其乐？”于承珠吃了一惊，心道：“看这少年一副乡下的神气，他却也懂得林和靖的诗。”对那少年渐有一些好感。

于承珠站在湖边，出了一会神，心道：“若是师父在这儿，定有佳句吟咏。”忽然又想起铁镜心来，铁镜心似乎也配得上这湖光山色，呆呆地出了一会神，忽然转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她和这少年在石林中大半天，这时方想起了问他的名字。那少年道：“我姓叶，名叫成林。”于承珠道：“你是江南人吗？”叶成林道：“不错，我是浙西石门人。”于承珠道：“万里迢迢，你跑到云南来干什么？”

叶成林迟疑了一会，瞧了瞧于承珠道：“想到大理去寻访一个人。”于承道：“大理可不是走这条路呵。”叶成林面上一红，道：“我不知道姑娘有这么好武艺。”于承珠道：“咦，我问你为什么走这条路？这与我的武艺好坏又有什么相干？”叶成林讷讷说道：“我见姑娘单身一人，路上又有歹徒踪迹，我，我……”于承珠大笑这；“原来你是不放心我，想在暗中保护我呢。怪不得你昨日想邀我同行了。”叶成林道：“听姑娘的口音，也是江南人，请问姑娘何以也到云南？”

于承珠笑道：“我也是要到大理。你别忙问我，我先问你，你要到大理找谁？”叶成林道：“姑娘是同道中人，不怕见告。我想寻访的是当今天下的第一位剑客张丹枫！”于承珠跳起来道：“哈，原来你找的人就是我的师父……”叶成林叫道：“什么？张丹枫是你的师父？”突然向于承珠作了一

揖，道：“那么你是我的师姐了。”于承珠道：“你师父是谁？”叶成林道：“我师父是史定山。”史定山是董岳的弟子，于承珠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才想起了是有这么一个师伯，浪迹大江南北，行医救人。忽地噗嗤笑道：“你今年几岁了？”

叶成林怔了一怔，道：“虚度二十二个春秋了。”于承珠笑道：“我今年刚满十七岁。你怎么叫我做师姐？”叶成林朴讷谦恭，对平辈之人，习惯了称呼别人做兄姐以示敬意，听了此话，不禁哑然失笑，改口叫了一声：“师妹。”

于承珠道：“你为什么要找我的师父？”叶成林道：“是叔叔差遣我来的。”于承珠道：“你叔叔是谁？”叶成林道：“我叔叔名叫叶宗留。”于承珠失声叫道：“原来是叶大哥！”她在义军之时，军中上下都称呼叶宗留做“叶大哥”，她叫惯了口，一时转不过来，忽地想起自己与此人师兄妹排行，怎么叫别人的叔叔做“大哥”？甚觉不好意思。

叶成林道：“不错，人们都叫我的叔叔做‘大哥’。咦，你是不是于姑娘？”于承珠道：“怎么？”叶成林道：“我叔叔告诉我的，说你曾帮过他不少忙，称许你是当今女杰。”于承珠想到当时女扮男装，被叶宗留识破行藏，他一直没有说破，却原来偷偷地向侄儿说了，不禁杏脸飞霞，红透耳背。尴尬一笑，掩饰窘态，问道：“怎么我在义军之时，却不见你？”

叶成林道：“我听到叔叔纠集义军，抗击倭寇的消息，才辞别师父赶往，赶到之时，你们早已把倭寇驱逐下海了。真是惭愧。”于承珠道：“你叔叔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要你万里迢迢，赶到大理去寻觅我的师父？”

叶成林道：“义军驱逐倭寇下海之后，我叔叔奉毕擎天做天下十八省的大龙头。”于承珠“哼”了一声道：“做北五省的大龙头还嫌不够，居然又要自封做天下十八省的大龙头了？”叶成林呆了一呆，略有诧异之色，说道：“毕大龙头雄才大略，豪气迫人，这大龙头之位，是我叔叔甘心让与他的。”于承珠道：“好，咱们不谈毕擎天，你再说你的叔叔。”叶成林道：“毕大龙头要纠集天下义师，揭竿起事，推翻明室，另建皇朝。”于承珠道：“我早知他想称皇称帝，嚓，怎么还是谈他？”叶成林道：“不谈毕擎天，可就没法说得清楚。”不明于承珠何以如此憎恶毕擎天？于承珠道：“好，你说。”叶成林道：“现下义军引弓待发，举事在即。毕擎天说你师父有一幅地图，得此地图，用军行兵，当有大助，他知道我是张大侠的师侄，故此叫我叔叔差遣我来向你师父讨这幅地图。”于承珠道：“这事情他已向我说过一次，我不答应，他现在又想到借用你叔叔的面子了。”叶成林往下续道：“地图倒在其次，推翻朝廷，兹事体大，我叔叔最佩服张大侠，也想问问张大侠此事是否可行。固此差遣我来向张大侠问计，张大侠若说可行，再索地图，不过，看目前之势，就算我叔叔尚有犹疑举兵之事，毕大龙头也是势所必行了。”

于承珠思潮纷乱，对此等大事，她也实是想不清楚，只是对毕擎天此人，不知怎的，总是感到不快。过了好久，她忽然抬起头来，轻声问道：“你知道有一位铁，铁公子吗？”

叶成林道：“你是说台州御史铁鉉的儿子铁镜心么？”于承珠道：“不错。”叶成林道：“我到台州之时，他还在这儿。见过几面。”于承珠道：“嗯，他现在已经离开了那儿吗？”叶成林道：“上个月初离开的，他好像和毕大龙头不大合得拢来。”于承珠默然不语，叶成林道：“这位铁公子倒是有点奇怪。”

于承珠怦然心跳，道："怎么奇怪？"叶成林道："听说他在抗倭之时，很出过一把力，我叔叔还很看重他呢。我叔叔说他文才武略，都很出色当行，要留他下来教什么孙子兵法，岂知他在抗倭过后，不知怎的，甚是颓唐，经常是独个儿喝酒，又不喜欢与人来往，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心事。上个月初，毕擎天做了十八省的大龙头，倡议举兵，推翻明室，他就悄然走了。毕大龙头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说他是官家子弟，和我们合不来。我叔叔却是惋惜得很。姑娘，你和他很熟悉么？"

于承珠看着湖光潋滟，又一次地想起了长江的骇浪惊涛，想起了初会铁镜心的情景，想起了松林中石惊涛和铁镜心那一幕悲剧，心头一片怅惘，久久始回答叶成林的话道："嗯，也并不怎么熟悉，随便问问，咱们不提他了。"

叶成林也是一片茫然，心道："怎么一提起这个铁公子她就郁郁寡欢？"不自禁地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随即想道："我理别人的闲事做什么？"一抬头，但见石隙间透入来的日影渐渐黯淡，湖光反照出晚霞的丽彩霞辉，叶成林道："趁着天还未黑，咱们再到各处走走，找一个好的歇宿地方。湖边风景虽佳，地方空旷，若敌人偷袭，可不易防备。"

于承珠默默无言地随着叶成林从数峰合拱的门户走出，两人信步所之，穿插在奇峰异石之间，前人说石林乃"天开异境"，果是名不虚传，但见石峰处处相连，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几乎是移步换景，佳妙纷呈，于承珠愁眉稍展，但仍是提不起兴致和叶成林说话。走到一处，有一道小溪从乱石丛中流过，水声潺潺，清澈见底，于承珠喝了一口凉水，叶成林道："哈，还有鱼呢，待我去捉它两条。"忽见上游溪水，有一个少女的影子在水中晃动，一抬头又不见了。叶成林拾起了一把石子，一扬手用"满天花雨"的手法发了出去，石子穿入了石笋丛中，只听得一声惊叫，一个少女从乱石之间露出身来，叶成林左手一扬，一块石子飞去，忽听得"铮"的一声，于承珠发出金花将他的石击落，叫道："不要动手。"声发人到，"嗖"地飞掠至那少女跟前，笑道，"原来是你，你爹爹呢？"那少女彝族打扮，惊魂方定，望着于承珠，轻轻用汉语道："姐姐，你还认得我？"

这彝族姑娘就是那日在大观楼下看到的那个表演吞剑的少女，只见她四面张望，忽地低声说道："说来话长，我先带你们走出石林再说吧。"于承珠惊喜交集，道："你识得石林的道路？"那少女点点头道："我是在这儿长大的，闭着眼睛也可以走出林子。"叶成林走了上来，向那少女作了一揖，赔罪说道："我还以为姑娘是这里的贼党呢。"那少女笑道："谁说不是呢？"叶成林吃了一惊，那少女道："要不是我认得于姑娘，我才真不愿意冒这样大的危险。"于承珠甚是诧异，只见那少女微微一笑，指着她头上的玉簪，于承珠猛然醒悟，那日自己曾要把玉簪送给她，那老头子不肯接受，但玉簪已经她过目，玉簪上刻有于府的记号，她由此而猜到自己的身份，这也不足为奇。

叶成林忽道："既然姑娘熟识林中道路，那么我们倒不忙着走出林子了。"这回轮到那彝族姑娘面现诧异之色，道："你们不赶快出去，在这里坐以待毙么？"叶成林道："就烦姑娘带引，待我们把贼党逐出石林。免得这名山胜景，乌烟瘴气。"于承珠心道："这少女自认贼党，看神气又不似说笑，叶成林怎的对她说这个话？"

那彝族少女望了叶成林一眼，道："你们就两个人？"叶成林道："怎么？"那少女道："贼人说多不多，也有一二百人，还来了些什么京城的侍

卫，你们两人成吗？”于承珠一听少女这个语气，喜道：“我早知道姑娘不是坏人，但求姑娘带路，以后的事，姑娘你不必管。”

那彝族少女笑道：“我不管，张大侠只怕要管。”于承珠呆了一呆，道：“哪位张大侠？”那少女道：“天下除了你的师父，还有哪位配称张大侠？”于承珠如坠五里雾中，道：“这是怎么回事？”心道：“我师父本领再大，他又怎有先知之明？难道他预先知道我们会陷身此地？”那少女似是猜到了于承珠的心意，笑道：“张大侠差遣我父女到这儿来，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于姑娘，真是凑巧极了。”于承珠忙道：“好姐姐，你快给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那少女道：“这里贼党有一大半是彝人，副首领也是彝人，名叫朗英。大头目却是以前滇西道上一个名唤杜焜的独脚大盗，他看中了石林的形势，就邀朗英合伙，占据石林做巢穴。朗英在彝族中算得是个豪杰，只因官府苛捐重税，眼见族人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因此竟给杜焜说动，纠集了一二百无以为生的彝族少年，跟杜焜合伙。正因为朗英做了副首领，所以他们从不打劫附近的彝人。”于承珠点了点头，心道：“怪不得附近的农人并无惊扰。居停主人不肯带路，敢情也是别有原因。”那少女继续道：“杜焜也纠集了一些党羽来，他们人少，但本领却比朗英大，杜焜大权独揽，近年不但劫夺财宝，还杀害客商，弄得彝人也不敢接近他们，石林也成了禁地，朗英极为不满，但却无可如何。”

于承珠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匪帮，内情也这般复杂。只听得那彝族姑娘往下续道：“我们父女本来是石林附近的人，后来搬到大理去的。住在苍山脚下，听说苍山上有几位隐士修行，附近的居民把他们当作活神仙。”于承珠心道：“这必定是我的师祖玄机逸士和上官天野以及萧老太婆这三个人了。”问道：“你见过他们吗？”那彝族姑娘道：“听说他们住在苍山绝顶的云弄峰，终年云雾笼罩，等闲人哪能上去？就是上去了，那几位‘老神仙’也不肯见外人。不过有一位姓乌的大爷，据说是其中一位老神仙的弟子，他倒时常下山采购杂物，并且行医救人。”于承珠道：“这位乌大爷是不是叫做乌蒙夫？”那少女道：“不错，乌大爷的名讳，还是前年我们才知道的。我们在苍山脚下种有菜园，乌大爷每次下山都向我们买菜，后来熟了，也常在我们这里歇脚。我爹爹知道他是个大有本领的人，便求他收我做弟子。可惜乌大爷不答允，说是他师父尚在，他不肯滥收门徒。不过闲常也传授我们父女几路防身的拳脚，只是不允以师徒相称。那吞剑的功夫，就是乌大爷一时高兴，教给我们的。”乌蒙夫是上官天野的第二个弟子，在师门的日子最长，比大弟于澹台镜明所得的传授更多，不过那吞剑的功夫，并非上官天野所授，乌蒙夫与黑白摩诃交情甚好，那吞剑的功夫乃是乌蒙夫见着好耍却向黑白摩诃学来的。

于承珠道：“你们既然在苍山脚下安居乐业，怎的又回到这石林来？”那姑娘道：“就是奉你师父的差遣呀。今年春天，张大侠到了苍山，和我们也很熟稔。张大侠喜欢到处走动，段王爷也时常请他进宫。”段家在元朝以前，在大理世代为王，虽然现在只被朝廷封为“知平章事”，老百姓叫惯了，仍称他们为“王爷”。那少女续道：“最近段王爷想自立为王，云南各族都拥护他，好与官府对抗。便想起了石林彝族的豪杰朗英，打听之下，知道他在石林为寇，极觉可惜。张大侠献计，将他们招到大理来。因为我们父女本是石林的彝人，张大侠便保我们来办 这件差事。大侠叫我们先到昆明和小公爹接头，探听消息，然后再到石林。”于承珠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沐小

姐知道我们的住址，想必是那日被你们看破行藏，告诉沐小姐的。”那彝族少女微笑点头，道：“请恕我们暗地跟踪之罪。”

那彝族少女歇了一歇，往下续道：“我有一个表哥，就是朗英手下的一个小头目，我们到这里来已有两三天了，还没有机会得见朗英面谈。我的表哥说，朗英被杜焜挟持，只怕不能作主。前日来了几个京城侍卫，其中一人名叫韩展的和杜焜以前是八拜之交，正在游说杜焜做他们在云南的耳目，我的表哥更不敢向朗英说了。这次定计诱你们进石林的便是韩展夫妇和杜焜的合谋。听说这次来的几位侍卫，都是高手，为首的那个李涵真更是厉害。”于承珠一笑说道：“不过如此！”突然想起一事，却皱了眉头。

那少女道：“好汉不敌人多，于姑娘犯不着以千金之体，冒此巨险。”她只道是于承珠心生怯意，却又因先前的话说得太满，不便转口，故此皱眉。于承珠笑道：“那几个侍卫也算不了什么，凭我和叶大哥还对付得了。只是动起手来，只怕会误伤了你们的族人。”那彝族少女想了一想，说道：“于姑娘既有把握，那么我的差事就请你代劳了。”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旗上绣有两头狮子，递给于承珠道：“这是段王爷的王旗，云南各族，无不认得。于姑娘若能将那几个恃卫和杜焜一齐打败，凭王旗作信物，招降朗英，那就易办得多了。”这正是一举两得之计，于承珠大喜，接过王旗，道：“好，请你立即带路。”

匪党的巢穴在石林内的大金岭上，林内的石峰都不很高，只有这大金岭高达百丈，山势亦最为峭拔，山岭周围，诸峰拱绕，俨若迷宫。那彝族姑娘带领于承珠、叶成林二人，上高下低，穿过寄岩削壁迂回曲折的通道，从如剑如戟的石峰中穿插而过，越上越高，那些石峰，峰峰相连，有许多石峰之间，中横怪石，状如天桥，若非于、叶二人都是轻功绝顶，在石峰之上行定，怕不两腿酸软，寸步难移？此时已是日落黄昏，在石峰高处一望，但见万笏朝天千岩竞秀，在夕阳残照下更显得静穆庄严，恍似神仙境界。于承珠叹道：“如此洞天福地，哪容少数匪徒盘据，即算不是替段王爷办事，我们也该把这些匪徒驱逐出去。”

这彝族姑娘自小在石林内玩耍，道路极熟，带领他们从秘道进入大金岭内，竟无人知晓。到了岭脚，天色已黑。但见山坡间黑影幢幢，岭上大寨的火光隐约可见。那彝族姑娘怕碰见巡山的人，对于承珠道：“从这里直上，经过三座石峰，便是大寨了。于姑娘，祝你马到成功，待你破寨之后，咱们再见。”悄悄溜开，从第二条路混入后寨。

于承珠坐下来稍为歇息，并与叶成林商议，依于承珠之意，便要直闯入寨中，杀他个落花流水。叶成林笑道：“寨中虽无一流高手，但咱们人少，他们人多，倒也不可不防。不如我与你分为两路，你在前寨引住那些侍卫，我放火烧他的后寨，让他不知道我们的虚实，也绝了朗英盘据之心，便于招降。”于承珠心道：“看他不出，说来竟是深合兵法，似乎比铁镜心的夸夸其谈要实际得多。”

计议既定，两人分路上山。于承珠展开轻功，端的是捷如飞鸟，掠过第一座石峰，哨兵竟无知觉，于承珠有些轻敌，接着上第二座石峰，从哨岗数丈之地掠过，忽听得“嗖”的一声，利箭穿空，疾的射到，听风辨器，力道颇为强劲，于承珠急忙闪开，那人刚刚出声，便被于承珠一朵金花封闭了穴道，回头看那利箭，竟射入了一块大石，虽非一流高手，亦足惊人，于承珠倒不敢太大意了。

于承珠将那哨兵的号衣剥下，披在身上，接着攀登第三座石峰，夜色苍茫，只见两条人影窜了过来，扬声问道：“周大哥，你怎么不在下面把守？”以于承珠的轻功本领，也被来人听出声息，可见亦非庸手。这回于承珠早有准备，飞身一掠，金花立刻出手，那两人刚刚发觉不是“周大哥”，已被金花打中穴道，动弹不得。原来在第二第三座石峰把守的人，都是杜焜的得力助手，本领自比一般小头目高强得多。

于承珠蛇行兔走，悄悄摸近大寨，她身上披着号衣，夜色朦朦中，值夜的头目绝对料不到敌人能深入石林，并越过三座石峰，虽有一二人听出声息，也以为她是同伴。于承珠摸近大寨，只听得里面猜拳呼啸，闹成一片，于承珠心中冷笑：敢情他们是开“庆功宴”了。

于承珠猜得不差，他们果然是开庆功宴，只听得李涵真那苍老的声音哈哈笑道：“韩二嫂，这回设计擒敌，你的功劳最大。韩二哥，你受了点伤，也值得了。”接着一个妇人妖里妖气的声音说道：“老爷子过奖啦，我可不敢贪功。说实话，这回的功劳，应数杜寨主最大，要不是他借石林给我们，这两个点子可不容易对付。”李涵真哈哈笑道：“大家都有功劳，大家都有功劳！阳总管已到昆明来了，咱们可以将点子解去昆明，省去多少麻烦，还可以就近请功领赏。杜寨主，你若是欢喜的后，就请阳总管对沐国公说说，再请准朝廷封你做这里的土王，哈哈，那时你就名正言顺，不必再局促在这石林里面做山大王啦！”杜焜粗声粗气地笑道：“我也不望什么封赏。喂，那姓于的小姑娘赏给我行不行？”李涵真大笑道：“你知道她是何人？她是于谦的女儿，也是皇上所要的叛逆之女，你怎能要她？”杜焜失声叫道：“于阁老于谦之女？呵，该死，该死，早知是她，我岂敢动这个念头？”原来于谦忠肝义胆，天下同钦，即使是杜焜这样的恶人，心底里也是佩服的。

李涵真道：“怎么？于谦的名字把你吓着了？本朝法例，罪人之女，没为官奴。只可惜那小姑娘长得太美，只怕皇上见了会自己要，要不然你花一笔大钱，也许可以将她在内府里赎出来。”说罢，哈哈大笑，笑声未已，忽听得“唰”的一声，帐篷倏地裂开，金光一闪，那“韩二嫂”一声厉叫，首先仆倒地上，李涵真却手明眼快；拔出腰刀，回身一挡，将一朵金花格开，只见于承珠柳眉倒竖，运剑如风，飞身杀人。

杜焜惊叫一声，吓得呆了，于承珠一声叱咤，一扬手又是三朵金花，那韩二哥首当其冲，被一朵金花穿过喉咙，登时毙命，杜焜刚刚挥动齐眉棍，正想上前助战，也被两朵金花打中，于承珠念他尊敬自己的父亲，这两枚金花，打中穴道，只把他的武功废了，却并不伤他性命。

李涵真看清楚只是于承珠一人，又是哈哈大笑，于承珠喝道：“黑白摩诃放你逃生，要你洗心革面，想不到你还是甘为鹰犬，残害忠良。好，今日可不能轻饶你了！”李涵真用太极刀招式，以柔克刚，一连化解了于承珠的三剑猛攻，哈哈笑道：“你不饶我？我可要饶你呢！并肩子齐上，这是叛逆之女，只准活擒，不许毙命！”李涵真带来四个恃卫，除了韩展一人被打死之外，还有三人，都是高手，一拥而上，登时把于承珠围在核心。

于承珠一声冷笑，青冥剑倏地展开，但见冷电精芒，缤纷飞舞，百变玄机剑法，精妙绝伦，只杀得那几个卫士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幸而有李涵真还接得住于承珠的剑招，要不然那几个卫士的兵刃早被削断。

李涵真在太极拳刀两门，下过几十年苦功，刀掌兼旋，堪堪抵挡得住。于承珠恨他口舌轻薄，招招凌厉，剑势如虹，李涵真那三个助手，只求自保，

攻势几乎全指向李涵真身上，李涵真挡了二三十招，渐觉应付艰难，招数全被封住，攻不出去。

这一场大打，早把全寨惊动。杜焜在地下爬了起来，嘶声叫道：“朗寨主快叫弓箭手来！”于承珠回身一剑，把李涵真迫退三步，扬手又是三朵金花，那三名卫士，除了一个本领较高的能够避开之外，其他两人，一个被打瞎眼睛，一个也像韩展一样，被金花穿喉而过，登时毙命。于承珠剑锋指着杜焜喝道：“饶你性命，还不领情？再敢多话，这两个人就是你的榜样。”

大寨里人声鼎沸，于承珠运剑如风，紧紧迫着李涵真，不许他逃走，抽眼一看，只见一个彝族打扮的虬髯汉子，双目炯炯，堵着寨门，后面已集合了几十名弓箭手，想来这人便是朗英了。于承珠取出那面绣着两头狮子的王旗，迎风一展，叫道：“朗寨主，你是彝族英豪，何必为虎作帐，段王爷请你到大理去共图大事，望你三思。”一扬手那面王旗径向朗英飞去，朗英接到手中，登时呆了。

李涵真喊道：“朗寨主，你要荣华富贵，我请皇上封你做石林的土司。快合力把这女贼擒了！”话犹未了，忽听得驴马嘶鸣，脚步嘈杂，后寨火光大起，朗英哪知道只是叶成林一人所做的事，只道大寨己被攻破，陷入包围，怔了一怔，忽地喝道：“谁希罕你朝廷的封赠！”一挥手叫弓箭手退开，竟然拔出刀来，助于承珠杀李涵真。

李涵真这一惊非同小可，但他老奸巨滑，虽危不乱，忽地心生诡计，霍地一个闪身，左臂一伸，施展大擒拿手法，将朗英扭住，于承珠正自一剑刺来，李涵真把朗英一推，哈哈笑道：“好，咱们拼个同归于尽！”

于承珠剑锋一颤“唰”的一声，从李涵真耳边削过，她投鼠忌器，这一招竟是临崖勒马，不敢骤下杀手。李涵真哈哈大笑，忽听得一声大吼，震耳如雷，帐幕倏地卷开，一条汉子旋风般扑入，李涵真还未看清楚，立觉奇痛彻骨，原来在这一照面之间，已给来人用擒拿手扭弯了右手臂膊，这人不问可知，当然是叶成林了。

这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叶成林练有大力金钢手的功夫，五指一紧，略一用力，李涵真已是禁受不住，手上的钢刀翘了起来，反斫自己的额角，李涵真迫得放开抓着朗英的左手，拼力抗拒，朗英身子一松，勃然大怒，反手一刀，“咋嚓”一声，将李涵真斩为两段。

把眼看时，杜焜早已在混乱之中逃走，剩下的那名卫士也被于承珠杀了。这一役，杜焜的党羽以及李涵真带来的人，或死或逃，大寨内剩下来的全是朗英的人。一些人待去救人，朗英哈哈笑道：“烧了干净，咱们摆脱了这些狗子，都到大理投段王爷去。”有人应道：“不错，咱们再也不干这个营生，也省得被乡亲责骂。”这个人正是那彝族少女的表哥，那彝族少女早已回到寨中，这时正抱着于承珠欢喜得说不出话。

当晚，朗英这一伙人便撤出石林，附近的村子听到这个消息，乡民都赶了来，朗英亲自宣布改邪归正之事，乡民欢声雷动，登时在石林前面的大草坪杀猪宰羊，歌舞狂欢。朗英的手下全是彝人，几乎有一大半在附近的乡村里还有家人亲戚，朗英当即决定，放假三天，让手足兄弟与家人团聚，三天之后，再去大理。

于承珠与叶成林可是急不及待，参加了彝族的狂欢舞会之后，立即向朗英道别，起程上路。拨转马头，改过方向，前往大理。

从石林前往大理，一千多里路程，全是山地高原，十分难走，走了四五

天，还是在丛山峻岭之中。叶成林朴讷寡言，对于承珠却是照料得很周到，于承珠但觉这个旅伴，虽然并不讨人喜欢，但却也不惹人讨厌。云南的花木之多，冠于全国，气候又特别好，叶成林虽然朴讷寡言，一路上鸟语花香，山奇水丽，于承珠倒也不觉得寂寞。有一种树叫做“ 大青树 ”，当地土人叫做“ 风水树 ”，沿路皆可见到。这是在北方见不到的一种乔木，树叶极为茂盛，葱笼耸立，浓荫蔽地，四季常青，树根像龙爪，牢固地盘结在地上，就似青春和生命的象征，任谁见了，都会欢喜赞叹。于承珠忽起遐思，以前她曾把铁镜心比作江南园林里的玫瑰花，把叶宗留比作云贵高原上的松杉，现在又觉得叶成林有些像大青树，静穆庄严却又充满生命力的大青树。但她倒底是愿意在大青树下遮荫呢？还是愿意在玫瑰丛中吟咏呢？那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了。

进入大理州界，山岭峭峻，山路越见崎岖，这一日于、叶二人翻过一个极其险陡的山坡，名叫“ 红崖坡 ”，在山下之时，于承珠曾向山民打探路程，知道过了红崖坡之后，再走两天，便可以到大理了。于承珠一想到即将可以见到师父，精神焕发，忘了疲劳，抢先登山，哪知山坡险陡曲折，极之难走，人纵不疲，马也累了，于承珠和叶成林只好牵着马走，于承珠叹道：“ 一路上人说，天子庙坡最高，红崖坡最险，果是名不虚传。 ”叶成林笑道：“ 一路上人们也说，大理风景最佳，经过险阻的路程，才更显得那是桃源福地。我看这是天公有意的安排，先有艰难，后有安乐，世事如此，行路亦然。 ”时成林知道于承珠欢喜名胜风景，这说话自然是给她“ 打气 ”的，于承珠却是心中一动，只觉他的说话虽似说笑，却也自有几分哲理。

好不容易爬上了红崖坡，两匹马都累得喷气嘶喘，于承珠和叶成林坐下来歇息，但见山坡之下是一个山间坝子，地势平坦，庄园隐约可见。于承珠笑道：“ 你的话不错，过了高山，便是平地。 ”蓦然想起自己从长江之滨来到云贵高原，地方迥异，旅伴也大不相同，不觉倏然神往，铁镜心的影子又在脑海中摇晃，回头一瞥，但见叶成林也正在看着她，于承珠忽然面上发烧，但觉叶成林好似看破了她的心事。其实自从那天在石林之后，于承珠在叶成林面前绝口不提铁镜心，叶成林又哪里猜想得到于承珠此刻心中在想铁镜心？

于承珠低头默想，越想越乱，忽听得下面坝子传来一声骏马的嘶鸣，霎那间，于承珠好似梦中骤然惊起，叫道：“ 照夜狮子，照夜狮子！ ”叶成林道：“ 什么？ ”于承珠道：“ 我失去的宝马，我失去的宝马！你在这儿照料牲口，我去看看！ ”不待叶成林再问，立刻飞奔下山，把叶成林弄得莫明其妙。

于承珠跑到半山，只见坝子上有一间红砖绿瓦的大屋，外面大草坪上有许多庄丁，草坪上并无牲口，于承珠心道：“ 我绝对不会听错，那是我宝马的嘶鸣。呀，马儿呀马儿，你一定是给恶人关了起来，知道我来，向我求救了。 ”正待不顾一切，冲下去搜庄，忽见下面有一个白衣少年，向着草坪那群人如飞疾跑，于承珠骤然间又似堕入梦中，呆若木鸡，这个白衣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她刚刚念及的铁镜心！

这一瞬间，于承珠心魂迷乱，想冲下去，但两条腿软软地提不起劲来，倒底是喜欢过甚，还是仍想似在台州之时那样将他避开？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忽地想道：“ 且看看他来这里做什么？呀，铁镜心也会到这儿来，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正是：

是爱是憎难自识，女儿心事没人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分解。

第二十三回　往事如烟 罡风吹已散　前尘若梦 死水又重波

于承珠做梦也想不到铁镜心会来到这儿。铁镜心却是有意追踪于承珠的。凭他的聪明，他早料到于承珠离开义军之后，定是到大理来找她的师父。他一路兼程追赶，碰巧于承珠在贵州苗区和昆明耽搁了一些时候，中间又走了石林这一段歪路，故此铁镜心反而赶在她的前头，但是铁镜心也是做梦都想不到，于承珠此刻就在这山坡上，离开自己只有半里之遥。

于承珠躲在一块岩石之后，心头好像有一头小鹿，跳跃不休，眼睛却注定铁镜心。只见铁镜心冲入草坪，大声喝道：“谷老匹夫，快出来见我！”那些庄丁纷纷吆喝，铁镜心就似一头发了狂的狮子，谁来拦阻，就把谁推翻地上。

于承珠正自惊诧，只见庄门忽启，一个虬髯大汉手提一柄厚斫山刀，大踏步走了出来，扬声喝道；“好小子，你两次三番到我庄前闹事，到底意欲如何？”铁镜心朗声说道：“意欲如何？我才要问你意欲如何？你为什么不让我与于相公相见？”那谷庄主道：“这里是谷家庄，哪有什么于相公？”铁镜心喝道：“没有于相公？怎的有于相公所骑的宝马？”声音忽然放低，说道：“是于相公不愿见我，还是你不让他见我，你总得把话说个分明。”那谷庄主喝道：“胡言乱语，你再胡闹，今日我可不客气了。”铁镜心道：“怎么样我也要见于相公一面，不，不，他不会不见我的！”旁边一个少年叫道：“爹，和这疯小子多说什么，一刀将他打发了吧。几次三番在此胡闹，传将出去，岂不辱了我谷家庄的威名？”这少年乃是小庄主，原来铁镜心己在庄上闹过三天了。那谷庄主也曾与铁镜心交过两次手，心中想道：“若是一刀打发得了，那倒易办了。”

铁镜心又道：“你说不是于相公，那你总得请这匹照夜狮子马的主人出来与我一见！”说话的声气简直近于恳求了。谷庄主大怒喝道：“什么照夜狮子马，什么主人？谷家庄是我的，这周围十里的田地、房屋、牲畜都是我的，我就是主人！敢情你是看中了我的这匹宝马，哼，哼！你这小贼擦亮眼睛，我谷中豪可是好欺负的！”铁镜心大喝道：“不让我见人，敢情你是谋财害命，杀了于相公，抢了他的马？”谷中豪大怒喝道：“疯小子，胡说八道，看刀！”只听得叮　一声，火花四溅，铁镜心与谷中豪己交上了手。

于承珠听了半天，逐渐明白，心中想道：“必然是铁镜心发现照夜狮于马在这谷家庄，故此以为我在这儿了。他不知道我已换了女装，怪不得他还是口口声声叫我做于相公。呀，铁镜心呀铁镜心，你原来竟是如此记挂我么？”

刀来剑往，金铁交鸣，加上庄丁呼喝的声音，闹得震天价响。于承珠对这些声音，好似全没有听进耳中，只是痴痴地想：“铁镜心这样渴垒见我，我却尽是想躲避他！”忽地感到有些对不住铁镜心，几乎就想冲下去与铁镜心相见，忽而又想起以前与他相处的日子，只怕见了反要平添许多麻烦。蓦然间听得铁镜心大叫一声，于承珠瞿然一惊，急忙探头一看，只见铁镜心肩头鲜血滴下，原来已是给那谷庄主的刀锋划了一道伤口。

于承珠这时再也无暇思索，掌心扣了三朵金花，便待出去助战，只听得又是一声厉叫，原来是谷中豪的臂膊也给铁镜心刺了一剑，铁镜心大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看剑！”嗤的一声，这一剑谷中豪堪堪避开，但衣带却给削断。铁镜心受伤之后，更是凶猛难挡，剑势如虹，杀得谷中豪连连倒退。

于承珠心中稍定，仍然躲在岩石后面，心道：“铁镜心对付得了这个庄主，我且再看一会儿。”那谷中豪虽败不乱，一柄厚背斫山刀舞得呼呼风响，居然遮拦得风雨不透。于承珠心道：“想不到在这个地方，居然有如此人物？我的照夜狮子马怎么会到他的庄上来呢？他武功虽高，却也未必盗得了我的宝马。”

过了片刻，谷中豪又中一剑，铁镜心的惊涛剑法，变幻无方，招招凌厉，谷中豪虽然是臂力沉雄，刀法也遮拦得极为严密，但比将起来，到底是相形见细。那小庄主见父亲独力难支。在庄了手里抢过一条长矛，冲来助战。谷中豪急忙喝道：“俊儿，退下！”那小庄主蛇矛急刺，哪里收势得住？只见长矛的钢尖，就要触到铁镜心的后心，忽听得“咔嚓”一声，铁镜心反手一剑，将长矛削为两截，一个飞身蹬脚，那小庄主“吧哒”一声，跌倒了一丈开外！

谷中豪不知儿子有否受伤，心中大急，斫山刀呼呼风响，疯狂反扑，但高手比拼，哪容分心，如此一来，破绽露得更多，不过片刻，左臂又中了一剑，再也支持不住，铁镜心大喝一声，长剑一展，反手一敲，“ 啷”一声，谷中豪那柄厚背斫山刀脱手飞出，铁镜心长剑一指，剑尖对准了谷中豪的咽喉，朗声说道：“你让不让于相公见我？”

谷中豪一声氐叹，问道：“俊儿，你受伤了么？”那小庄主道：“没有。”谷中豪道：“好，这是我二十年来的第一次败仗，你叫什么名字？”铁镜心道：“台州铁镜心！”谷中豪道：“好，俊儿，把那匹马的两位主人请出来见铁相公。”铁镜心道：“什么，两位主人？”谷中豪不答这话，撕下衣襟，包扎了三处伤口，又叹了口气，吩咐儿子道：“把那匹马也牵出来。”

过了片刻，只见那小庄主带了一对青年男女走出来，看来都不到二十岁的年纪，衣服丽都，竟似贵家子弟。

铁镜心呆了一呆，叫道：“你，你，你们是准？”那对少年男女也是莫明其妙，道：“你，你是谁？为什么定要见我？”

不说铁镜心惊诧，于承珠更是惊奇不已！她一心等候，想着这个偷马贼是谁，谁知却是沐国公的一对儿女，沐璘和沐燕！他们竟舍弃了国公府中的锦衣玉食，逃到了这儿来！

原来那日沐璘知道大内总管阳宗海到府，自知闯下了祸，和沐燕商量，两人都厌倦了国公府中牢笼般的生活，憧憬着外面的世界，商量之后，竟一齐逃走，想到大理去找张丹枫。张丹枫在国公府教书之时，曾对他们说起自己有一匹宝马，名为“照夜狮子”，神骏无比，现在给了徒弟于承珠作为坐骑，这匹马不但神骏，而且极有灵性，除了主人，谁都不能骑它，它又最认得主人日常佩戴的东西，若是持有它认得的主人之物，它也会听话。张丹枫是无心提起，沐燕却听在心里，在张丹枫离府之时，沐燕求他送一把日常惯用的描金扇子作为纪念，张丹枫不以为意，随手就送了给她。

那一口沐燕既决定了逃到大理去找张丹枫，本来还未打算盗马，她和弟弟逃出国公府后，先到旅舍去找于承珠，岂知于承珠那时正与她的丫鬟都被阳宗海困在水牢，沐燕姐弟不见于承珠却见了那匹照夜狮子马，心念一动，想到骑了这匹马逃，那当真是最好不过，于是手持张丹枫的扇子，将自马驯服，骑了便走。

两姐弟合骑宝马，不消三日，便过了红崖坡，其时天色已黑，两人到谷家庄投宿，却不知谷庄主谷中豪乃是滇西一霸，见了宝马，心存攘夺，愿以

黄金百两，换这匹照夜狮子，沐燕姐弟，当然不肯。这个谷中豪乃是江湖上的大行家，鉴貌辨色，猜想沐燕姐弟乃是初出道的雏儿，用说话一榨，百般盘问，果然给他盘问出了此马并非沐燕姐弟之物。这一来谷中豪更是不肯放过，再盘问沐燕姐弟的来历，沐燕姐弟生怕被送回国公府去，这回却不肯露出半点口风。谷中豪起初以为他们是初出道的小贼，后来见他们举止雍容高贵，心中猜疑不定，倒不敢将他们为难。只是将他们软禁起来，一面派人到昆明打听。那匹照夜狮子马不肯听谷中豪使唤，好几次谷中豪想骑它，几乎被它逃脱，有一次在庄前试骑，恰好铁镜心路过看见，因而惹出了今日之事。

且说沐璘、沐燕和铁镜心见了面，双方都不认识，大为诧异，铁镜心道："你们是谁？哪儿偷来的这匹白马？"沐燕一凛，心道："他怎么也知道我是偷的？"沐璘却发了公子脾气，冷冷说道："这匹马不是我的，难道是阁下的吗？谁能骑它，便是主人，你们都想要这匹马，你们就一个个试去骑它，看它究竟服谁？"

铁镜心怔了一怔，他与于承珠相处过多时，自是知道这匹宝马的灵异之处，心道："对呵，他们怎么能骑得了这匹照夜狮子？"

正待盘问，忽见两骑快马飞来，谷中豪一声欢呼，于承珠在岩石后探头一看，来的竟然是阳宗海和盘天罗，阳宗海在未入京师供职之前，称霸西南，与师兄盘天罗到过几次大理，他们和谷中豪都是旧相识。

阳宗海叫道："听说你得了一匹宝马……咦，沐小公爹，你，你在这儿！"谷中豪跃后几步，脱出了铁镜心的威胁，正跑上去迎接阳宗海，忽闻此语，吓了一跳，叫道："什么？他是沐小公爹？这匹马正是他骑来的！"阳宗海道："沐小姐，沐公子，你们私自逃跑，不怕急坏了公爹么？"双眼一扫，又发现了铁镜心，更是惊奇，叫道："铁公子，怎么你也到了这儿？"谷中豪道："此人三番几次到我庄上胡闹，要讨什么于相公，又要讨这匹白马，怎么？他是不是你的朋友？"心中自忖，要是阳宗海的朋友，这仇可难报了。

阳宗海仰天大笑，叫道："铁公子，你何苦在江湖上和一些叛党胡混？尊大人正在杭州抚衙，盼你归去。"转头对谷中豪道："谷庄主烦你派人备马，送沐小公爹和小姐回去。这匹马是无主之马，我不与大哥客气了。"阳宗海眼见心谋，要夺"照夜狮子"，谷中豪怒气上冲，忽而一想，这匹马反正自己降伏不了，乐得做个人情，面色一换，不怒反笑，道："宝剑赠壮士，名马赠英雄。阳总管正好配这匹神驹。"

铁镜心忽地冷冷一笑，道："阳宗海，你也想要骑这匹马？"阳宗海歪着眼睛笑道："铁公子，我不将你与叶宗留胡混之事报告朝廷，总算够朋友了吧？马又不是你的，这份交情你还不卖？"话未说完，只见剑光一闪，铁镜心已是涮地一剑刺到！

原来铁镜心自被师父逐出门墙之后，自思自想，要不是自己当时被阳宗海威胁，劝师父将宝剑交回朝廷，亦不至如斯。他不知自责，却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到阳宗海身上，这时借此马为由，立刻便与阳宗海动手。

阳宗海哈哈笑道："铁公子，你这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嘿，嘿，刀剑无情，你小心了！"他本来不将铁镜心放在眼内，哪知铁镜心竟是形同拼命，一剑紧似一剑，只听得唰的一声，阳宗海的手腕险被刺中，袖管先被削了一截。阳宗海勃然大怒，想道："不给你点颜色，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沐公爹的儿子我不敢伤，你一个退职御史的儿子，给你挂点花也没什么大不了。"长剑一展，全力周旋，双方都是一流的剑术，但见剑光飘瞥！剑气纵

横，比起适才与谷中豪之斗，何止激烈十倍！

忽听得阳宗海纵声长笑，叫道：“铁公子，你还要再打吗？”骤然间一阵金铁交鸣之声，震人耳膜，只见双剑相交，火星四溅，两人身形倏地分开，铁镜心踏着五行八卦方位，连连后退。原来他的青钢剑已给阳宗海削去了一片剑尖，变成了钝头剑了。要知阳宗海名列天下四大剑客之中，虽说比起张丹枫、乌蒙夫等人那是大大不如，但在剑术上也确有不凡的造诣，而且内力深厚，较之铁镜心自是高出一筹。于承珠仗宝剑，凭暗器，在昆明之时，也不过仅仅和他打个平手，铁镜心在三十招之前还可以与他勉强周旋，三十招之后，却就被迫处下风了。

这时，阳宗海削掉了铁镜心的剑尖，更是全力进迫。铁镜心恨火中烧，豁了性命，虽败不馁，展开了惊涛剑法中的精妙招术，缩小圈子，居然仍是有守有攻，不过已是守多攻少了。

于承珠触目惊心，手抚剑柄，正待跃出，忽听得急促的脚步声奔来，回头一看，只见叶成林已到了背后，脸上现出诧异之容，指着场心说道：“咦，那不是铁镜心吗？”

原来叶成林在上面等得不耐烦，又听得厮杀之声，故此跑下来看，陡然发现了铁镜心在场中厮杀，已是一奇；而今瞧着于承珠一副失魂丧魄的样子，更是大出意外。心中想道：“她和铁镜心乃是相交已久的朋友，日前还殷殷向我打探他的消息。怎么现在却袖手旁观？”

于承珠好像从梦中被人惊醒，抚剑说道，“不错，正是铁镜心。”叶成林道：“和他厮杀的那人是谁？”于承珠道：“大内总管阳宗海。”叶成林“呵呀”一声，叫道：“咱们快去助他一臂之力。”不待于承珠答话，立刻飞步赶下山坡。原来叶成林为人仔细，在未知道铁镜心因何厮杀之前，不敢鲁莽出手，而今一听说对手是朝廷的大内总管，那自是不必再问情由。

就在这个时间，只听得阳宗海又是哈哈大笑：“唰”地一剑，削去了铁镜心头上的方中，纵声叫道：“铁公子你再不抛下长剑，阳某可要得罪啦！”只见他剑走连环，就要痛下杀手，于承珠一声大叫，身形疾起，宛如大鸟腾空，飞身掠下，后发先至，比叶成林还快了一步，先到草坪。

铁镜心骤然间听到于承珠的叫唤，心头大震，百忙之中，抽眼一望，但见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已是向着自己奔来，铁镜心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承珠的女儿本相，不觉呆了，阳宗海一剑刺来，他竟然忘了招架，只听得又是“唰”的一声，左边肩膊，已给阳宗海划了一道长长的伤口！铁镜心好似毫不知道痛楚，但见他身躯摇晃，拼命一冲，脱开了阳宗海剑光的笼罩，迎着于承珠奔去，颤声叫道：“承珠，承珠！”

这霎那间，于承珠但觉辛酸、痛楚、关怀、感激、……诸般情感，一齐涌上心头。骤然间又听得那匹照夜狮子马的嘶鸣之声，原来那匹白马一见主人来到，立刻跑来。谷中豪因为这匹白马不肯驯服，在它四条腿上，都缠上粗长的铁链，叫四个力气大的庄丁牵着铁链，防它逃走。哪知它仍是发力奔跑，四个庄丁，都给它拖倒地上，但白马四足也被铁链磨损，一点点鲜血滴了下来。

于承珠对这匹白马，爱得如同性命，怎忍见它受如此折磨？但她更不忍在这个时候，先离开铁镜心去救白马，说时迟，那时快，阳宗海已是“唰”地一剑搠来，于承珠正待展剑招架，忽听得“呼”的一声，叶成林从旁攻上，一照面就是“连环双撞掌”的大力金钢手功夫，阳宗海凛然一惊，喝道：“好

功夫！”长剑一缩，转了半个弧形，化解了叶成林的攻势，剑锋一颤，一招“奔雷闪电”，分刺叶成林与铁镜心两人，这一招攻守相逢，一气呵成，确是一流剑客的手法。

叶成林却也做然不惧，脚步纹丝不动，连接了阳宗海三招，于承珠一看，知道合叶成林与铁镜心二人之力，尽可抵挡得住，对铁镜心瞥了一眼，柔声说道：“你好生抵敌，我救了白马就来！”

飞身一掠，那匹白马亦已来到跟前，于承珠宝剑连挥，将四条铁链全都斩断，那四个庄丁已给白马拖得半死。

忽听得阳宗海大声叫道：“这两人都是钦犯，不可放他们逃了。”他与叶成林拆了十余招，已是识破了他的身份，心中真是又惊又喜，喜者是李涵真万里追踪的人，却给自己无意之中在这里撞到（他还不知李涵真已在石林身死）；惊者是叶成林年纪轻轻，居然有这样硬的功夫，竟不在铁镜心之下。

于承珠手抚马背，正待回身迎战，忽听得一人哈哈笑道：“于小姐，你的师父呢？哈，这回可没有人救你了！”声发人到，一条人影抖起长鞭，倏地凌空扫下，于承珠喝道：“休得伤了我的宝马！”青冥剑扬空疾展，叮哨一声，于承珠但觉一股大力扫来，不由自己地倒退三步，原来来的人正是阳宗海的师兄盘天罗，他是赤霞道人的首徒，功力远在阳宗海之上。

那匹白马见主人危险，扬蹄便踢，盘天罗喝道：“畜生，你找死么？”左手一按马头，那匹白马前蹄半屈，却并未被他按倒，于承珠一招“妙解连环”，宝剑一旋，欺身直上，盘天罗放开了马，挥鞭迎战，于承珠撮唇长啸，叫道：“马儿，你跑到山坡等我。”那匹马甚通人性，果然一挣脱便跑，只见场中又飞步奔出两人。

这两个人是沐璘和沐燕，他们想趁混战之际，骑上白马逃走，盘天罗如何肯放走他们，只见他身形一晃，人还未到，长鞭己发，呼地一卷，一棵大树竟给长鞭拔了起来，恰好拦着了沐璘、沐燕的去路。盘天罗嘿嘿笑道：“小公爹休要乱跑，等下子咱们同回昆明。”谷小庄主率领家丁将沐璘、沐燕围着，这时他们已知道了沐璘、沐燕的身份，不敢动粗，恭恭敬敬他说道：“请小公爹和小姐回庄。”沐璘道：“我偏要在这里看热闹。”谷小庄主但要他不再逃走，于愿已足，不敢多说。

于承珠赶上来想接应沐璘、沐燕，却是迟了一步。于承珠大怒，撮手便是五朵金花，盘天罗长鞭飞舞，水泼不进，只听得一阵叮叮之声，有如繁弦急奏，五朵金花都被拨落，于承珠不及再发，长鞭已霍地卷来，于承珠想用宝剑削它，盘天罗的长鞭使得灵活非常，宛如数十条长蛇从四方八面飞来，于承珠宝剑虽利，断不能一举将它削为数段，纵然能削去一截，还是会被他的长鞭圈住。于承珠无法，只好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仗着精妙的剑法自保，免得露出空门。

那匹白马听话得很，跑到山下，便停了下来，翘首扬蹄，有如人立，竟似关心主人的安危，在那里出神观战。谷中豪心中痕痒痒的，真想赶去，捉这匹白马，但转念一想，捉到了也是阳宗海的，何苦给他卖力。把眼一瞧，只见阳宗海给叶成林与铁镜心二人联手夹攻，渐处下风，阳宗海叫道：“谷庄主，这是你给朝廷立功的机会了。”谷中豪家财万贯，倒不在乎一官半职，但他被铁镜心刺了三剑，在一众家丁之前，要向铁镜心服输求饶，这口气却是难消。一听阳宗海求援，也乐得卖个人情，抬起了厚背斫山刀，上前助战，刀刀劈向铁镜心的要害。谷中豪本领虽然较差，但加上阳宗海这样一个强手，

和叶、铁二人刚好旗鼓相当。

于承珠独战盘天罗却是吃力非常，幸而她的玄讥剑法，乃是天下第一等的剑法，使将开来，端的变幻无方，奇诡百出，尤其只守不攻，更难找出破绽，盘天罗在迫切之间，却也奈何不了她。沐璘、沐燕全神观战，却是各有所注。看到紧张之处，休璘喝彩叫道：“姐姐快瞧！于姑娘这一剑端的美妙绝伦，呀，可惜，可惜，哎哟，这一鞭好险哪！好，好，幸亏避过了！”沐燕的目光却跟着铁镜心，她弟弟大呼小叫，她只是含糊答应，忽地叫道：“呀，这一剑才叫妙呢，你看一招‘鹰击长空’就把大刀的‘三环套月’破解了！”沐璘道：“什么？这一招师父给咱们讲解过，哪里是‘鹰击长空’，这不分明是‘玉女投梭’吗？”他不知道姐姐说的是铁镜心，而他说的是于承珠，自然是牛头不对马嘴。

铁镜心力战强敌，身法仍是潇洒之极，沐燕看得出神，心中想道：“我只道以张大侠的剑法如神，世上无人能及，却原来还有人比得上他。”其实以铁镜心与张丹枫相较，那自是相差甚远，不过两人都是书生本色，铁镜心又正是二十刚刚出头的美少年，在沐燕眼中，更是撩人注目。

两姐弟各自全神观战，心有所思，看到紧张惊险之处，都不禁失声叫唤。忽听得远处马嘶，那匹照夜狮子马也突然嘶鸣起来，于承珠怔了一怔，只见那匹白马跃下山坡，跳上官道，如飞奔跑。心中大奇，一个疏神，几乎给盘天罗的长鞭扫中。

白马去得快，来得更快，陡然间，忽听得一声大喝，声如霹雳，只见一个碧服黄须的大汉，貌似胡人，身披锁子黄金甲，手提双龙护手钩，骑在白马背上，如飞奔至！于承珠大喜叫道：“澹台伯伯！”原来来的人正是张丹枫的家将澹台灭明，亦是上官天野的大弟子，论起辈份，比张丹枫还高出一辈，他本是汉人，只因世代居住蒙古，故此貌似胡人。澹台灭明此时己是望六之年，仍然矫健无比，只听他一声大喝，纵马狂奔，当者辟易，盘天罗那一鞭刚要打下，给他一喝，心中一凛，急忙回鞭招架。只见两道金黄色的钩光，倏然劈下，盘天罗的长鞭一下子便被锁住，澹台灭明大喝道：“你是何人？胆敢欺侮我的侄女？”盘天罗用力一夺，好不容易夺了出来，长鞭已断了一截。于承珠叫道：“这厮是赤霞道人的门徒，屡次欺负于我，澹台伯伯，你给我在他身上留一个记号！”澹台灭明喝一声“好！”双钩霍霍，连环疾进，剪、扎、抽、撤，恰如骇电惊霆，两道金蛇，贴着盘天罗的身于飞舞，转瞬之间，只见澹台灭明双钩一合，“■嚓”一声，盘天罗的锯齿鞭又被剪断一截，丈许长的长鞭，折下四尺不到，盘天罗魂飞魄散，撤鞭便逃。澹台灭明喝道：“看你的师父和玄机前辈的交情面上，饶你不死。记下来了！”钩光一闪，盘天罗哪躲得开，一只耳朵竟给硬生生的撕下。

于承珠转身想助铁镜心，那阳宗海却是溜滑得很，一见澹台灭明进场，势头不对，先自逃走了。铁镜心正在追赶，见于承珠过来，倏地停了脚步，低声说道：“于姑娘，你好！”于承珠淡淡地点了点头，道：“你到云南做什么？”铁镜心凉了半截，心道：“我万里追踪，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思？”但当着众人，却又怎好向于承珠倾诉自己的心意？尴尬一笑，道：“听说张大侠在大理……”叶成林瞧着两人神情奇怪，插口说道：“对呵，想来铁兄也是去找张大侠的了，咱们正好同路。”幸而有叶成林的言语解围，铁镜心神色才恢复正常。但见于承珠态度冷淡，好似故意不睬自己，反而去逗叶成林说话，心中又是无限辛酸。

此时澹台灭明早已把谷家庄的庄丁驱散，将沐璘、沐燕救出来。原来那日张丹枫大闹国公府之后，打探出沐燕姐弟逃走的事，料到他们必是前来大理要跟随自己，可是等了多日还未见他们来到。张丹枫生怕他们在路上出事，故此叫澹台灭明前来，沿途打探他们的消息。澹台灭明是张丹枫的家将，那匹“照夜狮子马”自然听他使唤。

谷中豪父子一见势头不对，便已逃入庄中，在庄前撒下蒺藜，关闭庄门，准备迎敌。澹台灭明向沐燕姐弟问明原委，哈哈笑道：“此人是滇西一霸，这次居然肯以黄金百两换取你的宝马，虽说是有眼无珠，但还不算是穷凶极恶，咱们就饶了他吧。”于承珠得回宝马，喜出望外，一心想快上苍山拜见师父和太师祖，亦不愿再在谷家庄耽搁。

沐璘、沐燕脱困之后，急忙跑来与于承珠、铁镜心相见。于承珠正想摆脱铁镜心的纠缠，迎上前道：“小公爹，多谢你呵！”沐璘受宠若惊，道：“你来救我，我才要多谢你呵！你多谢我什么？”一张孩子气的脸上，露出又欢喜又惶恐的情绪，于承珠噗嗤一笑，道：“你替我爹爹建庙造像，我怎么不要多谢你。”沐璘道：“令尊赤胆忠心，为国冤死，天下同钦。建庙造像还不足表示我心中的敬慕千万一，于小姐你把它当作一桩事情提起来，令我越发惭愧啦。”于承珠笑道：“无论如何，你的勇气总是值得佩服。你给国公爹责罚的事情，我都知道啦！”沐璘面上一红，讷讷说道：“说实在话，我也有点胆怯，全亏我的姐姐，要不是她替我壮胆，这次我也不敢逃出来。哈，你不知道我姐姐最会做作，哄得我爹相信她，以为她不会闹事，平时总是要她管教我。哈，其实她的胆子比我还要大，不过她总是躲在背后，推我出头就是了。”沐璘起初想学大人的口吻和于承珠说客气话，说呀说的，终于还是露出孩子气来。

于承珠忍住了笑，与沐燕招呼，道：“那日姐姐派遣金娥召我，可惜我来得迟了。”沐燕道：“那日之事，冒昧之极，姐姐勿怪。我一心想见姐姐，谁知临时出了岔子，好在如今还是见着了。”她口说一心想见于承珠，眼睛却暗暗地溜着铁镜心。于承珠道：“这位是铁公子，都御史铁鉉的少爷。”铁镜心眉头一皱，只听得沐燕说道：“呵，那是当年参劾过奸宦王振的铁御史了，我爹爹也曾提过铁大人的。久仰了。”铁镜心听她夸赞自己的父亲，心中欢喜，只听得沐燕又道：“多谢铁公子和于小姐这次出力相救，哎哟，铁公于还受了伤呢。”忽地想起还有一位叶成林，忘记招呼，顺口说道：“还有这位大哥，也一并多谢了。”叶成林毫无芥蒂，点了点头，走开一边，自去和澹台灭明说话。铁镜心听得沐燕口口声声谢他相救，心中想道：“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被关在谷家庄，这话从哪里说起？”但有人相谢，心中总是高兴。微微笑道：“一点轻伤，不算什么。”沐燕“咦”了一声道：“还说算不了什么，你瞧血还没有止呢。”铁镜心道：“我有金创药，再敷一点便没事了。沐小姐，这确实不算什么，你不知道，我以前在台州沿海抗倭之时，几乎天天流血厮杀，那才真是惨烈呢。有一次我和几个日本七段八段的武士拼力，我的胳膊几乎给他们劈断，幸亏我躲闪得快，终于还是把他们打败了。”沐燕露出无限钦佩的神情，道：“是么？铁公子真是年少英雄。嗯，什么叫做七段八段？别动，别动，我替你包扎。”一面说话，一面掏出丝绢，替铁镜心包扎伤口。铁镜心被于承珠冷淡，一口气正自难咽，这时心中甜丝丝的，想道：“哼，你不理我，有人却争着理我呢。她还是公侯的千金小姐，也不见有你这么大的架子。”他本来是想推辞的，终于还是让沐燕给他包扎了。

他也有意气气于承珠，沐燕问一句，他答十句，给她说当时抗倭的故事，把自己描绘得好像是抗倭义军中首屈一指的英雄。

哪知于承珠一点也不生气，只是铁镜心的语言和态度，却把她引人更深沉地思索中，她好像更深刻地看到了铁镜心灵魂的深处。她忽然想起了叶宗留，叶宗留是抗倭的柱石，谁的功劳都不似他，但叶宗留就从来没有半句话夸耀过自己。她的眼光又落在叶成林身上，叶成林曾干了不少大事，也曾帮他叔叔做过善后的工作，一路同行，也未曾听他半句谈过自己。那曾经在她脑海中浮沉过的联想，现在是更加鲜明了：“ 嗯，一个是江南园林中的玫瑰花；一个是云贵高原上的大青树。玫瑰花只会向富贵中人尽量展示自己；大青树却永远是默默无言地荫庇着来往的旅人。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于承珠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她有一点点憎厌，然而更感到辛酸，就好像忽然发现自己心爱的珍珠项链乃是假的一样。然而她还是忍不住向铁镜心再看了一眼，无论如何，他今日的受伤还是为了自己呵！然而也不过是仅仅一眼，当她的眼光和铁镜心相接，她感到铁镜心洋洋自得好像要向她炫耀的心情，她又把眼光移开了。

沐璘道：“ 姐姐你想什么？ ”于承珠道：“ 没想什么。我只想快点到大理去见师父。 ”沐璘道：“ 是呵，我也想快点见到他老人家呢。 ”澹台灭明笑道：“ 那么就快点走呀！ ”于承珠仍把照夜狮子马让给沐燕姐弟骑，沐燕不肯，说是铁镜心受伤，一定要让铁镜心骑马，终于是铁镜心骑了那匹波斯的黄骠马，沐燕骑“ 照夜狮子 ”，沐璘却自愿步行，陪于承珠。

从红崖坡到大理，不到三百里路，若以照夜狮子马的脚力，不需半日便可走到。但因有人乘坐平常的马匹，有人步行，尤其沐小公爹不惯行走山路，却定要陪于承珠步行，故此在途中又歇宿一宵。这一晚于承珠虽是旅途劳顿，仍然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铁镜心和叶成林的影子交替的在她脑海中俘现，她想得很多很多，她在江湖上经历了一两年，思想已是渐渐成熟，远非寻常的刚满十六岁的少女可比了。沐璘那带着稚气的面孔，也偶尔在铁、叶二人的影子中间穿插进来，她有这样的感觉，沐璘虽说年纪和她相若，在她的眼中，却和小虎子差不多，想起他幼稚的神情，于承珠不禁暗暗发笑。

第二日一早起来，走过了一段山路，中午时分，转出山坳，便望见一座墨蓝色的像是从地底突然涌出的高山巍然耸立面前，开始只见山峰，渐渐走到山脚，看到山脚的时候，在山的东面也看到了被阳光照得耀眼的湖水。澹台灭明道：“ 下去便是下关，接着便到大理了。你看这便是有名的苍山和洱海了。承珠，今晚，你可以见到师父啦。 ”

众人加快脚步，到了下关，苍山和洱海的面目，完全豁露，“ 下关 ”坐落在苍山和洱海的南边，依傍着苍山十九峰南端最末一峰的斜阳峰，面临洱海的一端，从洱海泻出来的水，就绕过这座小城，穿过一个山口，流入漾濞河。到了下关，大风陡起，一眼望去，洱海一望无际的蔚蓝海水，掀起了奔腾的波涛，浪花卷着烟雾，随着飞舞，这情景令于承珠想起了在台州的海边看落日，忽然撩起了阵阵情思。澹台灭明道：“ 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这是大理著名的风花雪月四景。你们若是怕风，可以到民居暂避。下关的风很奇怪，风从屋顶掠过，就是打开窗子，它也吹不进屋中。 ”于承珠急着要见师父，笑道：“ 风中看海景，别有韵味，咱们还是走吧。 ”沐璘赞道：“ 姐姐，你真是雅人。 ”这时已是凉秋九月的季节，但中午时分，天气还是暖洋洋的如同初夏，街头尚有呼唤卖雪的小贩，沐燕抿嘴一笑，对铁

镜心道：“ 此地风物，比起江南如何？ ” 铁镜心道：“ 各有各的好处，我看惯了江南的景色，反而更喜欢这儿。 ” 沐燕道：“ 我小时候念过一首《卖雪词》，是一个大理的和尚写的，诗道：‘ 双龙关里百花香，银海透迤点苍山。六月街头叫卖雪，行人错认是琼浆。 ’ 这首诗下有注说：‘ 大理苍山雪六月不化，市上卖之，犹吴下之卖冰也。 ’ 那么你们那边也有卖冰的了，情景比这里如何？ ” 铁镜心笑道：“ 苏杭市■尘嚣，没有这里质朴清雅的情调。 ” 沐燕好像摸熟了铁镜心的性格，一路上和他谈诗论文，铁镜心也觉得这个侯门小姐，居然不俗，虽然不能在他心中替代于承珠，谈得倒也投机。

过了下关，风平浪静，望洱海又是一番景色，但见湖光似镜（云南人惯把大湖称为“ 海 ”，洱海实是内陆的大湖），湖面上帆影点点，令人觉得宁静幽美，湖岸遍植垂杨，细嫩的枝条，飘曳水面，好鸟嘤鸣，海鸥飞翔，景物如诗似画。沐璘又笑道：“ 于小姐说在风中看海别饶韵味，我看碧水无波，更是另有佳趣。有一首诗写洱海无波的情景道：‘ 凫雁接蝶菱荇光，翡翠摇波兰苕香。古寺双林带烟郭，平湖十里通春航。远梦似曾经此地，游子恍疑归故乡。洱海泛舟看明月，浮萍梗泛悲苍茫。 ’ 比对眼前的景色，你说是不是妙绝。咱们再选个明月之夜，在洱海泛舟，那就更有意思了。 ” 铁镜心笑道：“ 好一个：游子恍疑归故乡，到了这儿，我真不想走了！ ”

叶成林一路默不作声，此时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但觉于承珠的心意好像和他相通，他也是喜欢狂风下的波涛壮丽的景色的。不禁想道：“ 风平浪静，景色虽美，究属平凡。那是适宜于铁镜心和沐燕这类的公子小姐欣赏的。 ” 于承珠的父亲于谦曾为阁老，乃是一品大臣，论“ 门第 ” 并不在沐燕之下，但不知怎的，叶成林却总是觉得于承珠好像是属于自己这一路人，和沐燕小姐并无相同之处。其实叶成林和于承珠亦还是相知未深，他对于承珠的估计也还是“ 偏高 ” 了。于承珠的确和沐燕、铁镜心有所不同，但却也不能说便完全两样了。要不然她对铁镜心的情感，也不致那样难以割开。

从下关到大理，不过一个时辰，澹台灭明不进市区，径自带他们从喜州镇穿过，横渡洱海，一行六人，连人带马，分乘两只渔舟，澹台灭明、于承珠、叶成林一边，沐燕姐弟和铁镜心一边，沐璘本来是想跟于承珠的，但澹台灭明却拉着叶成林先下了船，沐璘不好意思挤进去，只好跟姐姐了。

洱海的水源是来自苍山的融雪，所以特别晶莹，湖上渔舟很多，鹭鸶漫天翩飞，时时俯冲下来，再飞上来时，口中已衔着一尾尾的鱼，但听得隔舟的铁镜心笑道：“ 这景色又似江南的水乡了。 ” 接着又是沐燕吟诗，叶成林笑道：“ 他们倒是风雅得很。 ” 于承珠心情撩乱，回眸向叶成林一笑，却似心神另有所属地拍打着湖面的柔波。

渡过洱海已到苍山脚下，只见山顶积雪覆盖，在积雪中露出一点点苍翠的山色，于承珠道：“ 怪不得苍山又名点苍山。这名字真是真极了。 ” 在山顶望上去，又见层层白云笼罩，好像一条白玉宝带，围绕了苍山十九峰。澹台灭明道：“ 此地人称这景致力玉带锁苍山。我没有你们这么雅，现在急着回去，可无心在山脚仔细欣赏了。 ” 说罢，突然放出一枝响箭。

过了一会，山上跑下几个人来迎接，乃是黑白摩诃和小虎子。小虎子高兴极了，蹦蹦跳跳地比黑白摩诃跑得还快，一溜烟地冲到于承珠面前，于承珠笑道：“ 小鬼头，那天急死我了，原来你己先到了这儿。 ” 小虎子嘻嘻一笑，忽然回过头来，照着沐璘的肩头就是一捶，于承珠忙喝道，“ 小虎子不得无礼，他是沐小公爹。 ” 小虎子笑道：“ 我早知道啦，要不然我这一捶还

不把他捶扁！”拉着沐璘的手笑道：“好小子，那天你怎的不讲明是我师父未入门的弟子，你讲明白了，我焉能不让你骑那匹白马。哎哟，你怎的扁着嘴儿不说话，我打痛了你吗？好，好，别恼，别恼，我给你赔礼，我带你去捉弓鱼。”沐璘自出生以来，国公府里的上下人等，都像捧凤凰似的呵护他，奉承他，他除了和姐姐玩耍之外，就找不到一个朋友，如今小虎子将他当作相等身份的朋友看待，反而令他感到亲热投缘，他虽然舍不得离开于承珠，终于还是给小虎子拉了去，摘野花、看弓鱼了。两个说小不小说大不大的孩子还玩得挺有意思的。

于承珠、叶成林等向黑白摩诃叙礼相见，说起来才知道他们到了大理已有七八天了，段澄苍和波斯公主住在段王爷的王府里，他们则留在苍山上和张丹枫作伴，小虎子也正式向张丹枫磕头拜师，算作他门下的第二个弟子了。澹台灭明将马匹留在山下那个种菜的彝人家中，一行人等便随着黑白摩诃上山。

苍山十九峰十八涧是大理最著名的风景，十八条溪流，犹如人体的脉胳一样，穿插在群峰之间，通到洱海，每座山峰中间都流着溪水，围绕着主峰的三塘溪更是晶冰洁莹，于承珠等一路上山，但见太阳照过山峰的背影折射在水面上，碧波微漾，形成五彩虹霓般回旋着的层层圈环，辉映着深紫、天蓝、碧绿、橙黄、鲜红等等色光；各种各式美妙悦眼的石卵，嵌在水底，如珍珠，如翡翠，如宝石，堆成了水底的宝藏。苍山顶上的积雪虽然是终年不化，山坡的气候却暖洋洋恰似江南的暮春，长满了如茵的绿草和万紫千红的花朵。铁镜心朗声吟道：“但得名花长作伴，此身终老在苍山。”沐燕微微一笑，神采飞扬，在她心中，以为铁镜心所说的“名花”必是指她的了，偶然一瞥，但见于承珠双眉紧蹙，目注野花，若有所思，又禁不住心头一动。

上到山顶，只见几间石屋，式样古雅，澹台灭明道：“你太师祖和上官天野、萧老大娘两位老前辈住在后山石室，咱们先到前山石屋见见你的师父吧。”于承珠道：“这是理所当然。”推门而入，只见云重夫妇早在屋中等候，却不见张丹枫。

云重道：“你师父到王府议事去了，这几日军情紧张，听说沐国公已在昆明发兵了呢。”沐璘、沐燕“呵”了一声，心中颇感不安。于承珠正想请问师母，忽听得屏风背后婴儿的哭声，云蕾抱了一个孩子出来，原来云蕾到大理之后，不久即养了一个女儿，如今已有半岁了。

于承珠连忙上前拜见，并向师母道喜，云蕾一把拉着承珠，轻抚她的秀发，爱怜备至，说道：“承珠，这一年来亏了你了，让你一个人流浪江湖，我们真放心不下呢，好在你现在平安来到了。嗯，你长得和我一般高啦！”于承珠想起这一年多的遭遇，如今才好似回到家中，心中无限感慨，傍着云蕾坐下，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那女婴生得玉雪可爱，与于承珠倒很投缘，于承珠轻轻逗弄，弄得她破涕为笑，于承珠抢着抱她，爱不释手。

说话之间，忽听得山下又是一支响箭，澹台灭明道：“待我看是谁来了？”过了一会，只听得一阵响亮的笑声，于承珠道：“是师父回来啦！”赶上去开门，只见张丹枫陪着两个人走进来。正是乌蒙夫夫妇。

张丹枫笑道：“好，你们都来啦，来得正是合时，段王爷听说你们来了，也很高兴，明日请你们到王府去玩。”众人上前拜见，张丹枫听说叶成林是叶宗留的侄儿，笑道：“叶兄想必是奉令叔之命来的了。”叶成林恭恭敬敬说道：“正是。有疑难之事，要向张大侠讨教。”张丹枫道：“请说。”叶

成林将来意说了。张丹枫并不即答，向铁镜心笑道：“我与令师神交已久，他可好吗？”铁镜心面上一红，道：“好。”张丹枫道：“对江南的义军之事，我不熟悉，你们二人都是从那边来的，依你们之见如何？”

铁镜心道：“只怕不易成事。”张丹枫道：“何故不易成事？”铁镜心道：“用兵之道，三件事最为紧要，那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张丹枫道：“不错。”铁镜心道：“现在起兵，似非其时。国家多难，经土木堡一役之后，中华元气大伤，现在刚刚得几年休息生养，只怕人心厌乱。自古以来，帝王崛起，多是以西北而制中原，罕见有在沿海起兵，可以成大事的。而且，不是我敢小看于人，似毕擎天这等草莽英雄，也不是开国之君的材料。所以，依我所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不适宜。”铁镜心得张丹枫下问，有意卖弄，接着侃侃而谈用兵之法，断定义军若然起事，必败无疑。于承珠听来，只觉有些道理，有些无理，只是叫她说她却说不出所以然来。

张丹枫微微一笑，对叶成林道：“依你之见，又是如何？”叶成林道：“成败我不敢说。但依我之见，事情只问该不该做，成败倒在其次。”

铁镜心在旁冷笑，道：“若然不计成败，那又何必起兵自惹祸殃。”张丹枫心道：“若是人人都像你这么聪明，一定要有必胜的把握才肯去做，那么当初我的祖先和朱元璋也就不必起兵抗元了。”但他不愿即时发表意见，仍然望着叶成林道：“嗯，你再说下去。”

叶成林想了一阵，说道：“现下瓦剌复兴，倭氛虽然暂止，隐忧仍在。朝廷不敢抵御外敌，却专向内用兵，大失民望。我看百姓不是怕乱，而是怕朝廷苟安，将来更会惹起亡国的大乱。至于说到地利，当年明太祖也是从江南举兵驱逐鞑虏的，并不一定要倚仗西北才能统一中原。再说到领袖的人才，只要义旗一举，老百姓自会选择。”

铁镜心面色涨红，大声说道：“不然，不然！”引经据典，以古证今，从兵法史事种种方面，驳斥叶成林的意见。张丹枫默默静听两人的辩论，不发一言，澹台灭明却听得不耐烦了，道：“国家大事，以后再谈如何？我看怎样应付群魔攻山，那才是当务之急。”

于承珠怔了一怔，道：“什么群魔攻山？”张丹枫道：“你的乌伯伯带有消息来。”乌蒙夫道：“我在江南遍找石惊涛，不知怎的，他一回来，就失了踪迹。我就折回来追踪阳宗海。听说他已说动师父赤城子出头，邀请了几个久伏隐居的魔头，要借向玄机前辈拜寿为名，到苍山挑衅。”澹台灭明道：“是些什么魔头？”乌蒙夫道：“有哀牢山的鸠盘婆公孙无垢，有昆仑山星宿海的摘星上人，还有东海明霞岛的屠龙尊者和甘肃积石山的云阳真君。这几个人若然是咱们的师长出手，想来还可对付，就只怕他们三位老前辈不肯出手，咱们倒不可轻敌呢。”

张丹枫笑道：“三位老前辈正在坐关练功，要到我师祖八十大寿之日，才功行完满，选定那日开关。”乌蒙夫奇道：“他们还要练什么功？”张丹枫道：“武学之道，绝无止境，他们坐关练功，想是要集三家之长为武学创一新境。只不知赤霞道人（赤城子的法号）和那几个魔头什么时候来？”乌蒙夫道：“他们以拜寿为名，想当在玄机逸士寿辰的正日来了。”小虎子拍手道：“好呵，那日咱们可以看到太师祖大显神通，驱逐群魔了，这眼福真不浅啦。”于承珠微笑道：“太师祖是当今武林至尊，他轻易不肯出手的。”张丹枫道：“太师伯董岳远在藏边，只怕不能来拜寿了。二师伯潮音和尚远到雁门关外访金刀寨主，只怕来不及赶回。但我的师父和师娘（即谢天华和

叶盈盈）到时一定会从小寒山赶至，有他们二人的双剑合壁，敌人虽强，谅亦无足为患。”

小一辈的大都年轻好事，听说几日之后，将有好戏可看，均是大为兴奋。正是：

初生之犊不畏虎，血雨腥风又一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王府逞才华 联题佳句　魔头施毒手 共闯名山

张丹枫微笑说道：“你们旅途劳累，早点歇息去吧，明日一早，还要去见段王爷呢。”铁镜心瞪了叶成林一眼，好似刚才的辩论，意犹未尽，回头一瞥，但见于承珠仍是一副冷淡的神情，似乎并不欣赏他的“辩才”，铁镜心满怀不乐，也只好随着众人告退，各自歇息。

第二日一早，张丹枫带领沐璘、沐燕、铁镜心、叶成林和于承珠五人，一同去拜访段工爷。王府在大理城郊，邻近蛇骨塔，沿途都是大理著名的风景名胜，先是经过蝴蝶泉，泉边一株老树，枝桠交结，下临清碧的池塘，景面清绝。张丹枫笑道：“可惜现在已是秋天，没有蝴蝶，要是你们在春夏之交来到，可以看到蝴蝶到处飞来，都集结在这棵大树上，尤其是在四月十七那天，蝴蝶更是一串串地挂在树上，直到水面，首尾相衔，牢结不散，任由游人围观，那才真是人间罕见的奇景呢！”众人悠然神往，沐燕叹道：“只怕人事聚散无常，到了明春，咱们这些人又不知散到哪里去了！”有意无意地瞥了铁镜心一眼，铁镜心怦然心跳，低下了头，只当听不懂她说话中的含意。

再走一会，经过三塔寺。三塔寺相传是唐朝的大将尉迟敬德所建，有一样奇妙之处，每当斜阳西下的时候，塔影落在十五里外的一个水潭中，称为“三塔倒影”。过了三塔寺，没多久便望见“蛇骨塔”，这蛇骨塔也有一个传奇的故事，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洱海有一条大蟒，时常兴风作浪，淹没农田，为害人畜，后来有一个勇士名叫段赤城的，带了七把钢刀，跳进洱海，故意让蟒蛇吞人腹中，在里面将蟒蛇刺死，可是他自己也闷死在蟒蛇肚中，老百姓为了永世纪念这杀蟒的英雄，将蟒蛇的骨头烧成灰烬，修盖了这一座蛇骨塔。相传这位段赤城便是段家的始祖，大理百姓感他的恩德，便拥立他的儿孙世代为王。如今段王府起在蛇骨塔的旁边，想来也是纪念这位传说中的先祖之故。

段家到了明代虽然只被封为“知平章事”，但一般人习惯上仍是称他们为“王爷”，现任的知平章事段澄平算起排行正是段澄苍的堂兄。段澄平、段澄苍和波斯公主听说他们到来，早在花园中设宴相候，段澄苍与波斯公主和于承珠互叙别后之情，倍觉亲热。

段澄平则对沐燕姐弟，招呼备至，沐璘好生过意不去，席间谈起沐琮将要发兵来攻大理的事，于承珠笑道：“小公爹，段王爷对你这么好，你的爹爹还要派兵打他？”沐璘涨红一脸，道：“我一定劝阻爹爹，请他不要把兵马闯进城来。”话是这样说，其实他自己亦无把握。段澄平与张丹枫相视一笑，道：“多谢小公爹了！”筵席将散，一位少女笑盈盈地走进花园。

段澄平招手笑道：“珠儿，快来见过客人。”原来是他的女儿。段珠儿刚满十六岁，与沐璘年纪相若，聪明活泼，惹人怜爱。沐燕拉着她的手笑道：“好一个漂亮的姑娘，真像弹词里面唱的公主。”段珠儿道：“姐姐才是天仙化人呢。听说沐公爹要派兵来打我们，将来国破家亡，只怕我给姐姐做奴婢，姐姐也不要呢。”沐燕道：“妹妹说这样的话，臊死我了。其实我爹爹并不想与你们为敌，那是朝廷的意思。”段澄平笑道：“别说这杀风景的事了，小公爹和沐小姐远远地从昆明跑到咱们这儿来，都是自己人呢。珠几，你唱一段曲词给姐姐听。”

段珠儿轻敲檀板，唱大理的四季词，第二段是唱夏季的；词道：“五月

滇南烟景别，清凉国里无烦热。双鹤桥边人卖雪，冰碗啜，调梅点密和琼屑。”沐璘笑道：“我们来的时候还见街头有人卖雪呢。”段珠儿微绽樱唇，轻轻一笑，道：“大理和你们的昆明一样，四季没有很大的差别。”再唱了两段，总括大理四季的风光，婉转而歌，唱道：“雪月风花歌大理，苍山洱海风光美。三塔斜阳波影里，山河丽，黎民但愿征尘息。”张丹枫哈哈笑道：“好一个：黎民但愿征尘息。”沐璘听得心醉神怡，但觉若把大理作战场，那真是莫大的罪过。

席散之后，段澄平带众人游玩王府。段家王府经过几百年的经营，端的是水木清华，高丽幽雅，兼而有之，走到花园的中央，有一个小湖，周围白石栏杆，有四道大理石的长桥交叉穿过，景色美极，湖的东面尽头，有一块大石兀立，状如巨狮，石上还建有亭台楼阁，沐璘啧啧称赏。段珠儿笑道：“你们刚到大理，大约还没有游过观音庵，那观音庵整体建在一块大石之上，那才真是大呢。这块石头和它比起来，不啻小巫之见大巫。”沐燕道：“观音庵是不是又名大石庵？”段珠儿道：“是呀。姐姐你到过了？”沐燕道：“我是在滇南风物志上读到的，听说它还有一段故事。据说古时候有一批强盗，要来洗劫大理，观世音菩萨化成了一个老妇，背着那块大石，强盗见了，非常惊诧，观音说道：‘我年纪老了，只能背这块小石头，城里的年轻小伙子，经常背的石头，比这个大十倍还不止。’强盗听了害怕，不敢进城，便逃跑了。这个故事叫做‘背石阻兵，是么？”沐燕在铁镜心面前，最欢喜卖弄她的博学，段珠儿点头道：“正是。姐姐博闻强记，令人佩服。据说后来者百姓为了感恩，便在这块大石上建起了一座观音庵来。”这故事其实于承珠也是知道的，她却静悄悄地站在一边，听沐燕一个人说，心中尽在想道：“观音可以背石阻兵，咱们没有观音的‘神力’，可不知道能不能阻止这次刀兵？”

铁镜心一直在暗中留心于承珠的神色，只道她心中不快，笑道：“瞧这风景多美，你们不是赏风景而是谈风景了。”沐燕一笑说道：“咱们不是在赏着风景吗？听你说的，好像只有你是天下第一个雅人了。”傍着铁镜心走过长桥，只见那块大石上正中建有一座小小的凉亭，倒也十分雅致，花园中各处风景都有题咏，唯独这座凉亭，两边的大理石上还留有联语的地位，一片空白。

段澄平道：“素仰张大侠文武全才，请张大侠在此留下一点笔墨如何？”张丹枫笑道：“留给小辈们出出风头吧，你们谁替段王爷在此题上一联。”沐燕跃跃欲试，一时却想不出合适的联语，望了铁镜心一眼，铁镜心一笑说道：“我倒有了，只是在张大侠之前，可不敢献丑。”张丹枫笑道：“铁公子家学渊源，定然是好的了。”沐燕也笑道：“咱们不说你出风头便是，快写出来。”铁镜心得张丹枫一赞，甚为得意，索了纸笔，一挥而就，联道：

“依然明媚山川，一石千秋撑半壁；

似此婆娑风月，四桥两岸落双虹。”

沐燕首先拍手赞道：“切景切题，命意深远，确是佳作。”段澄平因他联首的那句“一石千秋撑半壁”，含有双关之意，借大石而喻段家，亦是极为欢喜，连连赞美，立刻令人将铁镜心所题的联语交给石匠刻上。张丹枫也点头赞好，心中却在想道：“此人确是有点才华，只可惜上联语气甚豪，下联软弱，却是配不上了。看其文而观其人，只怕他有头无尾，欠缺毅力。”

众人在石下小憩，段澄平意兴甚豪，又叫武士来摔角助兴，沐燕看得高

兴，笑道：“这个玩意倒好玩，铁公子你何不下去试试！”段澄平道：“原来铁公子也是文武双才，嘿，你们得此机会，快来向铁公子领教。”那两个武士见铁镜心一表斯文，不敢出尽全力，只怕摔坏了贵宾。哪知铁镜心得段王爷一赞，越发有意卖弄，那两个武士本来就不是铁镜心的对手，被他一摔，两个武士都跌得四脚朝天，额上碰起了好大一个瘤！于承珠不觉眉头一皱，看沐燕时，沐燕也似有点尴尬，段王爷身为主人，只有拍掌赞好，铁镜心初时也料不到摔得那么重，但得主人一赞，神色也就恢复自如。

游完王府，已近黄昏，众人告辞回去。在路上于承珠让铁镜心和沐燕先走，故意和叶成林走在后面，悄悄说道：“说到摔角，你的大力金刚手是武林一绝，若然今日是你出手，那两个武士更要吃苦头了。”叶成林道：“又不是和敌人拼命，适可而止不好吗，不过铁公子摔角的手法利落干净，也的确令人佩服。”于承珠微微一笑道：“你今天为何总不说话？”

叶成林道：“我看那王府建筑的形势，三面依山，一面傍水，守御坚固，但若从水道上轻舟奇袭，一上岸便可到内围防地，山拗的防军回师不及，却是危险。加以王府孤悬城外，与城内的守军也缺乏照应，假若我是敌军的主师，我必走用奇兵先攻占工府，以制大理。”于承珠道：“原来你整天不说话，却是在想着用兵之道。”时成林道：“不过敌人若派奇兵偷袭，只能用少量的兵力，才能偷渡江防，我方若早有防备，只消以数百训练有素的水师，在洱海上游设防，便可以诱敌深入，一网成擒。”于承珠笑道：“怪不得你在王府内尽是看那壁上画的军事地图。”

两人的谈话忽被沐燕柔媚的笑声所打断，于承珠抬头一看，只见沐燕和铁镜心并肩而走，状甚亲呢，于承珠面上一热，眼光尚未及收回，铁镜心忽然回头一瞥，四目相交，两人都缓缓地低下头去，这一刹那。于承珠心头震荡，但觉铁镜心的眼光中含有无限幽怨。

这一晚于承珠又是辗转思量，直到午夜之后，才阖上睡眼。叶成林朴讷沉毅的影子和铁镜心那潇洒而又带着幽怨的神情仍是不断地在她心头浮现。

第二日一早起来，于承珠在她师父的窗外徘徊，却不敢叩门求见。过了一会，张丹枫开门出来，见着于承珠，微微一诧，笑道：“承珠，你可是有什么心事么？”于承珠道：“没有什么，徒儿来向师父请安。”张丹枫微微一笑，与于承珠走出院子，凭栏眺望苍山洱海的水色山光，张丹枫道：“嗯，日子过得真快，你已满了十七岁了，是吗？”于承珠道：“过了十七岁的生日又三个月啦。”张丹枫道：“你来太湖山庄的时候，还只有七岁，那时还吊着鼻涕呢。”于承珠道：“十年来多谢师父的教诲了。”张丹枫笑道：“看你长大成人，我也放心了。不过……”于承珠道：“不过什么？”张丹枫道：“你七岁之时，当时不会想什么心事，现在是十七岁的大姑娘啦，我却不能不为你在其他的事情上担心了。”

于承珠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忽然抬头说道：“这里的景色和太湖山庄各有胜场。”张丹枫道：“是呀，洱海可比太湖，到春天的时候，满山是花，那景色就更像了。”于承珠忽道：“苍山上也有玫瑰么？”张丹枫怔了一怔，道：“我倒没有留意。不过大理四季如春，就算没有玫瑰花，若是从江南移植过来，我想也可以成长的。”于承珠忽道：“师父，你喜欢江南园林里的玫瑰花，还是喜欢这里的大青树？”张丹枫又是怔了一怔，忽然好似从眼光中猜到了于承珠心头的秘密，微微笑道，“两样我都喜欢。玫瑰花令人赏心悦目，大青树可以供人乘凉遮荫。”于承珠道：“不，假如只许你选择一样

呢？”凝眸望着师父，那情形就像孩子遇到难题，要请大人给他一个决定。

张丹枫想了一会，笑道：“这就要看各个人的性情了。比如说，若是沐燕，我想她会更喜欢玫瑰花。”于承珠点了点头，只听得张丹枫道：“不过，若说到对人类的用处，那自是大青树有用得多了。”于承珠又点了点头。张丹枫忽地笑道：“其实你再过两年，再想想这些也还不迟。”于承珠面上一红，张丹枫微笑道：“你可以去和师母谈谈。她想考考你的暗器功夫呢。我还要到王府去打一转。后天是你太师祖开关的日子，你练点功夫给他老人家看。”

张丹枫走后，于承珠咀嚼他的说话，心头仍是一片烦闷，想进去找师母，听得里面孩子的哭声，云蕾似乎正在给孩子喂奶，于承珠不想在这个时候去打扰她。正自怅惘，忽见小虎子蹦蹦跳跳地走进来。小虎子一把将她拉着，嚷道：“找了你许久，原来你在这儿，快来，快来，咱们去捉弓鱼去。”小虎子道：“还有沐小公爹呢，他叫我来邀你去。”

于承珠无可无不可地陪小虎子去捉弓鱼，沐璘见她，大为欢喜，道：“于姑娘，你好？”小虎子道：“呸，她有什么不好？要你问候。”沐璘涨红了脸，道：“这是礼节。小虎子，你真像一个野孩子。”小虎子双肩一沉，道：“好，我是野孩子，你是大少爷，你不要和我们玩！”沐璘忙求饶道：“算我说错了话，小虎子呀，我怕了你了！”于承珠瞧着这两个说小不小说大不大的孩子，嘻嘻哈哈地闹着玩，心头的烦闷倒是解了不少。

那弓鱼是洱海的特产，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着怪脾气的鱼，别种鱼都是顺流而游，只有弓鱼是逆水上游，永不回头！它从洱海逆游，沿着苍山十八峰的溪流，常常游上苍山的山顶，游不上去时，就弓着腰射向前面，怎么也不退后，所以叫做弓鱼。

小虎子折了一枝柔枝，结成一个圈圈，弄得好似一条软鞭一样，一见弓鱼射出水面，随手一圈，便丢进鱼篓，手法迅疾，百不失一，不多一会，篓中己堆了半篓弓鱼，沐璘看得频频叫好，小虎子正自捉着高兴，忽见溪中人影一晃，横刺里一条柳枝拂来，将小虎子的“软鞭”拂落溪中，接着“卜通”一声，水花四溅，那半篓弓鱼，也全给来人倾倒溪中，转瞬之间，都向上流游去了，这人是叶成林。

小虎子怒道：“叶大哥，你做什么？”叶成林笑道：“弓鱼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力争上游，实是值得敬仰，你却将它捉来关在鱼篓里，叫我瞧见了，岂能不为它打抱不平？”小虎子呆了一呆，道：“好，算你有理！”拍拍手站了起来，连鱼篓也不要了。

于承珠和沐璘都笑了起来，忽听得一声极其刺耳的笑声，将他们的声音都压了下去。

只见六七个奇形怪状的人物，突然在山坡上出现，其中一个，发红如火，双腿挺直，蹦地一跳，就是七八尺高，两三丈远，瞪着两只铜铃大的眼睛，向着于承珠哈哈笑道：“好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凭着于承珠和叶成林练过暗器的耳力，他们那么多人，竟然到了跟前，才给发现，叶成林不由得暗暗吃惊，看来这一伙人个个都是顶儿尖儿的武林高手。

说时迟，那时快，那红发怪人，猛地一跳，就跳到了于承珠面前，伸开蒲扇般大的怪手往下一抓，于承珠冷不及防，几乎给他抓着，小虎子大喝一声，“砰”的一拳打将出去，这一拳乃是“龙拳”，小虎子虽然年小，这一拳少说也有六七百斤气力，但听得“蓬”的一声巨响，跌倒的不是怪人，却

是小虎子，他被那怪人弹出三丈开外，收势不住，直跌到水里去了。

这一伙人正是赤霞道人从四面八方邀请来的有名魔头，其中的六阳真君最为好色，一见于承珠这么美貌，竟然不问来历，伸手便抢。

就在小虎子被六阳真君震倒的同时，于承珠早已拔出青冥宝剑，六阳真君毫不在意，咧开嘴巴，长臂一卷，仍然肆无忌惮地抓来，就在这一刹那，但见寒光一闪，于承珠使出“穿花绕树”的身法，在他身边倏地绕过，青冥剑一招“玉女投梭”，“嗤”的一声，将六阳真君的道袍削去了好一大片，但剑锋触及他的衣袖，竟然也给反弹开来，六阳真君哈哈笑道：“好一把宝剑，美人宝剑，两者俱得，岂不快哉？”一爪抓下，拿着了于承珠肩头的琵琶骨，这琵琶骨乃是人身上最脆弱的软骨，纵是武功高强之士，被人抓住了琵琶骨，亦是休想动弹。

六阳真君正自洋佯得意，刚要把于承珠扳转过来，只听得又是“蓬”的一声，六阳真君背心一阵剧痛，竟然不由自己地向前冲了两步，于承珠趁势倒转剑柄，疾点他乳下的“志堂穴”，剑柄撞到他的胸膛，发出木石般的声响，六阳真君竟不跌倒，摇摇晃晃地叫道：“好呵，原来你还懂武功，这更好了！”于承珠不容他稍息，唰唰唰，便是一连三剑，抬头一看，只见叶成林在地上不停的打着转儿，拳头肿得海碗般大。原来刚才击在六阳真君背心那一拳正是叶成林打的，叶成林的大力金刚手有开碑裂石之功，不料这一拳竟然只能把六阳真君打得冲出两步，而叶成林的拳头反而打肿，还给他的反力震得稳不住身形。

六阳真君也料不到这几个少年男女有这么强的武功，他接连出手，还是抓不着于承珠，反而挨了叶成林一拳，心中甚是恼怒。

于承珠灵巧之极，知道自己的武功比之敌人差得太远，便只用穿花绕树的身法，仗着青冥宝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六阳真君虽然练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对这把削铁如泥的宝剑，也不能不有所顾忌，转眼之间，已被于承珠接了他十余招，兀是抓不着她的衣角。于承珠叫道：“叶师兄，快回去请师父。”

叶成林这时已消解了那股反震之力，但见于承珠形势危急，不跑回去，反迎上来，他右手红肿胀痛，左手仍然可用，挥动左拳，又向六阳真君猛击。

于承珠叫道：“不可肉搏，他有气功！”剑光一闪，隔开了六阳真君和叶成林，叶成林左臂一展，抱住了一棵小树，“呼”的一声，把那小树连根拔起，向六阳真君拦腰疾扫，端的是勇猛绝伦，奋不顾身。

六阳真君练的是混元一气功，适才为了不愿伤及于承珠，舍而不用，只用本身真力，与之周旋，这时久战不下，深感失了面子，杀机陡起，想道：“我先毙了这个小子，再将这个丫头震晕！”酣斗之中，忽然伸腰深深吸气，忽听得赤霞道人大声喝道：“真主手下留情，这丫头是张丹枫的徒弟！”

赤霞道人本来不认得于承珠，他带来的大徒弟盘天罗却认得。盘天罗曾吃过于承珠的亏，恨不得六阳真君将她擒去，因此一直不肯说明；反而是赤霞道人瞧着于承珠的剑法好得出奇，起了疑心，向盘天罗问及，师尊问及，盘天罗自是不能不说。赤霞道人并不是怕张丹枫，也不是对于承珠有所爱惜，但他到底是一派之祖，行事得依武林规矩，未见主人，未曾交手，就侮辱人家的女徒弟，这事说出去总是不大光彩。因此赤霞道人连忙喝止六阳真君。

六阳真君瞿然一惊，心道：“原来是张丹枫的徒弟，倒不可胡来了。”但他的混元一气功已经使出，急切之间，不能全部撤回，只听得“味啦啦”

几声猛震，叶成林那棵小树折为几段，幸而六阳真君未尽全力，叶成林也有大力金刚掌护身，一见不好，立刻抛树撤掌，回护胸前，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挺”，翻出一丈开外，没有受着内伤。

在叶成林手中的树木被震断的那一刹那，于承珠为了抢救叶成林，亦已豁了性命，运剑如风，欺身疾刺，然而到底迟了一步，叶成林已被抛开，六阳真君的混元一气功亦已收回，长袖一拂，卷着了于承珠的宝剑，哈哈笑道：“等下我再向你的师父讨人，我要张丹枫让你做我的徒弟！”

于承珠气得面色青白，用劲再刺，但那把剑被六阳真君的长袖裹住，却是拔不出来。

叶成林忍着疼痛，从地上跃起，想叫沐璘回去报讯，举头一看，却不见沐璘的影子。他不知道六阳真君对于承珠只是心存戏弄，见于承珠的宝剑被六阳真君的长袖卷住，心中大急，咬紧牙根，挣扎着又冲上去。

六阳真君冷笑道：“臭小子，想找死么？”一只袖子卷着于承珠的宝剑，另一只袖子噼啪一挥，朝着叶成林迎面拍打，叶成林只有一掌可用，护着胸膛就护不了面门，六阳真君这一拍势道凌厉，看来实是难以躲开。

劲风拂面，叶成林突感晕眩，正想拼死进招，陡然之间忽见绿光一闪，一股潜力将叶成林推出数步，人未站定，但听得于承珠一声欢呼，几条人影飞腾而起，随即听得六阳真君大叫一声，跌下地来，两道绿光白光衔尾急迫而下，叶成林这时才看得清楚，原来黑白摩诃到了！

原来黑白摩河是被小虎子叫来的，小虎子精通水性，跌下溪流之后，潜水逆游，谁也没有注意他。正好黑白摩诃想下山访段澄苍，在山坡上便碰到小虎子，听得有人敢欺侮于承珠，立刻如飞赶到，一照面便施杀手，六阳真君猝不及防，先吃了一大亏。

六阳真君武功也确是惊人，被黑白摩诃双杖震飞，居然一跌下地便立即稳住身形，白摩诃一杖劈下，六阳真君大吼一声，这时他的混元一气功已然使出，双掌齐推，势如排山倒海，白摩诃的宝杖竟被他荡开尺许，六阳真君运足真气，第二掌还未拍出，陡听得黑摩诃一声大喝：“何方妖人敢到苍山放肆！”这一喝直如青天骤起霹雳，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六阳真君大吃一惊，但他凶悍性成，明知来人内功深厚，那一掌更是拼了全力猛击出去。

但见白摩诃身形一晃，白光稍稍一偏，黑摩诃的绿玉杖后发先至，绿光白光双杖一合，登时形成了一道两色的光轮，六阳真君的混元一气功虽若狂潮怒卷，却被那光轮挡住，便似碰到了铁壁铜墙！

黑白摩诃双杖合围，一招猛过一招，六阳真君仗着混元一气功左冲右突，却总是冲不出那两色光圈，众魔头中只有哀牢山的鸠盘婆公孙无垢与六阳真君交好，鸠头拐杖一顿，便想走出，赤霞道人道：“先别混战，且待我先去把话说明。”缓缓走出，羽扇一挥，道：“这两位可是黑白摩诃么？”黑白摩诃双杖齐下，正自施展杀手，被那羽扇一拨，两色光轮竟自缩短了几寸，六阳真君松了口气，猛地跃起，一招“鹏搏九霄”，凌空击下，黑白摩诃大怒喝道：“今日若放你这妖人生出此山，江湖道上就抹了我黑自摩诃的名字。”

赤霞道人羽扇轻摇，冷冷说道：“几位道兄真不给贫道一点面子么？”黑白摩诃双杖一圈，先挡住了六阳真君，正想回答，忽听得山头上一声清啸，一个极其清脆的声音缓缓说道：“原来是赤霞道长前来，有失迎迓了。黑白二兄暂且回来，有话好说。”说话的人正是张丹枫。于承珠心中大喜，她正忧虑师父到段王府去，不及回来应敌，却料不到师父早已赶回来了。

赤霞道人心头一震，想道：“ 张丹枫果是名不虚传，听他这传音入密的功夫，功力竟似不逊于我。 ”想起张丹枫不过是玄机逸士的第三代弟子，不禁有点心颤，急忙拉着了六阳真君，道：“ 是呵，咱们且去见了主人再说。 ”六阳真君满腹怒气，不得不依。

于承珠轻轻扶着叶成林，问道：“ 怎么样，伤得重么？ ”叶成林捧着那条被震伤的臂膊，忍着痛笑道：“ 没什么，只是一点外伤。 ”于承珠过意不去，扶着他走，叶成林不便拒绝，脸孔涨红得比手臂还要厉害。

众人回到山上，沐璘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见叶成林臂膊 肿得吊桶般粗大，惊得呆了，叶成林轻轻拍他的肩膊，微笑说道：“ 小弟弟没吓着么？ ”沐璘好生惭愧，道：“ 呀，可惜我不会武功。 ”小虎子道：“ 那你跟我学嘛！ ”沐璘本来想和于承珠说话，想起刚才被敌人吓得逃跑，忽觉难以为情，讪讪地和小虎子先跑上山。

山上张丹枫、乌蒙夫、云重三对夫妇和澹台灭明、铁镜心等人并列一起，张丹枫见叶成林受伤，取出秘制的金创药叫他去敷。赤霞道人率领一众魔头，在黑白摩诃的背后，这时亦已到了山上。

张丹枫微笑问道：“ 赤霞道长此来，有何赐教？ ”赤霞道人道：“ 特来给玄机逸士拜寿。 ”张丹枫道：“ 敝师祖的寿辰乃是后天。 ”赤霞道人道：“ 先到为敬。想玄机逸士不会闭门不纳，烦你向令师祖通报一声。 ”张丹枫道：“ 敝师祖与上官老前辈闭门坐关，要到后日寿辰，才开关见客。 ”赤霞道人面色一变，道：“ 真的么？ ”黑白摩诃怒道：“ 他们怕你什么？难道你以为玄机老前辈是不敢见你，故作遁词么？ ”赤霞道人略一沉吟，化怒为喜，笑道：“ 那就真个不巧了。不过与玄机逸士份属故人，今日既然到来，说不得只好叨扰居停，等候老友开关了。 ”

张丹枫冷冷说道：“ 敝师祖闭门坐关，事先曾有吩咐，不许别人嘈扰。请恕我不敢招待诸位。 ”赤霞道人勃然变色，道：“ 我与玄机逸士订交之时，你还没有出世呢！ ”澹台灭明冷笑道：“ 那么，张丹枫就更不必卖你的帐了。你要讲交情，待后日和玄机前辈讲去，江湖上各讲各的交情，你不懂么？ ”

赤霞道人怒道：“ 咱们远来非易，你这么说，当真是想闭门不纳么？ ”张丹枫道：“ 诸位既是为拜寿而来，后日上山，待我禀明师祖，自当款待，今日只好失敬了。 ”鸠盘婆铁拐重重一顿，“ 哼 ”了一声道：“ 好大的架子！ ”赤霞道人羽扇一摇，忽地又冷笑道：“ 你们可知，我今日此来，除了向玄机逸士拜寿之外，还有别事么？ ”白摩诃道：“ 我们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谁知道你打的什么心思？ ”

赤霞道人气得面色铁青，羽扇一摇，道：“ 我不与闲人打话。张丹枫，我来问你，你的师父师伯也没来么？ ”张丹枫道：“ 家师只怕也要到后日才能赶至。 ”赤霞道人冷笑道：“ 那就真是冷了我们这一班道友慕名来访之心了。 ”与赤霞道人同来的昆仑山星宿海摘星上人仰天打了一个哈哈，笑道：“ 只怕是虚有其名，有意挂免战牌是实。 ”

张丹枫眉毛一扬，道：“ 怎么？ ”赤霞道人道：“ 三十年前，我与玄机逸士切磋武功，领益不浅。闻说他这些年来，武功越发精纯了。这几位道人都是海内高人，只是未有机缘得与令师祖请教。所以这次与我同到宝山，一来是贺他八十大寿，二来也是想藉此机缘见识见识名扬海内的玄机逸士的绝技。 ”顿了一顿，冷笑续道，“ 我们也想到玄机逸士八十高龄，非复当年之勇，但他门下四大弟子，每人都得他传授一项绝技，呀，可惜都不在此，这

岂不叫我们空跑一趟了。”张丹枫哈哈一笑，道：“你要见识玄机逸士门下的技艺，那可容易。第三代弟子还有几人在此，绝不会叫你们失望而回。”乌蒙夫也朗声说道：“上官天野第二代弟子也有数人在此，诸位想切磋武功，咱们也一准奉陪！”黑白摩诃大叫道：“咱兄弟二人，不属任何一派，就是看不惯你们这班妖邪，喂，张丹枫，这一架我也是要打定的了。”

赤霞道人道：“两位也肯捧场，那是最好不过，也省得我们落个以大欺小的罪名。”其实赤霞道人听说玄机逸士坐关，四大弟子亦都不在，正是心中暗喜。本来若是他想真心找玄机逸土较技的话，也不迟在这两天，他正是想趁此机会，先在苍山大闹一场。

张丹枫缓缓说道：“那就请道长划出道来，要如何切磋，咱们一定领教。”赤霞道人退下去和几个魔头窃窃私议，张丹枫冷眼旁观，但见盘天罗在他师父旁边指手划脚，面色一变，忽道：“不好！”黑白摩诃道：“怎么？”张丹枫道：“阳宗海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却不同来；他们既然说是拜寿，却故意提前来到，摆明是想攻我们个措手不及。只怕其中有诈！”黑摩诃道：“我还是不懂，你快给我们剖开，他们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张丹枫道：“我猜阳宗海是请他师父出头，缠着咱们，他却去偷袭王府。这几个魔头虽然厉害，我猜他们也畏忌上官前辈和我的师祖，敢情他们也打探到我师祖坐关，这才放心来此挑衅。哼，他们的算盘可是打得再好不过，在他们的心思，这里只是几个小辈主持，王府那边也无人抵御，岂不是可以大获全胜。”黑白摩诃道：“我不怕这班妖邪，就担心王府被袭。”他们本想即刻赶去王府，却又舍不得错过这场大战，甚是踌躕。

张丹枫道：“阳宗海武功殊不足道，只是他若去偷袭王府，定是从水路进兵。这不是一两个人较量武功的事，须得有一个懂得兵法，懂得水战的人，赶去指挥。王府那边，水师已有防备，就是缺少一个指挥之人。”眼睛向叶成林瞟了一眼，原来叶成林昨晚回来之后，已将王府防御疏忽之处，对张丹枫言及，张丹枫也有同感，今朝匆匆赶去王府，就是提醒段王爷的。不想他们来得如此之快，张丹枫刚刚回来，他们也跟着到了。

在张丹枫的意思，本来是想叫叶成林去最为适合，但见他手臂受伤，红肿未退，眼光一转，又向铁镜心望去。

铁镜心这时正在向于承珠大献殷勤，只听他说道：“哎呀，于姑娘，你受了伤啦，肩头也给抓破啦，让我给你敷上药膏。”其实于承珠适才给六阳真君一抓，仅是给抓裂一片衣裳而已，连皮肉都没有伤及。

于承珠正在用心听师父的话，铁镜心在她耳边唠唠叨叨，她竟没有全听进去。诧然叫道：“什么？你说谁受了伤？呀，师父，你怕王府被袭，叶大哥昨天也有说了，你们两人正是英雄所见，彼此相同！”叶成林跳起来道：“我在水乡长大，稍懂舟旅之事，待我去！”张丹枫微笑道：“你的伤不碍事么？”叶成林挥动一条臂膊，笑道：“还有一条可以用呢！比武或者不能，驶舟谅还来得。”张丹枫道：“好，澹台灭明，你护送成林到王府去！”于承珠送他走了几步，道：“叶大哥，你好好保重了。”

铁镜心一片茫然，想不到自己一片好心，于承珠竟然连他的话也没有听清楚。对叶成林更是不忿，心中想道：“你这厮懂得什么兵法，敢去指挥？”若非碍着张丹枫的面子，他几乎就要冷笑出来。

只见赤霞道人那边似是商议已定，一字排开，赤霞道人当中说道：“咱们每人干干脆脆各比一场，不过可得说话在先，这几位道兄都练有独门绝技，

若有失手，打死打伤，各安天命。我忝属你师祖旧交，只好等待他日和你的师祖或师伯比试了。”张丹枫笑道：“不必客气，老前辈若肯指教，那正是求之不得。不过，我们有两位朋友，有事可要先下山去。”澹台灭明伴着叶成林大步走，众魔头俱是一怔，怒目相向，正是：

闯破天罗地网阵，虎穴龙潭走一遭。

欲知澹台灭明与叶成林能否通过，苍山比武结果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较技苍山 高峰腾剑气　泛舟洱海 月夜动情情

澹台灭明若无其事，携着叶成林从人丛中闯过，忽听得摘星上人“ 哼 ”的一声，喝道：“ 朋友慢走！ ”忽发一掌，急如闪电，双掌相交，“ 蓬 ”的一声，只见澹台灭明抱着叶成林凌空飞起。摘星上人在昆仑山星宿海潜修多年，所练的“ 摘星手 ”狠毒非常，这一掌来得无声无息，竟然被澹台灭明接过，但觉火辣辣般一阵疼痛，手腕被澹台灭明铁指所拂之处，起了一条红印，有如火烙一般，心头一震，第二掌又发出去，说时迟，那时快，黑白摩河已是双双抢出，双杖一横，拦着了摘星上人的去路，大声喝道：“ 想打架么？有人奉陪！ ”

张丹枫叫道：“ 请问赤霞道长，这是什么规矩？ ”赤霞道人羽扇一挥，道：“ 由他去吧！ ”说话之间，屠龙尊者早已一把飞刀掷去，射到澹台灭明的背心，赤霞道人眉头一皱，但听得“　 ”的一声，那把飞刀，忽地射回，原来是张丹枫使出“ 摘叶飞花 ”的内功绝技，弹出一颗小小的石子，硬生生地将屠龙尊者的飞刀碰了回来。

黑白摩诃大怒，双杖疾起，左打摘星上人，右打屠龙尊者，张丹枫喝道：“ 你们是想琢磨武功，还是想群殴乱打？ ”赤霞道人亦已料到澹台灭明是去援助王府，但他是一派宗师，被张丹枫用说话问住，又见澹台灭明已奔下山坡，只得做好做坏，将众人劝开，羽扇一摇，把黑白摩诃、摘星上人、屠龙尊者隔开两边，朗声说道：“ 大家别闹，按武林规矩各比试一场。 ”这说话把黑白摩诃骂在里头，黑白摩诃怒道 :“ 好个不分青红皂白，是谁胡闹来了？好，咱兄弟俩就先请教你赤城派大宗师的绝技！ ”

六阳真君双掌一错，冷冷笑道：“ 割鸡焉用牛刀？还是咱们把刚才那一场未打完的架分个胜负吧！ ”黑白摩诃双杖一顿，大怒喝道：“ 好呀，那正是求之不得！ ”鸠盘婆公孙无垢在旁边阴恻恻他说道 :“ 六阳真君以一敌二，不怕自损名头吗？ ”黑白摩诃怒道：“ 你一人来是咱兄弟接，十人来也是咱兄弟接！ ”鸠盘婆这番话其实是暗帮六阳真君，六阳真君火爆的性子一时间却听不出来，盛气凌人地喝道：“ 我就凭这双肉掌要会会黑白摩诃双仗合壁的西域奇功！ ”鸠盘婆笑道：“ 六阳真君你是一派宗师，虽然以一敌二，亦是胜之不武。还是待我老婆子替你先打这一架吧！ ”其实有许多种武功是必须两人合使的，算不得以二敌一，鸠盘婆和六阳真君交好，明知他不是黑白魔诃的对手，故此抢着出头，要替他挡这一场。在这些魔头之中，鸠盘婆的武功仅次于赤霞道人，自信对黑白摩诃可操胜券。

但六阳真君也是狂妄自负之极的人，竟然不肯退让，正自僵持不下，忽听得一人朗声说道：“ 黑白二兄和公孙先辈请押后一场，待我先见识六阳真君的混元一气功！ ”

这人是乌蒙夫，在四大剑客之中的名次仅次于张丹枫，论辈份却比张丹枫还高出一辈。黑白摩诃道：“ 好，这一场让你，但我们已有话在先，绝不让这人生出此山，你下手可不许留情。 ”乌蒙夫笑道：“ 知道啦，不劳二兄吩咐，我自当尽力而为。 ”

六阳真君勃然大怒，但劲敌当前，却也不敢暴躁出手，只见他头发根根倒竖，绕着乌蒙夫斜走三步，直走三步，沉腰蓄势，就像一只择人而啮的猛狮。乌蒙夫脸上也现出紧张的神色，脚踏九宫八卦方位，六阳真君进三步，他退三步，六阳真君退三步，他又踏进三步。两人盘旋进退，耗了半个时辰

还未交手，在场的都是武学的大行家，知道他们二人正在运气蓄劲，寻瑕抵隙，一出手就是非同小可，强存弱亡！

于承珠看得有点发闷，遥望山下，澹台灭明和叶成林的背影尚依稀见到两个白点，于承珠心道：“咦，他们怎么走得如此慢法？”心中挂念王府安危，恨不得催他们快走，但又想向叶成林的背影多看两眼，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情，但觉叶成林这次舍了性命，相助自己，而今又带着重伤，救援王府，此一去吉凶难卜，“呀，但愿他能平安回来！”于承珠心道。她可不知道澹台灭明适才与摘星上人对了一掌，彼此都受了一点伤，而叶成林亦被波及，故此不能施展轻功。他们要赶到王府的心情，其实比于承珠更急。

再看了一会，澹台灭明和叶成林的影子慢慢消失。于承珠呆呆地出了一会神，偶然一瞥，但见铁镜心的眼光也正对着自己，充满柔情而又充满幽怨的眼光！于承珠心头猛地一颤，霎然之间，叶成林的影子和铁镜心的影子交互在心头翻腾，终于铁镜心的影子将叶成林的影子压下去了，她忍不住抬起头来看铁镜心一眼，忽见铁镜心的面上也现出了紧张的神色，眼光已移向场心，于承珠急忙看时，原来场中的乌蒙夫与六阳真君二人已到了拼死一斗的时候。

但见六阳真君绕着乌蒙夫直打圈圈，越走越急，猛地喝道：“不是你，便是我！”这时他已运足真力，混元一气功猛地使出，但听得呼呼风响，沙飞石走，乌蒙夫身躯一晃，倏地伸出一指，只听得“嘘”的一声，极其尖锐刺耳的声音，好像一个大皮球突然被利针戳破一样，六阳真君踉踉跄跄地倒退几步，面色惨白，恍如斗败了的公鸡，原来乌蒙夫使的是最上乘的内功“一指禅”的功夫，刚好是混元一气功的克星。要不是六阳真君的护身气功已有了九成火候，这一指就能叫他心脏震裂，气绝而亡！

高手比斗，胜负判于一招。按说六阳真君的“混元一气功”已被乌蒙夫的“一指禅”所破，就该认输才是。但六阳真君自负之极，岂肯在伙伴面前失这个面子，只见他倏地一个“鹞子翻身”，手中已多了一样奇形怪状的兵器，那是一条通红如血的长鞭，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鞭上挂着两个白金所铸的骷髅头，骤眼望去，就像真的白骨骷髅一样，衬着那条色泽殷红的长鞭，更显得狰狞诡异！

只听得六阳真君喝道：“乌蒙夫，你号称北方剑客，我倒要看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能为！”不待答话，“唰”地就是一鞭，那两只骷髅随着鞭风翻腾飞舞，嘴巴忽地裂开，露出一排白■■的牙齿，也向着乌蒙夫咬来！

乌蒙夫一声冷笑，道：“你使用这等邪门兵器，就吓得了人么？”六阳真君来得快，他比六阳真君更快，青钢剑倏地出鞘，但听得挣的一声，两只骷髅头反扑回去，剑光鞭影，登时卷作一团。

六阳真君手腕一翻，那条骷髅鞭倏地又飞了起来，使出了“连环三鞭”“回风狂柳”的绝技，风声呼响，卷起了一团鞭影，乌蒙夫双指一弹，把扑近身的两只骷髅头弹开，剑刃一压鞭梢，剑锋沿着长鞭便削六阳真君的手指，六阳真君“呼哧”一声，左掌一劈，奋力挡了一下他的一指禅功，长鞭一撤，唰，唰、唰，又是一连三鞭，两个人使的竟然全都是进手的招数。

六阳真君这条骷髅鞭，专破敌人气功，擅长打穴，那两只骷髅更是一种阴毒的武器，妙用甚多，招数怪异。但乌蒙夫号称北方剑客，岂是浪得虚名，只见他剑式展开，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奇招妙着，亦是层出不穷，张丹枫看了，也频频点头，心道：“乌蒙夫不愧是上官前辈的衣钵传人，武功

比他的师兄澹台灭明果然还高出许多！”

两人越斗越急，忽见六阳真君长鞭一卷，似左反右，鞭梢卷到了乌蒙夫的足跟，鞭上的两只骷髅却飞了起来，一个啮乌蒙夫的左肩，一个啮他的右肩，这一下一招三用，端的阴狠之极，于承珠看得几乎要叫出声来。说时迟，那时快，众人但觉眼睛一花，乌蒙夫已是身移步换，一个“燕子钻云”，唰地跳起一丈来高，左剑右指，凌空下击，“砰”“砰”两声响过，那两只骷髅头骤然裂开，忽然喷出一溜暗赤色的火光！

原来六阳真君这条鞭名为“骷髅烈火鞭”，那两只骷髅除了善于啮人咬断敌人筋脉之外，内中还藏有火器，能喷磷火。六阳真君适才之敢向黑白摩诃再度挑战，就是恃有此鞭！

这一下当真是变出意外，但听得响声一过，乌蒙夫全身已在火光笼罩之下，头发衣裳都已烧着！

这一下变出意外，惊险绝伦，两边都有几条人影纵起，想把自己这边的人救回，救兵来得快，场中动手更快，就在这一瞬之间，只听得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乌蒙夫一掌将那两只骷髅头震成粉碎，掌中夹着一指禅的功大，那边厢屠龙尊者刚刚赶到，便听得六阳真君一声厉叫，原来他已被乌蒙夫的一指禅功破去了混元一气功，登时七窍流血，痛得他在地上打滚，辗转呻吟。

鸠盘婆大怒，呼的一拐，卷地扫来，黑白摩诃双杖一架，喝道：“想群殴吗？”斜刺里屠龙尊者一刀劈出，却被云重挡住。张丹枫朗声说道：“赤霞道长，你有言在先，说是若有死伤，各安天命，这说话不算数么？”赤霞道人道：“公孙道友且退。”鸠盘婆只挂念六阳真君，拐杖重重一顿，道：“下一场我挂了号了。”黑白摩诃笑道：“咱兄弟俩一准奉陪。”鸠盘婆退下去看那六阳真君时，但见他口鼻流血，脉息如丝，五脏六腑都受了震伤，显见活不成了。

场中剩下了云重、屠龙尊者，两人更不打话，立即交手，屠龙尊者那口刀式样古怪，刀头上开叉，运动之际，闪出暗赤色的光华，云重见多识广，料到这口刀多半是用毒药淬过的，加倍小心，使出一路罗汉神刀，将周身防护得风雨不透。

这路“罗汉神刀”乃是玄机逸士独创的一路刀法，模拟五百罗汉的姿势，化到刀法上来，招数的变化繁复，可称武学一绝，玄机逸士早年，就曾仗这路刀法，威震中原。董岳是他的大弟子，所以得了这路刀法的真传。而今云重经过十多年的苦练，不逊师祖当年，屠龙尊者占了兵器的便宜，也不过堪堪地打个平手。

但见刀光起处，霍霍风生，光华闪烁，不到半个时辰，已斗了一百来招，猛然间，忽听得屠龙尊者大喝一声，光华忽盛，一招“毒龙出海”，身随刀进，那口屠龙刀竟然震散了云重的护身刀光，欺身直进，连黑白摩诃也看得惊心动魄，忍不住“啊呀”一声，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云重在屠龙刀离面门还不到五寸之际，突然间一个拧身，一翻刀把，反手一刀，立刻改守力攻，径截屠龙尊者的手腕，这一下变招神速之极，屠龙尊者急忙回刀防护，但听得　　两声，云重横刀疾扫，从“春云乍展”变为“风凰展翅”，已是将屠龙尊者的攻势，轻轻化解了。

白摩诃叫道：“妙呵，妙呵！”话刚出口，但见张丹枫摇了摇头，道：“这第二刀斫得不妙！”原来罗汉神刀这两刀乃是攻守兼备的刀法，第一刀主攻，第二刀主守，云重急于求胜，把两刀都改为攻招，凌厉是凌厉极了，

却不免露出一丝破绽。

张丹枫话声未了，但见屠龙尊者身形疾起，屠龙刀出手如电，以“怪鸟翻云”之式，盘旋扫下，云重在间不容发之际，突然撒手扔刀，这一招是“罗汉神刀”中的救急绝招，掷刀之时，使了巧劲，伤了敌人仍可飞回。只见刀光电射，直取屠龙尊者的咽喉，屠龙尊者大叫一声，在半空中身形一转，咽喉要害是避开了，但肩头的皮肉，却被云重的飞刀削去了一大片。白摩诃松了口气，只道这场云重已胜，正待自己出场。哪知这屠龙尊者竟是凶悍之极，丝毫不顾受伤，忽地在空中疾扑而下，屠龙刀暗赤色的光华划到了云重的面门！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云重“呼”的一掌，横空打出，“■嚓”一声，屠龙尊者的一条臂膊已是断了，云重的手腕，也给屠龙刀划开了一条三寸多长的伤口，屠龙尊者一声狞笑，把断臂拉下，叫道：“你累得咱家残废，你这条小命也保不全！”众人大吃一惊，但见云重踉踉跄跄地奔了回来，手腕上沁出一点点瘀黑色的血珠，原来屠龙尊者给云重的大力金刚掌扫断了手臂，但云重却中了他的毒刀，这毒刀是用东海明霞岛的犀角鸟粪和毒蛇口涎淬炼的，除了屠龙尊者本人所配的解药之外，无药可治。

云重的妻子澹台镜明将丈夫扶了回来，撕开他的衣裳，但见一条黑线慢慢上升，张丹枫急道：“你快扶他到静室里去，助他运功，把毒气阻止。”澹台镜明亦是行家，知道这条黑线若升到心房，那就纵有灵丹妙药，也难挽救，急急依言将云重扶回静室。

赤霞道人哈哈笑道：“这一场彼此都受重伤，算扯平了。下一场呢？”黑白摩诃双双纵出，叫道：“这一场咱兄弟俩早挂了号了！”

鸠盘婆冷笑一声，曳着鸠头拐杖，缓缓走出，哼了一声，说道：“久闻黑白摩诃这两根主杖乃是稀世奇珍，价值连城，俺老婆子倒要和你们赌上两注。”黑白摩诃道：“赌什么？”鸠盘婆道：“一赌性命，二赌彩头，彩头就是手中的兵器，我看上了你们这两根宝杖呢！”

黑白摩诃冷笑道：“有本事的尽管拿去，我可不希罕这根拐杖。”鸠盘婆缓缓说道：“我这根拐杖虽然不起眼，却也是件好宝贝哩。这个赌赛，绝不是占你的便宜，不信你吃一拐就知道了！”黑白摩诃双杖一圈，鸠盘婆话未说完，倏地一拐打出，但听得一阵金鸣玉振之声，嗡嗡不绝，绿光白光，修地散开，黑白摩诃和鸠盘婆各自震退三步，三人中白摩河功力稍弱，两膊都给震得酸麻，这才知道哀牢山鸠盘婆公孙无垢的天生神力确是名不虚传！

鸠盘婆也是心头一震，从来没有人敢硬碰硬地接她一拐，这次黑白摩诃不但硬碰硬接，而且将她震退三步，要不是她及早使出千斤堕的重身法，险些就要当场栽倒！

双方一退即上，只见黑摩诃宝杖左指，斜拍脉门；白摩河宝杖右指，正戳血海，绿光白光，有如奔雷骇电，倏地合围，把那几个素负盛名的大魔头也吓得心惊胆战。猛听得鸠盘婆大吼一声，鸠头拐杖往下一沉，一招“平沙落雁”，先卸开了白摩诃的攻势，接着顺势一拍，往上反展，倏地喝声“着！”拐杖一转，鸠头的长嘴，啄到了黑摩诃的面门。

鸠盘婆这几招用得精妙绝伦，险狠之极，满以为黑摩诃难逃拐下。哪知黑摩诃功力比白摩诃深厚得多，她这一下杀手，若是用来对付白摩诃，或许能够奏效，拿来对付黑摩诃，她快，黑摩诃也快，但听得“　”的一声，黑摩诃的绿玉杖已封了上去，冷笑说道：“不见得！”绿光一圈，转眼之间又

与白光合围，将鸠盘婆圈在两色光轮里面。

这几下子兔起鹘落，霎忽之间，形势接连变换，把旁观人等看得眼花撩乱，但听得鸠盘婆连声怒吼，鸠头拐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但黑白摩诃的双杖合围，不求幸胜，封闭得谨严之极，直打了半个时辰，兀是不分胜败，双方都觉得对方的压力有如泰山压顶，只好拼了全力抗拒，半点也不敢放松。

众魔头看得目瞪口呆，个个倒吸凉气，猛然间只听得一阵金声玉振，倏地声音静寂，但见鸠盘婆双手紧握鸠杖的中间，左端抵住黑摩诃的绿玉杖，右端抵住白摩诃的白玉杖，三个人成了个品字形，牢牢钉着地面，就像三尊塑像一样，动也不动。不过一盏茶的时刻，三个人的头顶，都冒出热腾腾白气来。

赤霞道人和张丹枫都吃了一惊，要知这等以内力相拼，最耗精神，不是两败俱伤，便是强存弱亡，绝无侥幸！鸠盘婆的武功在一众魔头之中，仅次于赤霞道人。赤霞道人这次邀她上山，原是准备万一上官天野出手，要她来对付上官天野的，见此情形，暗叫不妙，生怕鸠盘婆被黑白摩诃累倒，自己先折了个最得力的帮手。

张丹枫微微一笑，朗声说道：“ 琢磨武功，原是不必拼个生死，这一场算和了吧。 ”他何尝看不出来，若是久持下去，黑白摩诃终可占到上风，但即算把鸠盘婆累死，黑白摩诃最少也得大病一场，说不定还会因此而致残废，是以出言劝解。

赤霞道人巴不得张丹枫说这句话，急忙接声说道：“ 是呵！ ”手持羽扇，亲自出场。

但见他步履安祥，就像平常走路一般，晃眼之间，就到了鸠盘婆身边，略一踌躇，羽扇便往当中一隔，但鸠盘婆与黑白摩诃三大高手的内力拧成一股，端的重如山岳，赤霞道人晃了两晃，场中相持的三个人仍是原地不动。赤霞道人面孔涨得通红，吸了口气，正想再拼损耗真力，将三人分隔开来，忽听得“ ”的一声，张丹枫一剑飞来，往当中一插，微笑说道：“ 我来助道长一臂之力！ ”赤霞道人羽扇一挥，将鸠盘婆的拐杖托起，张丹枫的长剑一引，也将黑白摩诃的双杖分开。要不是赤霞道人与张丹枫合力施为，只怕世上无人能够以一个人的力量隔开这三大高手！

鸠盘婆与黑白摩诃怒目而视，但三个人都已累得气喘吁吁，说不出话，只好各自退下。张丹枫微笑道：“ 难得赤霞道长驾到，晚辈现在就请指教一场。 ”

赤霞道人昂首向天，打了一个哈哈，缓缓说道：“ 贫道昔时曾三次向令师祖领益，可惜这次无缘得他指教，也罢，听说你们夫妇已得了玄机逸士双剑合壁的真传，好，就请贤伉俪联手同上，让贫道开开眼界。 ”赤霞道人其实也知道张丹枫的剑法功力都极深厚，甚至比他的师叔师伯还强，不过论起班辈，他到底比张丹枫高出两辈，若然以一敌一，只恐在众魔头眼中失了身份，是以口出此言。

云蕾抱着孩子，倚在门前，听了赤霞道人的话，柳眉一竖，道：“ 承珠，你给我抱抱小师妹。 ”张丹枫道：“ 云妹，你不用来。 ”于承珠知道师母产后，功力尚未恢复，说道：“ 师母，我替你去一趟，我若是不成，你再替我。 ”铁镜心骇道：“ 你去？ ”要知赤霞道人的武功，久已声震武林，几乎与玄机逸士、上官天野鼎足而三，于承珠要想与他相抗，任谁听了，都会认为是螳臂当车。铁镜心关怀心切，更是惊骇之极，急忙拦阻。沐燕在旁边看了，只

觉酸溜溜地满不是味儿。

张丹枫又是微微一笑，道：“承珠你也不用来，把你的剑给我。”于承珠略一踌躇，解下青冥宝剑，往前一抛，张丹枫一把接着，随即又亮出白云宝剑，双剑一晃，朗声说道：“敝派的双剑合壁之术，原不必两个人使，这就请前辈指教。”

张丹枫这几年来武功已到大成境界，与人对敌，从不用剑，而今亮出两把宝剑，实已是对赤霞道人大大尊重。赤霞道人却仍是自恃身份，羽扇一挥，冷冷说道：“好，那你就进招吧。”张丹枫道：“敝师祖亦曾称誉过道长的剑法，请道长亮剑，也好让小辈见识见识。”赤霞道人道：“是么？令师祖这样说过么？呀，可惜他现在闭关不出，叫我与谁人比剑？张丹枫你不必啰嗦，进招吧！”羽扇轻摇，神气狂傲之极。

张丹枫心中有气，不怒反笑，双剑扬空一闪，噼啪作响，冷笑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请恕小辈失礼了！”倏地青光一起，青冥宝剑直奔赤霞道人的“风府穴”，赤霞道人外貌狂做，实是对张丹枫一点也不敢小觑，见张丹枫剑把一动，羽扇立刻一张，他这把羽扇骨是用百炼合金所打，十几枝扇骨，除了羽毛装饰，都是极为锋利的透骨针，实际上也是一件罕见的外门兵器。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羽扇一挥，青光闪烁，赤霞道人哈哈笑道：“双剑合壁，不，不，哎呀！”他本想说：“双剑合壁，不过如斯！”哪知刚说得半句，那青光已倏地绕过他的头顶，反圈回来，几乎就在同一瞬间，张丹枫左手的白云宝剑，又已电射而出，双剑一圈，把他上半身的十八处大穴，全部笼罩在双剑的威力之下，赤霞道人羽扇左右盘旋，玄功默运，张丹枫一剑紧似一剑，竟是毫不放松，赤霞道人挥扇拒敌，又一连发了三掌劈空掌，两人功力原在伯仲之间，张丹枫一占了先手，劈空掌也震他不退，张丹枫双剑连环疾刺，越迫越紧，忽地冷笑道：“老前辈还是不肯拔剑赐教么？”青冥剑左刺“商丘穴”，白云剑右刺“灵枢穴”，赤霞道人羽扇一扑，左掌横劈，正自凝神解拆，倏然间张丹枫的双剑倏地易位，青光白光交叉疾掠，竟从赤霞道人意料不到的方位疾射过来，赤霞道人急急施展“移形易位”的身法，羽扇方摇，但觉剑气森森，触体生凉，张丹枫的双剑已在他的头顶削过，剑锋几乎触及了头皮。赤霞道人辽一惊非同小可，一个转身，不自觉地把佩剑出鞘，左扇右剑，奋力一挡，好不容易才化解了张丹枫的双剑攻势，吓出了一身冷汗。白摩诃这时喘息已定，在旁边看得拍掌大笑，叫道：“牛鼻子臭道士，摆什么架子？哈，哈，哈！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瞧，还不是乖乖地要亮剑？”赤霞道人面色一阵青一阵红，但张丹枫的攻势仍紧，他可不敢和白摩诃斗嘴。

张丹枫虽然抢了先手，却是半点也不敢大意。心中想道：“这老道居然只凭着一把羽扇，连挡我十三手奇门剑法，怪不得师祖也推许他是一流高手。”赤霞道人有剑在手，形势大大不同，但见他那口剑黑漆漆的甚不起眼，但却是千锤百炼的镔铁精华，张丹枫的宝剑，虽然能令他这口剑损伤，却不能将他削断，只见他的剑不住地打着圆圈，好像一圈圈的波浪似的，要把张丹枫的双剑卷走。原来赤霞道人的内功深湛，他的剑法自成一家，不在乎剑的锋利，所以很少用削刺的手法，反而有锤棒的硬碰手法，每一接触，都是内力相反，比一般的比剑，那惊险之处，胜过万分。

激战间只见张丹枫的剑法骤地展开，急如掣电，剑花错落，宛如洒下了满天繁星，将赤霞道人荡起的一圈圈“剑痕”都反逼回去。赤霞道人大吃一

惊，运足真力，铁剑急压，羽扇翻飞，但听着飒飒连声，剑光闪闪，一时间似乎是赤霞道人占了上风，看看就要将张丹枫的攻势压了下去，只一转眼间，张丹枫的剑光又把他包围起来，如是者两次三番，互相雄长，到得后来，但见剑光霍霍，剑气纵横，盘旋进退，起落变化，不可名状，不可捉摸，即算是黑白摩诃和乌蒙夫夫妇等一等的武学大师，也分辨不出谁强谁弱。

赤霞道人胜在功力稍高，张丹枫则胜在剑法精妙，激战了半个时辰，兀自不分胜负。鸠盘婆这时气力早已恢复，铁拐重重一顿，大声喝道：“ 张丹枫以一个小辈，竟敢闭门不纳，这岂是待客之道？咱们打进去向玄机老头儿问个明白。 ”屠龙尊者接声叫道：“ 对呵，赤霞道友，咱们本来是说好找玄机逸士的，你何苦与小辈纠缠？ ”要知赤霞道人是一派宗师的身份，与张丹枫战个平手，已是面上无光，若有闪失，那更是盛名尽折。故此一众魔头，大呼小叫，要打进去，一来是为解赤霞道人之窘；二来是想恃多为胜，不分皂白，先闹他个不亦乐乎。

黑白摩诃大怒，喝道：“ 你们说的不算话么？玄机前辈闭关静坐，先头已说得一情二楚，你们擅闯他静修之地，想成心欺侮人么？ ”鸠盘婆仰天大笑，叫道：“ 不错，就成心欺负你！ ”铁拐一扫，与黑白摩诃的双杖斗在一起，屠龙尊者失了臂，仍然奋勇向前，一刀劈去，却被金钩仙子林仙韵挡着，乌蒙夫抢上去卫护爱妻，骈指一点，忽觉掌风掠面，乌蒙夫的一指禅功竟然受到极大反击，双方挨了一招，彼此势均力敌，睁眼看时，原来却是昆仑山星宿海的摘星上人，他的摘星手亦是武林一绝，快如闪电，乌蒙夫的一指禅功只能将他挡住，却克不住他。

转眼之间，双方已成混战之局，众魔头一拥而上，黑白摩诃与乌蒙夫夫妇边战边退，堵截不住。张丹枫想起师祖闭关未出，云重静室疗伤，都万万不能给人打搅，心中焦急，正想与赤霞道人打话，赤霞道人忽地一声长啸，铁剑一挥，羽扇一格，以进为退，冲出了张丹枫的剑圈，哈哈笑道：“ 丹枫，你不给我引见，我自行去拜访你的师祖便是，少陪啦！ ”张丹枫料不到赤霞道人也耍无赖，冷笑喝道：“ 玄机剑法你已见识过了，还找我的师祖做什么？ ”这意思是说：“ 你连我也打不过，怎配去找我的师祖！ ”赤霞道人面上一红，反手一剑，挡开张丹枫的剑招，仍然是往前硬闯。张丹枫与赤霞道人也是半斤八两，彼此都不能取胜，谁也拦不了谁。张丹枫这边少了澹台灭明和云重夫妇三把好手，众寡不敌，在人力上先吃了亏。

赤霞道人率领众魔头强攻猛打，转眼之间，攻到大门，云蕾将婴孩交给沐燕，道：“ 你姐弟二人进去暂避一时。 ”沐燕抱着婴孩看了铁镜心一眼，铁镜心正自傍着于承珠，柔声说道：“ 珠妹，你受了伤，敌人势盛，你不宜再战，也避一避吧。 ”于承珠好似没有听到他的说话，全神贯注，站到她师母身旁。只见云蕾一声娇叱，弹指之间，发出三朵金花，屠龙尊者正自一刀劈向林仙韵的肩头，“   ”的一声，被金花碰个正着，屠龙刀反弹飞起，林仙韵顺手一勾，在屠龙尊者的独臂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云蕾的第二朵金花射向摘星上人，摘星上人手掌一翻，意欲卖弄摘星手接暗器的功夫，忽听得那暗器嘶风之声，心头一震，急将阴掌改为阳掌，掌心往外一登，用劈空掌的小天星掌力强把金花打落，只见那金花被掌风一激，呜呜怪啸，陡的改向斜飞，盘天罗冷不及防，给金花射中穴道，登时栽倒。摘星上人吓出一身冷汗，暗自庆幸适才没有用手去接。云蕾第三朵金花打赤霞道人，赤霞道人却是不慌不忙，待得那金花飞到面前，运足真力，举剑一劈，将金花劈为两

边，饶是如此，铁剑上也激起点点火星，令赤霞道人也禁不住心头微怯。于承珠看师母发的三朵金花，看似同时发出，其实却分为三种不同手法，分向三处不同的方向，袭击三个强敌，功力之深，手法之妙，直把于承珠看得呆了。

云蕾连发三朵金花，虽然只打伤了盘天罗一人，敌人的攻势却因此稍稍受挫。于承珠技痒难熬，紧接着也发出一把金花，她用的是自己在看了阿萨玛兄弟与黑白摩诃之战后所觉悟出来的手法，十二朵金花满天飞舞，有的斜飞，有的直射，看似杂乱无章，但每一朵金花，都是打向敌人的穴道，可惜她的功力尚浅，十二朵金花，有一半被赤霞道人用羽扇扑落，有一半被鸠盘婆用铁拐震得粉碎，但虽然伤不了敌人，却也把敌人的阵形打乱。云蕾又惊又喜，笑道：“你的暗器功夫，不用我再较考你了！”

但金花暗器，只能阻敌于一时，赤霞道人与鸠盘婆挥扇舞拐，掩护着众魔头再向前强攻，瞬即冲到云蕾跟前，沐燕抱了婴孩和沐璘先退入屋内，铁镜心看了于承珠一眼，正想说话，于承珠玉手一伸，忽将铁镜心的青钢剑抢了过来，冷冷说道：“你保护沐小姐去吧，你的剑暂借一用。”铁镜心怔了一怔，鸠盘婆已是一拐扫来，杖风呼呼，将铁镜心迫得倒退几步，猛然间又听得一阵断金戛玉之声，原来是赤霞道人的铁剑劈到，张丹枫飞身掠起，双剑急拦，于承珠挽起了一朵剑花，也正在向赤霞道人胸口疾刺，铁镜心大骇失色，但听得一阵剑击之声疾过，赤霞道人跄跄踉踉向后倒退几步。

原来玄机逸士所创的双剑合壁之术，神妙非常，于承珠这一剑当中疾刺，刚好与张丹枫的剑招配合，论功力，赤霞道人原可以震断于承珠的青钢剑，但若然如此，赤霞道人的两胁就得给张丹枫搠个透明窟窿，若然专门对付张丹枫，胸口的璇玑穴又在于承珠的剑尖威胁之下，这璇玑穴是人身的死穴之一，任赤霞道人武功多强，也不能置之不理。是以赤霞道人急忙躲避。

云蕾微微一笑，赞了一个“好”字，双指连弹，铮铮数声，金花再发。这一来，众魔头中武功最强的赤霞道人被张丹枫师徒阻住，鸠盘婆、摘星上人等虽然奋勇争先，却又在云蕾的金花威胁之下，攻势顿然受挫。

张丹枫双剑一个盘旋，将赤霞道人再迫退三步，又给林仙韵解了鸠盘婆的一记厉害杀手，朗声吟道：“忍见名山腾杀气，且看宝剑退群魔，赤霞道长，你再不知进退，我可要不客气了！”赤霞道人骑虎难下，大声喝道：“好，看你能不能挡我入内！”羽扇一摇，众魔头结成了一字长蛇阵，由鸠盘婆铁拐开路，屠龙尊者与摘星上人左右夹攻，赤霞道人自己当中策应，集众魔头之力，强冲猛攻，居然给他们冲出了两三丈路。

张丹枫嘿嘿冷笑，长剑一指，正想变阵反击。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云蕾喜道：“师父到啦！”话犹未了，只见一男一女，如飞疾至，身法快捷，美妙无伦，正是张丹枫和云蕾的师父：谢天华和叶盈盈。

谢天华长剑出鞘，迎风一晃，峭声喝道：“什么人敢到苍山胡闹，都给我滚下去。”这一喝声音并不很大，却震得众魔头耳鼓嗡嗡作响。屠龙尊者和摘星上人不知道谢天华和叶盈盈是谁，兀自不知厉害，冷笑喝道：“好大的架子，你有什么本事敢叫我等下山？”一个一刀，一个一掌，夹攻谢天华。谢天华的妻子叶盈盈之外号“飞天龙女”，轻功佳妙，武林无双。见这两人夹攻丈夫，随手一剑，后发先至，屠龙尊者正自凝神注视谢天华的剑柄，不料叶盈盈的剑招来得如此之快，缩手不及，被叶盈盈一剑刺中手腕，屠龙刀脱手飞去，摘星上人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瞬间，谢天华的

剑招又到，双剑一合，剑光暴长，摘星上人和屠龙尊者但觉头顶一片沁凉，慌忙后跃，伸手一摸，头发竟已被削得干干净净。

鸠盘婆急忙来救，反手一拐，只见又有一个胖和尚飞奔而至，猛地张开喉咙，霹雳一声大喝：“吃洒家一杖！”这人正是玄机逸士的第二个徒弟潮音和尚，他的外家功夫登峰造极，这一杖有千斤之力，与鸠盘婆正好功力悉敌，双杖一交，有如大锤击钟，“ ”的一声巨响，两根杖都当中断了，潮音和尚折了禅杖还并不怎么，鸠盘婆这根拐杖，却是哀牢山的龙血树所制，极为难得，被他一杖打断，心痛如刺。

鸠盘婆相貌奇特，谢天华虽然不认识她，却听过武林前辈道起，见她运神力震潮音和尚的铁拐，剑眉一竖，朗声道：“公孙前辈，你不在哀牢山中静修，却与这班妖人到苍山胡闹，意欲何为？”鸠盘婆正自满腔怒气，厉声叫道：“今日我与你们这班小辈拼了！”举起半截拐杖，一招“排云驶电”，杖头那尖长的鸠嘴，闪缩不定，分袭谢天华与叶盈盈二人，这一招是鸠盘婆拼了死命的杀手，招数轻异，势似雷霆，潮音和尚也不觉吓了一跳。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谢天华冷笑道：“念你年迈糊涂，放你回去吧。”话语方出，双剑一合，剑光暴长，唰唰两声，鸠盘婆的左右脚踝，一边中了一剑，那半截铁拐腾空飞起，拐上的鸠嘴也被削平，鸠盘婆被剑风一荡，倒纵出数丈之外，落下之时，已在山坡，吭也不敢再吭一声，一跷一拐地走了。这还是谢天华手下留情，要不然鸠盘婆折了拐杖，焉能在双剑合壁之下，逃出性命。

众魔头个个受伤，纷纷逃走，剩下的就只有赤霞道人一人，他以一派宗师的身份，从未曾试过似今日的惨败，下不了台，也拼了性命，就在鸠盘婆落荒而逃的那一瞬间，羽扇一挥，铁剑横挡，左刺叶盈盈，右扑谢天华，谢、叶两人出剑参差，尚未合壁，被他的羽扇隔开，铁剑一圈，三人都晃了一晃。谢天华心头一震，道：“你是何人？”赤霞道人势似疯虎，扇剑连挥，疾扑数招，张丹枫在旁说道：“禀师尊，这位是赤霞道长！”谢天华“哦”了一声，正想说话，那赤霞道人杀得失了理性，攻势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谢天华眉头一皱，道：“此人不知好歹，盈妹，不必和他客气。”双剑一合，赤霞道人的铁剑荡开，赤霞道人奋力接了几招，忽听得“ ”的一声，火花飞溅，谢天华一剑格开赤霞道人的铁扇，余势未衰，剑锋顺手抹去，“嗤”的一声，削过赤霞道人的头顶，将他的道冠劈为两半，赤霞道人反手一扇，叶盈盈的剑招又到，只听得“喀唰”一声，羽扇的两支钢骨又折断了。赤霞道人头筋暴涨，脚踏五行八卦方位，苦苦缠斗。但双剑合壁的威势，非同小可，赤霞道人刚才与张丹枫单打独斗，已感应付维难，怎挡得了谢天华与叶盈盈的双剑联攻。

可是赤霞道人凭着几十年功力，又当狂怒之际，所使的竟是挺着两败俱伤的剑法，谢、叶二人算有心饶他，也不能缓手。这形势个个都看得出来，最多再过二三十招，赤霞道人必然折在双剑之下，不死亦伤，可是谁也没有这个能耐上前分解。张丹枫更是焦急，心中怒道：“赤霞道人原该受点教训，可是若重伤了他，两派的冤仇可解不开了。”他素来足智多谋，而对这个尴尬之局，一时间却也想不出好的主意。

只见场中越斗越烈，赤霞道人已在双剑笼罩之下，兀是顽抗不休，每招每式，都是豁出了性命拼着两败俱伤的杀手，张丹枫踌躇不决，他想出手拆开，一来怕自己的功力不够，弄得四个人都受伤；二来也怕犯了师父的尊严。但看此形势，师父也绝不能稍让，一让也得受伤。

猛听得“喀嚓”一声，赤霞道人的扇骨又断了两支，赤霞道人铁剑盘旋，突然一招“后羿射日”，疾刺出去，这一招乃是他最后的杀手，死生一掷，谢、叶两人被他迫得骑上虎背，双剑一合，将他的铁剑圈在当中，直压下去，张丹枫“唉呀”一声叫了起来，眼见赤霞道人的性命便要丧生俄顷之间，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赤霞道友，多谢你有心探望，不必与小辈嗔了，老朽谢绝尘缘，得见故人一面，诸事俱了。祝贵派兴隆，更祝道友勉力修为，得成正果。道友请回山去吧，老朽恕不远送了。”随着话声，“　　”的一声，谢天华、叶盈盈和赤霞道人的三柄长剑都脱手飞出。

众人不约而同地向着发话之处看去，但见后山的那座石室，不知什么时候已打开大门，在门前的草地上，玄机逸士盘膝坐在当中，上官天野和萧韵兰一左一右，神态庄严，严似三尊得道的菩萨。众人恍然大悟，刚才那颗石子定是玄机逸士发出来的，世上除他之外，无人有此功力。

赤霞道人面色惨白，想起自己苦练了几十年，仍是未足挡玄机逸士的一击，当下拾起铁剑，稽首一拜，道：“谢居士指点。”从此回转乌蒙山中，再也不敢多事。

张丹枫等见一场浩劫，消弭于无形，祖师又提早开关，俱都大喜。谢天华率众人上前叩见，于承珠排在最后，也拜见太师祖，玄机逸士微笑道：“今日得见四代同聚，人生至此，尚有何憾。”顿了一顿，又道：“天华、盈盈、丹枫，你们的武功都已大成，我心头再也没有什么挂虑了。只是武学之道，有如大海，你们还是不能自满啊！”谢天华、叶盈盈和张丹枫垂手说道：“谢师父师祖的训诲。”玄机逸士微微一笑，又道：“我等三人，自惭数十年，苟活人间，于国于民，都未曾做过什么有益之事，所幸者尚留一点微未之技，望你们善自运用我们所创的武功，好好做一番事业。”上官天野也唤乌蒙夫等弟子上前，勉励了几句。玄机逸士朗声吟道：“游戏人间几十年，芒鞋破帽自随缘；”上官天野接道：“心魔去尽无牵挂，”肃韵兰接道：“剑谱拳经后世传！”吟罢诗句，三人寂然不动，原来都是坐化了。

黑白摩诃稽首说道：“三位前辈福寿全归，可喜可贺。”谢天华等向遗体行了大礼，进入石室，只见四壁都画满了武功图解，精微奥妙，难以言宣。

张丹枫看得如醉如痴，但觉师祖所留下的武功图解，有不少地方与自己所习的“玄功要诀”暗暗相通，不过“玄功要诀”讲的只是提纲契领的要理，这图解还要实用得多。张丹枫悟性极高，看了一遍，忽地对云蕾笑道：“有了师祖所留下的这个武功图解，咱们何须去求什么灵丹妙药？”云蕾不明其意，怔了一怔，道：“你说什么？”张丹枫道：“你瞧这坐功八式，依你哥哥的功力，照图修习，我看不用三天，就可以把所受的毒气尽泄体外。”云蕾这才知道丈夫从图解中悟出替云重治伤之法。

当下说道：“那么等下就将哥哥移到这里，让他静静疗养几天。”

张丹枫仔细将图解看了一遍，最后一段三十六个图式乃是剑谱，将百变玄机剑法又增添了许多变化，复杂之极，只是似乎有几个式子未曾完全，最后的那段石墙，留下一片空白，张丹枫沉吟半晌，恍然悟道：“是了，定是师祖因为赤霞道人到来，提早开关，所以不及补上了，若然将这套剑法补足，更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玄机逸士对于身后之事早有安排，墓地亦已选好，当下由谢天华与乌蒙夫率领两代弟子，给师尊收殓，择日安葬。玄机逸士、上官天野和萧韵兰三人都是寿登八十，留下武功，安然坐化，实是武林中百年难遇的佳话，故此

众弟子虽然对师尊的去世深致悼念，但却没有一般丧家的那种悲伤气氛。
　　山风吹送，洱海下面隐隐传来厮杀之声，张丹枫待师祖入棺，亲视含殓之后，挂念王府的安危，差遣黑白摩诃下山探听。
　　这时于承珠也正为着叶成林的安危忧虑。张丹枫和谢天华、乌蒙夫等人在里面商量丧事仪礼，她是小辈，插不进口，独自一人，走到溪边，听洱海下面传来的厮杀声，想起叶成林扶伤赴援，心中既是兴奋，又是挂虑。
　　这时时方过午，太阳照过山峰的背景折射在水面上，碧波微漾，形成五彩虹霓回旋的层层圈环，于承珠倚着溪边的大青树，临流照影，但觉思潮起伏，不能自休，清溪中一忽儿幻出铁镜心的影子，一忽儿又幻出叶成林的影子，就像碧波上的虹霓圈环一样，变幻无定。经过这两日来的观察，尤其是经过苍山这一战之后，于承珠对两个人的性格是看得更清楚了，然而她少女的心情，却还不能似清溪一样的澄明。
　　于承珠正自出神，忽听得背后一声咳嗽，回头一看，来的正是铁镜心。于承珠飞红了脸，道：“你不去陪沐小姐，来这里做什么？”铁镜心叹了口气，幽幽说道：“我的心事，要到几时你才明白？她不像你有一身武功，在恶战之时，我奉你师母之命，岂能不照料她？”于承珠气道：“我是叫你不理她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缓缓地回转了头，心中无限酸楚。但觉铁镜心平日虽然善于伺候自己的心意，究其实际，却又似一点也不理解自己的为人。
　　铁镜心又叹了口气，低声说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于承珠道：“今日如何？当初怎样？”铁镜心道：“想当日在台州之时，你我同住一个帐幕，情如手足，嗯，你可还记得，咱们曾约好互相琢磨武功呢。如今你眼界宽了，到了这儿，正眼儿也不瞧人家了。”于承珠默不作声，只听得铁镜心又道：“即算你不念当初手足之情，也当念我这次万里追踪之苦。”于承珠心中一动，想起他为了追寻自己，在谷家庄前索人、觅马，如疯似傻的情景，不知不觉回过头来。铁镜心心中大喜，却仍然装出一副可怜的神气，幽幽说道：“你瞧，我为你在谷家庄所受的刀伤，现在伤口还未合拢呢！”边说边捋衣袖，忽想起伤口其实早已结疤，手指慢慢地卷着衣袖，偷瞧于承珠的神色。
　　铁镜心原想用说话打动于承珠的心弦，却不料因此引起了于承珠的联想，想起叶成林今日所受之伤，比起钦镜心来，不知重了多少，可是叶成林却从未说过一句称功道劳的说话。铁镜心见于承珠面色沉暗，呆了一呆，道：“你想些什么？”
　　于承珠道：“你听洱海下边的厮杀之声已静止了，不知叶大哥扶伤血战，结果如何？”铁镜心凉了半截，想不到于承珠看也不看他的“伤疤”，却想起叶成林来。好半晌才搭讪笑道：“本来该我去的，我不愿与叶兄弟争功，故此让他去了。呀，早知如此，还是我去的好。”
　　于承珠好像闻到了一股霉味似的，眉头一皱，心中想道：“成林此去，岂是为了争功？”口中却不说出来。铁镜心见于承珠面色越来越不对，纳罕之极，一时间竟想不出说什么话才好。
　　忽听得前山步履声喧，澹台灭明哈哈笑道：“阳宗海这次全军覆没，全亏了叶成林兄弟，赶去正是时候。”叶成林道：“我有什么功劳，阳宗海勇猛之极，若不是澹台将军，谁能将他杀败。”澹台灭明笑道：“打仗我打得多，水上打仗可还是第一次，现在还觉晕船呢，我那一刀一枪的功劳算得什

么，叶兄弟，你指挥水师的本领，我可是真的佩服呢。”黑白摩诃笑道：“不必谦让了，大家都有功劳。咦，于承珠呢？”

于承珠走了过来，铁镜心没精打采地跟在后面，心中极不服气，想道：“若是我去，这一仗打得更漂亮！”悔恨不已，只好装出笑容，加急脚步，抢上前，伸手向叶成林道贺。

只见叶成林衣裳破裂，右臂上两道长长的伤口，血流未止，于承珠惊道：“你怎么啦？”叶成林微笑道：“没什么，给阳宗海扎了两下，这倒省得我放血了，你瞧，肿已退了呢。”眼光从于承珠面上一掠而过，又向张丹枫道：“阳宗海的偷袭虽然失败，事情可没了结，段王爷正想听你的主意。”

张丹枫道：“怎么？”叶成林道：“沐国公亲率大军，已在离城三十里外安下营寨。咱们刚刚打退阳宗海，便接到沐国公送来的战书。”张丹枫道：“战书上怎么说？”叶成林道：“战书上数段王爷的三条大罪。第一条是说国家爵位乃朝廷所封，段王爷不该自立为王。第二条是责备段王爷不该擅自驱逐朝廷命官。第三条最妙，责备段王爷不该派人偷入昆明，拐走他的儿女。”张丹枫笑道：“如此看来，这一仗沐国公也不是诚心要打。”叶成林道：“愿闻高见。”张丹枫道：“战书上口气虽然严厉，其实大有转圜之地。比如说自立为王之事，若然得朝廷追认，再下一道御旨封赏，事情也就了结了。”叶成林道：“朝廷肯么？”张丹枫道：“只要沐国公不愿动兵，难道朝廷还会万里迢迢，派兵到大理打仗么？所以这事情全看沐国公的奏折如何说法了。”叶成林道：“但段王爷的真意也不是想自立为王而已，他是想白族的老百姓不受明朝暴政之苦。”张丹枫道：“只要双方停战，地方政事，自可商量。”顿了一顿又道：“我看沐国公目前最急的就是他的儿女。璘儿，燕儿，你们愿回去吗？”

沐璘摇了摇头，道：“我愿跟随师父。”张丹枫笑道：“你就不念大理州的百姓么？”沐燕道：“听师父吩咐。”张丹枫道：“你们修书一封，替段王爷求和。”沐燕道：“怎么写法？”张丹枫口授了书信的内容，大意是要沐国公答允段王爷的若干条件，然后沐璘、沐燕便可放回。叫沐燕用自己的口气，动以真情，再晓以大义，免百姓受刀兵之劫。

沐燕才思敏捷，立即一挥而就。却沉吟说道：“还得一个能言善辩下书的人。”铁镜心避开了沐燕的眼光，却听得张丹枫笑道：“那就得有劳镜心一行了。”铁镜心道：“我不行哪。”于承珠道：“能言善辩，你是出色当行，这差事你何必还要推辞。”沐燕这才笑道：“是呀，铁公子去这最好不过。”

铁镜心本有心病，但听得于承珠也这样说了，众人又一致“捧”他，心中得意，把刚才的不快之感，消除了一大半，说道：“那么我就勉为其难，试一试看。”当下取了沐璘、沐燕署名的书信，立刻下山。

第二日午间，众人都在王府中静候消息，只见铁镜心回来，春风满面，一司之下，沐国公果然愿意谈和，要求段王爷正式派遣使者去谈，并先要送沐璘、沐燕到他的军中。段王爷也很赏识铁镜心，便委托他做谈和的使者。沐燕悄悄将铁镜心拉过一边，问他见到自己父亲的情形。原来沐国公也知道铁镜心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御史，在席间试铁镜心的才学，对他夸奖备至，怪不得铁镜心这样得意。沐燕芳心暗喜，沐璘却是愁眉苦脸地舍不得离开张丹枫。

张丹枫笑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何况咱们又不是以后永不再见了，

璘儿，你何必悲伤？你们姐弟本来不是武林中人，我这几日教给你们的功夫，你们回去好好练习，也尽够用了。”沐璘哭丧着脸道：“师父话说的是，只是在这儿自由自在，多么好玩，回去之后，关在府中，那可够闷气的啦。”乌蒙夫哈哈大笑，道：“原来你是贪这儿好玩，不愿回去。好吧，这次战祸消弭，咱们正该庆贺一场，今晚就到洱海泛舟去。一来让你玩个痛快，二来给你们送行。丹枫，你大约不日也要离开苍山了吧？”张丹枫点了点头，于承珠心中一动，只见叶成林面露喜色。铁镜心却有点尴尬的神情。

“洱海月”是大理最著名风景，这一晚他们分乘两只画舫，在洱海赏月，乌蒙夫夫妇，谢天华夫妇，黑白摩诃，段澄苍和波斯公主等在一条船，张丹枫夫妇，潮音和尚和铁镜心，于承珠，叶成林，沐燕姐弟等几个小辈在另一条船。碧波似镜，月华如练，一望无际的洱海上浮没着帆影点点，渔火星光，互相辉映，说不出的宁静幽美，真教人想象不到，前两天这里曾卷起过血浪腥风。

沐燕傍着铁镜心，指点湖上的风景。于承珠忽然感到一阵迷惘，心头好似有一种预兆，好似铁镜心明日送沐燕姐弟回去之后，就要和自己远远地离开，不知怎的，忽似有了几分伤感之意。

铁镜心却是意态甚豪，只听他扣弦歌道：“洞庭青草伴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映，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沐燕不待歌完，便拍掌赞道：“张于湖这首洞庭秋月，真是千古绝唱！可惜他不曾到洱海泛舟。”张丹枫勾起文思，微微笑道：“太湖与洱海，犹如西子王嫱，各有其美，咱们两处的月色都曾赏过，比起前人是有福得多了。”歇了一会，铁镜心续歌下半阕道：“应念岭表经年，弧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俱空阔，尽汲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弦独啸，不知今夕何夕？”沐燕击掌笑道：“尽汲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真是大手笔，大气魄，张于湖曾中状元，自有气概，若是落魄文士，那是万万写不出来！”言中藏有深意，那是劝铁镜心在她父亲之下，求取功名。于承珠眉头一皱，却不说什么。但见铁镜心满满地饮了一杯酒，眼光一瞥，正向自己这面射来，于承珠低头玩水，但听得铁镜心说道：“洱海月色虽美，但我却更怀念长江，只可惜千古以来，多少枭雄，尽是把长江作战场，弄得波涛汹涌，令几许高人雅士，辜负了美景良辰。”有意无意，眼波又在于承珠的脸上掠过。

于承珠轻轻拂开飘到身上的浪花，洱海的月夜美极了，朦胧的月色就像一层薄雾轻绡，罩在水面上，浪花飞舞，水气濛濛，恍似淡烟笼碧。如此月，如此夜，本来容易惹人引起美妙的遐思，可是听了铁镜心的话，却好像不和谐的乐声，反而破坏了这幽美的气氛。可怜铁镜心提起长江，原是想勾起于承珠的回忆，却不料这甜美的回忆，也渐渐在于承珠心中变质了。

铁镜心把眼偷觑，于承珠一直没有说话，却忽听得叶成林插口说道：“谁不愿意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可是长江南北的老百姓，饥无以为食，寒无以为衣，只怕没有能似铁公子那样的高人雅致呢！”铁镜心被他嘲讽，极不舒服，沐燕道：“如此湖山如此夜，只宜把酒说风花。”与铁镜心相视一笑，眉语盈盈，好像是说：你何苦与“俗人”计较。铁镜心好像被熨斗熨过一样，有说不出的舒服。本来想“回敬”叶成林几句的，听了沐燕的暗劝，也不屑说了。

叶成林不理会别人的面色，说开了头，又往下续道：“古往今来，固然

有不少残民以逞的枭雄，但也不见得就没有真心真意拯民于水火的豪杰。”于承珠道：“这话说得是，世事原不可一概而论，像你的叔叔，我看他就没存有什么私心。”铁镜心对叶宗留颇有敬意，听于承珠将他举例，默不作声。叶成林道：“张大侠，长江上空，目下正是战云激漫，此地的事情，既然告了一个段落，我叔叔还在候张大侠的回音。”张丹枫想了一下，缓缓说道：“我会回到江南去的。不过须得待铁公子见了沐国公之后，这里的事情安排得妥帖了，我才能放心。”沐燕道：“铁公子，你呢？”铁镜心道：“我纵回江南，也绝不与毕擎天之流为伍。”于承珠道：“你对叶大哥就没有一点情份吗？”铁镜心道：“叶宗留大哥宽厚待人，我素来佩服，只是他太过宽厚了，只怕要受毕擎天之流的愚弄。我铁某人岂能受草莽狂夫的号令。”沐燕道：“是呵，那么，那么，你……”想劝他留在云南，忽觉叶成林、于承珠等人的眼光都集在她的身上，她抿嘴一笑，把说到唇边的说话又吞回去了。

于承珠对毕擎天殊无好感、但听得铁镜心如此说法，好像和草莽之人为伍，就失掉了公子身份似的，心中感到极不自然。潮音和尚道：“我看毕擎天很不错嘛，你们怎的总似对他不满。我知道他已请周山民夫妇进关来了。嗯，云蕾，石翠凤很想见你呢。”云蕾想起以前女扮男装和石翠凤作假凤虚凰的事，笑道：“那么，我也只好随丹枫走一趟了。”张丹枫微笑道：“好啦，事情就这样决定。不谈这些大事了，沐姑娘要不高兴啦。”沐燕道：“师父说笑了。不过如此良辰佳景，的确还是尽情赏玩湖山为妙。”铁镜心见她有点尴尬，陪她说笑，不一会，沐燕又愉快如初了。

于承珠却是情怀动荡，不能自休。月亮透过云层，月影波光，端的是玉宇无尘，山河明净，有几只海鸥，不知是贪恋月华，还是将月光误作晨曦，兀自在洱海上空飞翔。于承珠忽地想起她离开台州的那一个早晨，曾下了决心要扔掉自己的记忆的，要像冲波逐浪的海鸥一样，展翼凌云。那情景与今晚多少相同，心情更完全一样。

可是她还是抛不开过去的记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正像含苞待放的花，你不能期望她就像大青树一样，扎根深入泥土，能独自抵挡无情的风雨呵。呀，爱情的矛盾与苦恼，还在折磨一个十七岁少女的心。

这一晚于承珠又是彻夜无眠，铁镜心和叶成林的影子又是交替地在她脑海中浮现。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在以往，当于承珠想起这两个人的时候，不管她怎样佩服叶成林，到了最后，却总是铁镜心的影子占据了她的心头；但今晚，当第一线晨曦透入窗户的时候，叶成林的影子却压倒了铁镜心，于承珠在朝阳的温暖中也睡着了。

待到于承珠醒来的时候，铁镜心已经送沐燕姐弟出城去了。小虎子告诉于承珠，说是铁镜心曾来向她辞行，见她尚在梦中，只好怏怏而去。小虎子道：“这个人真奇怪，又不是生离死别，我却瞧见他在偷偷地拭泪呢！”于承珠一阵心酸，心道：“莫非他是想与我作最后一次的话别！”也许以后还会见面吧？也许这并非最后的“话别”吧？但在感情上于承珠却的确是感到“永远分别”的滋味，正因如此，她没有让铁镜心得到“话别”的机会，感情上总好像还负着债。

过了两日，铁镜心还没有回来，带回来的消息说：沐国公大致同意段澄平的条件，但还要奏禀皇上定夺，同时为了易于转圜起见，沐国公提议由波斯驸马段澄苍奏请朝廷封赠，因为异国公主和驸马来归，算得是“圣朝佳话”，封段家为王，也有个好的藉口。不过这种种计划，还得等到沐国公回昆明之

后再详谈。

这一日张丹枫将于承珠唤到跟前，只见叶成林和潮音和尚已整装待发。张丹枫道：“ 珠儿，我目前还不能走，可能等铁镜心回来之后再动身。你愿意等我们一同走呢，还是现在就走？ ” 于承珠本想说：“ 我跟随师父。 ” 但听得师父提起铁镜心，踌躇了一阵，抬头说道：“ 听师父吩咐。 ” 张丹枫微微一笑，道：“ 那么你现在走吧。我已绘好了一份江南的地图，你带给叶宗留，叫他不要贪功，暂时守着江南的地盘便好。 ” 于承珠接过地图，眼角忽然沁出晶莹的泪珠。张丹枫道：“ 你们走吧。嗯，这里有一包大青树的种子，成林，你带到江南去，看它在长江两岸能不能生长？ ” 叶成林怔了一怔，茫然接过种子。张丹枫笑了一笑，但见于承珠已拭了泪痕，随着他们走了。正是。

长江纵有风波恶，大树盘根可护花。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踏雪神驹 旅途传警报　凌去一凤 半道劫镖银

一个多月之后，潮音和尚、叶成林和于承珠三人，已穿过了云贵高原，取道湖南，进入了江西山区，叶宗留的兵力占据着浙江、江苏、福建三省的沿海地带，只要过了江西，进入浙江，那便是叶宗留的势力范围了。

张丹枫爱护徒弟，仍然把那匹照夜狮子马让给于承珠乘坐，潮音和尚的坐骑也是一匹宝马，只有叶成林的马匹较差，但也是段王爷所送的大理名马，赣南虽然是山区，但比起云贵高原，已算得是坦途了，以那三匹马的脚程来看，大约不需十日便可回到浙江，经过个多月艰苦的旅程，这时才松了口气，三个人的心情都舒畅了。

这一个多月，于承珠与叶成林虽是朝夕相对，但叶成林沉默寡言，又有潮音和尚这么一个长辈同在一起，除了有时谈论一些武林故事之外，于、叶二人极少私下交谈，于承珠的心事更没有在叶成林跟前透露过半点。叶成林虽然有时从于承珠紧锁的双眉，猜到她心中有所苦恼，可是于承珠不说，叶成林也从不敢问。不知怎的，离开了铁镜心之后，于承珠反而有时挂念起他，尤其每与叶成林和她说话的时候，铁镜心的影子更会突然地从脑海中浮起。

到了江西，沿途所有的都是逃难的人们，原来官军准备南北夹攻，有一支大军正从湖北南下江西，所以接近战区的江西东北部的老百姓纷纷避难，十室九空。

这一日他们过了永丰，为着赶路，错过宿头，傍晚时分，到了一个荒村，但见家家闭户，杳无人烟，三人在一个古庙中歇脚，时节已入初冬，山区寒风凛冽，所带的干粮恰巧又吃完了，路上无处添购，三人都感觉到有点饥冷。

叶成林想去撞撞运气，看村中有哪一家还未逃走的，求宿一宵，或者买些食物。潮音和尚笑道：“ 抄化是和尚的事情，待我去吧。 ”不由分说，披起袈裟，匆匆出门。

叶成林拾了一些枯枝，在庙中生起火来，但见于承珠双颊晕红，不知是被火光映红的，还是她心中正在想着什么事情。叶成林呆了一呆，凑近柴火，道：“ 天寒地冻，连日来你辛苦了。 ”于承珠道：“ 这算得什么？我又不是未出过门的娇生惯养的小姐。 ”忽而想起昆明，昆明四季如春，铁镜心这时也许正在国公府里和沐燕饮酒赏梅。和这里的情景那是大不相同了。

叶成林叹了口气，道：“ 看这样子，很快就会打起大仗来。张大侠不知什么时候才来，我的叔叔一定焦急极了。 ”于承珠道：“ 是呵，我也盼望师父快来，在他的身边，人也似多了几分主意似的。 ”叶成林抬起头来，只见她面上有一派彷徨的神色，好像迷途的孩子一样。

叶成林不觉又怔了一怔，揣测于承珠说这句话的意思。于承珠看了叶成林一眼，缓缓地低下头去，心中若有所思，只顾烘火。叶成林搭仙说道：“ 是呵，我但愿铁镜心也能够和张大侠一同回来。 ”于承珠道：“ 嗯，铁镜心，他，他恐怕不会来了。 ”叶成林道：“ 我叔叔一向敬重他，说他文武全才，更兼熟读兵书，精通韬略，义军中就缺少这样的人材。就怕他不肯纡尊降贵，屈身草莽之中。 ”于承珠听叶成林不住地称赞铁镜心，禁不住想起铁镜心曾在她面前讥消过时成林粗鄙无文的说话，其实叶成林的文才虽然远不如铁镜心，却也不至于像他所说之甚。这霎那间，于承珠忽然有一个奇异的感觉，叶成林虽然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但好像比出身在“ 书香门第 ”的铁镜心还“ 高贵 ”得多。

天色沉黑，有几只夜枭低鸣飞过古庙，潮音和尚已去了许久，还未回来。于承珠道：“咦，怎么还未回来。莫非他老人家又闯出祸来了？”叶成林道：“师伯祖武功超卓，在这荒村中还能失事么？”于承珠笑道：“老人家有点莽闯，又喜欢管闲事，我倒不怕他被什么红巾女贼捉去，而是怕他被什么闲事绊住了。”原来在路上他们曾听人说，夹在官军区域和义军区域的中间地带，有一个不知名字的红巾女贼占山为王，十分厉害，故此于承珠拿此说笑。

话犹未了，忽听得潮音和尚哈哈大笑，推开庙门，大声说道：“你们两个小娃娃在背后议论我什么？”于承珠道：“不敢。”抬起头来，只见潮音和尚扶着一个鹑衣百结的叫化子，跌跌撞撞地走进来。这事情大出于承珠意外，这叫化子原来竟是毕擎天的弟弟毕愿穷。

毕愿穷衣襟染有血迹，面上透着黑气，似乎受伤不浅，但仍是那副滑稽的模样，只见他屈了半膝，嘻嘻笑道：“叫化子的腿给人家打跛啦，没法给你姑奶奶下跪请安啦！”于承珠忙道：“怎么回事？”但见潮音和尚把毕愿穷放倒地上，双指一夹，在他腿弯起出了一枚五寸来长的钢针，叫道：“是呀，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中了金针圣手韩老镖头的毒针？”毕愿穷道：“说来话长，你赶快给我将那老家伙打发了吧！”话声嘶哑，显然是忍着痛楚，那故作滑稽的笑容更令人感到难受。

潮音和尚眉头一皱，道：“韩老镖头是一个正派的镖行人，嗯，你们怎么和他过不去？两边都是朋友，这事情我也不知怎么啦？哎呀，你怎么啦？”但见毕愿穷眼睛翻白，手指外面，口说出两个“急”字，潮音和尚急忙替他划开伤口，挤出黑血，一面叫道：“承珠，你给我跑一趟，看他们闹的什么事情，就在前面那个山口，有一群人打架，你给我拿主意，该劝架的就劝，不让劝的就撒手不管，哈哈，你们别以为我是爱管闲事的人。”

于承珠笑道：“师伯祖放心，我不给你惹事便是。叶大哥，你做事把稳，陪我走一趟吧。”两人奔到村头，只见前面山坳之间，果然有一堆人厮杀。

叶成林放缓脚步，道：“这事情可有点古怪，咱们且瞧瞧再说。”但见镖行的骑马都倒在地上，叫声凄厉，一个个樟木箱笼堆得像小山似的，镖行人围在四周，箱顶有一个老镖头盘膝而坐，拿着旱烟管，一口一口地喷着浓烟。劫镖的乃是一群乞丐，个个骑着健马，向镖行的人冲击，镖行的人看看守不住了，那老镖头把手一扬，嗤嗤之声破空而出，群丐拨转马头便跑，过了一会又攻上来。看情形是颇为忌惮那老镖头的金针暗器，想引那老镖头把暗器发完了，再大举劫镖。

那老镖头喝道：“你们是丐帮的吗？”为首的一个壮丐笑道：“你既然知道，这个交情你怎么还不肯卖呢？将解药交出，镖银留下，哈哈，咱们绝不会把你难为。”那老镖头喝道：“胡说，想丐帮的毕帮主现在已是天下十八省的大龙头，他岂会劫小老儿区区这一支镖？你们分明是冒名的。那个是头领？”前头说活的那个道：“你要不信，这也没法。把镖银留下了，我再和你说。”那老镖头怒道：“韩家镖局岂有拱手奉送镖银之理，哼，哼，黑道上劫镖，事亦常有，却从没有像你们这伙的下流行径。暗中下毒，把牲口害了，如此行为，不怕令江湖上齿冷么？居然敢冒充是丐帮的？今日我非把你揪去见毕擎天不可，看我肯饶你，毕擎天也不肯饶你！”那头目哈哈大笑叫道：“我等着你老揪呢！”

放马直冲，那老镖头一扬手，他拨转马头又跑，金针不能及远，这伙乞丐骑术精绝，金针自是追他们不上。

于承珠道：“ 咦，这真奇了，毕擎天为什么要劫韩家镖局的镖？听韩老镖头骂他的话，我也替他难过。 ”叶成林道：“ 真是毕擎天派来的人？ ”看来他也不大相信。于承珠道：“ 绝对不会冒充，毕愿穷是毕擎天最亲信的人，这个大头目姓白，我也认得。而且弄倒人家的牲口，这也正是毕擎天的拿手本领，我以前也吃过他的亏，他想把我留下，把我的照夜狮子马也弄得几乎不能行走呢？ ”叶成林摇了摇头，用这种手段劫镖，确实有欠光明磊落。

于承珠道：“ 你认得韩老镖头么？ ”叶成林道：“ 未曾见过。但听叔叔说，这人算得是镖行中第一个人物，不止是由于他武艺高强，而是他最重义气。他有三不保，来历不明的不保，贼赃不保，贪官不保。但只要他答应保了，那就万无一失。黑白两道的朋友都卖他的交情。不知道毕擎天何故要与他为难？ ”于承珠道：“ 听说他很少自己走镖，这回亲自出马，看来所保的镖非比寻常！ ”叶成林道：“ 就算他保的是多大银子，毕擎天现在是义军统帅，按理也不该去劫他镖银。 ”这事情真是古怪之极！于、叶二人虽然聪明透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两人正在窃窃私议，忽听得丐帮的人纷纷叫道：“ 哈哈，这老儿的暗器发完啦。 ”“ 并肩子攻上去呵！ ”“ 给他留一点情面，不要拔他的镖旗。 ”群丐见老镖头双手连扬，却并无一枚飞针发出，估量他的暗器也该发光了，心中少了顾忌，但仍舞动兵器，护着面门胸口等处要害，策马直冲人镖行阵中。

忽听得那老镖头舌绽春雷，陡的一声喝道：“ 贼化子，给我留下了！ ”嗤嗤嗤几声疾响，左右两面的壮丐跌下马背，当中姓白那个丐帮大头目反手一鞭，立即拨转马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韩老镖头身形疾起，在箱顶上飞身扑下，手中使一杆黑漆发亮的兵器，一招“ 李广射石 ”，点到敌手胸膛的“ 璇玑穴 ”，这大头目名叫白孟川，乃是丐帮中的一流好手，武功不在毕愿穷之下，在马背上一个“ 镫里藏身 ”，刚刚闪开，忽地叫道：“ 妈巴子的，你这老贼！ ”骂声未了，只见几点火星溅起，白孟川一个筋斗，翻下马背，原来韩老镖头除了善使梅花透骨针之外，还精于打穴，他的打穴兵器便是随身携带的旱烟杆，白孟川避开了他的点穴，却给那滚热的烟锅烫焦了一片皮肉。

白孟川逃得快，韩老镖头追得更快，白孟川刚刚翻下马背，他的烟杆又点到了后心，白孟川唰地反手一鞭却扫了个空，但见韩老镖头一口浓烟，迎面喷到，白孟川头晕目眩，鞭法大乱，韩老镖头那恨烟杆有如灵蛇四钻，时而作点穴镢用，时而作五行剑使，杀得白孟川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干承珠笑道：“ 咱们该劝架了吧？ ”叶成林道：“ 且再看一会儿。 ”丐帮的人想冲上去救，但白孟川被困，两个武功仅次于白孟川的又中了毒针，实力大减，镖行的人，一致奋起，用弓箭射着阵脚，眼看丐帮的败局已是无可挽回。

混战中只听得韩老镖头哈哈大笑，白孟川手忙脚乱，一鞭扫去，韩老镖头不闪不格，反将烟杆凑上前去，长鞭缠在烟杆上，被韩老镖头顺势反卷，越卷越短，猛地喝道：“ 倒下！ ”白孟川一个踉跄，身子倾斜，但却还并未应声倒下。

镖行中有人看出不对，叫道：“ 咦，这厮敢情真是丐帮中的？ ”韩老镖头冷笑道：“ 管他是谁？捉他去送给毕大龙头看看，若然真是丐帮中的，不必咱们惩罚，毕擎天便要废了他的双腿！ ”直到现在，他还不信这伙人是毕

擎天差遣来的。叶成林与于承珠躲在一块大石后面，听了这话，伸了伸舌头，笑道：“咱们若去劝架，该怎么说，难道好说他们真是毕擎天差遣来的吗？”

韩老镖头口中说话，手底却丝毫也不放松，他的内力本来就比白孟川高出许多，只见他烟斗一振，白孟川长鞭立即断为几段。

眼见韩老镖头这烟袋一磕，白孟川非栽倒不可，就在这霎那之间，忽见镖行中人如潮水般倏进倏退，一条人影疾逾飘风地冲了进来，韩老镖头烟杆一挥，将白孟川震退数步，定睛一看，只见来的乃是一个身穿杏黄色道袍的道士，手持拂尘，遮在白孟川的面前。

韩老镖头打了个突，手抚烟杆，朗声问道：“来者可是山东上清观的玄瑛道长么？”玄瑛道人道：“不错，久闻韩老镖头大名，今日幸会。”韩老镖头道：“敢问道长法驾南来，有何指教？”玄瑛道人道：“贫道来向居上化缘，这趟镖请你施舍了吧。”脸上冷气森森，丝毫不似说笑。

韩老镖头烟杆微颤，强抑怒火问道：“道长世外高人，要这钱物何用？”玄瑛道人淡淡说道：“天下苍生，嗷嗷待哺者甚多，贫道化缘，自有用处。”韩老镖头仰天一笑，哈哈说道：“冲着道长的面子，这个善缘本来非结不可。无奈我韩振羽保镖数十年，还是两袖清风，这个镖我可赔不起。若说我也随道长一走了之吧？我韩某一生从未失信雇主，道长，你这不是强人所难么？”

玄瑛道人仍是面色木然，毫无表情，冷冷说道，“说来说去，老镖头还是善财难舍的了？”韩振羽烟杆一摆，朗声说道：“道长若然定要伸手，那么就请先拔了小弟的镖旗。”话说至此，已是毫无转圈之地，只见玄瑛道人面色一沉，拂尘疾起，一出手便是上乘的拂穴功夫，左指“中明”，右指“百汇”，韩老镖头烟杆抖开，迅即身移步换，避招进招。两人都是打穴拂穴的大名家，登时杀得个难分难解。

玄瑛道人这样的突如其来，不但令镖行中人愕然失惊，于、叶二人更是大感意外。须知玄瑛道人为人耿介，在北五省算得是个响　　的人物，依常理而言，他绝无劫镖之理。叶成林问道：“听说毕擎天夺北五省大龙头的时候，玄瑛道人也曾助他一臂之力。”于承珠道：“不错。他们二人是有交情。看来他这次也是受了毕擎天的请托。但以玄瑛道长的为人，若非他认为理所该当的事情，他绝不会伸手多管。这事情越来越奇怪了！莫非韩老镖头这趟镖真是有什么问题？”

场中两人越斗越烈，韩振羽的铁烟杆是短兵器，刺穴也只能刺一处地方，玄瑛道人的拂尘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尘尾散开，千丝万缕，将韩振羽的全身穴道都笼罩在一柄拂尘之下，要不是韩振羽的武功精纯之极，早已落败。饶是如此，他在兵器上吃了亏，终是屈处下风。镖行中人都捏一把冷汗，只怕几十年来从未失过手的韩老镖头这次难保威名，陡然间忽听得　的一声，玄瑛道人倒转拂尘，格开了韩振羽的烟杆，尘尾根根竖起，有如千百钢针，向韩老镖头面门疾刺！

叶成林叫道：“不好。”正待跃出，陡然间，忽见几点金星疾闪，玄瑛道人倒提拂尘，身形凭空拔起，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一丈开外。于承珠赞道：“打得好，避得也妙。”原来韩老镖头在弹指之间，发出三口金针。他号称“金针圣手”，确是神技非凡，俗语说：“心无二用”，他竟然在抵挡敌人恶招之际，能抽空发出金针，要不是玄瑛道人轻功超卓，应变奇速，几乎遭了毒手。

但见韩老镖头并不跟踪反扑，却好整以暇地装了一口旱烟，镖行的人莫

名其妙，心中都道：“这岂不是错过良机？”哪知玄瑛道人的拂尘招数神妙无比，看似败走，实是藏有极厉害的后着，韩老镖头可不上这个当，他趁这个机会，缓一口气，心中早已盘算好制敌之方。

韩老镖头吸了一口旱烟，哈哈笑道：“玄瑛道长，可以饶了小老儿吧？”玄瑛道人拂尘一摆，淡淡说道：“几根金针，济不了事，贫道还得向居士化缘！”一招“云麾三舞”，拂尘横扫，韩老镖头叫道：“道长，天下间也少见你这样化缘，可叫小老儿设法子啦。”话未说完，骤然一口浓烟喷出，韩振羽的透骨金针，烟杆刺穴和喷烟扰敌，乃是他的三种绝技，尤其喷烟扰敌更是匪夷所思，能在张口说话之时，将烟气留在口中，待到敌人不备之时，这才突然喷出。

高手比斗，最忌敌人在暗，自己在明。玄瑛道人拂尘一扫，忽然烟雾迷漫，饶他技高胆大，亦自吃了一惊，急忙倒转拂尘，改攻为守，一招“八方风雨”，将上中下三路全都护着。韩老镖头也不禁赞了一个“好”字，一口浓烟，又随着“好”字喷出，玄瑛道人骂道：“这算什么正经比武？”韩老镖头笑道：“贵客光顾，小老头该敬烟奉茶，客途无茶，只好向你敬烟了。”口中说话，手底却毫不放松，一口烟杆横挑直刺，时而作点穴镢使，时而作小花枪用，处处不离玄瑛道人的三十六道大穴。

可是玄瑛道人守得很稳，他在拂尘上下了几十年的功夫，运用得纯熟之极，虽然被烟雾所扰，只能见着敌人模糊的身影，仍然见招拆招，毫无破绽。韩老镖头那一袋旱烟抽完之后，仍然打不倒玄瑛道人。他的透骨金针又只剩下几根，不敢轻易发出。这一来，表面上他似占了上风，实际却是危机暗伏。

这时丐帮和镖行也在混战之中，白孟川长鞭折断，抢过一口单刀，一马当先，斫倒了镖行两个得力的伙计，哈哈笑道：“韩老镖头，镖旗留下，咱们绿水千山，相见有期。”指挥群丐，将大大小小的箱杠都搬上了骡车。丐帮人多势盛，镖行的人被白孟川困在一角，无法阻拦。

于承珠道：“咱们该出去了吧？”叶成林笑道：“咱们出去是助玄瑛道人劫镖呢？还是助韩老镖头保镖呢？”于承珠道：“咱们劝架。”叶成林道：“玄瑛道长他们非劫镖不可，这场架怎么劝得下来？”于承珠一想，今晚之事，古怪得出乎常理之外，韩老镖头保的是什么镖？毕擎天又为何要劫镖，来龙去脉，自己全不清楚，这场架的确不知从何劝起？于承珠问道：“依你之见如何？”叶成林道：“看来他们只是志在劫镖，不在伤人，咱们就由得玄瑛道长将镖劫去，然后再截住他细问根由。好在毕大哥都是自己人，是非曲直，有理可说。”于承珠一想不错，便不作声。

眼见丐帮的人将箱杠都搬到骡车上，叶成林忽道：“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夜风中隐隐传来清越的角声，不多一会，镖行和丐帮的人也全都听到了，个个心中疑惑，侧耳细听。陡然间，号角声中央着一声清啸，众人眼睛一亮，但见一队戎装少女，排得整整齐齐，从山坳转角处走出来，最前面的四个少女，提着碧纱灯笼，拥着一位束着红中的少女，笑声中红中飘动，端的是“矫健婀娜两有之”，两边混战的人都不自禁地静止下来，看那个红中少女。于承珠心道：“看这气派，莫非她就是路人争说的红中女贼？”

但见那红巾少女玉手一招，冷冷说道：“这支镖给我留下。”玄瑛道人怒道：“什么？”那少女盈盈一笑，忽地厉声说道：“你没长耳朵吗？这支镖给我留下！”玄瑛道人拂尘一举，道：“凭什么要给你这支镖？”那少女道：“原来你还要动手吗？就凭这个要你的镖！”倏然之间，寒光疾闪，这

少女拔剑进招，快得无以形容，但听得“　”的一声，玄瑛道人的铁拂尘已被斫了一道缺口，这尘杆是精铁所铸，看来那少女的长剑纵非宝剑，亦是锋利非常。

玄瑛道人何等武功，竟然冷不防地先给她来了个“下马威”，心中又惊又怒，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红巾少女，运剑如风，招招凌厉，似这般一见面便拔剑动手，丝毫不按江湖规矩，在黑道上也少见罕闻。

玄瑛道人万万料想不到这少女的剑法竟然如此厉害，抖起精神，展开八八六十四手连环拂穴的功夫，还未使到一半，那少女忽地又是一声清啸，一招“星汉飞搓”，剑光如练，上刺咽喉，兼指双目，玄瑛道人挥尘横扫，暗中也藏了杀手，那少女的剑法奇诡之极，看看刺到，忽地中途一变，倏然一个盘旋，平削过来，将玄瑛道人的上半身都笼罩在剑光之下，玄瑛道人亦非弱者，拂尘一个飘开，趁着她全力进攻，中路空虚之际，尘尾四散，连拂她胸口的“王衡”“关元”“天关”“璇玑”“瑶光”“中府”六处大穴，这是玄瑛道人败中求胜的杀手绝招，两人都是近身相搏，眼见一招之间，便要强弱立判。

玄瑛道人的拂尘正在沾着少女衣裳，劲力还未运到之际，那红中少女忽然张口一吹，笑道：“臭道士的武功还不错啊，由你去吧！”但见尘尾根根飘起，随着“唰”的一声，玄瑛头上的道冠竟被那少女一剑削为两半。

玄瑛道人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自从成名以来，只败过一回，那是玄瑛道人助毕擎天抢北五省的大龙头时，败在阳宗海手下。阳宗海名列天下四大剑客，玄瑛道人力战而败，犹有可说。想不到这少女在三十招之内，便削了他的道冠，败得比那一回更惨！

韩老镖头喜气洋洋，急忙上前施礼，说道：“来者可是芙蓉山的凌云凤女侠么？老朽是京都振远镖局的镖头韩振羽，路过贵地，未曾到宝寨拜山，多多失礼了。”其实不是韩老镖头忘记拜山，这红巾女盗凌云凤出道未满一年，名气未响，韩振羽已拜会了江南的七个大盗头了，却并未将她列内。

凌云凤凤眼一扫，皱眉说道：“老人家，你啰哩啰嗦，说这一番话做什么？我可并没有请教你的来历啊！”韩老头怔了一怔，赔笑说道：“这支镖是我保的。望姑娘高抬贵手，我必按江湖道上的规矩，送一份厚礼与姑娘添妆。”韩振羽名满天下，黑白两道全有交情，以为这凌云凤乃是初出道的女盗，用意不过在扬名立志，自己下气相求，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按常理而言，她实在犯不着结一个强仇，更与天下镖行作对（韩振羽是镖行领袖）。

想不到凌云凤竟是丝毫不留情面，听了韩老镖头的说话，一张俏脸上仍是冷森森的毫无表情，淡淡说道：“这种银子取之何伤，我管这是谁保的镖？”白孟川眉毛一扬，跳上前叫道：“不错啊，这种银子取之何伤，咱们是道上同源，按规矩平分了吧！”凌云凤道：“这支镖是你们先下手劫的？”白孟川道：“是啊，咱们是奉毕帮主之命来的，这！这……”正想说这支镖的来历，凌云凤好像听得极不耐烦，一挥手道：“哼，你们在我的地界竟然伸手劫镖，本该给你们每人都留下一点记号，看在这道士武功不俗，让你们好好走开，你们还不快滚。”

白孟川大怒，挥舞单刀，噼啪作响，道：“好呀，给你面子，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吧，你就从我们手中再劫去吧。”玄瑛道人拂尘一探，道：“韩振羽，你怎么说？”凌云凤的女兵把装好的镖银的骡车就要驱走，丐帮和镖

行的人都上前拦截，那些女兵个个武艺高强，哪里拦阻得住？韩老镖头咬一咬牙，叫道：“好，咱们同舟共济，先把这女强盗打退了再说！”倏地烟杆一探，一口浓烟疾喷出去，与玄瑛道人、白孟川合战凌云凤！正是：

异军突起红巾女，一凤凌云展翅飞。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宝剑金花 双英施绝技　仁心侠骨 一诺救镖师

凌云凤纵声长笑，但见她身形微动，青钢剑倏地先向韩振羽刺来。韩老镖头左手一抬，立掌护胸，却将右手的铁烟杆当作小花枪使用，霍地一招“白虹贯日”，使出攻守兼备的“中平枪”招数，虚点咽喉，实刺胁下的“檀中元”，却不料凌云凤身法之快，无以形容，韩老镖头的烟杆刚刚封出，她已抢先半步，剑尖指到了韩老镖头的手腕，换是他人，这一招铁烟杆非撒手飞出不可。韩老镖头久经大敌，急忙一个盘龙绕步，呼的一口浓烟喷出，同时左手一扬，金星连闪，将最后的七根透骨金针，一股脑儿都发了出去。但听得长笑声中，凌云凤赞了一个“好”字，一条人影，凌空飞起，她一击不中，早已翩然掠出，七枚金针，都从脚下飞过。

转眼之间，又到了玄瑛道人的身边，但见她身形未落，已在空中使个“飞燕掠波”之势，翩如飞鸟般直冲玄瑛道人而来，玄瑛道人识得厉害，铁拂尘抖得笔直，他已试过拂穴无效，这时改用“玄门拂尘八法”，使了一个“卷”字诀，凌云凤的剑尖竟给尘尾微微缠住，白孟川眼明手快，看得有便宜可捡，一个箭步便跳了上来，唰的一刀劈下，这一刀势捷力沉，端的是凶险之极。

刀光剑影中，但听得凌云凤一声冷笑，白孟川一刀劈下，却忽然不见了她的身影，玄瑛道人叫声不好，铁拂尘脱手飞出，白孟川听得玄瑛道人的叫喊，怔了一怔，仓卒之间，不知如何应付，还未及转身，但觉背后微风飒然，肩头上一阵剧痛，这时才见凌云凤的身影贴身掠过。就在这电光石火的霎那之间，她一举震退了玄瑛道人，又把白孟川刺了一剑，还是她手下留情，这一剑从他琵琶骨旁边三寸刺过。

玄玻道人武功最强，一飞身抢过拂尘，立刻与韩老镖头连成犄角之势，互相掩护。那白孟川中了一剑，却是心惊胆战。本来以他们三人之力，合战凌云凤，纵不能胜，亦不至败。无奈凌云凤机警之极，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先破了最弱的一环，这一来，便将合围之势打开了一个缺口，受了伤的白孟川，反而成为两人的负担。

于承珠与叶成林在岩石后凝神注视，但见凌云凤在三人围攻之下，倏进倏退，忽守忽攻，身形展开，真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于承珠心道：“这是哪一家的剑术，精妙如斯，看来竟不在师祖所创的百变玄机剑法之下。”

忽听得　嘟一声，白孟川的单刀被削为两段，凌云凤一个蹬脚将他踢翻，玄瑛道人和韩老镖头急退，混战中，镖行和丐帮之众，都被女兵赶得四散奔逃，凌云凤亦是紧追不舍，玄瑛道人和韩老镖头刚跑了几步，猛听得金刀劈风之声到了背后，凌云凤的剑法奇诡绝伦，似左似右，一招同时攻击两人，韩老镖头和玄瑛道人都感到她剑尖的锋芒！

骤然间，忽听得“　　”的一声，玄瑛道人反手一拂，刚刚回过头来，依稀似见细如游丝的金光一闪，只道韩老镖头发出金针拒敌，但见凌云凤已在离身十丈之外，朗声笑道：“看在这两枚暗器的份上，放你们走吧！”玄瑛道人怔了一怔，心道：“韩老头儿那一手金针，有什么了不得，值得这女魔头如此看重？”

凌云凤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之间，那队女兵已把骡车驱入密林，韩老镖头兀自气吁吁地往前奔跑，玄瑛道人冷笑一声，追上去道：“女贼已走得远啦，你还慌什么？”韩老镖头怒道：“都是你们，害得我这镖局的招牌给人家斫了！”烟杆一抡，抖起个碗大的枪花，朝玄瑛道人的“风府穴”便

刺，额上红筋暴露，一脸拼命的神气。玄瑛道人举拂尘挡开，冷冷笑道：“又不是我抢你的！”韩老镖头骂道：“都是你们惹出来的！”烟杆疾下如雨，他走镖四十年，这还是第一次失手，怪不得他气得几乎疯了！

玄瑛道人只道刚才的暗器是他发的，心感他相救之恩，而镖银又已被凌云凤劫去，实已无心与韩老镖头厮拼，只是把拂尘展开，护着全身穴道，但守不攻。韩老镖头却越打越急，招招凌厉，玄瑛道人怒道：“你这老头儿好没来由，我问你，你是想要回这镖银不是？”韩老镖头眉头一扬道：“这个当然！”玄瑛道人道：“这支镖是那女贼劫的不是？”韩老镖头道：“不是你们胡缠，我早已过了芙蓉山啦！”玄瑛道人道：“旧帐慢些再算，咱们说目前的。”韩老镖头道：“怎么？”玄瑛道人道：“你想要回镖银，我也想要这支镖。在这一点上，咱们可是志同道合，理该同舟共济才是。”韩者镖头道：“你是说咱们同来想法，向那女贼追回镖银么？”玄瑛道人道：“不错。”韩老镖头想了一想。忽然怒气冲冲道：“我才不与你们这干卑劣小人同谋合伙！”

玄瑛道人大怒，叫道：“我怎么卑劣了？”但见白孟川乘了一匹马，在马背上摇摇欲坠地奔来。韩老镖头怒气大起，骂道：“你们将我的骡马都下药迷倒，这行径还不卑劣么？”突然舍了玄瑛道人，纵身一跃，铁烟杆向白孟川的马头磕下。

烟杆未落，那匹马一声长嘶，白孟川滚翻地下，玄瑛道人大怒，喝道：“你说咱们卑劣，你打一个受伤的人，这算得英雄吗？”拂尘横扫，一连几记疾攻，韩老镖头这才醒起白孟川是与自己联手拒敌之时，受了那红巾女贼的两处剑伤，心中颇感歉疚，但玄瑛道人的拂尘来得甚急，迫得他不好和解，只有奋力招架。正在打得不可开交时，忽听得一声清脆的声音叫道：“两位前辈息争，敝师伯祖潮音和尚请两位相见。”

玄瑛道人和韩老镖头收了兵器，霍地跳出圈子，只见面前站着一个美貌如花的少女和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年，这自然是于承珠和叶成林了。

玄瑛道人帮毕擎天抢北五省的大龙头之时，在武家庄上见过于承珠，知道她是张丹枫的徒弟，急忙举手为礼。韩老镖头虽未见过，见她如此说法，恍然大悟，问道：“这群叫化子最初与我动手之时，有一匹白马在林外驰过，其快如风，我正追那个叫化头子，马背上的人一把将他抢去，那马跑得太快，黑夜中我看不清楚，莫非这人就是潮音和尚么？”于承珠道：“正是他老人家。”韩老镖头双眼一翻，叫道：“老朋友竟然是这样帮忙我吗？好呀，我非向这莽和尚讨个公道不可！”玄瑛也叫道：“潮音大师原来今晚也来过了？他眼见毕愿穷受伤，怎么不助他一臂之力？早将镖银劫走，也省得这许多是非！”于承珠笑道：“正因他老人家和两位前辈都是老朋友了，所以才差遣我来请两位息争。”

韩老镖头和玄瑛道人都是满肚子闷气，冷冷地哼了一声，一言不发，随着于承珠便走。走到那座破庙，但见潮音和尚正在替毕愿穷裹伤，潮音和尚哈哈笑道：“韩老哥，你来得正好，将解药拿出来，省得我费力替这化子治伤啦。”韩振羽一口气冲了上来，叫道：“潮音，你帮的是谁？”潮音和尚笑道：“我谁也不帮，这女娃刚才还说我爱理闲事哩！两边都是朋友，我再一帮，这事情岂不是更闹大了。”韩老镖头气呼呼地嚷道：“你说不帮，怎么迫我拿出解药？”潮音和尚笑道：“老兄言重了，我是请你拿出解药，请你不看僧面看佛面。”韩老镖头“哼”了一声，道：“潮音和尚，你是拿你

老大哥的面子来压打小弟弟了？”潮音和尚道：“我没有那么大的面子，我是请你看在天下十八省大龙头毕擎天的面上！”

韩老镖头呆了一呆，叫道：“你说什么？毕擎天，毕大龙头？”潮音和尚道：“不错。这面子你值得卖吧？”韩老镖头大叫道：“依你说来，这群恶叫化竟然是毕擎天差遣来的？”潮音和尚道：“一点不错！”

韩老镖头两眼翻白，气吁吁地瘫在地上，道，“凭他的身份，要劫我区区这一支镖？还任凭手下使出那等恶毒诡计？”玄瑛道人冷冷说道：“不劫你劫谁？谁叫你保这支镖？”韩老镖头跳起来道：“怎么？我开镖行的不保镖，喝西北风？”毕愿穷疼痛稍止，又笑嘻嘻地道：“你韩老镖头还怕没吃的吗？我们倒是要另一些人饿饿肚子！”韩老镖头道：“你说什么？”毕愿穷道：“请问这支镖是谁交你保的？”韩老镖头道：“你难道不知我生平有三不保，若然这支镖来历不明，我岂有保它之理？”玄瑛道人道：“你三不保也好，三十年不保也好，这我管不着，我只问你，这支镖是谁的？”

韩老镖头怒道：“好呀，你这算是审问我了？”玄瑛道：“不敢。说不说在你，这支镖我们是要定了。”于承珠噗嗤一笑，道：“这支镖正在人家手里，两位前辈何必你争我夺？”这话两边都刺了一下，可是由她带笑说来，众人都不禁哑然失笑，这剑拔弩张的气氛登时缓和了不少。叶成林道：“镖行黑道，各有规矩。韩老镖头不肯说也就罢了。”白孟川裹好剑伤，瞋目说道：“罢了，你是谁人？我们可并没有请你出主意。”毕愿穷道：“白老弟休得无礼，这位是叶统领的侄子。”白孟川“哦”了一声，仍然说道：“既然如此，那就更无胳膊向外弯之理！”叶成林道：“这支镖是义军要的吗？”白孟川道：“难道是我有这样大的胃口？”叶成林道：“我叔叔——他知道这事吗？”白孟川道：“这，这……”原来这事是他们秉承毕擎天的旨意而行，并未有向叶宗留禀告。

韩老镖头冷笑道：“若是时宗留要的，或许我还卖这个面子。哈，原来你们是假借义军之名！”白孟川怒道：“毕大龙头做不得主么？就是，就是……”他本来想说：“就是叶宗留也得听毕大龙头的号令。”但这话到底不方便说出来，于是改口说道：“就是叶统领在此，这支镖他也一定是说非劫不可。”潮音和尚是个直肠的人，冲口笑道：“你又不是他，怎么代他说话？”换是别人，这话非引起大争不可。潮音和尚辈份既高，又是救毕愿穷的恩人，丐帮听来，虽然甚不舒服，却无一人反驳。叶成林微笑道：“于姑娘说得好，这支镖反正在人家手里，大家自己人何必先你争我夺。过两天我就能见着叔叔和毕大龙头，我再请他们定夺。谅那凌云凤在几天之内未必花得完，这支镖还不是等于寄存在她那里一样吗？”这说话面面都俱顾到，韩老镖头怒气稍平，点头言道：“好，那我就听你叔叔一句话！”毕愿穷眉头一皱，白孟川面色大变，叫起来道：“这，这事可不能迟办！”

韩老镖头道：“怎么，有本事你去把这镖拿回，我韩某双手奉送。”眼看纷争又起，忽听得有敲门之声，于承珠望了一眼，笑道：“人家可先来啦。”叶成林打开庙门，只见两个少女，杏黄衫儿，白绫束腰，一人捧着拜匣，一人提着灯笼缓缓走入，却原来就是红巾女贼凌云凤两个贴身丫鬟。

捧拜匣的那个向众人扫了一眼，眼光停在于承珠身上，行上前来，将拜匣呈上，于承珠奇道：“你家寨主叫你来请谁啊？”那丫鬟道：“请女侠把拜匣打开。”于承珠略一踌躇，霍地把拜匣打开，只见内里三朵金花，整整齐齐地压在拜帖之上，那丫鬟道：“我家寨主请这三朵金花的主人！”

于承珠微微一笑，捡起三朵金花，说道：“雕虫小技，贻笑你家寨主了。”那丫鬟道：“姑娘的金花妙技，我家寨主佩服得很。她说，看在这三朵金花的面上，请姑娘的朋友们也一同上山。”玄瑛道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在混战中发暗器相救的是于承珠，他一直还以为是韩老镖头的透骨针呢。

毕愿穷嘻嘻一笑，道：“姑娘，这回咱们全沾了你的光了。白贤弟，你扶我上山去。”白孟川道：“你歇歇吧。”毕愿穷道：“有姑奶奶出头，这支镖今日非讨回不可。”于承珠啐了一口，道：“谁和你穷开心。”毕愿穷笑道：“讨回这支镖银，你家大爷可就阔啦。好小姐，我不敢得罪你啦，看在你师父和咱们丐帮老帮主的交情上，这支镖银你是非得讨回不可。”撑着墙壁，向于承珠屈了半膝，那态度竟是十分认真，把于承珠弄得气也不是，恼也不是，心中想道，“毕擎天虽然跋扈，但也还不是胡作非为的人，玄瑛道人更是正派的武林人物，他们都这般着急，难道这支镖银真是有什么重大的关系？”

潮音和尚道：“韩大哥，你的解药该拿出来了吧？我在这破庙替你们看家，也给这几位受伤的化子大爷调理调理。”韩老镖头一想，丐帮劫镖，虽然可恶，但要他们的命却也太过，先前不知道他们的来历，现在既知他们确是丐帮中人，那便无论如何，总得留有余地。听潮音和尚一说，便顺水推舟地将解药拿了出来，并交了一份给毕愿穷。毕愿穷笑道：“你送我解药，我领你的情份。可这支镖我还是非要不可。”韩老镖头哼了一声，道：“行呀，那就再看你的本事吧。”

除了潮音和尚之外，一行人都随那丫鬟上山。上得山来，已是天色微明，晚霞隐现。芙蓉山乃是仙霞岭的一个支脉，山势并不怎么险峻，可是经过凌云凤的布置，冲要之处，碉堡森严，栅城围绕，看来竟不亚于金城汤池。叶成林也不禁暗暗佩服，心中叹道：“草野之中，不知埋没多少人才？就是这‘红巾女贼’便不输于手握兵符的大将。”

那丫鬟让众人稍候，过了片刻，只听得里面三通鼓响，寨门大开，叶成林急忙将于承珠推到前面，原来这是绿林中迎接贵宾之礼，她请的主客是于承珠，尽管于承珠辈份最低，众人却是不能僭越。

只见寨中两队女兵排列，凌云凤戎装佩剑，出寨相迎。于承珠落落大方，以礼相见。道了姓名，凌云凤忽然间问道：“于小姐与张丹枫大侠怎样称呼？”于承珠道：“那是家师。”凌云凤笑道：“怪不得于小姐用金花暗器。”又道：“江湖上人称散花女侠的想必就是姐姐了？”问这话时，眼光中有一种异样的表情。

于承珠道：“这是江湖上的前辈奖掖后进，小妹岂敢当女侠。”凌云凤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那是绝对假不了的。女侠出于忠孝之家，义侠之门，小妹仰慕得紧，请受一拜！”凌云凤是一寨之主，简邀于承珠上山，按绿林的规矩来说，在凌云凤这边是请客，在于承珠这边则是拜山，最多是以弟辈之礼相叙，断无主人拜客之礼。凌云凤这一举动，实是大出寻常，同来诸人，无不惊讶！

于承珠急忙避开，凌云凤却已拦在面前，盈盈下拜，两边挤着女兵，避无可避，只好一面拦着凌云凤，一面屈下半膝还礼。哪知凌云凤下拜之时，猝然间双臂一抬，将于承珠扶起，于承珠大吃一惊，心道：“难道她是趁势较量我么？”念头方动，还未及运劲相抗，凌云凤双臂一垂，却已深深地作了一拜。忽地眼圈一红，说道：“我生平最敬慕的是于大人和张大侠，于大

人当年含冤下狱，我未得尽半点心力，这一拜是拜令尊的，请姐姐替尊大人受礼！”

于承珠暗叫“惭愧”，原来这有女魔头之称的红巾女贼竟然是血性英雄，见她如此敬重自己的父亲，这一拜倒不好推辞了。当下含泪还礼，抓紧凌云凤的手，就像一对分别了多年的姐妹见面一般。韩老镖头和玄瑛道人心中暗喜，均是想道：“难得这女贼对于承珠素眼有加，看来讨镖有望了。”

凌云凤请于承珠坐在上首，含笑问道：“小妹这次请姐姐上山，一来是为了心中仰慕，藉此识荆，二来是想请问姐姐发那三朵金花的用意。”于承珠见她意气相投，不再掩饰，单刀直入他说道：“明人面前不说假话，那是为了这一支镖。”凌云凤道：“嗯，这一支镖？”于承珠道：“是呀，这一支镖是韩老镖头保的。”凌云凤道：“这我早就知道，就因他保了这一支镖，我是非劫不可。”于承珠道：“这支镖牵连可大着呢。毕擎天也想劫这支镖。嗯，我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都要劫这支镖？但想来必有复杂的内情，不妨大家说个明白！”

凌云凤叫道：“什么？自封十八省大龙头毕擎天也要劫这支镖？这群化子和这牛鼻子就是他差遣来的？哼，竟然用那种下流暗算的手段劫镖？要不是你说，我绝不相信。”于承珠脸上热辣辣的，不由得替毕擎天难过，想起毕擎天的做事每多不择手段，确是有损威望。弄得自己也无辞置答。

毕愿穷突然一跃而起，笑嘻嘻地道：“请问寨主，别人把刀搁在你的脖子上，你是不是要请别人先放下刀子，再光明磊落地较量？还是尽快将他击倒，以免除危险？”

凌云凤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韩老镖头气得满面通红，也跳起来道：“是呵，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保我的镖，对你有何损伤？”毕愿穷冷笑道：“你这镖运到湖北，那就替朝廷磨利十万张刀子，来对付我们江南的义军！”韩老镖头怒叫道：“胡说八道，你知道我保的是什么镖？”凌云凤溜了韩老镖头一眼，道：“好，我此刻就要看你保的是什么镖？”

片刻之间，女兵把昨日打劫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箱杠，都堆到厅子上，凌云凤道：“韩镖头，你说，你保的是什么镖？”韩老镖头嚷道：“这是北京乐家托我保的贵重药材，运到湖北，亦是济世救人，有什么错了？”北京乐家乃全国药商的首脑，富甲京华，每年都要请一次保镖，将药材运销江南，是镖行最好的主顾，这一次保的特别贵重，所以才请到韩老镖头。于承珠诧异之极，心道：“若是乐家交保的药材，那就更不该劫了！”

毕愿穷冷笑道：“济世救人，我说却是乱世害人！”韩老镖头喝道：“你狗口里不长象牙！”凌云凤把手一挥，叫道：“与我把这些箱杠都劈开来看！”

韩老镖头气得手颤脚震，叫道：“你这岂不是将药材糟踏了么？”乐家交他保这支镖时，曾说明大部分的贵重药材必须密封，免得走了气味，可是这时韩老镖头为了验明真相，势不能上前阻止。

霎时间，那些大大小小的箱杠都被劈开，但见药材拨开，里面露出的都是黄澄澄的金子。毕愿穷冷笑道：“如何？这是官家的军饷，总值七千万两白银的金子，那是九门提督奉了皇命，强迫乐家出面，假说是药材托你代运的。湖北十万官军，断饷缺粮，若无接济，不战自溃，你给他们保这支镖到湖北去，那岂不是给官军送上了续命汤，让他们磨利十万张刀子来对付我们吗？”

韩老镖头手脚冰冷，想不到自己一生不保官银，这次却上了官家的圈套。

那乐家是著名的殷实商人，怎料他却在官家的威迫之下，叫自己也一同上当。白孟川大叫道：“韩老头儿，看清楚没有？这支镖是不是该由我们截下了？”但听得“咕咚”一声，韩老镖头一口气透不过来，晕过去了。

凌云凤道：“将这老儿扶进去，用冷水将他喷醒！”于承珠叹了口气，想不到自己父亲一生忠心耿耿扶助的朝廷，行事竟是如同宵小，骗了商人，骗了镖行，江南药材，今年也将因之缺货。毕愿穷得意洋洋他说道：“幸亏咱们的大龙头耳目灵聪，官家以为咱们不劫镖行，可以混过，哈哈，到底还是给咱们截住了！”

凌云凤冷笑道：“这支镖可还不是在你的手中呢！”

毕愿穷叫道：“什么？来历既明，你还要劫这支镖吗？”凌

云凤纵声笑道：“毕擎天劫得，我就不能劫得么？”于承珠道：“看在叶宗留统率的义军份上，姐姐你就得高抬贵手了吧！”叶宗留在江湖上声望极高，毕擎天虽然自封为十八省大龙头，但仍要仰仗于他，“封”他做义军的大统领，凌云凤听得于承珠抬出了叶宗留的名号，耸然动容，微微笑道：“这帮恶丐和臭道士我才懒管，叶大哥和你的帐我卖了吧。”于承珠大喜道：“多谢姐姐！”凌云凤一笑说道：“叶宗留不在这儿，那么算是你保镖了！”于承珠道：“就算我吧。”但见玄瑛道人和毕愿穷一齐色变，凌云凤道：“好，那么就要请姐姐指教了。我也正想见识张大侠所传的剑法呢！”于承珠这才知道凌云风问她的用意，原来凌云凤还是要固执着绿林道中付镖还镖的规矩，要和她比试一场。

于承珠只好告了个罪，亮出剑来，两人抱剑而立，凌云凤道：“姐姐远来是客，主不僭客，请先吧。”于承珠宝剑一持，道：“献拙了！”于承珠和凌云凤惺惺相惜，这一剑只是个“起势”的招式，哪知凌云凤的剑招却是老辣非常，但见她一个盘龙绕步，方位立变，惊鸿掠燕般地绕到于承珠背后，唰的一剑，就朝于承珠后心搠来，于承珠吃了一惊，心道：“原来她真个较量！”急用“玄机剑法”中的“大雁南归”，反手一剑，解了凌云凤的剑势，接着寒光一闪，一招“玉女投梭”，反客为主，刺凌云凤肩后的“风府穴”，凌云凤赞了个“好”字，一剑搠空，剑招倏变，身随剑转，俨如“鹰隼穿林”，猛地一个“苏秦背剑”，脚步还未旋转过来，剑锋已先刺到。于承珠一见有机可乘，立刻使了一招“举火燎天”，宝剑横封上去，忽地想道：“我的剑乃是宝剑，削断了她的兵刃可不好看。”心念方动，但觉劲风扑面，寒气沁肌，于承珠急忙闪避，只觉凌云风一剑从她鬓边削过，于承珠脚尖点地，掠出三两丈外，凌云凤如影随形，跟踪直上，微微笑道：“姐姐不用客气。”口中说话，手底却是丝毫不慢，一连几招“白猿进果”，“仙人指路”，“大鹏展翅”，暴风骤雨般地袭来！

于承珠迫得打点精神，奋力拆招，好不容易到二十招之外，才解了凌云凤的先手。但觉凌云凤的剑法奇诡之极，虚虚实实，难以捉摸，自己手中空有一柄宝剑，亦只能堪堪打个平手。其实论起剑法，两人乃是在伯仲之间，不过凌云凤胜在经验，所以用的虽然只是一柄普通的青钢剑，却反而占了六成攻势。

双方又拆了三四十招，凌云凤剑法忽然一变，但见她柔如柳絮，快若惊鸿，招招都藏着无穷变化！

于承珠暗暗纳罕，斗了一百来招，仍看不出她是何家何派，剑法奇诡如斯，要不是于承珠这两年来，武功经验都大有长进，当然不易抵敌。

幸而于承珠曾跟张丹枫习过“玄功要诀”，虽然时日尚浅，功力未深，但那“玄功要诀”，不但是修习正宗内功的入门途径，而且是各种上乘武术的总纲，斗了许多，于承珠对凌云凤的剑法，渐渐摸到了一点门路，但觉她虽然奇诡百出，仍有迹象可寻，似乎是川武当、少林、嵩阳三派剑法为基础，而加以方向的变化，缓疾的不同。如此一来，于承珠应付虽然不致似先前吃力，但亦不过堪堪打个平手。

玄瑛道人和毕愿穷等人一心盼望于承珠得胜，这时都是十分焦急，心中俱在想道：“这样打法，不知何时方了？”陡然间，但见凌云凤一剑横挑，快如闪电，剑光人影，疾转如风，眼花撩乱，突见于承珠身形飞起，“ ”的一声，把凌云凤的青钢剑削为两段，毕愿穷大喜，还未叫出声来，但见青光一闪，夭矫如龙，斜飞直上，“■嚓”一声，插入大梁，于承珠的宝剑也被凌云凤震得脱手飞出。

原来于承珠也是焦急非常，所以突用险招，让凌云凤的长剑欺到身前，仗着青冥宝剑之利，一举将它削断；可是她在内圈发剑，劲力就远不及对方；因之虽然断了对方的剑，可是自己的宝剑，也被对方震飞。

如此一来，只能算是打个平手。凌云凤微笑道：“姐姐的剑法，我领教过了，果是不凡，我得陇望蜀，还想再领教姐姐的暗器。”

棋逢对手，于承珠也给她撩起了好胜之心，但觉自己仗着宝剑之力，略占上风，殊不光采，如今她要较量暗器，正合心意。便道：“姐姐肯予指教，那是求之不得，便请姐姐划出道来。”

凌云凤道：“咱们先来个文比，然后再来武比。”较量暗器，也有文比武比，于承珠可还没有听过。凌云凤续道：“姐姐远来是客，我让你先打三枚暗器，若然我侥幸避过，那么就请姐姐也接我三枚。这是文比。各打三枚，若然两无伤损，那么咱们再来武比，各用暗器攻拒，直至见了强弱方休。”

于承珠笑道：“这样，我不是占了姐姐的便宜吗？”玄瑛道：“恭敬不如从命，于姑娘，你不必推辞了。”于承珠料凌云凤也不肯让她先接暗器，只得取了三朵金花在手，施了一礼，说道：“那么，请恕小妹僭越了。”

只听得“铮”的一声，于承珠双指一弹，一朵金花，电射而出，说时迟，那时快，凌云凤一个转身，那朵金花贴着鬓云飞过，就在这一转身之间，凌云凤已把头上的红巾解下。

于承珠第二朵金花相继飞出，但见凌云凤红巾一扬，金光一闪即灭，竟似泥牛入海，无声无迹。于承珠吃了一惊，第三朵金花又飞了出去，这一朵金花打得劲道十足，直取凌云凤左腕的“曲池穴”。凌云凤赞道：“散花女侠，名不虚传！”突然一个转身，红巾疾展，衣袂风飘，姿态美妙之极，但听得铮铮两声，凌云凤将适才卷去的金花，借红中一挥之力激射出来，把于承珠的第三朵金花又打落了！

于承珠的金花暗器，每片花瓣都是锋利异常的刀片，凌云凤竟然能用一条红巾将它卷去，这种上乘的内家卸力功夫已是非同小可；她还能攻能放，以金花还击金花，这一手绝技，令玄瑛道人这一班武林高手，也看得目瞪口呆，于承珠是暗器的行家，深悉其中的艰难，更是暗暗佩服。

凌云凤好整以暇地将红巾扎好，微笑说道：“承让了。”忽地皓腕一抬，一枚暗器悄无声息飞了出来，于承珠有意卖弄功夫，只当没有瞧见，直到那暗器飞到身前，一折腰躯，便闪了开去。于承珠练过穿花绕树的身法，躲闪暗器，从容之极，姿态美妙，也不在凌云凤之下，山寨女兵都轰然喝彩。却

不料凌云凤那枚暗器古怪之极，在喝彩声中，忽然“ 嗤 ”的一响，竟在空中转折回翔，掉转了头，又向于承珠闪避的地方射来，于承珠这才瞧清楚乃是一枚内中藏有机关的蝴蝶镖。于承珠赞了一个“ 好 ”字，身形展开，俨如燕子掠波，蜻蜓点水，蝴蝶镖连换了三次方向，仍是追她不上，终于落到地上。

凌云凤赞道：“ 躲避暗器的身法，要算姐姐独步武林了。 ”“ 嗤 ”的一声，第二枚蝴蝶镖又破空打出，于承珠扭身闪过，待那蝴蝶镖的劲道消了一半之时，猛的回头，反手一弹，那枚蝴蝶镖刚刚追到身后，被她一弹，铮然反射，恰恰与凌云凤所发的第三枚蝴蝶镖碰个正着，双双跌落地上。这一下用的却是乌蒙夫的“ 一指禅 ”手法，于承珠虽然学得只三成功夫，但用来对付凌云凤的暗器，已是绰有余裕。

凌云凤道：“ 文比不分高下，咱们可要再来武比了。 ”于承珠道：“ 好，这回该请姐姐先行指教了。 ”凌云凤飞身一掠，手腕一翻，猛地抖手打去，一下子便是十二枚蝴蝶镖连翩飞出，有如流星乱舞，惊雹骤落，于承珠施展从阿萨玛兄弟那里学来的手法，手指疾弹，但听得“ 铮铮 ”之声，不绝于耳，也把十二朵金花飞了出去。凌云凤的蝴蝶镖内有机关，可以在空中任意转折回翔；但于承珠的金花互相碰撞，居然也从不同的方向激射，将凌云凤的蝴蝶镖撞得阵形大乱，凌云凤也不禁吃了一惊，陡然间，但见金光一闪，已到面前，凌云凤急忙闪避，但听得“ 嘶 ”的一声，半条红中，已在空中飘舞！

众人眼花撩乱，这时刚刚定下神来，但见凌云凤霍地跳出圈子，纵声笑道：“ 散花妙技，世上无双！小妹这回，是真的输得心服口服了！ ”原来于承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朵金花削断了她的红巾。

毕愿穷与白孟川喜得跳了起来，凌云凤道：“ 你们忙什么？ ”指挥女兵，将箱杠重新装好，笑道：“ 于姑娘，按照咱们绿林道上的规矩，这支镖现在交给你了。 ”毕愿穷上前唱了个喏，道：“ 姑奶奶，多谢你啦！ ”白孟川也道：“ 于姑娘，你未到军中，就先给咱们立了一件奇功，真是可喜可贺啊！ ”

于承珠眼珠一溜，道：“ 叶大哥，你过来。 ”叶成林应声而出，于承珠道：“ 这支镖我付给你，你交给你叔叔也好，交给毕擎天也好，我管不着！ ”毕愿穷与白孟川满心以为于承珠是替他们夺镖，却不料于承珠付托给叶成林，这不但是当着众人扫了他们的面子，而且是扫了毕擎天毕大龙头的面子，但转念一想，这支镖反正到了自己人的手中，心里头虽然不快，却也不敢多说话。

纷扰中那穿着杏黄衫子的丫鬟出来禀道：“ 那老头儿醒过来啦，捶着胸直叹气！ ”凌云凤笑道：“ 失了七十万两银子，怪不得他要心疼了。给他几两盘缠，送他下山去吧。 ”

话犹未了，忽见韩老镖头跄跄踉踉地奔了出来，嘶声叫道：“ 怪我有眼无珠，走了四十年镖，到头来还翻了这么一个筋斗，玄瑛道兄，你肝胆照人，韩某在北京的家小，托你照顾了！ ”突然纵身一跳，向着寨中的大柱一头撞去！原来照保镖的规矩，失了镖若讨不回来，镖行就非负责赔偿不可。韩老镖头虽然保了几十年镖，薄有积蓄，但哪里赔得起七十万两镖银？若说一走了之，但一来牵累家小；二来韩老镖头以几十年的信用，亦不愿如此做法。韩老镖头想来想去，无法可施，一口气转不过来，因此自寻短见。

韩老镖头处在绝境，本来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但众人正在欢喜上头，根本就没有想到他。这一下端的是大出意外，玄瑛道人一声惊呼，抢上去已来不及，只见韩老镖头去势如箭，看看就要撞到柱上！

忽听得“轰”的一声，寨中的大柱忽然从中断了，韩老镖头从缺口处飞过，给一个人拦腰抱住，这个人正是叶成林。原来是他在间不容发之际，施展大力金刚手的功夫，把大柱打断，救了韩老镖头一命。

叶成林微微一笑，将韩老镖头放下，对凌云凤拱手说道：“事非得已，损了贵寨大梁，请恕罪了。”韩老镖头叫道：“你救我作什么？”叶成林朗声说道：“这支镖仍请你带到湖北去！”

此言一出，石破天惊，众人面面相觑，静得连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但错愕稍过，霎时间又嘈声四起。韩老镖头颤声说道：“这，这……这我怎么敢说？”白孟川嚷道：“你，你凭什么擅自主张？将银子送到官军手中，这岂不是助敌人来打自己？”毕愿穷不住价地嘻嘻冷笑，脸上却无丝毫的滑稽神情，笑得大失常态，猛地拍案骂道：“叶哥儿，你做得也太过份啦，将大伙儿的性命来送人情吗？”

叶成林神色自若，默不作声，众人嚷嚷骂骂，过了一阵，自然静了下来，无数道目光都盯着他，只见他缓缓走出场心，微笑说道：“这七十万两银子，咱们将它截了。湖北的十万官军，缺粮缺饷，势将不战而溃，是也不是？”白孟川道：“官军不战而溃，对我们岂不是好得很么？”叶成林道：“不错。可是十万张肚子，也得吃饭的是不是？”毕愿穷冷笑道：“哈，叶哥儿，你心肠真好，可怜起官军来啦！”叶成林大袖一挥，朗声说道：“我是可怜湖北的老百姓！十万溃军，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他们不抢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有钱的人家重门深户还可以防范溃军，穷人家可就要大大地倒楣，你们也不想想，这一场大兵灾要害了多少百姓！”

玄瑛道人和毕愿穷面色惨白，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作声不得。白孟川直瞪眼睛，还想叫嚷。叶成林脸孔一板，斩钉截铁地道：“这支镖是于姑娘讨回来的，现在交托给我，我有全权处理，是也不是？”凌云凤道，“一点不错。”叶成林道：“好，那么谁也不许多话，韩老镖头，这支镖你带到湖北去，尽管交给官军，天大的担子，由我来挑！”

于承珠一颗心卜卜地跳个不休，想不到叶成林这样一个质朴寡言的人这时却活似一个指挥若定的大将，自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只见他双目一扫，缓缓说道：“咱们是为民请命的仁义之师，怎能让老百姓先受灾殃？仁义之师，无敌天下，又何惧他十万官军，百万官军？咱们做的好事，总会有人知道。这十万官军，吃饱了肚子，也未必就肯为朝廷卖命？你们怕十万官军，我来做前锋，我有法子要他们投降，不投降就把他们击败！有什么可惧的？打仗要作长远打算，这仁义两字，就值得十万雄师！”

凌云凤纵声长笑，翘起大拇指道：“壮哉！这才是大英雄大豪杰的气魄！女兵们将骡车护送下山，交回镖行！来，来，来！叶大哥，我敬你三杯！”登时提壶把盏，斟了满满的三大杯酒，先自仰着脖子喝了。叶成林哈哈笑道：“你不要我赔你的大梁，这三杯酒我也只好喝啦！”大寨中一片静寂，但听得叶成林和凌云凤豪迈的笑声！正是：

石破天惊还巨款，仁心侠骨两相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雪夜步梅林 相怜相惜　冰心牵塞外 同梦同悲

于承珠默默站在一旁，但见凌云凤红巾飘动，神采飞扬，端的似凌云彩凤，做视空溟。于承珠心中一动，忽然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但觉他们两人并肩而立，就似古画中的李靖与红拂一般，英雄儿女，豪侠风华，配合得自然之极，如此一想，不觉痴了。

凌云凤哈哈大笑，叫道：“于姑娘，你也来饮三杯！”于承珠道：“小妹量浅，不敢奉陪。”凌云凤道：“酒逢知己何辞醉！于姑娘，这一杯你是非饮不可！”于承珠咀嚼“酒逢知己”这几个字，心中怅然，接过凌云凤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凌云凤笑道：“这才够痛快。”正想再劝，叶成林卷着舌头说道：“我才是真个不行，醉了，醉了！”叶成林确是不善饮酒，在凌云凤豪气凌迫之下，干了三杯，但觉脚步虚浮，摇摇欲坠。凌云凤见他神态非假，纵声长笑，将玉杯掷地，道：“好，今晚再饮。杏儿，你收拾厢房，请叶大哥安歇去。于姑娘，我陪你到山前走走。”

白孟川等见凌云风并不理睬他们，甚是尴尬，当即拱手告辞，凌云风笑道：“忙什么？山下一片荒村，听说你们丐帮有许多人受了伤，好，你们派一个人去，将他们都请上来吧。我这个山寨虽小，总强似荒村野店吧！”毕愿穷与白孟川怔了一怔，心道：“这个女魔头何故前倨后恭？”只听得凌云凤又纵声笑道：“你们义军中确是大有人物，我以前却是小看天下士了。有侄如此，想来叶宗留更是名下无虚士，我将来也要去拜见拜见！”玄瑛道人和毕愿穷大喜，得凌云凤合伙，江西一路可以大振声威，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适才的芥蒂自是一笔勾销。

凌云凤挟着几分醉意，与于承珠携手同行，纵览山寨形势，口讲指划，论武谈兵，于承珠虽非所长，但亦略解兵事，听来确是比铁镜心实际得多。虽觉凌云风酒后狂气迫人，心中对她却是十分喜受。

这时正是冬残腊月，山顶上积雪皑皑，远远望去，就像银光泻地一般，转过一个山坳，忽见雪里红白梅花盛开，幽香扑鼻。凌云凤道：“我听说邓尉山上的梅花有香雪海之称，可惜我没有到过，这里的梅林，还是我来了之后，才叫她们在各处山谷移来栽的。”于承珠道：“原来姐姐如此风雅。”凌云风大笑道：“什么风雅？我种这些梅花，不过是想稍解山野粗鄙之气罢了。姐姐，你冰心侠骨，娴静幽雅，那才真似梅揖清芬呢。”于承珠苦笑道：“我但愿能多所历练，可以像梅花耐寒，可是见了姐姐，才知道自己还差得太远呢！”凌云凤忽道：“若说耐寒，在天山上那才真是寒冷，这里的冬天简直不像冬天。”于承珠听了，心中一动，蓦然想起一个人来。

记得师父张丹枫有一日和她谈论海内各剑派名家，曾说起天山之上有一个隐士，名叫霍行仲，曾发下宏愿，要搜集天下剑谱，自创一家。他中年隐居，绝迹中原，天山僻处回疆，人迹罕到，知者绝少。只有玄机逸士在他隐居之前，曾和他见过一面。玄机逸士很佩服他的毅力虔心，但也觉得他发愿太宏，谈何容易。分别之后，音信隔绝，玄机逸士也不知道他生死如何，至于他究竟搜集了多少剑谱，武功深浅，那更是无人知道了。

于承珠听凌云凤提起天山，心中一动，脱口问道：“姐姐到过天山吗？”凌云凤道：“我是在天山长大的。”于承珠道：“请问霍行仲霍老前辈和姐姐是怎么个称呼？”凌云凤道：“他是我的舅舅。”于承珠道：“怪不得姐姐剑法如此神妙，想来是霍老前辈亲授的了。嗯，我听说他老人家要搜集天

下剑谱，自创一家，这可真是了不起呵！”

霎然间，忽见凌云凤面上掠过一丝阴影，就像晴空抹上了淡淡的轻云，于承珠于无意之中听到了霍行仲的消息和凌云凤的来历，甚是高兴，一时没有察觉，连珠炮地追问道：“天山上很好玩么？霍老前辈还在那儿么？”凌云凤仰望山顶积雪，淡淡说道：“我舅舅早已死了。天山的情景，日子隔太久，我记不起来了。”于承珠怔了一怔，这才发觉凌云凤面色的变化。心中想道：“为什么提起天山，她好像有什么伤心之事似的？”于承珠本来还有许多疑问，例如她是怎样离开天山，到这儿来做女寨主的？见她神情淡漠，也不好再问了。

两人缓缓穿过梅林，过了一阵，凌云凤忽道：“你那位叶大哥真有意思。”于承珠面上一红，道：“我也是几个月前才认识他的，叙起来才知道是同一师门。”凌云凤笑了一笑，道：“他对你关心之极，你和我比剑之时，我从他的眼色里看得出来。”于承珠羞得低下了头，道：“姐姐取笑了。”凌云凤微喟说道：“有人关心，那便是最大的福份。嗯，你的叶大哥真像我一个熟识的人。”于承珠心弦颤抖，轻轻问道：“是么，那是谁？”凌云凤忽地又纵声长笑，道：“我也有点醉了，时侯不早，咱们该回去了。呀。一个人常常为往事困扰，那是何苦？”于承珠有如给人在心弦上拨了一下，忽然想起了铁镜心来，登时意兴萧索，也就不再谈下去了。

这一晚，凌云凤邀于承珠联床夜话，可是晚餐之时，凌云凤大杯大杯地喝酒，倒在床上，不一会就睡着了。于承珠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朦胧间，好像自己又到了洱海之滨，一棵大青树树叶繁茂，浓荫蔽地，于承珠正想跑到树下，忽然平地上又冒起一棵大青树来，眼睛一花，但见两棵大青树下的繁枝密叶之中，藏着一对少年男女。

左边那棵大青树下站的是叶成林，右边那棵大青树下站的是凌云凤。于承珠扑过去叫道：“叶大哥！”天空隐隐响过雷声，叶成林忽然不见了，只有那棵大青树在摇动。于承珠叫道：“凌姐姐。”凌云凤笑面相迎，于承珠奔到她的跟前，正想问道：“叶大哥呢？”陡然间忽见凌云凤柳眉倒竖，唰地一剑刺来！于承珠大叫道：“凌姐姐，是我，是我！”剑光闪闪，迎面刺到，于承珠连连后退，“卜通”一声，跌入洱海之中，只听得耳边有人柔声唤道：“别怕，别怕，我在这里呢！”

于承珠睁眼一看，但见凌云凤站在面前，自己却跌落床下，再一看时，只见凌云风穿着一套夜行衣服，手中正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剑。于承珠大吃一惊，简直不知是真是梦？

只听得凌云凤低声说道：“外面似是有夜行人来了，你别惊慌，我去瞧瞧就来！”窗门早已打开，凌云凤似乎急不及待，说了这两句话，倏地就穿窗飞出。

于承珠定了定神，这才知道确是做了一个恶梦。竖耳细听，外面果有微碎的脚步声，而且不止一人，于承珠一听，便知这些人轻功甚高，心中想道：“我岂可让凌姐姐一人冒险。”披起衣服，提起青冥剑，立即也追了出去。

于承珠一口气追到前山，这才见到凌云凤的背影，再追出半里之遥，前面雪地上的几条人影已隐约可见，果然是来了轻功超卓的夜行人！于承珠疑惑之极，猜不透这几个夜行人是什么路道，若说是好意，为何不正正当当地拜山求见？若说是坏意，却为何一来又跑，并不与凌云风动手过招？

就在这个时候，忽见那几条人影，一齐停步，凌云凤道：“你们是谁？”

一个瘦长汉子应道：“我们是霍天都的至交友好，哎呀，凌姑娘，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火麒麟郝云台，五年前咱们不是在天山南面高峰见过一面吗？这几位是我的拜把兄弟。”

五年前凌云凤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依稀记得霍天都的朋友中似乎是有这一个人，急声问道：“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这样鬼鬼祟祟夜间偷来？”

郝云台道：“我们不想惊动你寨中众人。吓，那是谁人？”凌云凤回头一望，道：“那是我的姐妹，有话但说无妨！”

于承珠听到了这几句话，放宽了心，暗道：“原来是凌姐姐相识的。”不便上前听他们谈话，正想走开，忽听得凌云凤嚷道：“什么？是霍天都叫你们来的？他在哪儿？他在哪儿？”言语中充满激情，似乎是期待着一个渴望多年的音讯。

那自称火麒麟郝云台的瘦长汉子说道：“霍天都现在陕中某地，请凌姑娘前去相会。”凌云凤道：“天都既知我在此山，为何他不亲来？是病了么？是受伤了么？”郝云台道：“千里迢迢，他不方便来，姑娘你去了就知道了。”凌云凤苦笑道：“千里迢迢，我也不容易去呀。叫我扔下这山寨，也得有些日子安排呀。”须知凌云凤这两年来与官军作对，早已被列为江洋大盗，单身北上，确是危险之极，而且她也舍不下两年来同甘共苦，亲如姐妹的喽兵。

郝云台道：“这可为难了。天都问你，可记得旧时之约么？”凌云凤道：“怎么？”郝云台道：“现下世乱兵荒，正宜隐居练剑，天都问你，那些剑谱，你还收藏好呢？”凌云凤眼睛一　，道：“这话是天都说的么？”郝云台道：“他有亲笔书信在此，你自己看去。”

凌云凤喜溢眉梢，月光下更增妩媚。于承珠已猜料几分，心中暗笑：“这豪气迫人的巾帼英雄，接到了心上人的书信，却羞怯得似新娘子一般！”只见凌云凤手指微微颤抖，展开信笺，看了一眼，忽地轻声念道：“凤妹如晤，凤妹如晤……晤！”于承珠几乎笑出声来，笑她隐藏不住心中的情感，竟把情人的呼唤，翻来覆去的念出来。

忽见凌云凤面色一沉，随即纵声笑道：“原来天都也料到我不能立即动身，所以清你们这几位武功高强之士代为护送剑谱。哈，难力他想得真周到呀！”郝云台道：“我们虽说技业平庸，但受了天都兄的重托，自当舍了性命，也要将剑谱送到天都兄手中。”

凌云凤眼波一转，笑道：“好一班够义气的朋友，那几本剑谱本来是霍家之物，天都来要，我没有不给之理，有你们护送，那是最好不过。云台，你过来。”郝云台怔了一怔，道：“那几本剑谱，凌姑娘随身携带着么？”凌云凤“晤”了一声，伸手入怀。郝云台走上两步，凌云凤忽地一声长笑，就在这霎那之间，拔剑出鞘，唰地一剑向郝云台刺去。同时左手一扬，三支蝴蝶镖电射而出，原来她掏的不是剑谱而是暗器。

只听得“唰”的一声，郝云台的肩头已着了一剑，还幸他闪得快，要不然琵琶骨也给洞穿。郝云台大叫道：“咱们是一番好意，你怎么出此毒手？”凌云风追踪急上，唰唰两剑，连环疾刺，冷笑道：“好一番好意，哼，哼，你还当我是六年前不懂事的小姑娘？快说，你们到底把霍天都怎么样了？你们偷学他的笔迹，怎瞒得过我的眼睛？”

郝云台连闪三剑，叫道：“你瞧清楚些，这明明是霍天都的亲笔书信，怎么说是假的？”凌云凤冷笑道：“你还不说真话，我就把你的招子废了！”一抖手，又是四枚蝴蝶镖连翩飞出。

只听得叮叮　　一片碎金断玉之声，与郝云台同来的一个维人，舞起一柄铜锤，将凌云凤几枚蝴蝶镖震得粉碎。郝云台拔出一对判官笔，左笔一抬，架开了凌云风的青钢剑，右笔一指，疾点她胸前的“乳突穴”，怒声骂道：“咱们是看在天都兄的份上，谁还怕你不成？哼，这泼婆娘不讲理，咱们先把她废了。

与郝云台同来的共有三人，其中两个维人，一个手舞铜锤，一个使月牙弯刀，臂力沉雄之极，另一汉人使的是一条钢鞭，长达一丈，鞭风霍霍，专向凌云凤的下三路扫来，也是一个劲敌。但最厉害的还是那个郝云台，他虽受了剑伤，一对判官笔仍是刁钻灵活非常，招招指向凌云凤的要害穴道。

凌云凤纵声长笑，在四人围攻之下，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那两个维人恃着兵器重气力大，想砸断凌云凤的青钢剑，岂知连她的衣裳也沾不着，但见剑光闪闪，就在面门上晃来晃去，叱咤声中，凌云风手腕一翻，唰的一声，那舞着铜锤的维人先中了一剑。郝云台叫道：“不必硬拼，将她围着。”判官笔一分，左笔点穴，右笔招架，将凌云凤的招数，接了十七八，那使钢鞭的汉子，在一丈之外发招，教凌云风不能欺身厮拼，鞭长剑短，凌云凤被郝云台绊住，还真无奈他何。那两个维人退到外围，月牙刀与铜锤仍然舞得呼呼风响，拦住了凌云凤的退路。

于承珠叫道：“凌姐姐，你要把这瘦汉子的招子废了，是么？”凌云凤道：“不错！”于承珠道：“好，不必姐姐动手，我先打瞎他左边的眼睛！”郝云台早已防备于承珠会来助战，但见她比凌云凤更年轻，却也并不怎样在意，听她口出大言，哈哈笑道：“小丫头，你家大爷是专打暗器的行家，看是谁把谁的招子废了？”判官笔一抬，护着面门，一枝甩手箭在袖中发出。

但见金光一闪，电射而来，郝云台判官笔往上一砸，岂知于承珠的金花暗器，神妙非常，她用了反旋之力，刚刚碰着笔尖，忽地一个拐弯，郝云台这才知道不妙，正想撤回右手的判官笔招架，退步抽身，凌云凤身手何等快捷，一招“秦岭云横”，把他的判官笔封着，但听得“嚓”的一声，那枚金花已把郝云台左眼的眼珠打出。

郝云台大叫一声，双笔脱手掷出，凌云凤飞身一跃，但见他已和身一滚，滚下山坡，于承珠叫道：“还你一支箭！”将刚刚接到手中的甩手箭反掷出来，坡陡山高，郝云台滚得快极，那支箭离他三尺，没有射中。那两个维人依样画葫芦，也把兵器飞出，抱着头滚下去了。

那使钢鞭的汉子也想逃走，却被于承珠拦住。这汉子名叫胡宏，是塞外的马贼，骁勇非常，见于承珠年小，恃着鞭长剑短，在离身一丈开外，猛的发招，连环三鞭，疾扫而下，唰，唰，唰，风声呼响，卷起一团鞭影，满以为于承珠纵不受伤，也得让路，哪知于承珠的“穿花绕树”身法，轻灵之极，美妙非常，在胡宏的长鞭疾扫之下，竟是柳腰缓摆，莲步轻移，若无其事地缓缓行来，连衣角也没有给鞭梢沾着，胡宏大吃一惊，要待撤鞭后退，亦已收势不及，倏然间，但见青光一绕，■嚓两声，那条铜鞭已被于承珠的青冥主剑削为三段。于承珠随手一招“白蛇吐信”，剑尖抵住了胡宏的咽喉。

凌云凤笑道：“姐姐收剑，留一个活口，待我问他。”一跃而前，点了胡宏的麻穴，厉声喝道：“霍天都的书信，是你们假冒的不是？”胡宏道：“这不关我的事，是郝大哥干的。”凌云凤道：“你们怎么摹仿到他的笔迹？”胡宏道：“郝大哥从凉州府诱了一个退职的老师爷来，费了一个月的功夫学的。”

凌云凤“哼”了一声，冷笑说道：“你们倒是用心良苦！霍天都呢？他到底在什么地方？你们怎能偷到了他的笔迹？”胡宏迟迟疑疑，讷讷不语。凌云凤喝道：“不说实话，我就先把你的招子废了！”胡宏低声说道：“霍天都，霍天都他早已死了！”凌云凤面色惨白，厉声喝道：“怎么死的？”胡宏道：“是郝云台将他杀死的！”凌云凤忽地连声冷笑，说道：“凭郝云台那点功夫，能把霍天都杀了？哼，你胡说八道，意欲何为？”双指一探，作势就要挖胡宏的眼珠。

胡宏颤声说道：“寨主且慢，待我道来。”凌云凤瞪眼说道：“你说，若有半字虚言，连你的舌头也割了！”胡宏道：“霍天都在华山脚下，遇到了大漠神狼哈木图，哈木图想抢他的剑谱，两人大打一场，彼此都受了伤，郝云台趁了现成，在两人都受伤之际，赶走了大漠神狼，向霍天都索取剑谱，作为酬报，愿替他治伤，霍天都不允，又打起来，郝大哥一个失手，点中了他的重穴，解救不及，后悔亦已迟了！”

大漠神狼是塞外有名魔头，胡宏这番话倒是说得入情入理，凌云凤越听越慌，蓦然间花容失色，“哇”地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于承珠急忙奔过去将她扶着，说道：“凌姐姐，你先别急，待咱们再仔细的问他。”忽听得咕咚一声，却原来是胡宏趁此时机，自己运气冲关解穴，也和衣滚下山坡去了。

于承珠哪还有心情追敌，只见凌云凤泪痕满面，忽地大声叫道：“霍天都死了？我不信！”

于承珠说道：“我虽然不知道霍大哥是何等样人，但想来总是个智勇双全的英雄好汉，要不然也配不上姐姐，怎能如此轻易地便给人害了。我看是这个瘦汉故意诓你，令你分心，他好乘机逃走！”

凌云凤眼睛一张，眼光中燃起了一线希望，忽地又缓缓说道：“那字迹学得真像，呀，若不是他们获得了他手抄的剑谱，又怎样摹仿得来？”凌云凤本来精明之极，这时却是方寸大乱，一会儿往好的方面猜想，一会儿往坏的方面猜想，如痴似傻，好半天木然不语。于承珠急了，正想再劝，凌云凤忽然一手抓起了地上那封假冒的书信，道：“呀，假冒得这样像，真似见到了他一般。”恋恋不舍地再一次读这封信，忽地想起这是卑鄙小人的假冒，又狠狠地把它撕碎了。

于承珠自己曾受过情的磨折，深深体会到凌云凤的心情，这时反觉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只听得凌云风喃喃自语道：“他真的死了。死了，我不信，我不信呀……”

于承珠道：“是呀，本来你就不该相信！”凌云凤道：“呀，我心如乱麻，这脑袋也不听使唤，我都说给你听，好姐姐，你给我端详端详。”

于承珠知道此时此际，只有让她尽情倾吐，方能稍解哀愁，难得她把自己当作亲姐妹看待，于是柔声说道：“姐姐，你说。”凌云凤抬起头来，仰望山岭的积雪，好像这里便是天山，而那雪光雪海之中，有着霍天都的影子。

只听她缓缓说道：“我们凌霍两家，世代交好，本来祖籍江南，比邻而居。大约在百年之前，那时正是元末明初的时候，群雄并起，争城争野，中原大乱，民不聊生。凌霍两家结伴，远避兵祸，直到回疆，两家世代通婚，到了父亲和舅舅这一代，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女儿，霍行仲舅舅也只有天都这个儿子。我父亲早死，所以我自幼便在舅舅家中居住，由舅舅抚养成人。

“我们两家本来是武学世家，霍行仲舅舅兼两家之长，武功造诣，尤其远胜前人。他年轻之时，心雄万丈，也曾远游中原，矢志搜集各家剑谱，独

创一派。后来见中原仍是战祸频仍，便又回到天山隐居，又搜集塞外的各派剑谱，想以毕生之力，开创天山剑派。

“搜集剑谱，那还比较容易，想将各家各派融会贯通，自创新派，那却是费了一生心血，也未必做得到的。我舅舅穷年累月，苦苦钻究，连头发也想得斑白了，虽然小有成就，却总不能满意。他用心过度，未满五十之年，竟然壮志未酬，便先归黄土。临死前殷殷嘱咐天都，要他继承遗志，传之子孙，一代不行，便两代三代，也总得把融会天下各家各派剑术的天山剑派创立起来！”

于承珠听了这个故事，甚是感动，心中想道：“她舅舅这番虔心毅力，真可以与愚公移山相比。呀，若是霍行仲尚在人间，我一定请师父成全他的志愿。”

凌云凤叹了口气，往下续道：“我舅舅死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天都比我年长四岁，所以我的武功根基是跟舅舅扎的，剑术却是跟天都学的。我们都没了父母，两个大孩子在天山相依为命，真比亲兄妹还要亲。

“天都样样都好，质朴诚挚就像你的叶大哥一样。不过骨子里却也有点心高气傲，不愿在天山埋没一生，舅舅一生搜集了十二家的剑谱，天下重要的剑派，据舅舅说共有三十六家，即是说他所搜集的剑谱，仅仅只是三分之一。天都一直想到中原游学，完成他父亲的志愿，只是因为顾念到我年纪太小，迟迟没有成行。

“晃眼过了四年，瓦刺的小王子带兵侵入回疆，天山南北动荡不宁，天都有一日对我说，咱们本来是中原人氏，先祖为避兵逃到天山，现在回疆也是兵荒马乱，咱们只好再逃回去啦。呀，若是早知有生离死别之祸，还是在天山隐居一世的好。

“不过那时候，其实我也很憧憬中原的繁华，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便叫做凌慕华，那是要我毋忘故国，恋慕中华的意思，趁这个机会回到中华故土，我自然是毫无异言。”

于承珠“啊”了一声，凌云凤凄然笑道：“现在你知道我何以一看那封信，就知道它是假的了呢？云凤这个名字，是我逃到中原之后，自己起的，天都根本不知道我有这个名字，他一直唤我做华妹华妹的。”

于承珠道：“你们同路而来，怎么又会中途分散了呢？”凌云凤道：“你们在中原长大的人，怎知道在沙漠赶路的苦况。那些大沙漠几无边际，常常走了十天半月，未到路头。我们便是在撒马拉大沙漠分散的。那一日我们所带的水快喝完了，天都到几里外一个小山边去找水源，其时天气晴朗，小山距离又近，我疲倦极了，就让他独行。哪知他一走之后，沙漠蓦起狂风，黄沙满天，十步之内，不见人影，我骇怕极了，在狂风黄沙之中奔跑，想去找他，哪知方向走错，越跑越远。我被狂风吹倒，醒转来时，但见沙漠变型，远远近近，黄沙堆积成十几个土堆，至于那座小山，却连影子也不见了。幸喜后来我碰到一个骆驼商队，跟他们走出了沙漠。可是又碰到了瓦刺和哈萨克族的两军交战，一路流离，更是无法打听天都的下落了。我想天都既说要游学中原，我便到中原打探，哪知这几年来，还是今天才听到他的音讯，这音讯还不知是真是假？猜不透他是死是生？”

积水浮光，寒梅吐艳，月光花影之下，凌云凤倾吐衷情，把于承珠听得痴了。心中想道：“日间看她，是何等豪气迫人，却原来她一方面是侠骨如钢，一方面又是柔情似水。”又想道：“她有霍天都这样的风尘侠侣，可以

托刻骨相思，纵使有甚不幸，也不枉此一生。”想起自己的遭遇，不禁黯然神伤，对凌云凤既是怜惜，又是羡慕。

凌云凤续道：“霍天都与我从回疆出走之时，他将舅舅所遗下的十二本剑谱，都交给我保管。他曾和我开玩笑他说过，假若有一天咱们不幸离散，这十二本剑谱我已熟记胸中，你凭剑谱自己修练，也可以继承舅舅的遗志。呀，想不到往日戏言，竟成事实。而这也是我看出那封信假冒的又一个原因，试想他既熟记胸中，何须向我索谱。

“我到了中原，也曾想过遍访武林名家，勤修练剑，不料中原也是一样的兵荒马乱，老百姓比回疆还苦，我一个人闯来闯去，人也变得粗野了，我救了一些流离失所的苦命女儿，渐渐觉得这不是办法，索性自己开山立寨，做起女寨主来。我想若是天都知道，他也会同意我的。呀，可惜我今生只怕见不着他

于承珠道：“姐姐侠骨柔肠，就因你这片善心，老天爷也必定保佑你们见面。”凌云凤苦笑道，“我也但愿如此。只是那些人怎知道剑谱在我手中，怎能偷到天都手抄的剑谱，那是舅舅从十二本剑谱中撷其精华叫天都抄下来的。从这两件事看来，天都也极可能遭遇了什么不幸，吃了他们的大亏。”说着说着，眼泪不禁又滴下来。

凌云凤虽说方寸已乱，但讲理论事，还是比于承珠老练得多。于承珠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替她开解，好半晌说道：“忧能伤人，目前正有一番事业要待姐姐去做，姐姐还应自己保重。”凌云凤凄然一笑，忽地恢复了日间的神采，毅然说道：“这我理会得到。姐姐，你真是我的知己，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把天都当做兄弟，今后我也要把你当作姐妹了。”于承珠道：“这是求之不得。”叙起年齿，凌云凤比于承珠年长两岁，当下撮土为香，结拜为金兰姐妹。于承珠唤了一声“姐姐”，凌云凤唤了一声“妹妹”，两人眼角都沁出晶莹的泪珠。

忽见梅枝风动，两人定睛一看，却原来是叶成林走了过来，远远说道：“寨中女兵不见你们，她们又似听得有夜行人的踪迹。嘈了起来，没什么事吗？”凌云凤早拭了泪痕，一笑说道：“没什么事，如此良夜，我和于姑娘出来散心。既然她们担心，我这就回去吧。难得这梅林月色，你既然起来了，就陪于姑娘多玩一会吧。”于承珠追上两步，凌云凤已翩然走出梅林。于承珠心念一转，停了下来，心中大是感动。

叶成林笑道：“你们真是雅兴不浅。”于承珠心中酸楚，默默无言，暗自想道：“凌姐姐身经百变，居然能抑住心头惨痛，却为我们设想。呀，你这番好意，只怕我要将它辜负了。”

叶成林缓步走近，但见于承珠低垂粉颈，眼角儿也不向自已瞟来，不禁面上一红，又退了两步，讪讪问道：“于姑娘，你想什么？”

于承珠轻轻拂开头上的梅枝，忽地低声问道：“叶大哥，你看寨主这人怎样？”叶成林愕了一愕，随即笑道：“凌寨主胸藏甲兵，襟怀爽朗，自是人中豪杰，女中丈夫！”于承珠心中一动，手指一颤，将扳着的梅枝放开，梅花簌簌落下，沾满了她的云鬓衣裳。

叶成林问道：“凌寨主和你说了些什么？”于承珠道：“没什么。嗯，叶大哥我想问你一句话。”叶成林道：“请说。”于承珠道：“古人说，两情相悦，坚如金石。这话是真的么？”叶成林面红心跳，讷讷说道：“古书所载，像祝英台死后化蝶，孟姜女哭倒长城，如此至情，直可感动天地，坚

如金石，那还不能比拟呢。你读书比我多，知道的例子自然比我更多了。”于承珠道：“古人如此，今人如何？”叶成林笑道：“情之为物，只怕是古今一例的。当然古人中有真情薄情，今人也自是有真情薄情的。”于承珠道：“然则那是因人而别，不可一概而论了。”叶成林道：“这个当然，自是彼此相投，方可两情相悦。”

于承珠略一凝思，忽地又问道：“设若是一对知己，因为偶然的变故，人各一方，消息远隔，甚至何时相见，亦自无期，他们该不该至死不变。”叶成林怦然心跳，他哪知于承珠问的是凌云凤的事情，心中想道：“原来铁镜心竟令她如此倾心，幸喜我不曾冒昧！”淡淡答道：“那不是该不该的问题，那只是精深情浅的问题。依我看来，既然是彼此以知己相许，他们就必然会相守不移。”

于承珠又问道：“设若有一方真个死了呢？”叶成林道：“哪有这样轻易便死了的。你说的是谁？”于承珠道：“我是讨论。叶大哥，古礼说女子该从一而终，若是未曾婚配，相爱的人先死了，也该从一而终么？”叶成林见她问得认真。也认真答道：“那自然也是因人而别。愿守便守，不愿守的便不守。”于承珠道：“依你之见，是守的好？还是不守的好呢？”叶成林道：“设若我是那个死了的人，我死后若有知道，必愿我心爱的人找到比我更适当的人，免得她孤苦伶仃，凄凉过世。咦，你今晚怎么问得这样奇怪？”于承珠抿嘴一笑，道：“多谢你通情达理之言，令我顿开茅塞。是啊，是不该让她郁郁寡欢，凄凉过世！”

叶成林诧异之极，叫道：“咦，你到底说的是谁？”于承珠道：“是我一位知心的姐妹，日后你就知道。”叶成林不喜理人闲事，虽是觉得奇怪，听过也就算了。眼光一瞥，但见于承珠遥望远方，呆呆出神，似是有几分悲伤，又似有几分喜悦，良久，良久，始叹口气道：“这里好冷，好冷！”叶成林道：“是呵，这里哪比得上昆明四季如春。”于承珠忽道：“你瞧，铁、铁镜心他会不会来？”这话原是叶成林问过她的，叶成林这时听她拿来反问自己，心中不觉一酸，答道：“铁公子的为人，你比我更为明白。呀，这里是冷，咱们该回去啦！”他哪里知道于承珠另有所思，只当她念念不忘铁镜心；于承珠何等聪明，听他言语神情，也自知道他有这个误会，但这时她却不愿辩解。

第二日，潮音和尚得了韩老镖头的解药之后，把丐帮受伤的众人治好，寻上山来。凌云凤与各女兵头目商议已定，拔寨同行，一齐去投义军的首领叶宗留。

凌云凤的伤心之事，除了于承珠之外，别无一人知道，而凌云凤也真能克制自己，并不在人前表露出来。一路之上，于承珠时时故意让她与叶成林同行，凌、叶两人都是性情爽朗的人，根本就想不到于承珠别有用心，均是言笑自如，胸中毫无芥蒂。他们指点山川，谈论兵法，倒也甚为投合。于承珠每当他们在一起时，就会不期然地想起梦中的情境，但觉叶成林和凌云凤都是像大青树一样的人，这样一想，心中便浮起喜悦，但这喜悦却又掩盖不住内心深处的凄凉。可怜于承珠这样曲折的儿女心事，不要说叶成林，连凌云风也未曾理解。

半月之后，他们来到浙江某处的义军基地，于承珠回首前尘，不胜怅然。叶成林笑道：“上次你在台州之时，义军中只有你一个巾帼英雄，而今有了凌寨主一大帮人，你可不必再女扮男装了。”正说笑间，忽见有一彪军马迎

面而来，为首的两个统领一男一女，正是成海山和石文纨。叶成林奇道：“ 咦，怎么他们就接到了信息，知道咱们今日来到呢？ ” 他还以为是毕擎天派来迎接的。

石文纨一眼就认出了于承珠，纵马上前，执手相叙，笑道：“ 承珠姐姐，你回复本来面目，越发显得俏了。可有见着我的铁师哥么？ ” 于承珠道：“ 说来话长。他现在昆明沐国公的府邸里享福呢，你不必挂心。令尊大人呢？ ” 石文纨道：“ 我爹爹自那晚闹事之后，一直没有回来。 ” 于承珠黯然无语，抬头一看，见成海山正在指手划脚地和叶成林说话，脸上似有愤愤不平的神色，再看石文纨时，见她眉字之间，也似有隐忧。于承珠心中一动，问石文纨道：“ 叶统领好么？你们是不是他派来接应我们的？ ” 石文纨道：“ 我们是被毕大龙头派遣去打仗的，哼，哼，不是看在叶统领份上，我们才不服他！” 正是：

但见枭雄图霸业，却教军旅起风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隐患潜埋 野心图霸主　伏兵突发 浮海走英豪

于承珠笑道：“义师既起，打仗怎么能免？”石文纨道：“咱们不是怕打仗，只是打仗的地方选得不对。”于承珠道：“怎么？”成海山道：“咱们这支子弟兵本来都是滨海的渔民，从台州调到温州守备，一年多来，在水上与官军交锋，战无不胜，如今忽然要调到山地去作战，而且是孤军深入，奉命去攻略江西的上饶，这岂不是用非其材，而且犯了兵法的大忌吗？”石文纨道：“而且咱们这支渔民子弟军调离本上之后，温州门户洞开，官军若从海上来攻，实是危险。”叶成林皱了眉头，道：“毕擎天颇通兵法，他昔年在山东为盗，和官军大战小战，也不下百次之多，怎的如此调度？你们跟我叔叔说了没有？”成海山道：“说啦。可是毕擎天下了将令，不肯收回，叶统领和他争执了两回，终于还是劝我们顺从他的意思，免得伤了和气。叶大哥，你这次回来，拜托你再去说说，兄弟们实是不想离开故乡。”叶成林道：“好，我这就去见毕擎天去。不过将令既下，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严明，你们还是依旧行军。若然我劝得毕擎天收回将令，那时再用快马将你们请回便是了。”

叶成林和于承珠等一行人回到大营，毕擎天和叶宗留正在大营议事，听得消息，迎了出来。一见叶成林便哈哈笑道，“叶老弟，辛苦你啦！帐中歇歇去。哈，于姑娘，你也回来啦，我正想建立一队女军，你回来那是最好不过了。”眼光一瞥，白孟川道：“这位是江西芙蓉山的凌云凤凌寨主。”毕擎天拱手道：“久仰了！”凌云凤纵声长笑，仰头说道：“我也久仰啦，你派人劫韩振羽的镖，所用的手段之妙，可真令我想不到是号称天下十八省大龙头干的！”

说话之时，一行人已进入大营帅帐，叶宗留闻声问道：“什么，谁劫韩振羽的镖？”毕擎天面色一变，随即淡淡说道：“是我派人劫的，这支镖是湖北官军的军饷，嗯，愿穷，这支镖劫来了没有？”叶成林朗声说道：“毕大龙头，小弟特来请罪！”毕擎天双眼一翻，道：“请什么罪？”叶成林道：“是小弟将这支镖放了。想那十万官军，若无粮饷，必然为祸百姓，咱们既号称义军，岂可不择手段。”毕擎天冷笑道：“你倒是仁义为怀！”叶宗留道：“成林说得也有道理，咱们都是老百姓出身，为老百姓打仗，是该先顾念百姓。再说那韩老镖头，也是一位血性汉子，累他赔了身家性命，我也于心不忍。”毕擎天面色一沉，随即哈哈笑道：“叶老弟，你英雄年少，眼光远大，俺好生佩服。劫镖之事，俺思虑不周，既然放了，那就算啦，你这次前往大理，见了张丹枫没有？他有什么说话，那地图呢，可取来了没有？”

叶成林道：“张大侠问候叔叔，地图已经带来了。”毕擎天听得张丹枫只向叶宗留致意，心中已有几分不快，一见叶成林取出地图，慌忙伸手去接，忽听得于承珠叫道：“我师父这幅地图是交给叶统领的。”叶成林怔了一怔，转过脸来，双手捧给叶宗留。毕擎天气得脸皮紫涨，便想发作，叶宗留微微一笑，道：“毕老弟，你收着吧。”转手就交给了毕擎天。

毕擎天打开一看，道：“怎么只是江南五省的地图？”叶成林道：“张大侠的意思，叫我们不必急于进取，能够先保住江南的地盘，与老百姓休养生息，那便立下了不败之基。”毕擎天面色一沉，刚欲发话，只听得叶成林又道：“我适才在大营外碰到了成海山，听说毕大龙头调他去打上饶？”毕擎天道：“怎么？”叶成林道：“成海山这支子弟兵习于水战，调到山地，

恐不适宜。再者照张大侠的看法，巩固江南乃是上策，分兵掠地，只怕反为官军所乘。”

毕擎天“哼”了一声，冷冷说道：“张大侠，张大侠！这大龙头的位子可不是张丹枫在坐！”于承珠怒道：“毕擎天，你说什么？”毕擎天横了于承珠一眼，眼光一转，盯着叶成林道：“张丹枫有那么多的意见，何以他自己不来？”叶成林道：“张大侠他护送波斯公主进京去了。”毕擎天冷笑道：“张丹枫在十年之前，从瓦刺将皇帝老儿迎接回朝，如今又入京面圣，哈，功名富贵，可少不了他的份儿！”

于承珠勃然大怒，按剑斥道：“我师父若想功名富贵，这大明江山早姓了张，哪轮到你姓毕的染指。”叶宗留急忙劝道：“张大侠天下同钦，自然不是贪图富贵之人。于姑娘，你的火气也大了一点。”毕擎天一笑说道：“于姑娘年纪轻轻，我岂能与她计较？”于承珠气炸心肺，但转念一想，毕擎天对自己曾有葬父之恩，心中暗道：“看在这个情份，我还是权且不与这厮计较。”

只听得毕擎天续道：“张丹枫自是一个人才，但他远在滇南，怎知这里军中之事？朝廷官军，百倍于我，若非攻城掠地，先打他几个胜仗，怎能振奋民心？怎能令天下响应？我派成海山去打上饶，就是想以攻为守，牵制强敌。为将之道，应当既习水战，亦习陆战，不懂就学，怎可以只在海上称雄。”

叶成林本想驳他，但见他似是动了真气，暂且忍住。叶宗留微笑道：“决谋定策，咱是一个老粗，说不上来。可是听张大侠和毕老弟所说，两边都有点道理。过几天咱们请全军将士，各抒已见，俗语道：”一人计短，两人计长’，总之大家商量一个好办法来。”叶宗留这一调停，给毕擎天挽回了面子，但调回成海山之事，也只好作了罢论。这一晚的接风酒，大家都吃得极不痛快！

过了几天，毕擎天又调了两支军队出外作战，这两支军队都是跟随叶宗留多年的部属，凌云凤有一日对于承珠道：“这事情有点奇怪，怎么总是把叶统领的人调走？”于承珠心头也蒙了一层阴影，但心想毕擎天或者是好大喜功，军中也不应分开彼此，虽然感到有点奇怪，却也不便多疑。

幸喜那几支军队都打得很出色，官军被抗拒在仙霞岭外，江浙两省和福建北部被义军占领的地方，一片太平景象，毕擎天三日五日置酒庆贺，各地前来投效的绿林，对他更是一片颂赞之声，倒把他弄得有点飘飘然了。

转眼春暖花开，春风解冻。湖北那十万官军有了粮饷，果然兼程东下，前锋到了屯溪。毕擎天以叶成林有言在先，便调叶成林统军一万，前往抵挡。这一万人又是叶宗留的部队，至此叶宗留多年心血训练的精兵，几乎已被抽调一空。

这一日是叶成林大军出发之日，毕擎天和于承珠、凌云凤都前往送行，送出五里之外，叶成林请毕擎天回马，毕擎天道：“我静待贤弟好音，这次敌众我寡，全仗吾弟施展将才了。待各路义军齐集后，我定当再给贤弟增兵助战。”叶成林道：“这里基业重地，防备相当坚固。给我增兵，倒可不必。只是敌众我寡，我这次前往，不拟与官军即行决战，准备凭着地形，先图固守，消其锐气，击其暮归。官军虽众，斗志不强，假以时日，可以瓦解。”毕擎天拍手赞道：“贤弟高见！这一仗一定打胜了！他日成功，我定当封贤弟做一字并肩王！”叶成林眉头一皱，道：“咱们岂是图什么封王封爵……”话未说完，毕擎天就截住说道：“对，咱们是为救民于水火之中。”这话若

让叶成林说来，那是自然不过，在毕擎天口中道出，凌云凤和于承珠都觉得有点刺耳，言不由衷。

叶成林拱手说道：“毕大哥请回，小弟不须添兵，只有一事请托。”毕擎天道：“请说。”叶成林道：“这一战只怕不是短期所能结束，军粮接济，务请依时。”毕擎天大笑道：“此事何劳嘱咐，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想贤弟对官军的粮饷尚且放行，难道我还会扣住你的粮草不发不成。”当下与叶成林扬鞭道别。于承珠心念一动，道：“凌姐姐，我与你再送一程吧。”凌云凤与于承珠并马走了一阵，忽道：“呀，我还有点事情，你再送一程。”于承珠面上一红，但转念一想，仍然策马送行。

直送出十里之外，叶成林道：“于姑娘请回吧。”于承珠见他神情淡漠，心内微酸，但又觉得这正是自己所盼望的事，只可惜凌云风不在这儿，叶成林也似不解自己的心意，叶成林驻马说道：“于姑娘有何话说？”于承珠道：“叶大哥你此去可要当心！”

叶成林道：“多谢你关心了。我会料到，毋劳你挂念。”于承珠道：“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怕……”叶成林道：“怕什么？”于承珠道：“你看毕擎天这人如何？”叶成林道：“怎么？”于承珠道：“毕擎天这人野心极大。一山难藏二虎，我只怕他妒忌你们叔侄。”叶成林笑道：“这不至于吧，我又不与他争位。”于承珠道：“还是小心为妙。提防他弄什么诡计。比如粮草之事……”叶成林道：“我也筹划好了。若然他不运来，我就在当地自筹。想咱们若是一心为着百姓，百姓断不会叫咱们饿着肚子打仗。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倒劝你不要大多疑，尤其不可露于神色，免得与他伤了和气。”

于承珠心中暗叹，想道：“世间只怕不尽是像你们叔侄这般的好人。”无可奈何！亦不再说，只好与叶成林道别。拨马回头，神思困倦，走了一阵，忽听得马铃声响，原来是毕擎天迎面而来。于承珠怔了一怔道：“毕大龙头，叶成林已去得远了，你有什么要事，我的马快，替你追他回来！”

毕擎天哈哈笑道：“我不是追他，我是接你！”于承珠面色一沉，道：“不敢有劳龙头大驾！”毕擎天笑道：“你和叶成林交情倒很好呵，这回送别，你好像比上次听得铁镜心走了，还更伤心。”

于承珠杏面飞霞，柳眉倒竖，怒道：“毕大龙头放尊重些，我是给你消遣的么？”毕擎天赶忙拨马退了一箭之地，赔笑说道：“岂敢，岂敢，我是为姑娘设想。”于承珠冷笑道：“大龙头如此好心，替我设想什么？”毕擎天道：“我若对姑娘毫无心意，当年也不至于冒了大险，偷进京城，收殓尊大人的骸骨了。”于承珠冷着面孔道：“你收殓先父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记的。不必劳你三番两次地提起，我定然徐图后报便是。”毕擎天给她抢白，甚是尴尬，叹了一声，掩饰笑道：“我毕某岂是施恩望报之人，只是表白一番心意罢啦。”于承珠道：“好，我明白啦。大龙头，你请便。”毕擎天拦着马头，道：“我替姑娘设想，我不只是替你收殓父亲遗骨便算，我还要为你报却大仇！”于承珠道，“什么大仇！”毕擎天道：“你的父亲是皇帝杀的，我起兵推倒龙廷，灭却大明，不是为你报仇么？”于承珠冷笑道：“不错，推倒龙廷，你做皇帝，岂止只是为我报仇？”毕擎灭道：“你知道便好，为你设想，那时成林将来最多只能做个开国功臣，岂似我有九五之尊之望。你何必对他如此好法？”

图穷匕见，原来毕擎天竟是想用荣华富贵诱她！这比听到铁镜心的夸夸其谈更会令她恶心百倍！“不要脸”三字几乎骂了出来，极力忍住，马鞭一

刷，冷冷说道：“ 请未来天子让路，要不然我要闯驾啦！ ” 毕擎天面色涨红，落不下台，正在纠缠，忽听得凌云凤纵声长笑，飞马而来，叫道：“ 咦，大龙头，你还在这儿？ ”

毕擎天拨开马头，尴尬笑道，“ 我见于姑娘许久未回，只道叶成林尚有什么事情未曾交代，是以前来探望。凌寨主，你也来了？ ” 凌云凤笑道：“ 我还当你们有什么事商量，几乎吓得我不敢前来打搅呢。 ” 于承珠冷笑说道：“ 的确是在谈论大事。毕大龙头正在打算登基之后大封功臣呢！ ” 凌云凤纵声大笑，在马背上抚剑施礼，唱了个喏，道：“ 小女参见龙驾，请王上赏赐。 ” 凌云凤豪迈不羁，毕擎天也惧她三分，被她调侃，啼笑皆非，急忙还礼说道：“ 凌寨主取笑了。 ” 搭讪几句，先自走了。

凌云凤哈哈大笑，回到帐中，于承珠将适才之事都与凌云凤说了。凌云凤笑容尽敛，道：“ 你打算如何？ ” 于承珠道：“ 我真料不到毕擎天是这样的人，我打算走了。 ” 凌云凤道：“ 唯其如此咱们更不能走， ” 于承珠道：“ 怎么？ ” 凌云凤道：“ 咱们一走，叶统领孤立无援，只怕会有意外之事。 ” 于承珠虽然早已看出毕擎天暗中与叶宗留争权，但尚未想到有何危险，听得凌云凤这么一说，心中不寒而栗，立即打消了出走之意。

光阴迅速，匆匆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中，毕擎天不敢再向于承珠撩拨，倒也相安无事，只是前方军情日紧，除了叶成林一路与官军在屯溪相持之外，其余各路，都有败象，尤其是成海山这支渔民兄弟兵，因为不惯在山地作战，败得更惨，打了两场硬仗，伤亡几近一半，于承珠和凌云凤都是甚为担忧。

这一日于承珠和凌云凤正在帐中谈论，忽听得帐外喧哗，凌云凤唤一个女兵出帐打听，过了一盏茶时刻，那女兵回来报道：“ 左营的军士们在骂毕大龙头。 ”

左营的统领是叶宗留的副手邓义七，叶宗留手下的军队，只有这一支未曾调走。于承珠说道：“ 为什么骂毕大龙头？ ” 那女兵道：“ 骂毕大龙头不肯给叶成林拨送军粮！ ” 于承珠吃了一惊，道：“ 有这样的事。 ” 那女兵道：“ 听说叶成林已派了三拨人回来催送粮草，毕大龙头总是推三阻四。邓统领明明知道城中尚有万担军粮，跑去问他。他说，大营要留下五千担，还有五千担要拨给温州的驻军。其实温州缺粮，并不严重。权衡轻重，应当运到前方才是。可是毕大龙头坚不肯放，邓副统领回来大哭

凌云凤冷笑道：“ 果然给我不幸料中。 ” 于承珠怒气冲冲，道：“ 咱们找毕擎天说话去。 ” 凌云凤沉思有顷，唤女兵头目来吩咐了几句，立即武装佩剑和于承珠驰到大营。

只见大营戒备森严，迥异往日。凌、于二人到了营外半里之地，便给拦住，中军说道，“ 毕大龙头正在与叶统领商议军情，未得传唤，任何人不得擅进！ ” 凌云凤柳眉倒竖，怒声斥道：“ 我们有重大的军情要与他商议，谁敢阻拦！ ”

那守门的中军被凌云凤一喝，倒退几步。于承珠道：“ 我们进去见毕擎天，要怪让他怪我，与你无干！ ” 那些卫士们知道毕擎天平日对于承珠另眼相看，果然不敢拦阻，凌云凤与于承珠立刻跳下马背，直闯大营。

只听得帐中乱嘈嘈地闹成一片，蓦然间听得邓义七霹雳一声大喝：“ 毕擎天你意欲何为？ ” 于承珠暗叫一声 “ 不好！ ” 揭帐冲入，只见毕擎天与白孟川、毕愿穷等总有十余人之多，排成了一个半弧形，围着了叶宗留，叶宗

留并无卫士，只带来了副手邓义七一人。

但见毕擎天拱手说道：“叶统领连年劳苦，而今年事已高，我实在不忍让他多所操劳，特地给他安排了一所幽静的居处，请他养老，岂有坏心？”邓义七大怒喝道：“你这大龙头的位子还是叶大哥让给你的，你而今却要夺他的兵权，还想幽禁他，哼，哼！天下事总得有一个道理！叶大哥刚满五十之年，请他养老，这是笑话！”

叶宗留哈哈大笑：“毕贤弟雄才大略，胜我百倍，我做这个统领本来就觉得有点汗颜。毕贤弟能者多劳，愿意给我兼挑这副重担，真是最好不过，老邓，你为这个争论，别人不知，倒以为是我和毕贤弟争权了，岂不教人笑话么？”

邓义七叫道：“叶大哥，你，你……你忍心让多年基业都给他一手毁了么？你，你……你不顾念自己，连弟兄们也不顾念么？”声泪俱下，叶宗留正想说话，忽听帐外号角喧天，叶宗留道：“毕大龙头，这是做什么？”

毕擎天面色尴尬，横了心肠，沉声说道：“左营的兵士不肯听命改编，是我要他们缴械！”叶宗留双目一张，喝道：“毕擎天，这你就不对了！你要我交出兵权，这个容易，却为何同室操戈？”毕擎天讷讷说道：“只怕左营兄弟，不是和叶统领一样心肠，不如……”想说：“不如请你劝谕他们归顺于我。”这话却不好出口。邓义七大喝道：“好，今日算认得你了，你这狼心狗肺的贼子！”

毕擎天勃然变色，喝道：“把这犯上作乱的贼子拿下！”叶宗留振臂喝道：“不可动手！”营中虽然尽是毕擎天的亲信，但叶宗留的威望深得人心，众人被他一喝，竟然面面相觑，毕擎天越发大怒，向白孟川一抛眼色，道：“要你们何用？”白孟川奸笑道：“叶大哥别动肝火，身体保重要紧，到温州静养去吧。”跳上去就想把叶宗留架走，忽听得“铮”的一声，凌云风陡手发出一枚蝴蝶镖，把白孟川的额角打穿，登时血流如注。

这一下帐中大乱，毕擎天的党羽撕破了面子，便有几个人上来要逮捕叶宗留，凌云凤叫道：“承珠，你截着这个反贼，我保护叶统领闯出大营！”

毕擎天叫道：“承珠，你怎么与我作对？”于承珠斥道：“你又怎么与叶伯伯作对？”毕擎天道：“你这样快就忘了葬父之恩么？”于承珠道：“你这样快就忘了叶伯伯扶植之恩么？”针锋相对，半句不让，毕擎天有点气馁，退了两步，于承珠按剑斥道：“你放不放叶统领出营？”毕擎天红了双眼，提起狼牙大棒，喝道：“把这两个不知好坏的女娃儿也都擒了！”于承珠一声冷笑，唰地就是迎面一剑！

毕擎天举棒一迎，于承珠知他力大，剑锋一颤，回剑反削，这一剑变招快极，凌厉非常，毕擎大吃了一惊，心道：“一年不见，她的剑法竟然精进如斯！”狼牙棒舞起一个“雪花盖顶”，护着身躯，于承珠抢了攻势，唰，唰，唰一连几剑，将毕擎天迫得步步退后，但毕擎天武功超卓，内力也胜于于承珠，于承珠虽然在剑法上稍占便宜，急切之间，却是胜他不得。

帐中一片混战，凌云凤一口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霎眼之间，刺伤了三名卫士，但毕擎天的亲信之中，有好几个是绿林高手，蜂拥而上，终于将叶宗留与凌云凤迫到一隅。激战中忽听得邓义七一声惨呼，嘶声叫道：“叶大哥，我先去了！你可千万不要放弃这个基业呀！”原来他着了白孟川一鞭，倒下来时，又被两刀齐肩劈下，竟自死了！

多年战友，一旦伤亡，叶宗留肝胆俱裂，霹雳一声大喝，抢过了一口厚

背斫山刀，奋起一刀，将那所死邓义七的卫士劈为两段，喝道：“毕擎天，你听我一言！”毕擎天架开了于承珠的剑招，纵声笑道：“事已如此，无话可谈！”狼牙棒一指，将那些被叶宗留威风慑住的亲信又迫上去。

叶宗留这时端的是动了真怒，与凌云凤背向而立，大刀霍霍，奋战闯营，但帐中高手四布，哪闯得出，叶宗留虽然又劈了两人，肩头却中了一剑。

于承珠本欲擒贼擒王，这时却反被毕擎天绊住，将她与叶宗留、凌云凤隔为两处，见叶宗留处境越来越险，心中急怒之极，猛地一剑刺出，回旋反削，剑光飘闪，宛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直洒下来，竟然是不顾自身的拼命招数。毕擎天这时已是十八省大龙头之尊，哪敢和她拼命。急急避开，于承珠缓出手来，掏出一把金花，扬声喝道：“挡我者死，让我者生！”双指疾弹，一朵朵金花破空飞出，转眼间伤了数人，闯开了一条血路。毕擎天急忙拦截，于承珠扬手又是三朵金花，毕擎天大棒一荡，将三朵金花全都磕飞，但见这威势，却也不敢迫近，白孟川跳过来掩护，刚刚纵起，就被于承珠一朵金花打中了脚底的“涌泉穴”，登时跌了下来，三人会合，叶宗留奋起神力，一刀劈断大柱，帐幕罩了下来，将毕擎天等一干人都罩在里面。立刻闯出营门。

营外千军万马，早已列成阵势，重重围困。叶宗留叹口气道，“为我一人，何须如此？”双目一张，大声喝道：“众位兄弟听着，而今官军压境，咱们四面受敌，绝不能自相残杀，妄动干戈，我德薄才疏，不能扶助你们的毕大龙头，共成大事，实深有愧，如今先告退了，托你们善自力之，营中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散去吧！”大营外的军队当然都是毕擎天的人，人人都知道毕擎天要将叶宗留的势力消灭，预料必有一场火拼，忽听叶宗留口出此言，不但晓以大义，而且还为他们的大龙头掩饰，十人中倒有九人受了感动，轰然大呼纷纷四散，于承珠撮唇一啸，那匹照夜狮子马飞奔而来，于承珠叫道：“叶伯伯，快上马，咱们逃到屯溪去和成林会合。”叶宗留面色一沉道：“你们到屯溪去告知成林，叫他一心抵御官军，千万不可与毕擎天火拼。”于承珠一怔，道：“你呢？”叶宗留道：“我去左营！”凌云凤刚刚道出“不可”两字，毕擎夭这一干人已揭开帐幕，抢了快马，追了出来。那照夜狮子马不待主人吩咐，立刻扬蹄疾跑，于承珠和凌云凤急忙也抢了两匹马，紧随着叶宗留闯营。

只见叶宗留的马蹄到处，众军士纷纷让路，万马千军，竟无人发出一矢。毕擎天大怒，率了几百亲兵，亲自来追，于承珠反手一扬，发出两枚金花，射伤了毕擎天的坐骑，待他再换过马时，于承珠和凌云凤也都闯出去了。

只这一刹那工夫，那照夜狮子马已跑出数里之地。凌云凤道：“毕擎天调了重兵转攻左营，叶统领此去无异自投罗网！”两人挥鞭赶马，竭力奔驰，左营离开大营不过六七里之地，赶到之时，只见叶宗留单骑匹马，已陷入包围之中，左营的军士乃是邓义七的部队，本来就不肯缴械，这时见叶宗留来到，都空营而出，眼见就是一场混战。

但见得叶宗留在千军万马之中高声叫道：“没有事儿，左营弟兄都回营去。我自愿解甲归田，你们以后好好听大龙头的号令，这个时候，绝不容自家人火拼！”登时几千军士都哭了起来，围着左营的兵将面面相觑，不敢动手。叶宗留一提马缰，避开了追上来要挽留他的人，疾驰去了。

于承珠和凌云凤拍马追赶，众军士发一声喊，有那些跟随叶宗留多年，舍不得他走的，也跟着追来，再后面就是毕擎天的马队，但他来迟了一步，

那些奉他命令包围左营的军队，都已四散开来，故意壅塞道路，乱成一片，毕擎天不得不下马镇压，重整队形，眼见叶宗留的白马绝尘而去，毫无办法。

于承珠和凌云凤的马跑得最快，虽然追不上照夜狮子马，但已把众军士抛在后头，追了一程，不觉到了海边，远远看见一条小船划到岸边。

于承珠叫道：“叶伯伯，叶怕怕！”只见叶宗留下马上船，待她们赶到岸边，那船已到了海中心了。

叶宗留立在船头，向于、凌两人扬手道：“你们骑这白马，上屯溪去吧。”于承珠道：“叶伯怕你为什么不回来！”叶宗留道：“我早料到有今日之事，我若不走，事情更要弄糟！权衡利害，让毕擎天独揽大权，总胜于自相残杀，两败俱伤！毕擎天这人心术不好，却也还是个人才！你们愿扶助他就留下，若不能共事，也不可向他寻仇！”这一段话说完，小船也只剩下一片帆影了。

凌云凤拭了一下眼泪，道：“这还是我离开了天都之后第一次流泪！像叶统领才是真正的大豪杰，大英雄！”于承珠叹了口气黯然无语，凌云凤忽道：“妹妹，你帮我干一件事情。”于承珠道，“什么？”凌云凤道：“找毕擎天去！”于承珠道：“我也恨不得刺他一个透明窟窿，可是叶伯伯的吩咐……。”凌云凤道：“我不是要你杀他，我是要你抢他的兵符。”于承珠想了一想，道：“为叶成林。”凌云风笑道：“是呀，难道你就不挂念他吗？”说到这里，后面的军马已将追上，凌云凤拉于承珠上了白马，笑道：“这个时候，他的女兵已在温州道上，准备截粮。你和我今晚抢到兵符，咱们也来演一出信陵君救赵的好戏。”

叶宗留一走，左营的军士虽然不肯缴械，却也没有反抗，毕擎天大功告成，得意之极。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凌云凤那队女兵，早已开走。想来于承珠也是跟凌云凤逃走的了。想起于承珠的容貌武功，都是女中罕见，就不是肯归顺自己，每一念及，惘然若失。

这一晚毕擎天和亲信属下狂欢“祝捷”，回到帐中，早已有了几分酒意，正待安歇，卫士忽进来报道：“于姑娘求见大龙头。”毕擎天愣一愣，道：“她还敢来见我？”想了一下，吩咐那卫士道：“叫她把佩剑解下，空手进来。”那亲信的卫士低声说道：“于姑娘这次前来求见，瞧她神情倒是挺和气的。那把宝剑也没有带在身旁。所以小的才敢擅自作主，让她进入大营。”毕擎天眉开眼笑，道：“原来她也还懂得规矩，好，那就传她进来。”

毕擎天本来对于承珠就既是渴念，又是惧怕，这时想道：“叶宗留已去，莫非她因此而回心转意了么？”虽然还有些少顾忌，但想于承珠的武功纵好，自己尽可抵挡得住。而且她又没有带宝剑，更放了心。

待了片刻，只见于承珠缓缓走进帐幕，似嘲似讽他说道：“小女子于承珠参见大龙头！”毕擎天笑道：“好在今日没有被你刺个透明窟窿，怎么，我以为你随叶宗留走了呢。”于承珠冷笑道：“叶统领自愿息事宁人，让位于你，你如今总该称心如意了吧？”毕擎天眉头一皱，道：“听来你好像对我十分不满，是么？”

于承珠道：“事既如斯，你还何用管别人满不满意？你这大龙头的位子总是坐定的了。哼，哼，要不是叶统领再三劝我以大局为重，不许互相残杀，我真恨不得刺你个透明窟窿！”毕擎天大笑道：“不错，如今局势已定，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这话，这话本来就不必我再说了。你今晚前来见我，打算如何？”于承珠道：“你今后又打算如何？”毕擎天得意之极，朗声说道：“挥军北上，号今天下，宰割河山！承珠，你留下来

吧，给我整顿女军，我绝不计较旧恨。”于承珠冷笑道：“即算你他日登基开国，只怕也未必能令我称臣。”忽地声调一转，道：“只要你要想得天下，我倒可以送你一样东西，让你完成心愿。”毕擎天说道：“什么？”于承珠道：“彭和尚所留下的那幅地图，你得的那份，仅是江南部份，我身边带来的乃是全图！”

毕擎天这一喜真是出乎意外，他盼望得这地图，已不知多少年月，不意于承珠竟肯送他，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听得于承珠冷冷说道：“若非叶统领给你迫走，义军舍你之外，无人能够统带，这地图也绝不会落在你的手中。”毕擎天与于承珠相处多时，早已知道于承珠刚柔兼备的性格，要是于承珠向他谄媚，他绝不会相信，而今于承珠一面骂他，一面却又以大局为重，说要送他地图，他心中更无半点怀疑。

忽听得帐上似有轻微的声音，若非落在毕擎天、于承珠这样行家的耳里，端的听不出来。毕擎天抬头一望，只见于承珠已取出地图，慢慢展开，冷冷说道：“这里面有点讲究，你快过来看，我不耐烦久留。”毕擎天酒意醉了几分，心中想道：帐外有毕愿穷等高手巡回，大营外更有三重守卫，料可无虑。见于承珠展开地图，急忙凑过去看，于承珠倏地一下展开，地图中竟包着一柄精光耀眼的匕首，原来于承珠是师法荆轲刺秦皇的故智，绘了一幅假图，图穷匕见，就要用这匕首胁迫毕擎天交出兵符。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匕首一闪，刀锋已迫近毕擎天的咽喉，毕擎天忽地一口向于承珠手背咬下，两人动作均快，于承珠缩手斜刀，那刀锋刚刚刺出，毕擎天一个“斩龙掌”劈下，　啷一声，于承珠匕首落地，只听得毕擎天嘿嘿冷笑，说道：“你这点伎俩，须瞒不过咱家。”

笑声未绝，陡然间只听得一声裂帛，帐幕上穿了一个大洞，毕擎天未及回头，背心已给一柄长剑抵住，来的乃是凌云凤，她趁着于承珠与毕擎天纠缠之际，施展绝顶轻功，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进了毕擎天的帅帐。她拿的乃是于承珠那把青冥宝剑，剑气森森，抵着后心，寒气直透上毕擎天的心头！正是：

欲仗龙泉三尺剑，盗符截饷救英豪。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虎帐盗符 军中伤惨变　征鞍解剑 道上赠嘉言

毕擎天在凌云凤宝剑威胁之下，宛如斗败了的公鸡，垂首说道：“ 你要什么？ ” 凌云凤沉声说道：“ 把你的兵符拿出来！ ” 毕擎天道：“ 好，兵符在我怀中，待我给你便是！ ” 说话之间，伸手作掏摸之状，忽然横肱一撞，一记 “ 脱抱解甲 ”，反手擒拿，他料得凌云凤不敢杀他，这一招冒险施为，竟使出了极狠辣的小天星擒拿手法。

但听得 “　啷 ” 一声，凌云凤手中的宝剑，给他劈落，毕擎天正想张口大呼，却想不到于承珠出手更快，就在他劈落凌云凤宝剑这一间，拍的一掌打出，事情紧迫，无暇考虑，这一掌竟是全力施为，使出了 “ 玄功要诀 ” 中拍穴的独门功夫，掌拍下，封闭了毕擎天的七道大穴，即算他武功再高十倍，亦已无力动弹。

凌云凤冷笑道：“ 这厮真是奸狡凶狠！ ” 啪的一掌打了他一记耳光，毕擎天双睛喷火，心头怒极，却是喊不出来。凌云凤搜他身上，不见兵符，急忙说道：“ 承珠妹妹，这兵符定在帐中，我给你把风，你赶快搜寻。 ”

于承珠把毕擎天的机密档案，翻了满地，只是不见兵符，心中焦急之极。忽听得帐外人声嘈杂，有一个极熟识的声音大叫道：“ 毕擎天你摆什么架子，敢不见我，于姑娘，是我来了，你快出来呀！ ”

这人竟然是铁镜心！想不到他也在这深夜，闯营求见，于 承珠顿时呆了，凌云凤忙道：“ 快搜，快搜！ ” 于承珠心头一醒，忽然想起毕擎天为人貌似粗豪，实甚精细，这兵符应藏在身上，如今既不在身上，也定当在离身最近的地方，想起进帐之时，他已卸下外衣，即将歇息，心念一动，伸手到床上的枕头底下一摸，翻起了一件外衣，果然底下压着一块金牌。

于承珠大喜叫道：“ 兵符到手啦！ ” 只听得帐外噼啪两声，铁镜心大喝道：“ 毕擎天，你再不放于姑娘出来，我可要动手啦！ ” 似是有两个人已给他推倒地上。

但见帐幕一揭，毕擎天的侍卫队长闯了进来，军号纪律森严，本来不得毕擎天的吩咐，谁也不敢进入帅帐，但这个侍卫队长名叫顾孟章，当年是和毕擎天同时称齐鲁的大盗，素得毕擎天信任，为人也工心计，见铁镜心在外面大嚷大闹，毕擎天竟然毫无声息，心知定有蹊跷，恃着和毕擎天称兄道弟已惯，进来禀道：“ 铁镜心定要求见，请，请大龙头…… ” “ 定夺 ” 两字尚未出口，已是瞥见毕擎天给制住穴道的那副怪状，说时迟，那时快，凌云凤那一剑也已劈面斩到。

顾孟章武功甚高，这一剑竟然给他避过，随手一招 “ 分洪断流 ”，呼呼两声，左击凌云凤，右击于承珠。凌、于两人岂肯与他在帐中混战，凌云凤一剑挑开帐幕，于承珠立刻一把金花洒了出去。

那些人见识过金花的厉害，金光闪处，纷纷躲避，于承珠和凌云凤闯了出来，抬头一望，但见铁镜心已被几个高手围住，运剑如风，拼命冲刺。于承珠禁不住心内一酸，想道：“ 我只当他在沐国公府内贪恋繁华，却原来他还惦记着我！ ” 这个时候，她哪里还会想及铁镜心惹人讨厌的地方，急忙挺剑扑上，给他解围。

铁镜心得见于承珠，如获至宝，大声叫道：“ 于姑娘，我又来了，咱们快跳出这个是非之地吧，别理那个毕擎天了！ ” 一时狂喜，剑招露出空隙，肩头着了毕愿穷一捧，说时迟，那时快，顾孟章已扑了出来，大声叫道：“ 大

龙头受了暗算，这三个人一个也不能放走！”唰的一鞭，扫到于承珠背后，顾孟章武功超卓，这一鞭迫得于承珠回身招架，哪知顾孟章乃是声东击西，他的虎尾长达一丈，轻轻一抖，鞭梢倏地转了一个方向，铁镜心正向着于承珠的方向飞身纵起，被长鞭一卷，“卜通”一声，跌落地下，立时有人过来，将他擒了。

于承珠大怒，唰唰两剑，欺身直进，在顾孟章长鞭飞舞之下，展开了一派凌压的进手招数，顾孟章正要将她缠住，见她拼命，恰合心意，长鞭挥动，急忙抢上，先封住了于承珠的退路。

凌云凤叫道：“珠妹，你怎么啦？还不快走！”于承珠陡然醒起了自己已夺了兵符，再不逃走，就要误了大事，可是铁镜心为她而来，她怎忍舍了铁镜心独去？

凌云凤见势危急，翻身杀入，反手一剑，　的一声，立刻把一名卫士的砍山刀削断，顾孟章见她来得势猛，挥鞭一接，只见剑光闪处，那条虎尾鞭又断了一截，原来凌云凤手中拿的乃是于承珠的青冥宝剑。

凌云凤的剑法虽不若干承珠精妙，但奇诡狠辣，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兼主剑在手，如虎添翼，唰，唰，唰，连进几剑，除了顾孟章等几名高手躲闪得宜之外，另外围攻她们的三名卫士，都被凌云凤的剑尖刺中了穴道，滚在地上爬不起来。

凌云凤与于承珠杀出重围，施展绝顶轻功，接连跳过三重帐幕，于承珠回头一望，铁镜心已被缚入毕擎天的帐中，不觉叹了口气。

两人逃出大营，跨上宝马，不消一个时辰，就已跑出五十里外，离开了毕擎天驻军的范围了。凌云凤松了口气，在马背上回头一望，但见于承珠脸上有几点泪痕，凌云凤心中一动，道：“贤妹，你怎么啦？”于承珠道：“没什么。”凌云凤道：“那个少年是什么人？”于承珠道，“是铁镜心。”凌云凤笑道：“原来是御史铁鉉的儿子，我也听说过他的名字，说他一表人才，果然不错。”

于承珠面上一红，心中想道：“可惜铁镜心空自生了一副大好皮囊，哪及得上叶宗留叔侄的英雄气概！”凌云凤瞧她神色，见她久久不语，心中大疑，轻声说道：“贤妹，你可是有什么心事么？”于承珠忽地掏出兵符，说道：“姐姐，你截了粮草，送到屯溪给叶成林吧，我不去了。”凌云凤说道：“你不去见叶成林？”于承珠道：“嗯，有了这道兵符，运粮官不敢违拗你的命令，你坐我这匹照夜狮子马，先在温州道上截粮，再东下屯溪，即算毕擎天派人拦阻，亦是追你不及，我去也帮不了你的忙。”凌云凤道：“你，你可是要回转大营，救那铁镜心？”于承珠道：“不错，他为我而来，我岂可让他落在毕擎天手上？我自有万全之策救他，姐姐但请放心。”

本来在这样情形之下，于承珠要去救铁镜心那也是出于情理之常，但于承珠那脸上的泪痕，那失神的眼色，连着那不自禁而流露出来的彷徨，已是瞧在凌云凤眼内，凌云凤也不禁惶惑不安，心中想道：“我只道她和叶成林是一对风尘侠侣，彼此有情，难道竟是我以前看错了，难道她的心上人竟然不是叶成林而是铁镜心？”但觉于承珠舍弃了叶成林这样的人，殊为可惜，试探问道：“叶成林孤守在外，处境艰危，贤妹，你就不挂念他么？”于承珠道：“今日之事，势难兼顾，只有分开来做，你上屯溪，我回大营，各尽一份心力。叶成林有姐姐相助，我放心得很！”眼圈一红，忽地翻身下马，奔回原路去了。若在平时，凌云凤是要追上她和她细谈心曲，可是情况如斯，

救人如同救火，又哪容得她姐妹细细谈心。

凌云凤哪里知道，于承珠此际正是心中如绞！她让凌云凤独自去助叶成林，实是含有这样的心意：要把叶成林让给她！虽然这心意早在芙蓉山之时，于承珠听得霍天都死讯那晚就已有了，可是如今才是她在心中作了最坚决的割舍，要把她对叶成林正在萌起的爱苗拔掉，这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少女，真是最残忍的牺牲，也需要最坚强的勇气！唉，可怜她小小年纪，就接连遭受了两次爱情上的磨折，而这一次的磨折，比起上一次来，更甚几千万倍！因为她已经从心底里爱上了叶成林，而铁镜心却还没有闯进她的心扉，仅仅是情海波涛中的一片浮光掠影。叶成林像大青树一样扎下了根，而铁镜心则不过像花盆中盛开的玫瑰，爱情的根苗并不是种植在深厚的土壤上！

再说毕擎天被于承珠用重手法封闭了七道大穴，仗着精纯的功夫，经过整整一晚，虽然能通了三处穴道，也能够动弹和开口说话了，可是那璇玑、中府、天阙、地藏四处大穴还没有解开，而且于承珠的闭穴法乃是“玄功要诀”中极秘奥的闭穴方法，若不是会家来解，纵能强行运气冲关，也要落个半身残废。

毕擎天自然知道这个道理，想起将来纵然能够称王称帝，这残废的缺陷亦是无可补偿，心中不觉凉了半截。他的手下尚未知道毕擎天有难以解救的隐忧，天明之后，纷纷进帐问候，并汇报军情，但觉毕擎天脾气暴躁，大异寻常，众人均是惴惴不安。

顾孟章和毕愿穷等一干人虽知道毕擎天吃了于承珠的大亏，见他已行动如常，也不敢再问，恐有伤他的面子。众将官在帐中商议军情，过了一会，顾孟章渐渐瞧出不妥，正想出言提醒，叫众将官退下，忽见守营门的中军，面色张皇，匆匆进来报道：“那，那位于姑娘又进来了！”

顾孟章吃了一惊，偷眼看毕擎天时，只见他面色阴暗，好像就要大发雷霆，却忽地面色一转，压低声音说道：“唤她进来！”

于承珠在几十双惊讶敌视的眼光注视下，缓缓走进，只听得毕擎天哼了一声，说道：“于姑娘，你好大的胆子！”于承珠冷笑道：“你有所求于我，我何须惧你！”毕擎天哈哈笑道：“只怕你也有所求于我！”于承珠道：“好，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做一次公平的买卖。”毕擎天道：“你说。”于承珠道：“铁镜心呢？”毕擎天道：“哈，原来你是为这小子而来。”他虽然早已料到于承珠的来意，但由于承珠亲口说出铁镜心的名字，毕擎天心里仍是酸溜溜的怪不是味儿。于承珠面色一板，道：“不错，我是为铁镜心而来，但也是为你毕大龙头而来呵！”毕擎天沉声说道：“怎么？”于承珠道：“只有铁镜心能给你解穴，你不放他，你就准备做一个终身残废的草头皇帝好了。”

此言一出，众将官恍然大悟，毕擎天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对毕愿穷道：“好，你去把铁镜心放出来。”于承珠道：“不，让我先去见他。”毕擎天一想，立即明白了于承珠的用意，那是为解穴之际，不免肌肤相接，于承珠敢情是连手指也不愿沾着他，所以要先传铁镜心的解穴之法，假手铁镜心而为。毕擎大妒恨交迸，却是无可奈何，只好吩咐毕愿穷带于承珠去见铁镜心。

毕愿穷将于承珠带到帐后的一间木屋前面，扮了一个鬼脸笑道：“姑奶奶，你何以老是和我们的大龙头作对？”于承珠道：“你又何苦老是跟着你们的大龙头与叶大哥作对？”毕愿穷心头一震，内愧于心，再也笑不出来，尴尬之极，只好又扮了一个鬼脸道：“姑奶奶，算我怕了你啦。这是解开铁

镜心镣铐的锁匙，你进去吧。”

铁镜心被囚在木屋内，正大发脾气，听得人声，便大骂道：“毕擎天，你是什么东西，俺铁镜心是顶天立地的男子，岂会归顺于你，你给我滚出去！”于承珠一脚跨入房，柔声说道：“镜心，是我！”

铁镜心眼睛一亮，许久许久以来，他没有听过于承珠这样温柔的呼唤了，但觉心中甜丝丝的，什么毕擎天，叶成林等所给予他的困恼，在这一声呼唤中，全都化为乌有，抬起头来，瞅着于承珠只是痴笑。

于承珠给他解开镣铐，铁镜心吸了一口长气，低声说道：“这不是梦么？毕擎天怎么许你进来见我？”心中蓦一寒，颤声问道：“难道是你归顺了他么？”

于承珠啐了一口道：“你瞧我是没有骨气的女流之辈么？”于承珠这句话其实是恼铁镜心与她相处许久，还不懂得她的为人，在铁镜心听来，却以为于承珠只看得起他，心中想道：“是呵，凭毕擎天那副样子，怎配与我相比，她岂能归顺于他？”如此一想，心花怒放，又问道：“那么，你是怎样进来的？”

于承珠道：“你去救毕擎天。”铁镜心跳起来道：“什么？要我去救他？”于承珠道：“不错，正是要你去救他。”将毕擎天被她封闭了穴道，以及她准备传授铁镜心的解穴之法，由铁镜心替毕擎天解穴，作为交换释放的条件说了。铁镜心吁了口气，笑道：“原来如此，我到这里来，正是为了与你走出这是非之地，如今可遂了心愿了。”

于承珠道：“你又是怎么来的？”铁镜心道：“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惦记你，是我向沐国公讨了个差使，走出昆明，就一直上这儿来了。”于承珠盯着问道：“什么差使？”铁镜心讷讷说道：“替沐国公拜表上京，奏明大理之事。”其实沐国公早已另派亲信拜表上京，他派遣铁镜心上京，其实是为了女儿。要知铁镜心虽然文武全才，却不屑应考科举，所以还没有功名。沐国公一来是为了顺女儿的心意，二来是他自己也看上了铁镜心，心内早已把铁镜心列为雀屏之选，因此藉个来由，请铁镜心代表他上京面圣。沐国公是边疆重臣，异姓封王，料皇帝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他再在奏折中将铁镜心重重保举，那么铁镜心定可平步青云，铁镜心也隐约知道沐国公的用意，可是一来他不敢私拆奏折，二来他纵然料到几分，也不敢在于承珠面前明说。

于承珠道：“我的师父呢？”铁镜心道：“张大侠夫妇也为了护送波斯公主之事，上京去了。他比我早走十天，这时只怕快到京都了。”于承珠又问到：“你已知道了毕擎天排挤叶宗留的事么？”铁镜心道：“就是因为知道此事，才到大营找你呀。我早就看出了毕擎天不是个好东西，叶宗留虽然稍为懂得打仗，一个土头土脑的矿工出身的人，却不是毕擎天的对手，吃了亏也是活该。就可惜你偏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教我如何不急，所以我就是拼了性命，也要设法令你远离此地。”于承珠一皱眉头，淡淡说道：“是么？”

铁镜心急道：“你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心？”于承珠冷冷说道：“听你的口气，好像普天之下，就只有你是英雄豪杰，我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女子，怎懂得你想些什么？”铁镜心叫道：“咦，我什么都为了你，你对我冷漠也还罢了，怎么一见面就讥刺起我来？我说，以你的玉骨冰心，和这般粗人混在一起，岂不是污辱了你？咱们出去之后，在杭州或者在昆明筑几间精舍，或者读书，或者练剑，似此清福，想神仙也当羡慕我们！”于承珠端起面色，正容说道：“我不配做神仙，也不想做神仙。我倒是想劝你暂时不必上京，

我师父已进京去了，大理的事情，你还愁皇帝老儿不知道吗？”铁镜心喜道：“但得咱们长聚，不进京就不进京！”于承珠愠道：“你怎么总是缠夹不清，我劝你暂时不必进京，是想你上屯溪一趟。”铁镜心诧道：“上屯溪干吗？”于承珠道：“叶成林在那儿独抗十万官军，正要有人相助。”铁镜心大为失望，叫道：“叶成林这小子就值得你这样挂心，什么叶成林，什么毕擎天，哪一个是能造就大事之人？值得我去相助他？对这些草莽枭雄，我厌烦透了，承珠，你怎么也像越来越变了？”

铁镜心固然失望，他却不知于承珠更是失望到了极点！铁镜心抱怨她变了，她更痛惜铁镜心一点也没有变，总是为自己打算，总是看不起别人！她本来下了极大决心，要把叶成林舍弃，要把叶成林让给凌云凤，可是此时此际，不知怎的，叶成林那朴实无华的形貌，却突然涌现心头，虽然只是幻影，这幻影却遮蔽了站在她面前的，伸手可触的铁镜心这个真实的人！

只听得于承珠幽幽地叹了口气，黯然说道：“人各有志，我不会勉强你的，咱们不必谈啦。”铁镜心打了个寒噤，叫道：“承珠，承珠，你，你听我说。”于承珠淡淡说道：“不必说啦。你想快些出去，那就赶快学解穴之法，毕擎天恐怕也等得不耐烦了！”

铁镜心接触到于承珠的眼光，但觉她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不敢再说。“玄功要诀”中的闭穴之法虽极秘奥，对于内功有了根柢的人，解穴之法，并不难学。而且铁镜心又是个有小聪明的人，不过一顿饭的时间，他就学会了。

毕擎天果然是等得甚不耐烦，一见他们出来，心中大喜，却故作矜持，板着面孔说道：“铁镜心，我看在于姑娘的面上，今日放你回去，你若然私下弄什么手脚，哼，哼，那可怨不得咱家！”铁镜心仰天大笑，道：“你怕我给你解穴之时作弄你？我也怕你说话不算数呢。你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值得我暗害你？我岂是像你一样的卑鄙小人？好，咱们就在众人面前说清楚了，我给你解穴，你让我出营，谁若食言，就是狗蛋！”此言一出，毕擎天大是尴尬。

虽然顾孟章等一干人自于承珠来后，都已知道毕擎天定是穴道受制，所以才肯释放于、铁二人。但由铁镜心明白道出，总是伤了毕擎天的面子。

但见毕擎天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心中显是愤怒之极，却又无可奈何。铁镜心偏不放过，追着他又问一句道：“如何？”毕擎天咬一咬牙，道：“好，就依你所说。”铁镜心眉飞色舞，大声叫道：“你们都听着了，我给你们的大龙头解穴，等下我出去，谁都不得拦阻。毕擎天是这样吗？”毕擎天点点头道：“是这样！”铁镜心哈哈大笑，他料想毕擎天虽然心术不正，但毕擎天是个大龙头，当着部下答允的事，不敢推翻，于是放心给毕擎天解穴。

铁镜心和毕擎天的内外功都自不弱，铁镜心运劲于外，毕擎天行气于内，两股内力，冲击关元要穴，过了一炷香的时刻，毕擎天渐觉气机通畅，璇玑，中府、天阙三处被封闭的大穴，已经解开，只有地藏一穴，还未曾打通，忽听得帐外又是喧哗叱咤之声。

但见毕愿穷慌慌张张地进来禀道：“潮音大师不分皂白，见人便打，是要闯进帐中。”毕擎天眉头一皱，道：“孟章，你去暂阻一下。”铁镜心运劲于掌，猛劲一拍，毕擎天“哎哟”一声，倒在地上，众武士大惊，便待上前，铁镜心大笑道：“行啦，四处大穴都已解开，毕擎天你说话算不算数？”毕擎天沉声喝道：“让他们走。愿穷、章逢，你们都出去帮孟章拦阻那个疯

和尚。”

于承珠道：“我的师伯祖岂是你们拦阻碍来？待我再给你卖个人情，劝他走吧。”盈盈一笑，移步出营，铁镜心急忙亦步亦趋，跟在背后，出了大营，但见潮音和尚暗呜叱咤，一根禅杖舞得泼风也似，将众武士打得跌跌撞撞，有两匹马在他的背后，其中一匹，正是于承珠的照夜狮子马。

顾孟章和章逢双双赶上，那章逢是毕擎天的亲军统领，手舞两柄开山大斧，有万夫不当之勇，恃着大刀，飞步抢上，双斧齐劈。哪知潮音和尚的外家功夫登峰造极，在点苍山比武之时，以鸠盘婆的神刀，尚且奈何他不得，何况章逢？潮音和尚正自杀得性起，见双斧劈到，大笑道：“来得好呵！”禅杖一挥，“轰”的一声，震耳欲聋，只见章逢的两柄大斧，都已脱手飞去，章逢虎口破裂，摇摇欲倒，顾孟章唰的一鞭扫去，潮音和尚连扫三杖，都给顾孟章避开，潮音和尚大怒，一跃面前，手腕却反而给他的长鞭缠住，潮音和尚猛地一声大喝，运劲一挣，那条长鞭登时断为几段，潮音和尚大叫道：“你也算得是一条好汉，我不杀你，快与我去叫毕擎天出来打话！”

于承珠缓步上前，裣衽一福，道：“师伯祖，你老好呵！”潮音和尚道：“哈，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好，我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毕擎天！咄，你这厮为何还不去叫毕擎天见我？”后面这话是对顾孟章说的。于承珠道：“你老人家要见毕擎天做什么？”潮音和尚道：“我一向把他当大英雄大豪杰，今日我从温州回来，一路上碰到了凌姑娘，才知道他干下这等伤天害理之事。咄，迫走叶宗留，杀死邓义七，这两桩事果是真的？”于承珠道：“一点不假。”潮音和尚叫道：“好，凭这两桩事，我就要向他问罪！”于承珠道：“若是他不服呢？”潮音和尚道：“我一杖把他打杀！”于承珠微笑道：“你一杖把他打杀，倒是容易，这残局谁来收拾？你老人家来做大龙头吗？”潮音和尚瞑目说道：“我希罕什么大龙头？我也做不来！”于承珠笑道：“是呀，走了叶大哥，军心已是不稳，就再三劝我们顾全大局，不可互相残杀。你和凌姐姐路上相逢，匆匆一面，大约凌姐姐还未曾将叶统领的心意对你详告吧？”潮音和尚呆了半晌，道：“你的话也有道理。”于承珠一笑说道：“师伯祖，多谢你老人家给我带回了这匹宝马，咱们上马走吧！”顾孟章等正苦于无法对付，忽见潮音和尚被于承珠三言两语便劝走了，自是喜出望外，但细听于承珠之言，却又暗暗为自己所拥戴的大龙头感到惭愧。

潮音和尚虽被劝服，郁闷难消，一声不响地拨转马头便走。铁镜心抢了一匹快马，直追出十数里外，才见前面那两匹白马缓了下来等他，铁镜心追上前去，只听得于承珠问道：“师伯祖你上哪儿？”潮音和尚气呼呼地道：“不知道。反正我不会留在这儿了。”铁镜心道：“是呀，管他们争权夺利，闹得覆地翻天，咱们才不屑沾惹他们，远走高飞，落得一个干净。”于承珠侧目斜睨，心中甚不舒服，她本想劝潮音和尚上屯溪去助叶成林，见他气愤未消，铁镜心又在旁边冷言冷语，只得暂且把话忍住。

忽听得马嘶人闹，一彪军马从山坳处出来，潮音和尚怒道：“好，我放过了毕擎天，他还敢派人来追我！”横起禅杖，睁眼一瞧，却是成海山和石文纨两人，带着十数骑人马，衣甲不全，形容憔悴，竟是溃败归来。

潮音和尚道：“咦，你们怎么落成了这个样子？”成海山上前见过师兄，垂手答道：“小辈无能，惭愧已极，我们这支渔民子弟军给官军打败了，两千军马，才逃出了十七骑。”石文纨气愤愤地道：“若是在水上作战，咱们一命当十，偏偏给毕擎天调到山地去，弟兄们连马也不会骑，光凭着一股锐

气打不了仗！”

成海山道：“兄弟们倒是尽了力了，凭着一股锐气，在山地苦战，也支撑了几个月，可是伤亡甚重，一无援军，二无粮草，幸免全军覆没，已算是好的了。只是我将两千多渔民子弟带了出来，只剩十七骑回去，叫我有何面目见故乡父老。”

潮音和尚道：“哼，又是这个毕擎天干的好事！”铁镜心道：“幸亏你遇见我们，你们不回去也罢了！毕擎天已把叶宗留迫走，他把你们当作是叶宗留的人，你们再去见他，这就是自投罗网了。”

成海山呆了半晌，作声不得。石文纨道：“呀，可惜我爹爹不在这儿。师兄，你去了哪里，这么久不见你，你可知道我爹爹的消息吗？”铁镜心面上一红，道：“我上大理拜访了张大侠一趟，也是前几天才回来的，未曾见过师父。”

铁镜心眼光一瞥，见成海山腰悬宝剑，诧道：“怎么师父这把宝剑在你这儿？”石文纨道：“是于姑娘给我的，我不见了爹爹，就把它交给成师哥用，那晚到底闹的是什么事情？我爹爹忽然不见，这把宝剑又到了于姑娘手里，这疑团一直未解。于姑娘，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于承珠道：“这把剑是乌蒙夫从御林军统领娄桐苏手中夺来的，乌伯伯叫我将这把剑还给你的爹爹，可惜他已经走了。呀，只怕就是送还给他，他也不肯要这把宝剑了。”石文纨更是疑心，道：“怎么会落到娄桐荪手中，为什么我爹爹又不肯要这把宝剑？”于承珠道：“你问你们的大师兄。”

这把宝剑实是铁镜心在台州那一晚，被娄桐荪以父亲的性命作威胁，从师父手中讨来，送了给娄桐荪的。为了此事，石惊涛伤心之极，从此不认铁镜心为徒。这一年多来，铁镜心每一念及，悔愧无己。而今被于承珠当着师弟师妹的面提起，不觉面红过耳，对于承珠也是大为不谅，心中想道：“我为你刻骨相思，几番舍命，你对我那般冷淡也还罢了，而今又当着师弟师妹，令我难堪。”要不是他盼望于承珠回心转意，几乎就要发作。

石文纨人甚机伶，见师兄的神色不对，知道定有隐情，他们一向敬畏师兄，不敢多问。铁镜心思潮起伏，转了无数念头，忽道：“成师弟，你把这把宝剑给我，我见了师父再交给他。”于承珠正欲出言拦阻，成海山已道：“我年轻德薄，武功低微，佩这把剑日夜担心，交给师兄保管，那是最好不过。”于承珠道：“这是石家之物，文纨，你们在军旅之中，留着一把宝剑防身也好。”铁镜心愤然于色，石文纨踌躇半晌，仍是说道：“谢谢姐姐关心，我爹爹早已说过，铁师兄虽是外姓，聪明才智远非我所可及，将来这把主剑要传给师兄，叫我不可多心。这话，爹爹也许未曾对铁师兄说过，我却早已知道。这把剑交给师兄，正是我爹爹的本意。铁师兄，你接了吧！”

铁镜心料不到师弟师妹竟是对他如此敬爱，想起师父的恩义，内愧于心，眼泪几乎要滴了出来，反而不好意思去接那把宝剑。石文纨倒持剑柄，直递到了铁镜心手中，于承珠冷冷笑道：“石老英雄仗着这把宝剑曾干了多少侠义之事，铁公子，你可不要幸负了这把宝剑呵！”铁镜心面上一红，但随即想道：“不错，英雄宝剑相得益彰，我有了这把宝剑，武林中人更要对我刮目相看了。若能仗着这把宝剑，做出一番大事，将来见了师父，也好说话。”如此一想，便坦然地将这把宝剑接了过来。

于承珠道：“文纨、海山，你们打算如何？”石文纨道：“这里变出意外，我也不知该当如何了？”铁镜心道：“我要进京一趟，路过杭州老家。

这里不久必将大乱，毕擎天也定然覆败无疑，我看你们大可不必再沾这趟浑水了，不如到我家中暂避一时，待清平之后，再去访寻师父吧。”成海山剑眉一扬，大有不以为然之意，铁镜心正想发话，于承珠抢着说道：“毕擎天确是难于相处，但叶成林还在屯溪，独抗十万官军，不如你们上屯溪也好。”成海山道：“我与叶大哥虽然相交不深，却也知道他是忠肝义胆的汉子，既然他正要人相助，我自该到屯溪助他一臂之力。纨妹，你呢？”石文纨毫不踌躇地道，“你去哪儿，我自然随着你去。”铁镜心虽然暗怪于承珠多事，见他们去意坚决，却也不便阻拦。

当下成、石两人与师兄别过，带了那十七骑人马，拨转马头，投向屯溪路上去了。潮音和尚道：“承珠，你呢？”于承珠想了一想，道：“我师父师母，已上京都，我想去见见他们。”铁镜心大喜，道：“那么咱们正好同路了。”心中还认为是于承珠听了他的劝告，故此远离此地。哪知于承珠是另有一番心事，与铁镜心所想的完全两样。潮音和尚道：“我也想见见丹枫，那么咱们就同路吧。”于承珠本来想劝潮音和尚也上屯溪，转念一想，叶成林已有凌云凤、成海山、石文纨等得力的人手相助，潮音和尚只是匹夫之勇，去不去没有大关系，有他同路，不怕铁镜心纠缠，而且师父进京，难保没有危险，潮音和尚进京，自有他的用处，也便欣然道好了。

三人一路同行，铁镜心每每借故与于承珠谈说，但见于承珠的神态总是淡淡漠漠的，端庄之中带着矜持，每当话头说到她的身上便扯了开去，又有潮音和尚在旁，更是不便深谈，饶是铁镜心自负聪明，对着于承珠这样的态度，也有无可奈何之感，心中端的是又爱又恼，于承珠却只当不知，一直把他当作兄长一般看待，尊敬之中，保持距离。感情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铁镜心曾对于承珠刻骨相思，在离开她的时候念念不忘，而今朝夕相处，却反而渐渐地冷下来了。

在铁镜心心里，总以为他一切都为了于承珠，纵然于承珠不表示感激，也总该对他亲近一点才是，岂知于承珠竟是对他如此冷淡，比起在大理之时，又好似生疏了许多。尤其令得他烦恼的是，他每每于有意无意之间，试出于承珠对叶成林的心意。于承珠好像极力避免提起叶成林，一当别人提起他时，她脸上就不自禁地露出一种奇异的神色，眼睛也平添了光彩，却又似带着淡淡的哀愁、不安和惶惑。铁镜心在这方面最为敏感，他在于承珠的眼睛里看出了于承珠对叶成林的心意，再联想起自己这次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赶来会她，她却是一见面就劝自己上屯溪去助叶成林，看来她竟是极为看重叶成林的事业。于承珠不爱铁镜心，也许铁镜心还能忍受，但当他感觉到于承珠将叶成林看得在他之上的时候，就大大地伤及了他的自尊！

因此，在有些时候，他会忽然想起沐燕来，想起沐燕的善解人意，想起沐燕谈吐风雅，想起沐燕俏丽的颜容，想起沐燕对他的蜜意柔情，而尤其令他感到骄傲的是沐燕以那样尊贵的身份，对他却是如此倾心！当然，若是将于承珠和沐燕比较的话，于承珠是巾帼之中罕见的奇女子，沐燕总似少却那么一层光彩，没有于承珠那种令人心灵震撼的魅力！然而，作为一个少女的话，沐燕却又似更为惹人喜爱。而且比起除了于承珠之外，所有的他所曾见过的少女来，那么沐燕就更似鹤立鸡群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和于承珠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怎的，会令他感到自卑，往往也就因此不安和烦躁，和沐燕在一起的时候，却令他感到自己的高贵和内心的满足，因而也就感到喜悦和心境的和平。

铁镜心和于承珠的感情，随着旅程的缩减，距离反而越来越增大了，各人的内心里，也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了，只有潮音和尚还是一点也看不出来，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天造地设的“金童玉女”。

这一日踏进了浙江的边境，这已经是官军和义军势力的交界之处，一路上人烟稀少，走了许久，才发现路边的一座茶亭，茶亭的主人是个老婆婆，她的儿子被官军拉去当马伕，她年纪老了，无法逃难，而且在她一生之中逃难的次数太多了，这一次她觉得自己已老，能活到几时便算几时，也就不想再逃难了，因此仍像往日一样地在路旁卖茶。

他们赶了半天的路，正自感到口渴，便进茶亭喝茶歇息，和那老婆婆闲聊了一会，有两个人从路上走过来，其中一人，叫道：“好马，好马！”说的是颇为生硬的北方话，于承珠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蒙古装束，相貌粗野的魁梧汉子和一个身材矮小、类似公差模样的人走了进来。有分教：

蓦地旅途逢怪客，疑云阵阵更难消。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生死难猜 女儿情曲折　是非莫辨 公子意迷离

于承珠心中一动，这个公差模样的人好似在哪儿见过似的，仔细一想，却原来是两年多以前，曾在长江北岸一个小镇的酒店里，帮御林军统领娄桐荪捉拿周山民夫妇的那个带刀侍卫褚玄。

褚玄也认出了于承珠，他曾经吃过于承珠的亏，陌路相逢，心中暗惊，但仍然不动声色地陪着那个蒙古武士进来喝茶。

那蒙古武士坐下之后，一对眼睛就尽往于承珠的身上瞧，忽地笑道："你们中国南方的女子原来是这么娇滴滴的，若是到了咱们漠外，一阵大风就能把她刮起！"潮音和尚双眼一睁，便想发作，于承珠抛了一个眼色，将他止住，笑道："你是从漠外来的吗？好远的路呀！"那蒙古武士见于承珠答话，大为高兴，道："不错，我特来看看中原的风光，可惜碰上了打仗。你这位小姑娘是从南边来的吗？"于承珠道："是呀。"那蒙古武士道："你不怕那些强盗抢你做押寨夫人吗？"于承珠道："谁说他们是强盗，那些义军大小官兵对人民都是和和气气的！"那蒙古武士道："真的？你这么说，我还不信呢。"忽地问道："听说那边有一个红巾女贼，很是厉害，是真的吗？"于承珠心头一震，道："千真万确，那位女头领我还曾见过，名叫凌云凤！你认得她？"那蒙古武士站了起来，道："我不认得，但我有几位朋友前两个月就动身到南方来，正是为了找她。"于承珠道："那几位贵友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找她？"那蒙古武士诧道："你这小姑娘好奇怪，打听这些江湖上的事情做什么？哈，你这样弱不禁风的姑娘也佩着宝剑，你懂得武艺吗？"于承珠道："懂是不懂，但这世上坏人太多，带一把剑防身也是好的。"那蒙古武士大笑，道："可惜了这把宝剑，不瞒你说，要不是见你是这么逗人欢喜的小姑娘，我不愿欺负你，我就要做一次坏人。"于承珠作了一个吃惊的神色，叫道："什么，你是坏人？"那蒙古武士道："咱们蒙古的武士，最爱宝刀宝剑，抢人的刀剑，在蒙古稀松平常。但你放心，我不抢你的。"边说边走过来，圆碌碌的眼睛盯着于承珠道："你长得真好看，就像咱们传说里那个喜马拉雅山的仙子一样。"说着，说着，已挨到了于承珠这张桌子上来。

铁镜心勃然大怒，喝道："你胡说八道，敢调戏女子吗？"那蒙古武士笑道："你好小气，在咱们那边，谁有了美丽的妻子，别人看她，做丈夫的才高兴呢。你是她的丈夫吗？"于承珠道："不要胡说，喂，我有话问你！"那蒙古武士却对着铁镜心道："哈，原来你还并不是她的丈夫，那咱看她两眼，更不碍你的事了。哈，你这个文弱书生，居然也佩一把宝剑！"铁镜心站起来道："怎么，你眼红吗？"那蒙古武士大笑道："不错，我不想抢她的宝剑却想抢你的！"

铁镜心"嘿"的一声冷笑，左手一勾，右掌斜穿而出，划了半个圆弧，搭着了那蒙古武士的寸关尺腕脉，这正是三十六手大擒拿手中的一记极厉害的招数，铁镜心出手如风，更见狠辣，存心要把这身材魁梧的蒙古大汉当场摔倒，并扭断他的手腕。

哪知手指触处，如碰钢铁，那蒙古武士振臂一挥，"啪"的一掌便打过来，铁镜心机警之极，一见不对，立刻跳开，随手抄起了一张板凳，但听得"砰嘭"两声大响，板凳竟给他一掌打折。

那蒙古武士哈哈大笑，叫道："原来你也懂得两手武功，这更好了！"

横身一扑，“呼”地又是一掌，铁镜心脚尖一点，跳过栏杆，这一掌打在支撑茶亭的圆木柱上，登时瓦片碎落，灰尘蓬飞，那木柱斜倾欲倒，潮音和尚提起禅杖，往那柱上一顶，木柱恢复了原状，潮音和尚叫道：“你这厮好不讲理，抢这位相公的东西己是不该，还想毁了老婆婆的茶亭么？”正欲出手助铁镜心，却被于承珠眼色所阻。

那蒙古武士见潮音和尚露了这一手，怔了一怔，随即叫道：“什么该与不该。天上的兀鹰扑兔，地下的猛虎擒羊，天生万物，从来都是以胜者力强，好，你不服气，待咱收拾了这小子后，再与你比划比划！”别看他水牛般的身躯，腾挪纵跳倒是利落之极，飞身跃过栏杆，几乎是前脚随着后脚，追到了铁镜心的背后。

就在这一瞬间，铁镜心早已拔剑出鞘，但见他反剑一挥，紫虹如霓，这把宝剑乃是石惊涛盗自大内的神物利器，挥动之际，剑尖射出淡红色的光华，耀眼生辉，饶是那蒙古武士躲闪得快，光芒掠处，已把他头上的乱发削去了一大片。

那蒙古武士吃了一惊，赞道：“好一把宝剑！”铁镜心道：“有本事你就抢去！”唰、唰、唰连环三剑，紫色的光华一圈接着一圈，端如大海波翻，狂涛拍岸。那蒙古武士道：“在汉人之中，你的武功是罕见的了，但还不配这把宝剑！”掌力一催，也接着连环三掌发出，掌风激荡砂飞石走，铁镜心的主剑，近不了身！

这一来，两人心中都是暗暗叫苦，铁镜心素来对自己的剑术自负之极，加以又有这把大内宝剑，满以为那蒙古武士何堪一击，岂知他乃是一个劲敌，那蒙古武士横行大漠，所向无敌，入关以来，也从未遇过对手，更是根本未曾把铁镜心放在眼内，哪知这样一位“文弱”书生，剑术竟然精妙如斯！

转眼斗了五六十招，那蒙古武士的掌力越催越紧，铁镜心的内力支持不住，渐觉气喘力疲，难以为继。斗到分际，那蒙古武士忽地连声怪啸，有如狼嗥，双眼火红，和身扑上！

于承珠吃了一惊，失声叫道：“大漠神狼！”那蒙古武士怔了一怔，去势稍慢，被铁镜心回身一剑，解了攻势，但那蒙古武干的指尖仍然划中了铁镜心的手腕，幸而有于承珠这么一叫，分了他的心神，要不然铁镜心的寸关尺脉，必将被他的指力所闭，饶是如此，铁镜心的手腕也好似被火绳烙过一般，火辣辣作痛，宝剑也几乎把持不住。

那蒙古武士倒跃三步，回头叫道：“咦，你是谁！”于承珠道：“大漠神狼，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这蒙古武士正是浑名唤作“大漠神狼”的哈木图，他虽然名震漠北，却是初到中原，想不到竟给于承珠叫破来历，心中大疑，舍了铁镜心，回转茶亭，圆睁双眼，向于承珠打量。

于承珠微微一笑，站起来道：“你想知道我是谁？”大漠神狼道：“正要请教你这小姑娘何以知道俺的来历。”于承珠道：“好，那么咱们就来一个赌赛。”大漠神狼道：“怎么赌？”于承珠道：“咱们比划比划，你不是嘲笑我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吗？你不是想抢一把宝剑吗？好，你若胜得了我，我手中的宝剑奉送；你若给我打败了呢，我问你一句，你答我一句，不许有半句胡言。”大漠神狼哈哈大笑道：“你这小姑娘与我比划！你究竟是什么人？若是这位大和尚要与我比划，那还有可说。你与我比划？哈哈，俺大漠神狼虽然有时也不讲理，却还不至于欺负小姑娘！”于承珠冷笑道：“这位大师气力比你大得多，你与他动手，不出十招，必然送命，哪还怎能与我

赌赛？你敢瞧不起我，我看你空有一身蛮力，武术上头，也还稀松得很呢！不是我有话问你，我还真不屑于与你赌赛！”

大漠神狼幼遇异人，在内功、掌法和兵刃上都有精深的造诣。在漠外横行二十余年未遇敌手，听于承珠讥笑他“空有一身蛮力”，气得哇哇大叫，道：“好，你这小姑娘不知天高地厚，待我抢了你的宝剑再与这和尚比划。”这神气好似于承珠不堪一击，潮音和尚叫道：“喂，承珠，你不要重伤了他，待会儿留与我消遣消遣！”针锋相对，更是不把大漠神狼放在眼内！

大漠神狼一声怪叫，双臂箕张，向于承珠便是一扑，与他同来的那个褚玄叫道：“你的狼牙棒在这儿！”示意叫他不可空手，话声未了，只见金光一闪，于承珠反手一朵金花，打中了褚玄的腿弯穴道，褚玄“咕咚”一声，跌倒地上，爬不起来，但那狼牙棒已是脱手飞出，于承珠抢先一步，把狼牙棒接到手中，冷笑道：“饶你一命，留你在这儿做个证人。大漠神狼，我岂能欺你空手，这狼牙棒你拿去吧！”

大漠神狼那一扑快逾飘风，给于承珠轻轻闪开，已是吃了一惊，这时又见她抢先接了狼牙棒，未曾动手，在轻功上头已是把自己压下去了，不禁面红耳赤！

欲待不接，但见面前人影一晃，于承珠倒持棒柄，已戮到了自己的胸前，正对着命门要穴，大漠神狼怕她骤下毒手，横掌一封，左手一勾，于承珠格格一笑，掌心一放，那狼牙棒到了大漠神狼手上。

于承珠叫道：“好，咱们手中都有了兵器，谁也没有多占便宜，你留神接招吧！”青冥剑扬空一闪，唰唰两剑，左刺“章门穴”，右刺“环跳穴”，剑光飘闪，两剑连环，几乎是左右两方，同时并刺！大漠神狼叫道：“好，怪不得你敢夸大口，你的剑法在那小子之上！”狼牙棒一封一磕，呼呼带风，他的狼牙棒坚逾精钢，一百零八手棒法也都是阳刚手法，一棒打出，力逾千斤，纵遇宝剑，亦无所惧。

于承珠却并不与他硬接，使出穿花绕树的身法，反手一绕，有如蜻蜓点水，倏地已翻出狼牙棒威力所及的圈子，大漠神狼喝道：“怎么不敢接招？”话声未了，只听得飒飒连声，于承珠唰地一剑，又到了大漠神狼背后，剑尖堪堪刺到！大漠神狼亦非弱者，猛地“怪蟒翻身”，风驰电掣般直转过来，一招“金鹏展翅”，用足力量，提起狼牙棒便往于承珠的剑身硬砸，岂知又是一棒打空，只见青光一绕，于承珠倏进倏退，转眼之间，又从他的左侧攻上。

于承珠这“穿花绕树”身法乃是武林仅见的一种上乘轻功，在茶亭中搏斗，尤其占了便宜，端的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饶是大漠神狼遮拦得当，也接连遇了好几次险招！

只听得“轰”的一声，大漠神狼一棒打去，打不中于承珠，却又打碎了一张桌子，那老婆婆心痛之极，乱叫乱骂。大漠神狼飞身一跃，跳过栏杆，反手一招，叫道，“往外面打去！”于承珠道：“好，总之叫你输得心服！”飞身一掠，如影随形，剑尖又点到了大漠神狼的背心。

大漠神狼这时学得乖了，身形一转，大棒抡圆，上一个“雪花盖顶”，下一个“枯树盘根”，将全身遮得个风雨不透，但于承珠溜滑之极，仍是一味和他游斗，见隙即攻，这一来，大漠神狼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斗了一百来招，渐渐给于承珠累得有些气喘！

铁镜心凭栏观战，见于承珠剑法精妙如斯，比起初见之时，已不知高明

多少！他起初给大漠神狼说他不及于承珠，心中本来不服，这时不由得不自愧不如！

于承珠一是心中暗暗疑惑，想道：“这大漠神狼的武功虽然不弱，看来却尚非云凤姐姐的对手，凌云凤的剑法是霍天都传授的，这大漠神狼岂能伤得了霍天都？而且这人虽然蛮不讲理，也还不似个穷凶极恶之人。”忽听得潮音和尚叫道：“喂，你别把他累死了，我还要与他消遣消遣呢！”于承珠笑道：“好，那么我在三招之内，将他打得跪地求饶，也便是了！”

大漠神狼气得哇哇大叫，狼牙棒一招“雷电交锋”，登时好像有数十条杆棒同时舞起，在周围布起了一道铁壁铜墙，大怒喝道：“好，看你如何在三招之内将我打倒，除非我是死人！”于承珠笑道：“休要恼怒，仔细接招！”身形一晃，青冥宝剑信手一挥，光芒暴长，竟从千层棒影中直穿而入，大漠神狼心道：“你要和我硬碰，那是找死！”运足内力，大棒一荡，陡然间忽见面前金光疾闪，大漠神狼叫道：“你这女娃娃花样真多！”狼牙棒左起右落，挥了一个圆弧，将于承珠所发的三朵金花全都震飞。哈哈笑道：“你发暗器，我亦不惧！”说时迟，那时快，于承珠又是唰的一剑刺到，左手一扬，五朵金花随着剑光齐至，大漠神狼舞棒防身，只听得“唰”的一声，一朵金花已从他的头顶掠过，削去了一片头皮，大漠神狼武功虽高，但同时抵挡宝剑金花，不免顾此失彼。大漠神狼吓了一跳，但心中仍然想道：“只剩一招，我用全力抵挡她的暗器，闪开她的剑招也便是了。”心念方动，于承珠娇叱一声，用“天女散花”手法，一大把金花撒了出去，大漠神狼仍用前法，舞棒防身，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这一把金花全都给他震得四处飞散，大漠神狼哈哈笑道：“三招满了，如何？”笑声未歇，那给他震得四处飞散的十几朵金花忽然掉头飞回，大漠神狼猝不及防，再舞棒来遮拦时，内劲已是比前减弱，被一朵金花正正打中了腿弯的“环跳穴”，登时双腿酸麻，不由自主地“卜通”跪下。原来于承珠的金花暗器有各种不同的手法，这一次她暗中运用了回力，大漠神狼却还是照旧法防御，这便着了道儿。

于承珠笑道：“如何？我说三招，实际只是用了两招半呢！”大漠神狼自己解了穴道，一跃而起，心中尚是未服，但却无可奈何。于承珠冷笑道：“看你的神气，似乎不是硬碰硬地赢了你，你还是不肯心服口服！你自恃力大，敢和这位大师再赌赛一下吗？”大漠神狼叫道：“正要领教，我若再输，从此回转漠北，永不再到中原。”

潮音和尚道：“你打累了，歇一歇吧。再说你毁坏了这位老婆婆的东西，也该先结一结帐，小本生意，她可赔不起呀。”大漠神狼怒道：“你这秃驴敢小觑我！”摸出一锭大银，啪地一掷，那锭银子陷入桌中，大漠神狼道：“这总够赔了吧，好，咱们现在就赛一下力气。”潮音和尚轻轻一拍，那锭银子从桌中间跳了出来。潮音和尚慢条斯理他说道：“现在就比？好，但我也不好占你的便宜，这样——”随手把禅杖往地下一插，单手扶着杖头，续道：“你双手来扳，扳得动半分半毫，就算你赢！”大漠神狼怒极，道：“我何须双手？”“呼”的一掌扫去，那禅杖纹丝不动，反而有一股大力反震回来，大漠神狼的铁掌也几乎给震得拗折！

潮音和尚笑道：“还是双手齐来的好！”大漠神狼面红耳赤，站了个桩，运足内力，双手来扳，有如蜻蜓撼柱，哪里扳得它动？潮音和尚道：“你再用力，就要受内伤了，看你也是一条好汉，让你去吧！”禅杖轻轻一颤，大漠神狼一跤跌倒，老羞成怒，拾起了狼牙棒喝道：“总得见过真章！”潮音

和尚摇头笑道：“ 好勇斗狠，真是无可救药，饶了你你还未知。 ” 随手一抓，将大漠神狼的狼牙棒劈手夺过，大漠神狼一身武功，竟然躲闪不开。但见潮音和尚将那根狼牙棒搁在膝上，用力一拗，那根精铁大棒登时弯曲如环，潮音和尚哈哈一笑，随手一掷，拗曲的铁环没入地中，踪迹不见！

大漠神狼气沮神伤，这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自负一身神力，比起这和尚来，却有如萤火之比月亮，不由得叹了口气道：“ 好，你有什么话？问吧！ ”

于承珠道：“ 有一个霍天都，可是你把他害了？ ” 大漠神狼道：“ 什么霍天都？俺不认得！ ” 于承珠大喜，道：“ 你真不认得？ ” 心中尚有怀疑，又问道：“ 郝云台可是你的朋友？ ” 大漠神狼道：“ 这倒不错。 ” 于承珠道：“ 是你要他们去找凌云凤的么？ ” 大漠神狼道：“ 是他们自己去找的。 ” 于承珠道：“ 你可知道他们为何要去找凌云凤？ ” 大摸神狼道：“ 郝云台和我做桩买卖。 ” 于承珠道：“ 什么买卖？ ” 大漠神狼道：“ 我得了一本剑谱，甚是奥妙，我看不懂，与郝云台他们参详，他说这是各种剑谱的精华，若将那十几部剑谱都找齐了，再精研这部剑谱，不难创出天下独步的剑法！我说，哪能去找齐这许多剑谱？郝云台认得汉字，他说剑谱后面所记，那十几部剑谱都在一个名唤凌云凤的女子手中，这女子他恰好认得。因此他便要和我做这桩买卖，由他去找凌云凤找齐那些剑谱，再来与我同参。 ”

于承珠大喜之后接着大忧，颤声问道：“ 那本剑谱你又是怎么得来的？ ” 大漠神狼道：“ 有一日我在大漠之中，发现一个少年被埋在沙堆之下，是我救他出来，可惜他被埋了多时，救出来时己是奄奄一息，他自知难活，临死之时，将这剑谱交给我，叫我送到八达岭找一位找一位，话未说完就咽气了。我不知道他要我的是谁，只好将这部剑谱藏起。我想抢你们的宝剑，就是因为我既有了这本剑谱，可能真的能练成天下独步的剑法，故此必须有把宝剑。 ”

于承珠心头颤栗，如坠冰窟，急道：“ 那本剑谱呢？ ” 大漠神狼迟疑半晌，摸出了一本书来，道：“ 我既输给你们，你们就是要了这本谱，我也没法。 ” 于承珠不暇与他多说，接过剑谱，连忙翻阅，但见剑谱的字迹与郝云台那封假信的字迹完全一样，凌云凤曾说过那封假信冒霍天都的笔迹冒得迫真，那么这剑谱定然是霍天都手写的了！加以他所说的情况也与凌云凤所说的相合，难道，难道霍天都真地死了！

于承珠捧着剑谱，抖个不休，但觉一阵阵凉气直透心头，好像灵魂就要脱离了躯壳，茫茫然无所依归。铁镜心大为吃惊，叫道：“ 承珠，什么事情？ ” 于承珠似是听而不闻，只是呆呆地望着大漠神狼，颤声说道：“ 他，他真地死了？ ” 似是问他，又似是自言自语。大漠神狼摸不着头脑，见她如此伤痛，亦自心酸，说道：“ 那人是你的亲人吗？呀，人死不能复生，姑娘，你也不必太伤心了。 ” 于承珠忍着眼泪，挥手说道：“ 我的话己问完，你可以走了。那位少年要你找的人正是我的好友，这本剑谱应该归她，我替她留下啦。 ” 大漠神狼道，“ 好，反正我也看它不懂，你有宝剑，就成全了你吧。不管你是送人或自己要，都由得你。 ” 本来于承珠要他剑谱，他心中实是不愿，但他接连受了两次惨败，雄心已挫，壮志全灰，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了。

褚玄穴道未解，躺在地上叫道：“ 哈木图，你不是要到岭南吗？小弟陪你到此，你怎一人独走？ ” 哈木图是大漠神狼的名字，原来这褚玄武功虽然不高，一张嘴却甚是来得，他专替阳宗海游说江湖上的各色人物，前两年曾

说到了一个犯了清规的少林寺和尚了缘，不料了缘后来又反了出去，为此着实受阳宗海责备了一顿，这次他打探得大漠神狼从漠北来到中原，便去与他结纳，陪他到南边来寻觅郝云台，想这大漠神狼比了缘和尚胜过许多，若能将他招揽，荐给阳宗海自可将功赎罪。

哪知大漠神狼已是雄心尽丧，壮志全抛，听他呼唤，头也不回，冷冷说道：“这本剑谱我也不要啦，还要到南边做甚？你若遇到郝云台，就告诉他这宗交易算作罢论了。他若得了凌云凤的十三本剑谱，那就归他独有。”这话说完，身形已到了一里开外。褚玄大急，叫道：“喂，喂，喂，你走了我怎么办？”于承珠正自不耐烦，接声说道：“你从今以后好好做人，别替阳宗海跑腿，我便饶你一命。”褚玄连声叫道：“但凭女侠吩咐！”于承珠唰地一剑，挑断了他的琵琶骨，顺手解了他的穴道，喝道：“滚吧！”褚玄保全了性命，但却被废了武功，从此不敢再在江湖行走。

铁镜心哈哈笑道：“干得痛快，可浮大白！”但见于承珠泪珠滚滚而下，有如带雨梨花。潮音和尚道：“到底是谁死了，你这样伤心。”于承珠哽咽说道：“霍天都真个死了！”铁镜心心中一凉，道：“谁是霍天都！”只道这霍天都定是于承珠关系密切的人，于承珠以袖拭泪，歇了一歇，说道：“他是凌姐姐的青梅竹马之交。”铁镜心道：“就是那个什么凌寨主凌云凤么？”于承珠道，“不错，凌姐姐一直等着他，你不知道。”铁镜心心中一宽，几乎要笑出来，强忍着道：“那么应该凌云凤为他痛哭才对。呀，他也许是个人物，但天下之大，英才早折者在所多，你哪能哭得这许多？你认识他吗？”

于承珠伤心已极，听了这话，生气说道：“我与霍天都从未见过一面，他是高是矮，是肥是瘦我全不知道。但我佩服他想独创一派的虔心毅力，更痛惜他与凌姐姐的死别生离，你为什么不许我哭？”铁镜心碰了一个钉子，赔着笑脸说道：“哭吧，哭吧，只要不哭坏了身体便好。”想道：“你原来是为别人的情郎而哭。”心中虽无顾忌，仍觉颇为奇怪。

他哪里知道于承珠之哭霍天都，有一半是为凌云凤，另一半却也是为她自己，她虽然早已有心将叶成林“让”给凌云凤，心中仍存着万一的希望，希望霍天都的死讯不确。然而现在这一线希望也断绝了，她在痛哭之中暗暗为叶成林与凌云凤祝福，而又暗暗为自己伤心，这种复杂隐秘的少女心情，铁镜心焉能猜测。

这事过后，于承珠一路郁郁寡欢，铁镜心更不敢去招惹她。过了两日，来到杭州，铁镜心的老家正在西子湖边，坚邀于承珠到他家去住两天，于承珠本待不允，但想到铁镜心离家多年，这次趁着进京之便，路过家门，回家省亲，亦是人之常情，恰巧潮音和尚也要到灵隐寺去访一位朋友，于承珠不欲令他难堪，便答应到他家中作客。

铁镜心的父亲铁鉉是一个已经告老的退休御史，当年曾经弹劾过奸宦王振，颇著正声。见儿子带一个美貌如花的少女同回，老怀弥慰，一问之下，始知于承珠竟是于谦的女儿，心中暗暗吃惊，可是仍然对她殷勤招待，留她住下了。于承珠与他谈论，铁鉉对于朝中任用奸邪，虽然也颇多非议，但却也不以叶宗留、毕擎夭的举兵为然，他是一派正统的忠君思想，认为食君之禄，当分君之忧，他佩服于谦的公忠为国，为于谦的枉死悲叹，却又不以“乱臣贼子”为然，他劝于承珠谨慎行藏，不要陷入奸人罗网，又劝儿子图个“正途出身”，承继“书香门第”，不可老是在江湖上胡混。于承珠佩服他的正直，但却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议论，不过铁鉉是她父亲旧日的同僚，属于她的

长辈，她当然也不方便反驳。吃过晚饭，谈了一会，于承珠便推说旅途困倦，回房歇了。

铁鋐给她布置的房间十分雅致，对窗一望，面临西湖，正对孤山。于承珠心事难排，中宵不寐，凭窗远眺，但见明月在天，湖光做艳，孤山像一个睡美人似的枕着西湖，良夜迢迢，湖山胜景，不输于大理的洱海苍山，于承珠想起了洱海的泛舟之夜，想起了石林中的奇岩异石，小溪流水，只是同遊的叶成林已是人隔千里了。想起他独抗十万官军，隐忧重重。但于承珠虽然为他担忧，却也为他的英雄气概而暗自心折。再想起铁镜心的意欲在西子湖边或滇池之畔结庐读书的志向，但觉这志向虽不算坏，却是远不如叶成林的男儿本色了。正在思潮杂起之际，忽闻得楼下隐有人声。

于承珠幼练暗器，耳力极佳，隐隐听出那是肃客进门的声音，脚步上台阶的声音，心中奇道：“这个时候还有客来！咦，为什么不听闻仆役端茶与主客的笑语？”铁家房屋甚多，内外隔绝，这声音来自外面的客厅，若说是远客夜来，理该有点喧闹，虽然不至于惊动内进的家人，但凭于承珠的耳力，一定可以听见。

于承珠心有所疑，更难安寐，想了一会，突然披衣而起，出外偷听。她轻功极好，穿房过屋，无声无息，掠上客厅的瓦面，挂在檐角，往内偷瞧，这一瞧登时把于承珠吓着了。

但见客厅里面坐着三个人，竟是铁鋐父子和御林军的指挥娄桐荪，那娄桐荪压低声音说道：“铁大人不必客气，茶酒招待，都请免了。我此来只是想请教铁公子几件事情，说完了马上就走，不敢惊动你家贵客。”

铁鋐心中一凛，道：“娄大人有何指教，尽管吩咐小儿。”娄桐荪嘻嘻笑道：“不敢，阳大总管近从昆明回来，听说铁公子甚得沐国公看重，如今替沐国公拜表上京，真是前途似锦呵。皇上前些时还曾与我们提起铁老大人，将来见了铁公子，定然龙颜大悦，铁公子自得封官，老大人只怕也要东山再起了。”铁鋐道：“我年老体衰，官是不想再做了。小儿还望栽培。”娄桐荪道：“好说，好说。但有一事提醒世兄，将来陛见之时，这把宝剑可不要佩在身上。”铁鋐奇道：“什么宝剑？”娄桐荪一指铁镜心道：“公子身上的佩剑，那是大内之物。”铁鋐大吃一惊道：“镜心，你这剑何处得来？”娄桐荪道：“是呀，这正是我要向铁公子请教的事情之一。”

铁镜心拼着豁了出去，道：“娄大人问我从何处得来，先问娄大人从何处失去！”娄桐荪哈哈笑道：“大内这把宝剑是给飞贼石惊涛盗去的，前年承蒙公子从石惊涛手中讨还，娄某不才，给张丹枫的党羽乌蒙夫夺去，如今又到了公子身上，原来公子不但与石惊涛有师徒的情份，而且与张丹枫也大有渊源。”

铁鋐吓得呆了，颤栗说道：“小儿无知，不知底细误交匪人，也是有的。望娄大人包涵。这把剑既是大内之物，镜心，你交给娄大人。缴回大内销差。”铁镜心道：“这是我师父的东西，当杀当剐，由我担承，与家父无关。”

铁鋐惊道：“镜心，你，你，你怎么这样说话？”娄桐荪一笑说道：“铁公子言重了。这把剑虽是稀世之珍，也还不算什么。只要铁公子再答我第二桩事情，那么宝剑仍归公子，我决不奏明皇上。”铁镜心其实也怕连累家人，亦舍不得这把宝剑，听娄桐荪有意卖他交情，他的口风也就软了一些，抱拳说道：“那么，请说。”娄桐荪微微笑道：“你家中来的贵客是谁？”

铁鋐这一下吃惊更甚，铁镜心冷笑说道：“娄大人堂堂一位二品指挥，

连江湖上这等跟踪暗缀的勾当也亲自做了？”娄桐荪笑道：“若是寻常人犯，娄某自然不必亲自出马，叵奈这位是于阁老于谦的千金小姐，那么我就是跟踪暗缀也还不算是失了身份！铁老大人，这位贵客谅你也知道了她的身份，她可是你亲自款待的呵！”铁镜心勃然色变，按剑说道：“娄大人，你意欲如何？”娄桐荪道：“那就要先看公子意欲如何了？”铁镜心朗声说道：“若是你要将她从我家中捕去，我认得你，这把剑可认不得你！”

于承珠听到此处，心中暗暗感动，忽听得娄桐荪哈哈笑道：“铁公子宝剑虽利，我娄桐荪谅还不惧。何况纵是你将我杀了，这抄家灭族之祸，你们铁家也不无顾忌吧？”铁鉉本来也准备豁了出去，听娄桐荪的口风似乎还有转圆之地，禁不住颤声说道：“娄大人请高抬贵手，铁鉉自当重谢。”娄桐荪笑道：“我这个官儿虽无油水，也还不至于贪图铁老大人的谢礼。这事要我不问，铁公子，你可得给我帮忙！”

铁镜心道：“那也得看是什么事情。”娄桐荪道：“听说公子是从南边来，和叶宗留、毕擎天都是交情不浅。”铁鉉料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忙道：“小儿幼读诗书，虽然爱在江湖上混，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谅他还不至于与盗匪同流。”娄桐荪道：“公子为人，我也稍知一二，要不然我也不会与公子说了。”铁镜心道：“你到底要我帮什么忙？”娄桐荪道：“实不相瞒，朝廷将叶、毕二贼视为心腹大患，现下已调了几路大军围剿，浙江方面，由巡抚张骥亲领大军，正面直捣匪巢。娄某也在军前效力。目下朝廷正需要熟识匪情的豪杰之士相助。铁公子亦有意建功立业乎？”铁镜心眉头一皱，想道：“我虽然看不起毕擎天、叶成林，但叫我领兵去打他们，岂不伤了承珠之心？”答道：“我无意在军功上图个出身，再说我正奉了沐国公之命，拜表上京。”娄桐荪道：“沐国公早已有表进京，沐国公之意，不过是将公子荐给皇上罢了，荡平叛逆，再去朝天，正足见公子不是因人成事呵！”铁镜心好戴高帽，听了此言，心中一动，但仍是说道：“我不去！”

娄桐荪阴恻恻笑道：“公子坚执不去，我也无法勉强。只是大内宝剑与于谦之女这两事如何交代？嗯，不如这样吧，素仰公子文武全材，精通韬略。请公子将所知的匪情写出，再为我们拟一剿匪的方案如何？”铁镜心冷笑道：“毕擎天是什么东西，值得你们这样看重？叶宗留早已给他迫走了，他现在独木难支，你们还不知道！”娄桐荪大喜道：“真的？哈，这就是一件重大的匪情，公子，你再写几件。”于承珠听到此处，又急又怒，只听得下面无声无息，隐隐闻得笔锋在纸面移动的如蚕食叶之声。于承珠几乎忍不住。暗暗叹了口气，不愿再听，回到房中，立刻换了男装，房中有现成的纸笔，她抓起了笔就给铁镜心留下了诀别的书信。

尽管以往有过无数次于承珠对铁镜心感到失望，但却从无一次似此刻的伤心。于承珠对他不仅是“失望”，简直是“绝望”了，她想不到铁镜心竟会出卖军情，为官军策划对付义军。虽说铁镜心这样做是为了“庇护”她，这却更令她痛心疾首。尽管她对毕擎天也是不满，但对义军她却始终寄以同情，尽管她早知道了铁镜心和叶成林是两条路上的人，但对铁镜心这样的行为却绝不能谅解。“道不同不相为谋”，她深深感到这句古训的意义了。

她留下了诀别的书信，换上了男装，悄悄地骑上白马，独自一人，头也不回，绝尘而去。到铁镜心发现之时，那已经是迟了，太迟了！

半个月之后，于承珠到了北京。她是在北京长大的，那时她是阁老的千金小姐；现在回来，却是个历遍江湖风浪的女侠，兼且是“潜行回境”的“犯

人”身份了，回首前尘，自是不胜感慨。幸喜她换上男装，没人认出她，一入北京，立刻找她父亲的老朋友曹安。

这曹安是一个年老退休的老太监，曾侍奉先帝，颇有功劳。所以当今的皇帝准他告老出宫，归家接受侄子的奉养。当年于谦被在杀之时，满朝文武，不少是于谦提拔的，无人敢出头说一句话，只有曹安敢向皇帝请求收殓于谦的遗骸，恰巧那时适值于谦的头被毕擎天偷去，皇帝也知群情汹涌，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批道：“姑念于谦乃两朝元老，准予收殓。”其后毕擎天也是靠了曹太监之力，才得将于谦的尸首合一，葬于杭州（事详本书第二回）。毕擎天时时以收殓于谦之事，对于承珠示恩，其实还是曹太监所出的力比毕擎天更多。

曹安见了于承珠，非常高兴，于承珠还怕连累他，他一口应承说道：“我历侍三朝皇帝，如今行将就本，就是查出了最多亦是一死，何况未必会赐死呢。”于是于承珠便放心在曹太监的家中住下。

曹家靠近西门，远离市区，曹太监为了替于承珠打听消息，不惜以垂老之躯，三天两头地策杖入宫，到相识的执事太监处闲聊，但总听不到有什么波斯公主入朝的消息。于承珠颇为焦急。依铁镜心所说，他师父护送波斯公主入京，大约是比她迟一个月动身，她在义军之中耽搁了三个月，虽说她的马快，但以路程推算，她的师父也应该到了。

于承珠这一住就住了一个多月，除了挂念师父之外，更挂念叶成林，想他在官军大举围攻之下，毕擎天又与他不和，只怕他纵有才能，亦是凶多吉少。这一日她闷闷不乐，独自出外溜达，听得西门外的一家大院子鼓乐喧天，问看热闹的人，原来是这家员外为儿子完婚，于承珠百无聊赖，信步走去，看看热闹。这一看，有分教：

滔天风浪惊心魄，龙争虎斗闹京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血雨腥风 魔岩闻恶讯　刀光剑影 禁苑陷重围

那员外大约是个有钱人家，院子里搭了一个木棚演戏，外面有许多乞丐鱼贯而入。原来北京的大户人家，有婚丧大事，例须广施群丐，而北京的乞丐也极有秩序，排队唱名领赏，领过之后便退，从来不会重领，更不会骚扰主家。北京人以守礼出名，连乞丐也不例外。于承珠自小看惯了，也不觉得奇怪。

正在伫立闲望，忽见一个乞丐匆匆而来，年纪甚轻，大约是二十岁左右年纪，所背的布袋却与众不同，那是用红黑白三种破布缀成的，布袋上打了七个结，许多年老乞丐，都让他先上，于承珠吃了一惊。她在江湖上几年，知道丐帮上的规矩，背这种布袋的乃是给丐帮首领送急信的，上面打着七个结即是表示差遣他送信的这个人乃是丐帮的“七袋”弟子，丐帮除了龙头帮主之外，以“九袋”弟子为最高，“七袋”弟于那也是少有的了。

于承珠甚是奇怪，心中想道：毕擎天以北方丐帮龙头帮主的身份，自封天下十八省大龙头，在南方高举义旗，不久就要称皇称帝。北方丐帮中有本领的人物，倾巢南下，怎么北京城中还有一个“七袋”弟子，却未到南边投他。留心细看，只见那个少年乞丐匆匆挤到前面，与一个年老的残废乞丐耳语几句，竟然没有领赏，便匆匆退出，显然又是要赶到第二处送信了。

于承珠偷偷地跟在他后面，只见他匆匆出城，直驱西山。于承珠瞧着四下无人，轻轻一掠，越过他的前头，回头阻止了他的去路。那少年乞丐突然发现有人跟踪，吃了一惊，睁大眼睛问道：“相公，你为何拦路？”

于承珠道：“我是那家人家的知客，替他派酒菜赏钱给你们。你为什么到了院子里也不去领赏，这岂不是瞧不起我们主人家吗？”那乞丐怔了一怔，唱了个喏，施礼说道：“我来得迟，赶到前面本来不合规矩，今天来的花子又多，我不耐烦排队等候。所以到前面与兄弟们说几句话，叫他领了赏钱，各人匀出一点与我，也就是了。”

于承珠道：“你若怕麻烦，跟我回去。我马上先赏给你。”那少年乞丐道：“多谢，多谢，不敢叨搅了。”于承珠道：“不成！不成！你不要就是触了主人家的霉头。”那乞丐生气道：“没听过这个规矩，我花子大爷自愿不要，你还能强我不成？”于承珠道：“对啦，我就是要强你回去领赏。”那乞丐怒道：“你这是与穷叫化寻开心，我可没有工夫与你瞎缠，你让不让路？”

于承珠道：“你没工夫？哈，连要钱也没有工夫？那你有什么急事？”那乞丐怒道：“咱们穷化子的事情与你们有钱的人家何干？哼，你不让路，我可要得罪你大爷啦！”抖起竹棒，一棒打去，呼呼带风，竟似颇有武功底子。

子承珠微微一笑，说道：“我可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化子，连赏钱也懒得要的？我偏偏要你回去！”随手一拨，在他棒头一按，那乞丐给她的反力推得踉踉跄跄，倒退几步，这一惊非同小可，收起竹棒喝道：“我也未见过你这样强迫别人要钱的人，你是什么人？”

于承珠格格一笑，左手指天，右手指地，随即双手打了一个圆圈，朗声念道：“以天为盖地为庐，五湖四海为家宅，做惯乞儿懒做官，听我细唱莲花落。”这正是丐帮中相传的隐语，于承珠从毕擎天那里听来的。毕擎天当时将丐帮中的一些有趣仪节说给她听，不过是想傅她一笑，哪知今日竟派了

用场。

那乞丐惊道：“你，你也是本帮弟子？”眼睛瞪得又圆又大，看她那身华美的衣裳。于承珠笑道：“你奇怪我着得好么？咱们丐帮今非昔比，咱们的毕大龙头不日还要穿上龙袍呢。我在南边的时候，穿的还是官服呢，这有什么稀奇？”

那乞丐道：“你也是从南边来的？唔，哪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于承诛道：“我是毕大龙头派来打探消息的，来了两个月了，不敢露出身份。今日见你替七袋弟子送信，只怕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是以问你一句。”那乞丐见于承珠说得头头是道，心中的怀疑消失了八九，随口答道：“今晚午夜秘魔岩。”于承珠道：“秘魔岩做什么？这位七袋弟子是谁？”

那少年乞丐勃然变色，怒喝道：“原来你是官府的爪牙。”劈头一棒便打。原来丐帮中的规矩，凡有约会，不许寻根问底，于承珠这一问便露出了破绽。

于承珠笑道：“对不住了。我不是官府的爪牙，但也不容你跑了。”那乞丐知道打于承珠不过，那劈头一棒，明是进攻，实是想退，于承珠何等本领，顺手一指，便点了他的穴道。将他搬到山脚一个岩洞里，这种点穴过了十二个时辰可以自解，于承珠给他留下干粮，还给他留下一锭银子。微笑说道：“今晚你穴道解后，赶至秘魔岩还可以见我。你吃了点亏，得一锭大银，也总可以补偿得过了。”

秘魔岩是西山一处隐僻的所在，有一块大岩石类如人像，貌颇狰狞，怪石下面有一岩洞，幽深莫测，故此号称秘魔岩。于承珠技高胆大，黄昏之后，便悄悄换了一身夜行衣服在午夜之前赶到了秘魔岩。

等了许久，兀是杳无人迹，看看月亮将到中天，忽见岩石上的一棵大树树梢一动，随即静止。于承珠心道：“这人的轻功本领不俗，若然他是丐帮中人，应该在秘魔岩下聚会，为何偷偷藏在树上？”正想出去察看，忽听得东边“啪啪”两下的击掌声，接着南边北边击掌之声四应。片刻之后，便有许多乞丐来到了秘魔岩下。

叽叽喳喳的细语声纷纷传至耳朵，于承珠凝神细听，有羡慕的口吻：“老毕，你如今可抖啦！”有玩笑的口吻：“做惯乞儿懒做官，老毕，你倒说说看，是做花子快活还是做官儿快活？”有担忧的口吻：“老毕，是不是南边的事情有点不妙，大龙头派你来讨救兵？”随即听得一个极其熟悉的声音说道：“哥儿们别闹啦，今日请各位聚会，正是有极大的事情向各位请教。”说话的正是毕愿穷，他素来滑稽，此刻听他的声调却殊为庄重。

于承珠怔了一怔，心道：“原来这个召集群丐聚会的丐帮七袋弟子乃是毕愿穷。他是毕擎天最亲信的人，目下军情紧急，毕擎天何以肯放他离开身边？”只听得毕愿穷道：“大龙头差我进京，是派我办一桩极秘密的差使，除了大龙头和我之外，不能让一个人知道。”此言一出，群丐惊疑己极，登时静寂如死，不久有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毕老弟，这么说来，你就不该召集这个聚会了，这里的哥儿们我虽然个个都相信得过，但也得防备泄了风声。不该听的我们就不听。”

毕愿穷苦笑道：“本帮的规矩我岂有不知？但这事情关系太大，我老毕担当不了这个关系，没奈何只得请各位到来一同商量。”那苍老的声音说道：“好，若是关系到本帮存亡的大事，大龙头有什么行差踏错，你便可说。”

毕愿穷道：“这比本帮的存亡，还要严重得多！”群丐越发惊骇，寂静

无声，都看着毕愿穷。只听得毕愿穷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咱们的毕大龙头自到南边之后，干下了轰轰烈烈之事，这本来是丐帮自古以来，从所未有的盛事。”有人说道：“是呀，大龙头做了皇帝，花子们平地登天。”“朱元璋虽然也是乞儿出身，但他并未入帮。咱们的大龙头才是第一个为丐帮争来天下的人。”

毕愿穷又叹了口气，说道：“可惜这天下可不容易打呀。大龙头与叶宗留闹翻了，独木难支大厦。”有些已知道这个事情，有些还未知道，纷纷询问。毕愿穷约略说了一遍，登时议论纷纷，有人说毕擎天做得对，认为毕擎天雄才大略，既然叶宗留与他意见不合，为了事权专一，排斥了叶宗留正可放手去干；有人则认为毕擎天大大不该，大敌当前，岂可排斥异己？

那苍老的声音说道：“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谈，对不对都已做了。这事情还未关系到本帮的存亡。”有人接声说道：“是呀，你快说大龙头到底派你办什么事情，要迫得你不顾本帮的规矩，要将事情公之于众？”

毕愿穷歇了半晌，颤声说道：“现下官军分三路围攻，中路的浙江巡抚张骥先锋已过了温州，龙头本部也已在官军围困之中了。东路的叶成林被切断了，自顾不暇，更难回救。”

那苍老的声音哈哈笑道：“这算得什么？咱们的毕大龙头高举义旗，干下了这等轰轰烈烈之事，成也英雄，败也豪杰！更何况成败还在未可知之数，老弟何用气馁？”群丐纷纷说道：“是啊！咱们都愿南下投军，与毕大龙头福祸与共，干下了这等轰轰烈烈之事，死了也是甘心！”

毕愿穷叹道：“可惜大龙头听不到你们的说话，远水又不能救近火。那张骥已派遣密使到围城之中向大龙头招降！”那苍老的声音叫道：“招降？”毕愿穷道：“不错，正是招降！张骥答应保举他做一个总兵。”那苍老的声音问道：“毕擎天怎么样？”毕愿穷道：“咱们的大龙头还没有答应。”群丐欢呼道：“咱们的大龙头可不是没有骨头的人，一个总兵岂能叫咱们的大龙头上钩。”

毕愿穷道：“不错，一个总兵的官衔自是不放在咱们大龙头的心上！是以他修下密函，派遣我到京城，走阳宗海的门路，请他代为禀告当今的皇帝老儿，要投降也得皇上亲自招降，他最少要做一省的督抚！”

这番话一说，登时静得连一根针跌落地下都听得见响，就像风暴前夕一样，人人都闷碍透不过气来。只听得毕愿穷往下说道：“叶成林那支军在屯溪打了两次胜伏，因此官军加紧向他进攻，温州虽然被围，却还没有那么吃紧。故此大龙头派我出来。照大龙头的看法是这场战事已事无可为。与其被官军尽数消灭，不如暂且图存。”那苍老的声音说道：“他真是这个意思？”毕愿穷道：“就怕他不是真意。我是他的堂侄，素来得他信任，他派我做他的密使，要通过阳宗海的门路与皇上面谈，其中的条款便包括了义军尽数由朝廷收编，同时还答应替朝廷解决叶成林这支部队，作为立功赎罪。”登时轰叫之声四起：“有这等事？咱们丐帮今后还有什么面目见人？”毕愿穷道：“是呀！大龙头的意思虽说是受了招安之后，咱们丐帮中有头面的人物，人人都有官做。但这等官儿，做了也对不起本帮的列祖列宗。这事情我实在担当不了，是以进京之后，到今天已有三天，我再三踌躇，终是不敢按照大龙头的命令行事。要请各位老哥指教。”

于承珠暗中偷听，又惊又喜，惊者是做梦也想不到毕擎天会受朝廷的招安，而且安排下毒计，要陷叶成林于绝境！喜者是毕愿穷以毕擎天最亲信的

人，居然也能辨别是非，将毕擎天的阴谋都抖露出来。

那老者拍了三下手掌，将喧闹之声压了下去，道：“这件事确实比本帮存亡还更严重，咱们从长计较。好，派人到四下把风。”话犹未了，忽见岩上树梢风动，那老者蓦然喝道：“什么人在此偷听？”于承珠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已被发现，定睛一看，却见一条黑影从树上跳下岩来。

于承珠看清楚了，这一喜非同小可，从树上跃下的那个小伙子蹦蹦跳跳的，霎眼间就到了群丐聚会的地点，这不是小虎子是谁？于承珠本欲出声相唤，转念一想，且看他到这里做什么？仍然藏在岩石后面，不动声色。

小虎子已是十六岁的少年了，但稚气未消，仍是往日那副顽皮模样，蹦蹦跳跳地跑来，一面叫道：“喂，你们吃四方，小爷可要吃五方，你烤那只叫化鸡请不请我。”群丐如临大敌，忽见来的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都怔着了。只有那老丐看出小虎子身手不凡，心中一凛，疾跃而前，伸手一抓，喝道：“你是谁？”

小虎子沉肩缩背，脚步一转，竟把那老乞丐的大擒拿手法化解于无形，这一下全场耸动，纷纷喝问：“好大胆的小奸细，谁派遣你来的？”小虎子哈哈一笑，面对那老乞丐道：“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郑长老，我师父叫我向你问好。”这老乞丐正是管领北京乞丐的长老，在丐帮中的地位比毕愿穷还高一级，是一个八袋弟子。

郑长老吃了一惊，心想自己熟悉的九流三教人物中，可没有谁有这样机伶的徒弟，横掌护胸，丝毫不敢大意，迫视着小虎子喝道：“你师父是谁？”小虎子道：“苏州张丹枫！”郑长老“呵呀”一声叫起来道：“原来是张大侠！他几时来的？小老儿耳目不周，不知张大侠进京，没有前往请安，倒劳烦了小哥儿来了，恕罪恕罪！”小虎子噗嗤笑道：“你老人家不用客套，说实在话，我师父叫我来偷听你们聚会到底是做什么的？他还叫我小心，不要被你们拿着了当小贼办呢！哈哈，你刚才那记擒拿手几乎抓住了我的琵琶骨呢！喂！喂！这只叫化鸡你到底是请不请我？”郑长老正为着毕擎天受招降这件意外的大事所困扰，一听张丹枫在京，当真是喜出望外，心中想道：“张丹枫足智多谋，天下闻名，我何不向他请教？”忙道：“请，请！张大侠下榻何处，还望小哥引见。”小虎子道：“我师父忙着哩，这个且慢。喂，喂，除了我之外，这林子里还有旁人，你请不请？”于承珠心道：“原来这小家伙看到我了。”正想跳出，那老乞丐说道：“小哥和谁同来，当然是一并请了。”小虎子笑道：“这人可不是和我同来的，我看他身形高大，也许是个海洋大盗，不像是个小偷呢！”郑长老吃了一惊，忙向四方一揖，叫道：“哪条线上的朋友，请出来相见。”

话声未了，只听得岩石后面一阵洪亮的笑声，一个高大的汉子走了出来，朗声说道：“大水冲到龙王庙，都是自家人！”毕愿穷惊叫道：“顾孟章大哥，你也来了！”心想这顾孟章乃是毕擎天的心腹，得毕擎天的信任，不下于自己，何以毕擎天派了自己却又派他来？

顾孟章哈哈笑道：“毕老弟你们的说话我都听见啦，毕老弟你好见识，好魄力，俺老顾好生佩服！”毕愿穷心中一动，想道：“原来他也是与我志同道合之人。”伸手与他相握，说道：“小弟做得对是不对，还望老兄指教！”“指教”两字刚刚出口，突然间顾孟章大喝一声，反手一扭，将毕愿穷的手臂扭得弯到背后，大声喝道：“亏你是大龙头的侄子，居然敢背叛他！”这一扭用上了鹰爪力的功夫，扣着了毕愿穷的寸关尺脉门要害，毕愿穷全身麻

软，登时动弹不得。

这一下变出意外，群丐全都惊住，郑长老大吼一声，揉身扑上，顾孟章大笑道：“你再上一步，我就把他废了！”话声未了，忽见金光一闪，顾孟章大叫一声，双手一松，跄跄踉踉地倒退三步，于承珠飞出，一朵金花打中了他的手腕穴道，立刻跳了出来。

顾孟章是毕擎天帐下的第一高手，虽然出其不意地被金花打中，迫得放开了毕愿穷，但却并未受伤，身形一稳，立刻解下了虬龙鞭，阴恻恻地笑道：“原来都在这里，哈哈，教你们一网成擒，省得我再费力！”虬龙鞭扬空一抖，唰唰两鞭，噼啪两声响过，茂林丛草之间，突然跳出了十多名黑衣汉子，同时秘魔岩下的岩洞中也嗖嗖地射出了一排冷箭，登时有几个乞丐中箭倒地，一个黑衣汉子舞刀直扑郑长老，大声喝道：“御林军副统领东方洛在此，叛国逆贼，还不束手就缚，要待老爷动手么？”郑长老“呸”了一声，抖起杆棒，格开了他的迎面三刀，登时两方混战！

原来毕擎天外貌粗豪，实是工于心计，毕愿穷虽是他的堂侄，这等大事，他亦自放心不过。因此又派了顾孟章前来，暗中监视。心想纵是有一个人背叛于他，他求降的计划也总能上达朝廷，不致误了大事。顾孟章本来是山东大盗，唯利是图，做义军的官和做朝廷的官都是一样，果然死心塌地为毕擎天所用，探出了群丐聚会的消息后，立刻通知了阳宗海，阳宗海派遣了他的副手东方洛出马，同来的还有十数名锦衣卫的指挥和十数名御林军的高手武士。

顾孟章勇猛非常，虬龙鞭连环疾扫，打翻了几个丐帮弟子，抢上前去捉拿毕愿穷，小虎子身形溜滑，游鱼般钻了过去，斥道：“枉你生得牛高马大，却是不知廉耻！”顾孟章道：“怎么不知廉耻？”小虎子道：“吃里扒外，卖友求荣，有何廉耻！”顾孟章见他乳臭未干，居然满口江湖术语，学大人的说话，又好气又好笑，喝道：“黄口小儿，胡说八道！”右手一鞭，荡开了毕愿穷的杆棒，左手一伸，施展擒拿手法来抓小虎子，他哪里会把小虎子放在心上。不料小虎子乃是将门虎子，又先后得了黑白摩诃和张丹枫的传授，武功已是胜过许多江湖好手！

顾孟章一抓抓下，扑了个空，小虎子滑似游鱼一样从他的鞭梢底下钻过，“砰”的一拳，正中他的腰胯，这一拳乃是黑白摩诃所授的五行罗汉神拳中的“龙拳”，拳势威猛无比，顾孟章碎不及防，被打得弯下了腰，痛彻心肺。小虎子哈哈大笑，叫道：“再接我的虎拳！”右拳一收，左拳随即打出，忽听得于承珠叫道：“快用分花拂柳手法，盘龙绕树，向左闪开。”叫声未完，但见顾孟章一个蹬脚飞起，脚尖正对准小虎子的胸口，小虎子那一拳若然打出，就刚好是凑上去给他踢了。

要知小虎子刚才那一下，身法手法虽然都是上乘的功大，却也带着几分侥幸，论到本身的功力，却还是与顾孟章差得太远。幸好于承珠出言点醒，小虎子急忙转步闪开，饶是如此，也给顾孟章脚尖扫着，摔了一个筋斗。

小虎子哇哇大叫，跳了起来，正想挥拳再打，却见于承珠已与顾孟章斗在一起。小虎子亮出了家传缅刀，只听得于承珠笑道：“双拳换一脚，已是你占了便宜，还不知足么？你去帮郑长老吧。”小虎子道：“好，你给我挖掉他的招子。”怒气未消，挥刀猛研，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到郑长老的跟前。

这时双方激战正烈，郑长老对付的是阳宗海的副手东方洛。郑长老武功不弱，可惜年老体衰，开头十余招还能应付，时间一长，渐觉气喘难支，小

虎子正好及时赶到，立刻展开了五虎断门刀法，将东方洛的招数接了八成。

东方洛带来的都是御林军与锦衣卫中的高手，人数也比丐帮弟子为多，混战了半个时辰，渐渐分出高弱，双方均是伤亡过半，但丐帮人少，情况自是严重得多。

于承珠与顾孟章斗了数十回合，一个胜在剑法精妙，一个胜在内力深厚，兀是不分胜负。丐帮的形势越来越险，不多时又有两个六袋弟子受伤倒地。毕愿穷本来对毕擎天尚未至恩断义绝的地步，虽然对他不满，多少还有叔侄之情，这时见他所派遣的顾孟章，竟然勾结朝廷，残杀本帮弟子，而他还是大龙头的身份，这真是旷古所无骇人听闻的帮中奇变，不由得心中大痛，欲哭无声。忽听得郑长老叫道：“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 意思是要丐帮弟子拼力突围，走得一个便是一个。毕愿穷咬一咬牙，呼呼两棒，打倒了身前的一个卫士，顾孟章狞笑道：“ 叛帮恶丐，还想走吗？ ”

反手一鞭，突然舍了于承珠，便来暗袭毕愿穷，他这条虬龙鞭，施展开来，长达一丈，毕愿穷料不到他声到鞭到，杆棒打出，刚好吃他的长鞭缠着，与此同时，早已有另外三名御林军的好手替代了顾孟章的位置，堵截着于承珠。顾孟章大喝一声“ 倒下 ”，用力一拉，毕顾穷身形不稳，几乎应声栽倒！

毕愿穷不是顾孟章的对手，那三个替代顾孟章的御林军统领也不是于承珠的对手，顾孟章还希望他们能堵截得一时半刻，等他擒了毕愿穷之后，再回头来对付于承珠。哪知顾孟章的身手固然矫捷，于承珠比他更快，几乎就在顾孟章的长鞭缠着了毕愿穷的同一时间，于承珠陡地飞起一剑，一招“ 龙门鼓浪 ”，连环三剑，将这三个御林军手中的兵器全都削断，立刻腾出手来，掏出了一把金花，“ 铮铮 ” 两声，先向顾孟章弹出两朵，顾孟章识得厉害，急忙抽出长鞭，盘头疾舞，登时卷起了一团鞭影，风雨难侵，将于承珠的两朵金花荡得无踪无影，但毕愿穷却也趁此时机，杀出重围去了！

顾孟章的本领与阳宗海在伯仲之间，长鞭飞舞，护着全身，对金花暗器自是不惧（可是亦仅能防守而已），其他的人却没有他这般本领，于承珠一解了毕愿穷之围，立刻以“ 天女散花 ” 的手法，五指轮换，连珠疾弹，但见金光闪闪，四面飞开，“ 哎哟 ” 之声四起！片刻之间，又有六六个御林军统领被打中了穴道，滚倒地上，爬不起来！

小虎子见于承珠得手，精神一振，趁着敌人混战的时机，唰唰两刀，突然展出了“ 五虎断门刀 ” 的冒险杀着，刀光电闪，欺身迫进。东方洛的月牙弯刀善能勾锁兵器，见小虎子贪攻忘危，攻人内门，正合心意，月牙刀一勾一锁，大喝一声“ 撒手 ”，哪知小虎子的刀锋霍地一转，突然从下手刀变为了上手刀，竟从东方洛绝对意想不到的方向斫了进来，只见刀光过处，血花飞溅，“ 唰啦 ” 一下，东方洛的臂膊已被缅刀拉下了一道长长的口。但东方洛的武功确是高强，眼见这一刀无可闪避，居然还是以攻为守，月牙刀霍地一翻，刀头的月牙堪堪就要勾着了小虎子的手腕，郑长老奋不顾身，一棒劈进，他年老体衰，这一棒用足气力，但听得“ 咔嚓 ” 一声，刀棒相交，郑长老的杆棒被反弹飞起，小虎子虽然脱出手来，没有受伤，郑长老的手腕却被那刀上的月牙撕破了好大一片皮肉。

两方都受了重伤，不敢恋战，小虎子拖着郑长老，一轮泼风刀法，杀出重围，与于承珠会合，顾孟章兀自不舍，衔尾急追，于承珠大怒，与小虎子打了一个眼色，陡然间两人一齐纵身飞起，反扑回来，宝剑一个盘旋，缅刀凌空下刺，但见在刀光剑影之下。噼噼啪啪的几声疾响，顾孟章的那条虬龙

鞭断成四段！原来小虎子配合着于承珠的剑招，也将百变玄机剑法化到刀法上来，玄机逸士所创的这套剑法，一经配合，妙用无穷，两人合使，功力何止陡增一倍！即算顾孟章本事再高，亦是抵挡不了。于承珠冷笑道：“看你还敢再追！”一抖，发出三朵金花，顾孟章长鞭寸断，无可抵御，闪开了两朵，闪不开第三朵，但见金光闪处，顾孟章的左眼眼珠已被打瞎！小虎子哈哈大笑，与于承珠左右扶持，拉着郑长老，一阵飞奔，追上了毕愿穷，逃到了西山背后。

一场混战，御林军与锦衣卫十伤七八，但丐帮的弟子也只逃出了毕愿穷与郑长老二人，毕愿穷心痛如割，咽泪说道：“姑奶奶，不，于女侠，多谢你啦！”他素性滑稽，脸上的神色不论在什么时候看去都似带着笑意，他在义军之中经常与于承珠调侃，总是将她戏呼为“姑奶奶”，这时忽觉不妥，改称“女侠”，于承珠忍不住“噗嗤”一笑，但听他语调酸涩，脸上似笑非笑的神情比哭还更令人难受，也禁不住心中一酸，低声说道：“毕大哥，你别难过，我寻着了师父，终须为你报仇。”回头问小虎子道：“师父是几时来的？住在哪儿？”小虎子道：“师父是前天到的，他打听到丐帮弟子聚会，他抽不出身，所以叫我来打探。哈，师母和云大侠都同来了呢，他们分做两处地方居住，云大侠住在韩御史家中，咱们的师父师母和波斯公主夫妻却住在靠近皇宫的一家镖局里，热闹得很呢！”于承珠转悲为喜，道：“师母和舅舅都来了？那么咱们就更不用怕啦。”小虎子道：“就因为云大侠在苍山之时，中了那个屠龙尊者的毒刀，在太师祖留下来的石屋里静养了将近一个月，这才复原。要不然我们早就到了京城了。”

于承珠正想再问，忽见郑长老面如金纸，黑气透出眉尖，身子也摇摇欲坠，禁不住大惊失色，急忙问道：“长老，你怎么啦？”郑长老摇了摇头道：“我不中用啦，你们赶快去找张大侠，不必顾我了。毕愿穷，你告诉本帮弟子知道，说我是给东方洛的毒刀斫死的，叫他们给我报仇！”毕愿穷颤声说道：“毒刀？”俯身一看，但见他的伤口裂开，流出汩汩的黑血，摘一片树叶一试，树叶立刻焦黄，毒性如此厉害，年轻力壮的亦禁受不起，何况是年纪老迈而又经过通宵激战的郑长老。

于承珠等怎忍离开，试用随身所带的“去毒散”替他医治，这种高手所用的喂毒兵器，大都有专门的解药，于承珠的“去毒散”虽然能消无名肿痛，对郑长老的伤却是无济于事，触及伤口，郑长老登时痉挛，强忍着痛苦斥道：“你们还不快走，要待御林军追来将你们一网打尽吗？”毕愿穷道：“宁愿同归于尽，决不舍你而逃。”郑长老大怒，抬起头来，正想用丐帮的帮规命令他速走，只见东方天际，朝阳初现，霜辉丽彩，耀眼生缬，温暖的阳光令人感到生命的喜悦。凝眸再望，西北边的万里长城像一条长蛇般在重山峻岭中蜿蜒而过，郑长老心中一动，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毕愿穷道：“这是西山北面靠近葫芦谷的地方。”郑长老忽道：“好，扶我进谷中去看看那里面有没有人家？”话声断续，细如游丝，但却更为清楚，毕愿穷听出他语声有异，急忙与小虎子扶他走进山谷，但见他嘴角挂着些微笑意，眼睛却渐渐瞌上了。

走进山谷，果然见有一家农家，泥屋茅舍与普通人家无异，但若大的山谷中只此孤零零的一家人家。

于承珠心中一动，想道：“这家人家有点古怪。”但见毕愿穷上去拍门，那门“呀”的一声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人来，竟是个老儒生的打扮，穿着一

件净蓝色的长衫，头上还束着方巾，与这家农家相衬，殊显得不伦不类。

其实于承珠这一行人：一个鹑衣百结的老乞丐，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直裰，却故意钉上两个破补了打扮得像乞丐的中年壮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还有一个女扮男装、衣服华美严如贵介公子的于承珠，那更是不伦不类。那老儒生扫了他们一眼，微“噫”一声，却也并不怎么惊讶。

小虎子口快说道：“咱们这一行人山中遇盗，这位老公公受了重伤，请借个地方歇歇。”那老儒生笑道：“竟有这等强盗打劫花子大爷，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可还没有听过。”毕愿穷道：“咱们与这位少爷山中相遇，强盗们打劫这位少爷，是咱们这两个穷叫化看不过眼，替他抵挡强盗，所以受伤啦。”这话勉强可以自圆其说，那老儒生道：“如此说来你们两位倒是丐侠了，失敬，失敬！”口气显然仍是不信，但却把他们请进屋中。

屋子里虽然陈设简陋，桌椅也不多一张，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壁上还挂有字画，哪里像个农家的样子？于承珠正打量他屋中的陈设，那老儒生忽地“嘿嘿”笑道：“你们替他抵挡强盗，哈哈，可别笑痛我的肚子。我看你给他做徒弟倒还差不多，可惜年岁不对。而且大闺女也不方便收化子做徒弟。”此话一出，于承珠和毕愿穷都吓了一大跳，这老者的眼光好生厉害，非但一眼看出了他们武功的深浅，而且看出了于承珠女扮男装。

于承珠面红过耳，正想说话。那老儒生忽然一手抢过郑长老的竹棒，一手拨弄他背上的麻袋。郑长老领袖北京群丐，这八节竹棒正是他帮中的“法器”，老儒生如此作为，实是犯了丐帮之忌，毕愿穷喝道：“你干什么？”急忙出手抢夺竹杖，毕愿穷学过擒拿手法，相距又近，这一出手，快如闪电，按说没有抢不回来之理，哪知老儒生身子只是微微一晃，毕愿穷竟然扑了个空！

郑长老一直瞌着眼睛，这时忽地张开，缓缓说道：“西山医隐叶大爷，俺郑国有登门求治来啦，望你老高抬贵手！”那老儒生哈哈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丐帮的郑长老，咱们同住北京，本该早就见面。好，俺叶元章不医公侯将相，专医奇人异士，你吗，也还值得俺替你一医。”

此言一出，于承珠和毕愿穷均是又惊又喜，他们还在童年之时，就曾听人说过北京西山中有一位医隐，行事极为怪诞，病人千方百计想请他未必请得到，他却喜欢找上门去替人医病，于承珠以为这人早已死了，料不到眼前这个老儒生就是他！

这事情已是甚怪。于承珠眼光一瞥，再看到壁上悬挂的对联和条幅，更是惊奇得疑在梦中！

墙上所挂的那幅对联是，“柳絮浮萍游子意，桃花潭水故人情。”条幅上写的则是苏东坡的两阕浣溪沙，词道：“醉梦昏昏晓未苏，门前轣辘使君车，杖头一钱怎生无？废圃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滴真珠，清香细细嚼梅须。”“山上兰牙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难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联语和词意一说与此间主人的交情，一说主人山居的隐逸情趣，本来亦属寻常，令于承珠惊诧万分，疑真疑幻的是：这联语和条幅的字迹，竟然与霍天都的一模一样。

那西山医隐叶元章正在开始动手替郑长老剜掉腐肉，听得于承珠惊叫之声，眉头一皱说道：“你大惊小怪些什么？敢情是嫌这字写得不好。”于承珠道：“好，好！”叶元章道：“既然是好就不要嚷，你一嚷我就医不好了！”于承珠满面通红，暗暗责备自己只晓得关心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对郑长

老的伤反而疏忽了。

好不容易等待西山医隐动完了手术，郑长老沉沉睡去，面色亦已渐见红润，于承珠这才放下了心，忍不住又问道：“这联语和条幅都没有上款下款，却是谁人写的？”

叶元章道：“看你相貌清秀，实乃巾帼须眉，怎的出语便俗？志同道合，倾盖相逢，便成知己，又何必絮絮不休地问姓道名？”于承珠还是第一次给别人说她“俗”，忍着气说道：“这字好像是我一位朋友的笔迹，是以请问老丈。”叶元章道：“既然是你的朋友，你应该知道他的名字，问我作什么？”于承珠道：“我与他许久没见面了，不知他什么时候到过这里？也想知道到底是不是他？”叶元章道：“若是你早来一月，便可与他见面，也好帮我留一留他。”

于承珠大吃一惊，照凌云凤和大漠神狼的说法，凌云凤在三年之前与霍天都在沙漠的风暴中失散，大摸神狼在三年前埋了一个在沙漠中倒毙的少年人，若然那少年人是霍天都的话，那么霍天都在三年之前就已死了，怎的一月之前还能在此间？忍不住又问道：“他是怎么来的？”叶元章笑道：“不是他来找我，是我找他来的，他生了一种怪病，我从来没有见过，是以强迫他给我医。想不到一医就好，哈哈，这对联和条幅便是他给我的酬金。好，你既然絮絮不休地问我，这两个叫化子身无长物，你是他们的朋友，你有什么东西付我作酬。”于承珠道：“只怕我一出手又是俗的。”叶元章道：“俗与不俗要看过方知。”于承珠随手弹出三朵金花，嵌在墙上，镇着字画的横头，笑道：“金子银子还不俗么？”叶元章忽地改容，哈哈笑道：“不俗，不俗！原来你是散花女侠。那位少年侠士也曾提过你的名字？”于承珠诧道，“他怎么会提起我的名字？”叶元章道：“这位少年侠上经我医好之后，无以为酬，知道我爱好字画和剑术，除了给我写下这副对联和条幅之外，并在一个月白风清之夜，为我舞剑祝寿，剑术神妙，真是来如雷霆震怒，罢如江海凝光，老夫曾见过各派剑法，也不禁为他拍案叫绝。他舞剑之后，问起中原的剑术名家，我说当今之世，除了张丹枫大侠之外，只论剑术，只怕没有谁能与他抗手了。这位少年侠士哈哈大笑，说道他这次来到中原，就正是为了寻张大侠指教剑法。我说，听武林朋友所言，张大侠久已闭门封剑，未必肯见客人。他也说曾知此事，不过听说张大侠有一个衣钵真传的女弟子，人称散花女侠，若然见不到张大侠，能见见他的女弟子也是好的。”于承珠想不到自己的声名居然远播，心中颇为欢喜，叶元章续道：“这位少年侠士提了你的名字之后，接着就仰天长叹。”于承珠怔了一怔，愕然问道：“这是为何？”叶元章道：“他有一位未婚妻子。离散三年，生死不知。他从武林朋友口中，知道你是一个少年女侠，所以提起你的名字，便联想起他的未婚妻子。

于承珠芳心动荡，叶成林的影子又一次泛了上来，心中想道：“这样说来，这少年侠士除了是霍天都之外再无别人。若然他还在世间，若然他还在世间……呀，那我想撮合凌姐姐与叶成林的姻缘岂非弄巧反拙。”一时芳心历乱，一片茫然。只听得叶元章又道：“可惜我留他不住，在一个月前，他已进八达岭去了，说是要去找一个武林中隐逸的异人。”

于承珠又是一怔，想起大漠神狼所说，他在沙漠中所埋葬的那个少年，临死前也托他到八达岭去找人，可惜没说完便死了。那个少年若不是霍天都，他们之间又有什么牵连？于承珠真想进八达岭去寻踪觅迹，打破这个疑团，

可是目前为了丐帮与江南义军的大事，她却不能不先去谒见师父。

郑长老伤势大减，但还不便走动，于承珠与毕愿穷便留他在叶家医治，辞别了叶元章，由小虎子带路，到飞龙镖局找张丹枫。这家镖局坐落在皇城附近，主人龙腾乃是张丹枫的忘年之交。于承珠一进镖局，便听见师父爽朗的笑声。

镖局的人带于承珠等三人绕过回廊，穿过庭院，走到一间厢房外面，只听得张丹枫的声音说道：“丹枫住在此间，倒教龙镖头受惊了！”一个粗豪的声音哈哈笑道：“张大侠这是哪里话来？龙某谬承张大侠以知己相待，屈膝蜗居，龙某就是粉身碎骨，这一生也不算白活了。怕只怕张大侠名头太大，奸人窥伺，若有意外，教龙某如何担当得起，是以不得不防。”张丹枫笑道：“我看这班送礼的朋友定是当世英豪，咱们岂可妄自猜测。张某一剑浪游，五陵结客，高士当前，焉能怠慢。就请龙镖头将那几位朋友的厚赐送来，待我写下拜帖回礼。”

于承珠心头暗暗嘀咕，想道：“师父此次来京，行踪秘密，听他们这番对话，师父竟不知道送礼的是谁。怪不得龙镖头要担心了。”叫了一声“师父”，揭帘而入，只见一个紫脸膛的汉子坐在师父对面，张丹枫道：“承珠，你也来了么？嗯，这位是……”于承珠道：“这位是丐帮的毕大哥。”毕愿穷唱了个喏，道：“丐帮弟子毕愿穷参见张大侠。”张丹枫回了个礼，道，“你们丐帮干得轰轰烈烈，丹枫钦佩得紧。这位龙镖头，你没见过吧？”毕愿穷与于承珠上前见过了龙腾，各道仰慕，龙腾道：“张大侠与毕爷慢叙，龙某去去就来。”于承珠想他是去取那“礼物”，见他面有优色，料知这里面定有蹊跷。

张丹枫笑道：“你们丐帮昨晚在秘魔岩聚会，我没有亲临道贺，我这顽徒没有骚扰你们吧？”毕愿穷道：“多谢这位小侠帮忙，要不然我只怕无缘见到张大侠了。”小虎子道：“这是于姐姐金花的功劳，我帮得了什么忙！”张丹枫道：“这是怎么回事？”毕愿穷道：“敝帮不幸，遭逢惨变，正要请张大侠指点迷津。”他虽生性诙谐不羁，想起帮中惨变，在张丹枫面前，忍不住眼泪簌簌而下。

张丹枫微现诧色，道：“我与你们老帮主毕道凡是忘年之交，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毕愿穷将毕擎天与朝廷议和叛帮求荣之事一一说了，张丹枫叹了口气，道：“艰难方自见英雄！毕擎天以英雄自许，却在兵败危困之时变节，真真非我始料所及。呀，震三界毕道凡生前何等英豪，毕擎天将来有何面目见他父亲于地下。”想了一想，说道：“顾孟章既然见过了阳宗海，毕擎天与朝廷议和之事无可挽回。但他们信使虽通，议和尚需时日，唯今之计，只有请你们丐帮快马赶回南边，叫帮中子弟与叶成林合流，即算不能挽回大局，也可避免损伤。待风浪稍平，我再替你们出头，另立帮主。”毕愿穷一想，也只有此法，不待龙腾回来，便匆匆告辞而出。

于承珠满怀心事，正想向师父禀告，只听得师母的声音叫道：“珠儿是你来了么？”门帘一揭，云蕾缓缓走入，一见于承珠，就将她揽入怀中。

于承珠好像娇女见了久别的母亲一样，躲进云蕾怀中，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云蕾轻抚她的头发，柔声问道：“珠儿，你受了什么委屈了？”于承珠道：“没什么。”云蕾道：“铁镜心呢？听说他与你一道来京，怎不见他？”于承珠心中酸楚，道：“他，他，我与他各走各的路啦。”眼泪又禁不住簌簌而下，云蕾一笑说道：“痴孩子，少年人吵吵架事极寻常，这也值得哭么？

当年我和你的师父就不知多少次闹得几乎决裂了呢！”在苍山之时，云蕾屡次见铁镜心向于承珠大献殷勤，还只当铁镜心是她的意中人，哪知他们之间却始终是貌合神离。于承珠埂咽说道：“不，不是普通的决裂，他将义军的军情泄露给了官家知道。”张丹枫吃了一惊，道，“铁镜心虽然书生气质太重，看来却还不是这样的人，这是怎么回事？”于承珠将杭州那一晚的经过说了，张丹枫叹道：“原来他是为了维护父亲和你，你以前将他比喻作江南园林里的玫瑰花，确是有知人之明，一场暴风雨，玫瑰花就先凋谢了。那么，叶成林呢？”于承珠道：“他在屯溪独抗十万官军。”说话之时，眼中流露喜悦。张丹枫笑道：“那还好，玫瑰谢了，还有大青树抗着狂风暴雨呢！”于承珠想着叶成林处境的危险，欢悦之情霎又变为忧惧，张丹枫笑道：“待这里事情一完，我和你找叶成林去。”于承珠心中稍稍安慰，但想起其中的许多误会，又禁不住黯然神伤。

云蕾道：“少年人多经一些折磨也未尝没有好处。嗯，听说有人给你送礼，是什么东西？”张丹枫道：“我也不知道，嗯，你瞧，龙镖头将礼物拿来了。”

只见龙腾捧着一个红漆全盒进来，上面描金漆字写着：“敬呈张大侠晒纳。”云蕾道：“送礼的人呢？”龙腾道：“今日镖局开门，这全盒就摆在大厅正中的桌子上了。”云蕾心中暗惊，想道：“镖局之中好手甚多，这人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送礼进来，可真是有点邪门。”

张丹枫却似丝毫不以为意，一笑说：“既承厚赐，岂敢推辞。”龙腾“小心”二字还未说出，他已一下子将盒盖揭开，只见里面摆着四式苏州式的糕饼点心，张丹枫笑道：“这位朋友真是可人，阿蕾，昨晚我刚和你说起苏式点心，说是和京都的各有风味，你说你更喜欢苏州的，今早他就送来了。”龙腾更是吃惊，试想张丹枫夫妇是何等本领，竟有人偷听了他们的说话而不被发觉，这岂非一大奇事？但见张丹枫竟是毫无顾忌，随手拈起一件送入口中，说道：“不错，正是地道的苏式点心。云妹，你也尝他一件。”于承珠一眼望去只见盒中的大红拜帖，署名是“八达山人”，于承珠心中一动，还未出声，只听得外面一片喧闹，有人进来报道：“有一位公爹求见张大侠！”龙腾大惊失色，云蕾也皱了双眉，心道：“难道是送礼的人来了？宫门中人竟有这样的身手？”她拈起一件糕饼，却不敢吃它。

张丹枫仍是神色自如，微笑说道，“云妹，咱们今次入京，本意不欲惊动各方朋友，想不到既有高贤送礼，又有官爷下顾，当真是交了运了。”云蕾怔了一怔，心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两拨人？”只听得张丹枫面向龙腾笑道：“官府屈驾光临，我不去迎接已是托大，怎好阻拦，就让他们进来吧。”龙腾见张丹枫言笑自如，早似胸有成竹，心中也定了一半，便吩咐下去，叫镖局的伙计让那人进来。

张丹枫抓起纸笔，匆匆写了一个谢帖，笑道：“八达山人之约，只好迟几天了。”在于果盒中随手抓了一把龙眼，塞到小虎子手中，笑道：“你这馋嘴的小家伙怎么反停了嘴了。进里面去吃吧。”原来张丹枫见镖局中的气氛太过紧张，小虎子捏拳瞪眼，更是跃跃欲试，故此说了几句轻松的话儿，并将他遣开。

厢房的门早已打开，只见一个穿着御林军服饰的武士，踏着沉重的脚步，“格登、格登”地走了进来，每走一步，阶砖上就留下一个足印，张丹枫知他有意炫耀武功，微笑不语。

这武士名唤齐封，是御林军五虎将之一，武功仅在阳宗海、娄桐荪之下，而在东方洛之上，昂昂然地走上台阶，扬声说道：“哪位是张丹枫？快摒退左右，前来接旨！”话声未了，忽听得墙外一声冷笑，暗器破空之声震人心魄，陡然间几支金镖打了进来，齐封大怒喝道：“反了，反了！”双掌一推，掌风呼呼，迎着暗器的方向打出，齐封练的是“伏魔掌”的功夫，掌力雄劲，哪将这种寻常的金镖暗器放在眼内，满以为一掌便可击落，哪知掌力发出，那几支金镖来势虽然稍缓，却分开从五个方向打来，四角和中央都有金镖射到，竟把齐封的身形都笼罩在暗器的威力之内。齐封这一惊非同小可，那发暗器的人身在墙外，内力竟然如此强劲，不单自己的掌力封闭不住，此时连躲开也不可能了！

眼见那几支金镖就要射到齐封身上，张丹枫忽地微微一笑，随手抓了几粒龙眼核打出，朗声说道：“多谢外面的朋友关心，丹枫自己会知道应付，盛情心领了。”只听得叮　几声，四角射来的金镖全给龙眼核碰跌，只有中央的那支金镖仍向齐封的太阳穴飞来。

云蕾接着笑道：“齐大人别动，以免误伤。”也将拈在手上的那件糕饼打出，金镖被糕饼一粘，射到茶几之上，连桌面也没有留下创痕，张丹枫夫妇这手武功一显，登时把齐封吓得魂飞魄散，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但见张丹枫又把那张谢帖平放掌上，鼓气一吹，那张谢帖竟然飞过墙头，墙外有声赞道：“好功夫，那么咱们在点将台再见了！”

张丹枫一笑说道：“齐大人受惊了，请坐呵！”齐封战战兢兢，哪里敢坐，讷讷说道：“御林军统领齐封奉旨而来，参见张大侠，请张大侠摒退左右。”张丹枫道：“我又不是你的上司，你参见我做什么？坐呀。云妹，你和承珠到里面去。”伸出手来和云蕾轻轻一握，微笑说道：“这苏式点心很好，你留下两件待我回来。”云蕾道：“我知道。”嫣然一笑，携了于承珠走入内房。龙腾见云蕾本来神色忧虑，而今却似一无牵挂地离开张丹枫，毫不担心，甚是疑惑，只听得张丹枫说道：“这位龙镖头乃是我的好友，待我和老朋友说几句话，再来接旨，也不迟吧！”齐封那敢不依，侧着半边身子坐下，张丹枫道：“齐大人，你不必客气，请用茶呵，吃两件点心。”转过头对龙腾道：“龙大哥，小弟有一件东西给你。”掏出一个信封，交给了龙腾，龙腾退了下去，抽出信来一看，只见里面附着苏州一个最著名钱庄的银票，数目共是三十万两银子，信上有两句话道：“三日之内，这镖局可保无事。”龙腾明白是张丹枫叫他从速在三日之内遣散镖行伙计，这银票在北京的钱庄也可兑现，那自是张丹枫给他作遣散之用的了。他本想不受，但镖局中缺乏现款，只好打算先行用了，然后再图报答，心中暗暗感激张丹枫想得周到。想起他每件事情都俨似洞见先机，心中又宽了几分。

过了一会，只见张丹枫与齐封走了出来，哈哈笑道：“你看我这次来京，可真是交了好运了！不但有人送礼，连当今的皇上也请我赴宴呢。哈，哈！龙大哥，你好喝酒，待我带一瓶御酒回来给你尝尝。”拍一拍身上的灰尘，就像赴一个老朋友的邀宴似的，漫不经意地就随着齐封走了。

其实张丹枫心内正自翻来覆去地盘算计谋，他这次来京，本来就是想找一个最适当的机会面见皇帝祈镇，好消弭大理的战祸，并安排中国与波斯联盟之事，另外也还有两件事情要与皇帝面谈，不过他也深知祈镇对他最为忌恨，这半个月来，他在京中一切的安排，就是在布置好一个最适当的机会，想不到祈镇已先知道了他的踪迹，派出武士来邀请他进宫了。

镖局靠近皇城，不过半个时辰，齐封就带了张丹枫从御花园进入，穿过了几座宫殿，直到万寿阁前，这万寿阁在御花园的东角，是皇帝赐宴近臣的所在，这时己近黄昏，只见里面灯火辉煌，摆了三个席位，祈镇坐在上席，左面的一席坐的竟是云重，右面一席虚位以待，想必是留给自己的了。两个武士侍立，张丹枫举目一望，禁不住心中微微一凛。

只见在祈镇的两旁，分站着四个并不穿着武士服饰的人，一个是道士装束，张丹枫认得是星宿海的摘星上人，一个穿着麻布大褂，只有一条手臂的，则是屠龙尊者，他的右臂乃是在苍山较技之时，被云重用大力金刚手拗折的，这时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云重，另外两个一个是四十岁左右的魁梧汉子，却穿着一件绉纱长衫，儒冠儒服打扮得不伦不类，连张丹枫也不知道他的来历；还有一个最靠近皇帝的却是一个老头，相貌甚是特别，额骨高耸，太阳穴微微坟起，鹰鼻深目，掌心掌背都像朱砂一样通红。张丹枫心中一凛，想道：“ 摘星上人和屠龙尊者虽然都可列名当世的一流高手，自问还可对付得了他们。看这老头儿的模样，似乎是以分筋错骨手称霸武林的老武师石鸿博，倒不可小视了。这粗汉子看来也是一个劲敌。 ”

张丹枫心中暗暗戒备，脸上可没有露出丝毫神色，走上了万寿阁，只听得祈镇对阳宗海笑道：“ 我说张先生一定会来，你瞧朕所料不差吧。 ”阳宗海道：“ 圣上御旨—— ”正想说上几句奉承的说话，祈镇哈哈一笑，打断了他的话道：“ 张先生是当今的大英雄、大豪杰，岂有不来之理。 ”张丹枫微微一笑，应声说道：“ 大英雄大豪杰的称呼可不敢当。只是十年之前，丹枫尚敢到瓦刺去面见皇上，今日在本国的疆土之上，奉皇上的宣召，岂有畏怯不来之理。 ”祈镇听他提起当年之事，面上一红，强笑说道：“ 是呀，何况朕与张先生还是老朋友呢。 ”张丹枫哈哈大笑，道：“ 这可不敢高攀，今时不同往日，当年皇上住的是敌国囚牢，穿的是单衣，吃的是粗粝，而今住的是雕栏玉砌，穿的是锦绣龙袍，吃的是山珍海味，哈哈，当真是天渊之别了哪，难为皇上还记得故旧之情！ ”此言一出，满座失色，祈镇心中怒极，但为了保持人君的风度威仪，极力抑制了火气，干笑说道：“ 十年不见，张先生的狂傲还是不减当年！鸿博，端椅子来请张先生坐下吧。 ”

张丹枫剑眉一竖，这老头儿果然是大内总管娄桐荪的师父石鸿博，暗暗留了心神，只见石鸿博小心翼翼，有如扛鼎一样将一张椅子举了起来，轻轻放下，朗声说道：“ 皇上赐坐。 ”张丹枫是武学的大行家，精明之极，一看石鸿博的手法与神情，就知他已是暗中用上了内家真力，将那张椅子的木质震得松软如同豆腐，教自己一坐上去便要出丑，却不点破，对那张椅子望了一眼，淡淡说道：“ 谢坐。 ”张口一吹，作势要吹去那椅上的尘埃，但见一吹之下，登时哗啦啦的一片响声，那张椅子就似泥沙堆成的一样，一吹便塌，裂成片片，祈镇不由得大惊失色，石鸿博大是尴尬。

这张椅子，虽然已被石鸿博运用内家真力震得木质松软，张丹枫这一吹，可说大半是靠了石鸿博之力，但一吹吹塌，这内家的气功，也确是非同小可，尤其祈镇不明就里，更是心内吃惊。

石鸿博见张丹枫暗中取巧，心中甚是不忿，但却也不敢再弄玄虚，另外端了一张椅子来，张丹枫笑道：“ 宫中的一些旧椅子也该换换了，晤，这一张似乎还很结实。 ”大马金刀地坐下，向石鸿博微微颔首，道：“ 多谢你啦。 ”石鸿博臊得老脸泛红，故意立在张丹枫的背后，只待皇帝眼色一抛，他就要对张丹枫施展分筋错骨的杀手。

祈镇待张丹枫坐定，冷冷说道：“张先生，听说你收了一个得意的女弟子，乃是于谦的女儿，这次可有携她同入都门么？”张丹枫道：“待皇上将于阁老的沉冤昭雪，昭告天下，那时我自会带她陛见。”祈镇哼了一声，道：“你不知道于谦对朕大逆不道，朕免他凌迟，已是额外施恩了么？”张丹枫冷笑说道：“皇上你也可还记得当年于阁老迎你回国，你曾亲口答应我永不会杀他的话么？”阳宗海喝道：“张丹枫你好无礼！”祈镇道：“于谦乘朕蒙尘之际，另立新君，纵有免死金牌，亦难赦罪。张先生，朕不明白，你何以总是要和朕作对？”张丹枫冷笑道：“我若是与皇上作对，只怕皇上而今还在瓦刺忍受那刺骨的寒风呢！”祈镇勃然作色道：“你昔日曾于朕有恩，朕已记下来了，不劳你再三提起。”张丹枫冷笑道：“好，事过境迁，旧事不提也罢。那么，且说如今——”祈镇道：“叶宗留叔侄与毕擎天在江南倡乱，幸在毕擎天迷途知返，如今已向朕通款输诚，叶宗留亦已亡命海外，只有时成林尚在屯溪顽抗皇师，听说他是你的师侄，你若不是立心要与朕作对，那么就请你写下一封给叶成林的函件，为朕招降。”

张丹枫笑道：“原来丹枫的一封书信，竟值得皇上隆重赐宴，这可使丹枫受宠若惊了。可是丹枫也有三件事情要求皇上。”祈镇听他如讥似讽，大是不悦，沉声说道：“你说。”张丹枫道：“第一件适才已经说过，请皇上昭告天下，为于阁老洗冤。”祈镇道：“第二件呢？”张丹枫道：“招降之信，我纵肯写，叶成林亦未必肯降。两全之策，不如让叶成林率领所部，到舟山群岛去，既可为朝廷抵御倭奴，又不要朝廷的粮饷，皇上若为了朝廷的颜面，亦可由他遥领封号，海外称王，名义上仍算是大明的臣属，岂非两全其美。”祈镇心中一动，但随即想到“养虎遗患”的古训，默然不语。

张丹枫道：“第三件——”祈镇道：“张先生说得口干了，请先饮一杯润润喉咙。云状元也一并请了。”他亲自提壶，斟了三杯，以示无他，叫阳宗海将那两杯酒分敬张丹枫与云重。张丹枫忽地把云重那一杯酒也抢了过来，笑道：“云状元酒量浅，待我与他喝了。”喝入口中，忽地张口一喷，一股酒浪，直向阳宗海射去！正是：

杀气隐藏惊禁苑，最无情义帝皇家。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策献筵前 丹心图报国　火焚大内 异士救英雄

石鸿博横肱一撞，将阳宗海撞过一边，大声喝道：“张丹枫，你在万岁跟前，竟敢如此无礼！”只见那股酒浪，射到了旁立的一个武上面上，登时起了无数泡泡，脸皮迅即焦了一片，好像被火烧过一般。原来这酒壶分为两格，壶柄中藏机关，皇帝喝的才是玉液琼浆；而斟给张丹枫与云重的却竟是一杯毒酒！幸好张丹枫见机得早，喷了出来，而阳宗海也幸得石鸿博那适时的一撞，要不然他就要首当其冲，先被那毒酒射中。

这几下子动作快如电光石火，但听得叱咤一声，刀光一闪，屠龙尊者隔着一张桌子，伸出了长臂，便把屠龙刀舞动斫来。张丹枫哈哈笑道：“想不到我以一介小民，竟蒙皇上青眼相加，赐以鸿门宴了！”衣袖一拂，卷着了屠龙尊者那口毒刀，左掌一招“乘风破浪”，荡开了石鸿博的一抓，屠龙尊者大叫一声，毒刀脱手飞出，人也给张丹枫那股反震之力，震倒地上。摘星上人本来也准备出手，见张丹枫这衣袖一卷，竟然有如此的威力，不禁心中一凛，倒提尘柄，不敢冒昧出来。

石鸿博一抓落空，化为阳掌拍出。双掌相交，只听得“蓬”的一声，张丹枫却反而给他震退了两步。原来是张丹枫有意试他的掌力，不过张丹枫因为要兼顾屠龙尊者，将真力分成两半使用，石鸿博的功力与他旗鼓相当，张丹枫以革掌应敌，当然落了下风。

石鸿博是武学的大行家，自是知道其中之理。心中想道：“张丹枫只用了五成真力，居然能以绝妙的巧劲，卸开了我这力逾千斤的掌力，怪不得许多武林前辈，也甘愿奉他为尊！”只听得张丹枫连声说道：“可惜，可惜！”石鸿博道：“可惜什么？”张丹枫道：“可惜你以北方武学大师的身份，这样的年纪，还被徒弟骗了出来，替人家做奴才！”石鸿博大怒，喝道：“你师父谢天华见了我，也要恭恭敬敬尊我一声前辈，你知道么？”张丹枫笑道：“所以说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不可不慎，你临老胡涂，甘心做奴才之事，是你自己先叫人看小了，与我何干？”张丹枫寓劝于讽，这一番话石鸿博哪里听得进去，暴喝一声，左掌划了半弧形，向张丹枫又是搂头一抓。张丹枫一个盘龙绕步避开，石鸿博右掌又到，这两掌连环劈至，端的是厉害异常，其中又暗藏着分筋错骨的许多精妙招数，可以随时化掌为指，化指戳为擒拿，与武林各派掌法，迥然相异。

张丹枫一掌护胸，一掌应敌，使用须弥掌法，化解了他的三招，斜眼一瞥，只见云重巅巍巍地站了起来，悲声说道：“皇上，请问我云家屡代，忠心为国，何罪何辜，竟蒙皇上两番赐酒？”

原来云重的祖父云靖，当年出使瓦刺，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也是被祈镇赐以毒酒鸠杀的。云重想起祖父的惨死，祈镇今日又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自己，不由得伤痛之极，拼着舍了性命，当着皇帝的面，质问起来。

祈镇见张丹枫将毒酒倒进口中，虽然立即喷出，但那酒毒性甚烈，沾肉肉裂，沾草草焦，而他竟然毫无异状，心中吃惊非小，正自全神注视张丹枫与石鸿博的搏斗，想不到云重突然有此一问，吓了一跳，睁目说道：“你说什么？”云重悲愤之极，大声说道：“请问朝廷的大法，是否尽忠为国的，都得受那毒酒之刑？”祈镇面色一沉，道：“这是什么话？”云重道：“我祖父出使胡边，牧马二十年，朝野称颂，说是他节比苏武，可登史册，但他一人国门，便领受了皇上的一杯毒酒！我云重虽然远远不及他老人家，也曾

为皇上效过微劳，出使瓦剌，亲迎皇上回国，请问皇上又为甚要用对我祖父的手段来对付我。”祁镇被他一问，答不出话，那穿着长衫儒服的粗豪汉子喝道：“云重口咄怨言，便当一死！”

云重大怒，一跃而起，忽听得环佩叮 ，众武士突然寂静无声，那粗豪汉子也敛手恭候，只见有两对男女走了进来，行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华贵少年，中间的一对男女，挽手同行，状如夫妇，女的竟是一个西方金发美人，最后面的是一个中年美妇，云重认得正是妹子云蕾。

祁镇忽地哈哈一笑，道：“云状元，你误会了。令祖是奸宦王振所害，朕早已为他昭雪沉冤。今日这酒，乃是十全大补的药酒，你怎的胡乱猜疑，你不见朕也喝了么？”云重心道：“你当我是小孩子么？”正待不顾一切，拆破机关，这时张丹枫与石鸿博亦已罢斗，但见张丹枫眼角飘来，示意叫云重不可妄动。

这四个人走进阁子，那少年俯伏于地，唱道：“父皇万岁，臣儿见驾。”祁镇道：“见深，你来做什么？”那少年道：“波斯公主，远道来朝，臣儿陪她见驾。”

这个少年正是祁镇的太子朱见深。原来张丹枫人京之后，日夕筹谋，要找一个最适当的机会去见皇帝。他探听得太子尚有年轻人的一股劲，颇有振奋图强之心，他想尽办法，打通了太子的门路，与他商量由波斯公主作为桥梁，将来好与波斯联盟，夹击鞑靼的大计。太子被张丹枫说动，正想待有利的时机才带他们去见父皇。想不到祁镇已先把张丹枫请来，张丹枫在离开镖局之前，遣云蕾飞快报知太子，那波斯公主和驸马段澄苍数日前已秘密移居太子府中，是以一接报讯，便能前来，张丹枫和太子都知道此计甚险，但事到临头，只此一策，再无他图。

波斯公主曳起长裙，盈盈一福，轻启珠喉，莺声呖呖说道：“波斯公主偕驸马段澄苍拜见大明天子，并代表波斯大皇帝向大明天子致以最高敬礼，敬祝大明天子福寿无疆，民安国泰。”这几句汉语，波斯公主学了数十百遍，说来字正腔圆，甜美动听。祁镇心中大乐，要知明朝国势日衰，一些小国藩属尚旦不依期进贡，远方大国的使者来朝，那更是从所未有之事。

段澄苍因为份属大明治下的子民，虽然是波斯驸马的身份，仍然行了跪拜之礼。太子朱见深代奏道：“段驸马是以前大理段平章段功的八世子孙，和现今大理的知平章事段澄平是堂兄弟。段驸马七代以来，客住波斯，而今方回故国。”

祁镇心中一动，对波斯公主道：“公主与驸马来朝，可有什么事么？”波斯公主的汉语只是一知半解，这几句话听得不大明白，段澄苍给她翻译了，波斯公主盈盈一笑，指着张丹枫说了几句，段澄苍奏道：“波斯公主授权给这位张先生，请他全权代奏，与陛下商议中国波斯两国通好联盟之事。”太子走近皇帝身边，轻声说道：“波斯帝国是中亚的第一大国，国力不弱于我们中国，请父皇稍稍优礼使臣。”这番应对都是张丹枫的事先所教，祁镇听了，只好重新“赐坐”，请问张丹枫“高见”。

张丹枫微微一笑，道：“这就是我适才所要说的第三件事了。请皇上封段澄苍为大理世袭藩王，大理府属的各族官吏，由他统辖。然后派遣使臣，前往波斯，让波斯皇帝知道，他的爱女爱婿，已得到中国君皇的优厚礼遇。”祁镇点点头道：“这个可以商量。不过云南一省，在太祖皇帝开基定国之后，已封给沐家世袭罔替，如今要把大理割出来，朕还得下旨给沐国公，再看他

有甚禀奏，以示朕对功臣之后的尊崇。”张丹枫知道这不过是朝廷的例行公事。有皇帝诏书，沐国公断断不敢违抗，想到大理的一场干戈，从此可以消弭，纵是身冒奇险，也算值得的

张丹枫续道：“波斯当年曾受蒙古铁蹄蹂躏，提起‘黄祸’人人变色。如今鞑靼的小皇子乌坷克图，继承瓦刺霸业，国势更盛，兵力直到中亚细亚，几与波斯帝国接壤。皇上若派遣使臣，建议与波斯联盟，共防鞑靼，想来波斯皇帝，定表赞同，如此一来，中国西北的边患，当可减轻，实乃两国之利也。”祈镇之愿封段澄苍为大理藩王，就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虽然对张丹枫甚为忌恨，也不得不点头赞道：“张先生深谋为国，朕失敬了。再赐酒三杯，并传旨内庭，准备厚赏。”云重大惊失色，只道祈镇又要弄什么手段，却见张丹枫笑道：“厚赏不敢领受，这酒倒可润润喉咙。”毫不踌躇地将三杯御酒喝了。

云重见张丹枫喝酒之后，毫无异状，这才放下了心，想道：“是了，祈镇要与波斯联盟，对波斯公主自须笼络，张丹枫是波斯公主最信任的人，毁了张丹枫就等如毁了桥梁，皇帝亦不能不无所顾忌。”其实这猜度也只对了一半，祈镇见张丹枫如此神通广大，连外国公主也肯为他所用，对张丹枫的忌惮，更是深了一层。

张丹枫续道：“现下鞑靼称雄于西北，倭寇虽被民军挫败，但仍骚扰东南，更可虑者，满州又崛起于东北，集兵关外，窥伺中原。皇上若不广施仁政，善用民力，只怕尚有第二次土木堡之变。”祈镇道：“朕虽德薄能鲜，自问还不是昏庸之主，张先生若肯辅佐朝廷，朕是求之不得，若然不肯，也请不要去助长叛逆之势。”话锋又转到了张丹枫相助江南义军的事情上。张丹枫神色不变，一笑说道：“皇上若肯外御强敌，内施仁政，全国百姓都是拥护皇上的人。如其不然，纵有一个毕擎天投降了，还有第二个叶宗留会再起来。”祈镇默然不语，张丹枫续道：“我所说的三事，自知是逆耳之言，却无一不是为皇上打算。与波斯联盟，可制鞑靼……”祈镇道：“这件事不是已允了先生所奏么？”张丹枫道：“让叶成林为皇上守护海外诸岛，即停围袭义军之令。”祈镇眉头一皱，道：“此事再从长计议。”张丹枫不理祈镇的插口，一口气说下去道：“为于阁老雪冤，下罪已诏，使天下百姓咸知皇上是知错能改的贤君，百姓才能为皇上尽忠效死。”祈镇面色一沉，旋即冷冷笑道：“看来朕倒应该请张先生做御史大夫了。”目光一转，顾左右而言他，指着云蕾说道：“这位是陪伴波斯公主的女官么？”太子奏道：“这位是张先生的夫人，正是她陪伴公主来的。”云蕾迈上一步，道：“云靖孙女云蕾拜见皇上，谢皇上对我云家的几代大恩！”祈镇面色尴尬，对云重道：“原来是你的妹子，怪不得你宁愿抛了状元不做，却随你的妹夫闯荡江湖。”

云重满肚皮气不便发作，祈镇哈哈笑道：“好，大家再饮酒，国事以后再谈。”张丹枫正想说话，忽见一个内监走了出来，向祈镇低声奏了几句，祈镇道：“皇后听说波斯公主远道来朝，甚是欢喜，请公主和驸马进内廷相见。见深，你陪他们去见母后吧。”这是官廷仪礼，波斯公主听了驸马的传译，欣然答允。张丹枫心中一凛，于势却又不便阻拦。

待到波斯公主离开，祈镇笑道：“张先生怎么又不肯喝酒了。”石鸿博忽道：“张先生是一代武学大师，适才已蒙赐教，惜未尽兴，且待奴才再献薄技，助他酒兴！”双指连弹，　　　的三杯盛满酒的酒杯，相继飞起，隔着一席向张丹枫的面前飞来。

张丹枫知他是卖弄指上的功夫，微微一笑，道：“张某怎敢受老前辈的敬酒，就借这酒回敬了吧！”使出一指掸的功夫，将这三个酒杯又弹了回去。众武士但见酒杯飞来飞去，盛满杯中的美酒竟然点滴不溅，心中均是暗暗喝彩。石鸿博正想运指再弹，酒杯飞到他的面前，忽地一齐碎裂，这几个酒杯都是白玉所制，质地甚坚，竟被张丹枫暗运指力所碎，大出石鸿博意外，那三股酒浪，如箭径射，石鸿博勃然大怒，衣袖一扬，酒花四溅，两股真力一迫，雨点般的“酒珠”射到两旁侍立的武士面上，也像弹丸一般，吓得众武士纷纷走避。

祈镇笑道：“好功夫，一人献技何如两人合演，既然是将遇良材，石老师你就与张先生稍事周旋，让他们开开眼界吧！”石鸿博大叫一声“奉旨”，飞身跃过桌子，提腿便踢，端的是快如闪电，众武士见张丹枫仍是神色自如地坐在椅上，都道这一记“窝心腿”非中不可，虽然他们都已暗中奉旨，将张丹枫当作劲敌，有些仍是不自禁地叫出声来。

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人影飞腾，眼花撩乱，众武士惊魂稍定，但见那张椅子已被踢下玉阶，碎成片片，而张丹枫却立在阁子的中心，武士中不乏高手，竟然看不清楚他是用什么身法在那绝险之际脱身而出！

张丹枫仰天大笑，朗声说道：“好一场鸿门宴呀！陛下也太抬举我了。”笑声未绝，石鸿博早已飞身扑到，左掌一拨，右掌斜劈，张丹枫认得其中藏着分筋错骨手的最上乘手法，不敢怠慢，一挫身一翻掌，反手劈去，石鸿博双掌一合，蓦然往外一分，解开张丹枫的攻势，伸开十指便抓，看来用的是鹰爪功，只要被他搭上，立刻便是筋断骨碎之灾，他底子里仍是分筋错骨的功夫。

张丹枫退后两步，一掌拍出，呼呼带风，接着又是一记长拳，左掌右掌，直如巨斧开山，铁锤凿石，拳风所至，迫得众武士纷纷退后，登时腾出一片空地，那万寿阁占地甚广，可以筵开百席，不觉拥挤，那几张圆桌隔着了一堵人墙，而且离开两人比武的场心也有三丈开外，桌上的杯盘碗碟，仍是震得哗啷啷地一片作响，幸而都是黄铜或白玉的器皿，要不然定给震碎无疑。

石鸿博的分筋错骨手虽然是天下第一，苦于被张丹枫的拳风所迫，近不了身，斗了三十来招，仍是不分胜负，石鸿博早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这时战张丹枫不下，深觉面上无光，心中焦躁，蓦地一声大喝，欺身扑进，只听得“蓬”的一声，石鸿博的肩上挨了一拳，但却已抢进内圈，来扭张丹枫的手腕，张丹枫拳势一收，回掌护身，竟给他迫得连连后退！

分筋错骨的手法利于近身肉搏，石鸿博以这门绝学称霸武林，被他抢人内圈，攻势更见凌厉，以张丹枫的功力，拳势也自施展不开。御林军统领娄桐荪见师父占了上风，大声喝彩。酣斗间忽见张丹枫呼呼呼连劈三掌，这三掌突然转守为攻，胸前门户大开，娄桐荪心道，“可笑你以天下第一剑客自命，竟不懂得我师父这手分筋错骨手的神妙，你如此欺敌强攻自露破绽，当真是自取其辱了！”正待大声叫好，只见石鸿博右掌一迎，左掌一搭，搭上了张丹枫的掌背，右掌立刻反手研下，眼见张丹枫的手腕就要给他所断，而且下一手左掌只要往上一勾，张丹枫的胸骨也必然要被他扭断，云重见了这个情形，也禁不住大惊失色，要知这两手都是最上乘的分筋错骨手的狠毒绝招，张丹枫纵是武学通玄，这两记绝招，也未必能一齐避过！

娄桐荪的“好！”字刚刚喊出，忽见石鸿博“阿呀”一声，双掌都撤了回来，“登，登，登！”地倒退三步，脸上现出惭愧的神色，原来张丹枫在

连劈三掌之时，早已料到石鸿博会使出那两记毒招，他自露破绽，其实是诱敌之计，把真气全提到胸口“璇玑穴”的周围三寸之处，果然石鸿博左手那一抓正正向着这个方位抓下，但觉张丹枫胸口的肌肉软绵绵地竟把他的五指吸住，蓦然间一股无形的劲力反弹出来，石鸿博虎口酸麻，身形一晃，扭住张丹枫手腕的那只有手，未曾使出劲力，也给张丹枫一挣挣开，但见张丹枫左手中指指尖一翘，正正对着自己的咽喉要害，石鸿博领教过他的一指禅功夫，知道只凭这一指之力，便可以穿墙洞壁，何况是喉头的脆骨，石鸿博这一吓魂飞魄散，慌不迭地把双掌尽撤出来，只见张丹枫微微一笑，并未乘他双掌还来不及回防之际，乘势戳来。

张丹枫也自心中暗呼“侥幸”，心道：若然这老头儿看破我的预谋，那一抓只要离开璇玑穴三寸之地，我就要与他同归于尽。怜惜他这身绝学武功，更兼看在他是老辈的份上，更不忍取他性命，中指一勾，收了回来，微微笑道：“石老前辈的分筋错骨手法，果然是世上无双，张某心服口服，咱们可不用再较量了吧？”

石鸿博满面涨红，不知所措，那穿着长衫、头戴儒冠的粗豪大汉忽地跳了出来，手捏了把铁扇，迎风一站，大声说道：“张丹枫，楚某不才，躬逢盛会，非得领教你天下第一剑的剑法不可！”不由分说，铁扇一指，便插进两人中间。云重、云蕾听他自报名头，这才知道他是铁扇书生楚大齐。此人读书不成，转而习武，长相粗豪，却偏偏风流自赏，爱作儒生打扮，欢喜掉文，但他虽然粗野无文，那身武功却是非同小可！

眼见张丹枫便要被楚大齐与石鸿博联手围攻，云重勃然大怒，双臂一振，将堵在前面的武士扫得歪歪斜斜，越众而出，大声喝道：“当真是鸿门宴么？”反手一掌，把楚大齐的铁扇荡开，正待进招，却见张丹枫纵声笑道：“这话应该请问皇上！”飞身一掠，快如闪电，竟然从那堵人墙上空飞过，直扑御座。众武士惊醒之时，张丹枫已扑到了皇帝的身旁，众武士登时大乱。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张丹枫一爪抓下之时，祈镇向后一靠，墙壁忽地裂开一道门户，待张丹枫扑到，祈镇已是躲进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侍候在皇帝身边的屠龙尊者和摘星上人也已抡刀发掌，阻止了张丹枫的去路。

只听得祈镇在复壁之内传声叫道：“张丹枫意欲弑君，大逆不道，着即擒来，格杀不论。云重心怀不忿，诋毁君上，亦属罪无可赦，一并擒了。”张丹枫大笑道：“连于阁老也给你以叛逆不道之罪处死，丹枫承受此罪，荣幸之至，虽死何辞！”他本欲擒着祈镇，作为人质，冲出重围，哪知祈镇也早就布下机关，存心将他除掉。但见众武士如潮涌到，张丹枫这一生屡经风浪，却还未有过今次之险，心中自思：只怕当真要豁出性命了！

摘星上人的“摘星手”以快、狠、变三字著名武林，那一掌劈来，后发先至，张丹枫一声冷笑，朝着他的虎口，中指一弹，若是武功稍弱，这一弹非给他弹断筋脉不可，摘星上人的掌法变化甚多，一见不妙，手腕一拧，掌锋立刻偏开，换了一个方向，化掌为拿，转抓张丹枫的琵琶软骨，张丹枫笑道：“快、狠、变三字果然名不虚传，再练十年，可以成为第一流高手了！”肩头一撞，一个旋身便反臂擒拿，这样一招两用，比摘星上人更快更狠，一面用铁肩膊的阳刚之力，一面用擒拿手的阴柔手法，摘星上人饶是武功多变，也无善法招架！

但见紫墨色的刀光一闪，屠龙尊者这一刀觑准了张丹枫的肩胛骨砍下，他在苍山被云重拗折了一条手臂，两年来苦炼独臂刀法，虽然出手较摘星上

人稍慢，但这一刀砍下，又狠又准，比一般刀法都厉害得多。
　　却见张丹枫既不招架，也不闪避，仍然伸掌攻击摘星上人，屠龙尊者心中一凛，反而不敢恣意劈下，但听得哎哟一声，摘星上人给张丹枫一掌击倒，幸而他变化得快，要不然手腕也被扭折。就在这同一时间，张丹枫的肩膊一撞，却把一个身材魁伟的武士撞得恰恰向着屠龙尊者飞来，水牛般的身躯撞得屠龙尊者也几乎跌倒，屠龙尊者绝对料想不到张丹枫竟然会出此怪招，那柄含有剧毒的屠龙刀竟然插进了自己人的心窝！
　　摘星上人犹未爬起，屠龙尊者被那武士压住，毒刀也还未来得及拔出来，张丹枫身手何等快捷，趁这时机，一个盘龙绕步，避开了左面袭来的一刀，反手一拿，又把右面冲来的一名武士的脉门扣着，一把提了起来，就将他作为兵器，一个旋风急舞，扫倒了几个近身的御林军统领，大喝一声，以大摔碑手的功夫，将那武士朝着人丛之中掷去，登时冲开了一条出路，眼光一射，只见云重、云蕾已在合战那个铁扇书生楚大齐。
　　云重的师父董岳独得玄机逸士“大力金刚手”的秘传，以外家硬功兼有内家劲力，武林之中，无人可与匹敌，云重苦练了十年，虽然尚未及师父盛年，但也有了八九成火候，满以为可以一掌将那楚大齐击毙，哪知楚大齐的武功，路数怪异之极，云重那金刚猛扑的掌力，连环三掌，竟然被他的铁扇一牵一搭一引，轻描淡写地便将那威猛无伦的掌力卸掉了。张丹枫尚未冲出重围，见这情形，急忙扬声叫道：“刚柔兼济，阴掌防身，阳掌击敌。”原来若论到本身的功力，楚大齐实是不如云重，但他这铁扇功长于以巧降力，相同于太极拳的“四两拨千斤”之理，只要被他的铁扇搭上，不但可以卸开敌人的劲力，而且可以迫令敌人失去平衡，重心不稳，幸而云重的内外功夫均已到了一流境界，定着重心，还不至于给他借力反击。
　　云重得张丹枫传声提醒，一掌护胸，一掌应敌，以刚柔兼济的掌力谨慎周旋，楚大齐果然不敢欺身躁进，但见他扇子倏张倏合，合起来时，便当作点穴镢使，张起来时，却又是峨嵋刺和刀剑的路数，那十几支扇骨，都是精钢所铸，支支锋利，的确是一件罕见的外门兵器！云重一时未能适应，竟然给他迫得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
　　云蕾见状不妙，揉身扑上，楚大齐扇子一张，反手挥去，忽地眼神一乱，但见好像有四五个红妆少妇，同时扑了上来，手中铁扇，几乎给云蕾劈手夺去，刚刚避过，“卜”的一声，肩头已是中了云蕾一掌，幸而他长于内力化劲的功夫，云蕾那一掌虽然击个正着，他肩头一沉，那掌力也完全消解了。
　　并不是云蕾的武功胜于云重，原来武学之道，相生相克，云重的武功，以刚猛为主，遇上了善于以巧降力的一等一高手，就要反为所克。云蕾自幼便习穿花绕树的轻功身法，若只论身法的轻灵，她还在丈夫张丹枫之上，楚大齐的铁扇休想沾得着她，而楚大齐又不似云蕾，有强劲的掌力防身，因此碰到了云蕾，又恰恰被她克住，不过数招，立刻处于下风，只有挨打的份儿！
　　石鸿博站在场边，犹自发愣。要知他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角色，输给了张丹枫，若非自尽，就该立即回乡，从此闭门洗手，这才合乎他的身份，正踌躇间，娄桐荪走了出来，对他恭恭敬敬地施了个礼，说道：“请师尊助楚师叔一臂之力。”石鸿博眉头一皱，道：“桐荪，难道你不知道江湖上的规矩么？”娄桐荪道，“禀师父、这里是皇宫大内，并不是江湖道上。”石鸿博怔了一怔，想道，“不错，我是皇上厚礼聘来，虽然没有受任何职位，也算是食君之禄的了，怎可不分君之忧？而且，我若就此一走了之，皇上他能

原谅我么？”娄桐荪又道：“师尊偶一失手，算不了什么。除了楚师叔和弟子，也没人看得出来。师尊若然自己认输，从此闭门洗手，那不但是折了我派的威名，而且，而且……嗯，皇上万一起疑，师尊你在太原有家有业，也有点不大便当呵！”石鸿博勃然色变，旋即又叹了口气，道：“不必多说，我明白啦！”

抬头一看，但见楚大齐已给云重、云蕾迫得连连后退，险象环生，石鸿博喝道：“云状元，你究竟曾是朝廷臣子，胆敢不遵皇命，妄自拒捕！”骤然出手，五指如钩，一爪抓下，云重反手一掌，“蓬”的一声，两人都各自震退三步，楚大齐叫道：“让我来对付他。你来收拾这个女贼。”楚大齐忌惮云蕾，对云重却自问有取胜的把握。

石鸿博眉头一皱，他倒并不是畏惧云蕾，却因他的分筋错骨手法必须近身肉搏，才能克敌制胜，实是不愿用来对付女流，但见楚大齐已抢上前去缠着云重，在势不能与他“争功”，云蕾反手一扬，铮、铮、铮，三朵金花齐发，分取石鸿博、楚大齐、娄桐荪三人，石鸿博衣袖一掷，将金花收去，楚大齐铁扇一挥，也将金花打飞，娄桐荪功力稍逊，却给金花打穿了肩头软骨，登时血流如注，不敢上前助战，慌忙跳出阁子，恨恨说道：“纵算你三人有天大神通，今日也难逃出我的天罗地网。”自到御花园去亲自布置不提。

石鸿博虽然卷去了她的金花，心中也自微微一凛，想道：“若然她再连环疾发，我可抵挡不住。”不敢让云蕾再有空暇偷发暗器，急忙飞步追前，双袖齐扬，一招“双龙汲水”，要用“飞袖流云”的绝技将云蕾摔倒，哪知云蕾的身法快如闪电，石鸿博双袖未曾卷到，她已倏然间从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方位扑了过来，一掌劈下。

云蕾方庆得手，忽听得石鸿博喝道：“给我倒下！”手指突然从袖管中穿了出来，云蕾大吃一惊，这才蓦然想起，石鸿博的分筋错骨手正是长于近身肉搏，巴望不得自己近他身前，这一掌劈下，正好被他就势一扭，手腕非折断不可！

好个云蕾，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一丈开外，两人都暗暗叫了一声“好险！”但比将起来，云蕾的轻功虽好，近不了身，终是吃亏。石鸿博几乎吃了云蕾一掌，心中也是又惊又怒，恶气陡生，再无顾忌，步步迫近，双掌翻飞，十指如钩，纵横穿插，立心要用分筋错骨手来将云蕾挫败。

云蕾用穿花绕树身法，左兜右绕，好几次从他的掌下穿过，却连衣角也没有给他勾着，虽然如此，究非善法，几度盘旋进退之后，云蕾忽地一声长啸，玉手一扬，手中已多了一条绸带，这本来是她束腰用的，如今却要拿来当作兵器。

绸带舞动，夭矫如龙，竟然带着劲风，向石鸿博的面门刷下，石鸿博心中一凛，想道：“她居然能把绸带使得似软鞭一样，虽然内功还不若她的丈夫，也算难得的了。”反手一抓，他以分筋错骨手冠绝武林，手法何等快捷，一爪抓去，竟然抓了个空，那条绸带只微微一偏，又“刺”向他的“肩井穴”，这条绸带，被云蕾使上了内家真力，不但可以当作软鞭，还可以当点穴的利器。石鸿博更不敢轻视，随着绸带的舞动，起落跳跃，霎时间过了十多二十招，云蕾固然近不了他，他在一时之间，也抓不着云蕾的腰带。

那一边云重和楚大齐也打得个难解难分，云重解下围在腰间的软刀，展开五虎断门刀法，刀光闪闪，霍霍生风，每一刀斫出，都是力沉招捷，楚大

齐仍然用以巧降力的打法，铁扇忽张忽合，遮拦得风雨不透，云重这一路极刚猛的刀法，竟是被他见招拆招，见式拆式，虽然云重的每一刀都沉重之极，却都被他轻描淡写地化开。所以在表面来，云重似是占了八成攻势，实则是楚大齐以逸代劳，稳持先手，消耗云重的气力，而且他也并不是只守不攻，那铁扇一合之时，便立即乘暇抵隙，点打云重的三十六道大穴。幸而云重得张丹枫的指点，一手运刀，一掌仍然以大力金刚手法护身，一时之间，还是彼此相持之局。

再说张丹枫击倒了摘星上人与屠龙尊者之后，立即冲入武士丛中，掌劈指戮，不过一盏茶的工夫，便接连伤了十数名敌手，但围攻的武士，不下百人，重重围困，一时之间，却是不易冲出，张丹枫在百忙中抽眼一看，但见云重、云蕾都已陷于劣势，心中一急，陡然奋起神威，这时正有两个手舞八角金锤的御前侍卫，左右合击，双锤打下，距离张丹枫的头顶不到五寸，张丹枫一声大喝，双掌齐出，一手执着一个侍卫，猛地一碰，双锤交击，轰隆地一声大响，张丹枫松手轻轻一推，这两个侍卫被他碰得头昏眼花，金锤兀自舞动不休，将周围的武士打得头崩额裂，纷纷走避。

张丹枫纵声大笑，又冲出了丈许之地，另两名使剑的武士是昆仑派朗月禅师的高足，一手昆仑剑法，也曾在江湖上得过盛名，名列大内八大高手之内，不知厉害，飞身急上，两人不约而同地换了一个剑花，同时出手，一个剑刺张丹枫的右肩井穴，一个剑刺张丹枫的左肩井穴，双剑齐出，势道凌厉之极，张丹枫大笑道：“来得正好，借剑一用！”劈啪两声，这两个人尚未看清他用的是什么手法，已是各自被打了一记耳光，手中的长剑也被张丹枫劈手夺去。

只听得张丹枫纵声笑道：“看在朗月禅师的面上，饶你不死！你两个还不配用剑，快回昆仑山去再练十年！”双剑一展，登时如虎添翼，只见剑锋所至，喊声四起，兵器抛满一地，张丹枫展开了双剑合壁的战术，专刺敌人手腕上的关节要害，只一招就要叫他兵器撒手，双剑疾发如风，连伤了二三十名武士，当者辟易。这时摘星上人与屠龙尊者方自追到，张丹枫已冲出重围！

云蕾见丈夫冲出，心中大喜，一个疏神，被石鸿博抓着了绸带，一扯扯断！张丹枫叫道：“云妹！接剑！”长剑一抛，石鸿博也纵身来抢，云蕾手快，把剑抢到手中，石鸿博三指一伸，扣她的手腕；说时迟，那时快，但听得张丹枫一声长笑，双剑合壁，配合得妙到毫巅，宛如两道银蛇，疾飞而出，一倏向左，一倏向右，一个盘旋，便将石鸿博圈在当中，石鸿博大吃一惊，不暇细思，仍然照着原来的方向，弓身一跃，伸手一抓，接着使一个“燕青十八翻”的招数，身形坠地，滚出三丈开外，依稀听得张丹枫赞了一个“好”字，这才觉得顶上一片沁凉，头顶上本来就已稀疏的头发竟被削了个干干净净！

石鸿博老羞成怒，厉声叫道：“张丹枫你辱我太甚，这几根老骨头送给你吧！”其实张丹枫这个“好”字确是由衷之言，原来石鸿博那一招以攻为守，恰恰迫得云蕾脚步斜移一步，除了用这冒险的一招，绝不能脱出双剑合围的圈子！

石鸿博却把张丹枫的赞语当为讥诮，奋不顾身，又再扑来，张丹枫眉头一皱，道：“这老儿脾气倒硬，云妹，刺他手腕关节！”双剑左右一圈，倏地又同时刺出，石鸿博双手笼在袖中，双袖一拂，但听得嗤嗤两声，两条长

袖又被截断，这本在石鸿博的意料之中，正拟待他们未及换招之际，出手攻敌，哪料张丹枫与云蕾的双剑合壁之术，已练到心意相通、变幻无方的妙境，双剑根本不用换招，剑锋一颤，两柄剑陡然间，递出五寸，要知高手拼斗，所争不过毫厘之差，石鸿博以为他们的招数已经用老，哪料他们的剑势竟然未衰，这却大大出乎石鸿博的意料之外！

剑风掌影之中，但听得“嗤”的一声，石鸿博的腰带又给张丹枫剑尖挑断，这还是他趋避得快，而张、云二人的剑势又刚刚放尽的缘故，要不然再待双剑一合，纵然他武功再强十倍，不死也得重伤。

石鸿博费尽心机，冒险进招，屡遭挫败，反弄得衣裳破碎，狼狈不堪，只听得张丹枫又赞了一个“好”字，大声说道：“石老前辈，你能在双剑合壁之下，连挡三招，当今之世，能与你并驾齐驱的也只是有限的几人了。晚辈佩服之极，以你的武功威望，德助年尊，还侧身在这班奴才之中，听人差遣，实在是有辱身份！请听晚辈一言，早早回家去吧！”

石鸿博倒吸了一口凉气，张丹枫这番说话，句句刺在他的心上，其实他这次出山，倒并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而是想令他这派武功，扬名天下，而他自己，也从来不作武林中第二人想，哪知进了大内之后，第一次交手就碰到了张丹枫夫妇，算起辈份来，还是比自己晚了两辈的人，而自己却仅仅只能抵敌三招，还几乎伤在双剑合壁之下。登时雄心尽戢，壮志全灰，长叹一声，立刻跳过栏杆，逃出皇宫，从此果然听了张丹枫之劝，弃掉家业，携带家人，隐居山林，再也不问世事。

那边厢，云重和楚大齐正斗到吃紧的关头，云重的三十六手五虎断门刀法刚刚使完，正拟周而复始，变招换力之时，楚大齐突然变守为攻，铁扇一张，倏地搭着刀背，云重那一刀刚刚所出，被他铁扇一引，重心不稳，身子前倾，楚大齐立下毒手，一掌拍出，忽见眼前青光一闪，张丹枫的剑尖已刺到了他的虎口，楚大齐大怒叫道：“好哇，这样子偷施暗袭，算哪门子的好汉！”铁扇一转，闪过云重的身后，好不容易，才避过了这一险招。

张丹枫哈哈笑道：“高手临敌，理该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我到了你的跟前，你还不知，尚敢自夸好汉么？我若有心杀你。这一剑不刺你的虎口，刺你的咽喉，你的铁扇怎么转得过来？再说到江湖规矩，今日我等只有三人，你们的大内高手，却已倾巢而出，这又是怎么个说法？”楚大齐冷汗沁肌，心中自思：“他那剑若然改刺咽喉，当真是避无可避！”强颜答道：“张丹枫，我不与你斗嘴，来，来！咱们比划几招！”张丹枫叫道：“云兄，你替我暂时挡一挡这一班奴才！”一个盘龙绕步，与云重成了犄角之势，扬声说道，“楚大齐，你只要能挡我夫妇三招，我夫妇一齐自缚，成全你一件大功！”陡然间，双剑一合，将楚大齐圈在当中。就在这同一的时间，只听得砰砰两声，原来是云重施展了大力金刚手法，将最先追来的两名武士摔下了石阶！

这双剑合壁之术，乃是玄机逸士毕生心血之所聚，张丹枫与云蕾当年未经练习，第一次出手，就挫败了黑白摩诃（详见拙著《萍踪侠影录》），而今做了十多年夫妇，配合得更是天衣无缝，双剑一合，登时把楚大齐前后左右的退路，全都封着，楚大齐这一惊非同小可，仗着他那一身怪异的武功，在双剑交叉之下，滴溜溜一转，铁扇一挥，以绝妙的卸力功夫，卸去了云蕾的五成劲力，扇柄一格，咔嚓一声，被张丹枫截了两处缺口，出尽平生绝技，才堪堪地拆开了第一招。云蕾心中暗叫可惜，只因张丹枫想与皇帝谈判，不愿带剑人宫。要是他们把青冥与白云两把主剑带来，楚大齐的铁扇早已截为

两段了。

张丹枫笑道：“ 这一招挡得还算不错。 ” 青钢剑信手一招出，剑势迫得楚大齐斜走三步，云蕾那一剑却刚好从这方向刺来，楚大齐无法抵挡，翻身仆地，云蕾剑锋过处，将楚大齐头上的方布削去，张丹枫笑道：“ 爬起来，再接这第三招。 ” 张丹枫这一招其实就可取他性命，所以不取，乃是故意让云蕾折辱他，令云蕾消一口气的。

楚大齐明知不敌，拼了一死，蓦然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反手一挥，铁扇一抖，分点云蕾的七处大穴，他知道云蕾武功稍逊，冒死反击，端的是出手如电，凌厉非常，哪知他快，别人更快，就在他那扇子扬起之时，张、云二人亦已是双剑齐出，但见剑光点点，有如繁星殒落，浪花飞溅，楚大齐大叫一声，铁扇截为四段，左手被削去了两指，身上也同时受了七处剑伤！张丹枫喝道：“ 饶你一命，还不快逃！ ” 原来张丹枫念他的武功也已练到了第一流境界，在双剑合壁之下，也能硬接一招，故此那七处剑伤，都并不是戮他要害。

这时摘星上人与屠龙尊者率领数十名武士，也已合围，但张丹枫夫妇双剑在手，这干人哪里拦挡得住，见双剑起处，碰上的不死便伤。摘星上人叫道：“ 退出阁子，再围困他！ ” 话未说完，张丹枫与云蕾一左一右，双剑已似奔雷闪电般地杀到！摘星上人身躯一矮，抓起了两个武士，左右一挡，那两名武士都给长剑穿过了前心。张丹枫喝道：“ 好狠毒的恶贼！ ” 抽剑再刺，摘星上人已溜出阁子，逃入花园，众武士见摘星上人为了保全自己，不惜找人替死，更是寒心，当下纷纷逃命，一哄而散。

张丹枫与云蕾、云重闯出了万寿阁，踏入了御花园，忽听得娄桐荪哈哈的大笑之声，叫道：“ 张丹枫，纵算你有天大的神通，今日也难逃过我的天罗地网！ ” 但见花木丛中，人影绰绰，原来是娄桐荪调来了一千名神箭营的弓箭手，早已埋伏在外，一声令下，强弓猛弩，四面射来，千箭如蝗，把张丹枫等三人当作了活靶子！

张丹枫与云蕾双剑交舞，迫起了一圈银虹，利箭射入圈中，纷纷折断，云重也以大力金刚手法，将射来的箭，在离身八尺之外震落。但那一千名神箭手，都是从御林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弓猛弩，从四面八方射来，只要稍一疏神，中了一支，便休想逃命。千箭如蝗，密集如雨，张丹枫等三人本事再大，也难以冲破这个箭阵。

张丹枫凄然笑道：“ 小兄弟，今天只怕是咱们最后一次的联剑对敌了。你说，咱们是再拼掉他百数十个鹰爪孙呢，还是再这样地挨下去呢？ ” 张丹枫在十余年前初遇云蕾之时，云蕾正是刚离师门，女扮男装，行走江湖，张丹枫叫她做“ 小兄弟 ” 已叫惯了，结婚之后，改称“ 云妹 ”，但有时在闺房之中笑谑，这“ 小兄弟 ” 三字仍会冲口而出。这时在此极度紧张之际，忽听得张丹枫叫出旧日的称呼，云蕾情不自禁地甜甜一笑，说道：“ 大哥，但凭你的意思！ ” 话语中充满了对张丹枫的信赖。

在这样密集的箭雨之下，若然强行冲出，自是九死一生，但若像目前这样，双剑配合，互相照应，不移动身形，虽然暂可支持，但终是坐以待毙。张丹枫一生中经历过无数艰险，尚能当机立断，但这一回却有点踌躇莫决了。就在他们说话之际，稍一分心，有两支利箭居然射入剑光封锁的圈中，张丹枫衣袖一甩，将它拂落，但觉劲力不小，显然是高手所射，张丹枫咬一咬牙，正想说道：“ 冲出去吧！ ” 忽觉那箭雨好似比较疏了，张丹枫凝神一听，忽

地叫道：“火焰弹！”只听得噼噼啪啪的炸裂声，天空中突然飞下十数朵火花，爆裂开来，火花四溅，云蕾道：“咦，他们为什么要放这种暗器？”张丹枫道：“这火焰弹是从外边射来的！”

转眼之间，又是十几枚“火焰弹”和“蛇焰箭”射了进来，火焰弹专在弓箭手的头顶上空爆炸，火星溅处，触着头发衣裳，便烧起来，蛇焰箭挟着一溜火光，却似毫无目的地乱射，射到花木丛中，便立即燃起一片火头，看来火焰弹乃是对人，蛇焰箭乃是对物。

伤人也还罢了，御花园中起火，可是非同小可，娄桐荪分出一部分人去救火，蛇焰箭四处乱射，扑灭了一片火头又起一片火头，御花园又是天下最大的花园，那一千名弓箭手亦不过仅仅包围在万寿阁的周围，占着园子的一角而已，再过一阵，不但这一角起火，靠近内宫那一角也起了火头，宫娥太监的呼号声奔跑声也传出来。

张丹枫大叫道：“快冲出去！”这时射来的弓箭更疏了，摘星上人率领有二三十名武士堵着第一圈，张丹枫兔起鹘落，倏地就扑进第一层包围圈，一伸手抓着了摘星上人的肩胛骨，只听得“勒”的一声，却扯下了他披在身上的袈裟。

摘星上人的武功长于变化，以张丹枫的功力，若然换了别人，这一抓万难逃脱，摘星人上居然能在危急之际，施展“金蝉脱壳”之计，舍掉了身上的袈裟，张丹枫先是一愣，继而笑道：“看在你这手乌龟缩颈功夫的份上，就再饶你一次。”袈裟一展，又扫翻了几个武士。

这时御花园里又起了十几处火头，御花园中住的，多是皇帝宠爱的妃嫔宫娥，而亭台楼阁建筑的华丽，更胜于正宫大殿，若给火势蔓延，那真是不堪设想之事！

就在宫娥太监的呼号声中，西北角忽然传来一声长啸，继而东南角也传出了粗豪的啸声，片刻之间，啸声此起彼落，御花园中各处的守望台纷纷鼓起警钟，报道发现刺客，这一来园中的武士更是乱成一片。

张丹枫笑道：“来人真是聪明绝顶，除了放火之外，确是再无别法退掉这一大批的御林军。”云蕾道：“大哥，你听来的共是几人？”张丹枫道：“这啸声声声不同，好像是混进了许多人，其实只是两人所发。”云蕾道：“这两人的武功，不在你我之下。大哥，我可并未听你说过在京师有这等本事的好朋友。”张丹枫心中一动，笑道：“也许是未曾相识，而有意与咱们结交的朋友吧。哈，他们这份礼物送得太厚了，不由得咱们不去回拜他了！”

张丹枫等三人舒了口气，娄桐荪、阳宗海等人可是着急非常，权衡利害，只得放松对张丹枫的包围，阳宗海大叫道：“救火要紧！”娄桐荪大叫道：“保驾第一！”摘星上人也大叫道：“快随我来捉拿刺客呀！”“救人！”“保驾！”“快拿刺客！”种种叫声，乱成一片，霎时间，那一千名神箭手散去了八九百人！

张丹枫笑道：“摘星老道送给我这件袈裟，正好派上用场！”袈裟一抖，有如大鹏展翼，冲入火场，火势还未很大，被袈裟一拨，火焰两面分开，云蕾、云重随在张丹枫身后，飞掠而过，越过了四五处火场，袈裟烧了起来，但他们也到了御花园的后门，屠龙尊者和十多名武士正在那里救火，做梦也想不到张丹枫竟然来得如此之快，火烟遮眼，还以为是自己人，待到骤然认出了是张丹枫时，“呵呀”一声刚刚出口，就被张丹枫用那着火的袈裟迎头一罩，云重施展大摔碑手的功夫，一把将他抓起，抛入了火堆里面。

这十多名武士哪里还敢抵敌，当下一哄而散，云重奋起神威，大喝一声，“ 大力金刚手 ” 以十成真力发出，只一掌就震坍了那包着铁皮的厚木宫门，御花园的后门外面就是景山，张丹枫等三人安然脱险，逃至山上，回头一望，御花园中的火势，还没有扑灭！正是：

可怜报国英雄志，都被冲天一火焚。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世乱见人心 来寻侠迹　疾风知劲草 独守危城

云重怒气未消，恨恨说道：“ 真是个忠奸不辨的昏君，咱们这样为他打算，他却想把咱们一网打尽。好，这一把火若把他的三宫六院烧为平地，倒也大快人心！”张丹枫笑道：“ 这皇宫也是老百姓的血汗造成的，真的一把火烧了，也太可惜。而且烧了他不会再建么？更苦了天下的百姓。”云重道：“ 我只是气这昏君不过！”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那一股忠君爱国的热诚，再俯视皇宫中的大火，不觉感慨万分，但觉一腔热血，报国无从，少年时候的天真愿望：辅佐君皇，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竟似被这场大火烧得干干净净。

张丹枫又笑道：“ 你说他是昏君，我看他自己一定认为自己精明得很呢。咱们都是被他认为会危害及他的皇位的人，招他所忌乃是必然之理，哈，哈！不招人忌是庸才，咱们招受皇帝之忌，也大足以自豪了呢！”连说带劝，将云重的怒气消了。云蕾记挂波斯公主，道：“ 大哥，你看波斯公主和驸马被皇帝扣在宫中，有无危险？”张丹枫笑道：“ 非但没有危险，祈镇一定还会待他们以国宾之礼。他们不比咱们，祈镇为了自己的江山着想，不管将来是否能够和波斯联盟，他施些小恩小惠，结好一个外邦公主，又何乐而不为。”云蕾也笑道：“ 如此说来，你这次入宫，为他剖陈利害，他虽然想除掉你，却也不得不听从你三策之中远交近攻的那一策略呢。”

说话之间，御花园中的火势已渐渐减弱，张丹枫道：“ 咱们可别只顾说话了，只怕火头扑灭之后，他们又要追出来了。快回去吧。”云蕾道：“ 回去哪儿？”张丹枫想了一想，笑道：“ 你忘记了给咱们送礼的人么？好吧，咱们就连夜到八达岭去向他们回拜，这两个朋友倒是值得交交。”云蕾也笑道：“ 好，你每次料事都料得不错，看看这回料得如何？我却是想不明白，他们怎知道咱们在皇宫中有性命之危，而又肯这样地冒险来救？”

张丹枫和云蕾兄妹都恨不得立即赶到八达岭打破这个疑团。但张丹枫却想不到他的徒弟也为了要打破一个疑团，己先到八达岭去了。

且说张丹枫离开了飞龙镖局之后，龙镖头立即遣散了镖局中的伙计，于承珠本来想带小虎子到曹太监家中去暂避一时的，想了一想，临时变计，与小虎子同乘白马，出了西门，直到了居庸关外。小虎子道：“ 咦，承珠姐姐，你带我到这荒山野岭来做什么？”于承珠笑道：“ 小顽童，你最贪玩，我而今带你来看天下的奇景——长城，你还不高兴吗？”推小虎子下马，将马放入山林，这时正是黄昏时分，在苍茫夕照之中，远望万里长城，就像一条金黄色的长蛇，在群山之中蜿蜒而过。

万里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从嘉峪关到山海关，在丛山峻岭中蜿蜒一万二千余里，居庸关这段通过八达岭。于承珠和小虎子从居庸关的南面山，上了长城，但见山峰重叠，一望无尽，万里长城，有如一条看不见首尾的长蛇，小虎子在城墙上披襟迎风，大呼爽快，忽而怀疑问道：“ 承珠姐姐，你真的只是为了带我来看万里长城？”于承珠笑道：“ 怎么，难道不好看吗？”小虎子道：“ 好看，但天色已晚，回去时城门怕已关了。咦，我不信你今日有这样闲情逸致，带我游山。”

于承珠噗嗤笑道：“ 咱们今晚就在八达岭中寻找一处住宿的虎子道：“ 我怕野狼？哈，我正想找一只野狼烤来吃呢。可是咱们的师父叫咱们在曹太监的家里等他们，他们找不着咱们，那怎么办？嗯，承珠姐姐，你一向听师父的话，今次却擅作主张，带我到这里来，其中定有缘故，好，你再不说，我

将来向师父告你。”

于承珠笑道：“我带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等候师父，你不记得师父曾与那个什么‘八达山人’约定，在八达岭的点将台会面吗？”小虎子道：“师父可并没有约定时间呵。”于承珠道：“他们在皇宫中出来之后，迟早都会到那里的。我着急要见那个什么八达山人，先来探听一下，想师父也不会怪责。”

小虎子奇道：“你认识那个八达山人？”于承珠道：“不认得。”小虎子道：“那你怎样找他？他和师父又不是约定今晚见面，你怎么保得住他会在点将台等你。”

于承珠道：“咱们把八达岭搜遍，不信找不着他。”小虎子道：“什么人值得你这样急于寻觅？”于承珠道：“我希望他是一位我闻名已久却从未见过面的朋友。好，小虎子，不必多问了，咱们下了长城，进林子去吧。”

小虎子怀疑之极，禁不住又问道：“你这位未见过面的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于承珠道：“是男的。”小虎子道：“咦，你不喜欢叶成林哥哥了吗？”于承珠啐了一口道：“你这小鬼头，满脑子不正经，你再胡说，我就打你！”小虎子伸伸舌头，不敢再说。

于承珠想找的是霍天都，她听西山药隐叶元章说那个“少年侠士”住在八达岭，给师父送礼的人又自称“八达山人”，心中便怀疑这两人即是一人，多半便是霍天都。他究竟是死是生，这疑团定要打破。于承珠自幼在京师长大，万里长城也是旧游之地，可是“点将台”在什么地方，她却不知道，这时暮霭已合，夜色苍茫，荒山里杳无人迹，于承珠怀着一股激情而来，这时心中却不禁暗暗着急。

于承珠与小壳子搜遍了周围十里之地，连茅屋也没有一间，夜色更浓，月亮也升起来了，森林里夜风呼啸，时不时传来猿啼狼嗥的声音。小虎子笑道：“幸而今晚月亮正圆，要不然若是有野狼偷袭也不知道呢？怎么样？咱们今晚就在这林子里行到天明么？”于承珠忽地仰天吟道：“飞尽辽夭寻比翼，凌云一凤落谁家？”小虎子道：“亏你还有这样兴致吟诗！”于承珠的内功已有相当根底，声音能够鼓气行远，但听得“凌云一凤”“一凤”“一凤”“凤、凤……”的回声不绝于耳，自忖十数里内，若然有人，定能听到，可是直到那回音越传越远，听不见了，林子里仍是毫无反应。

月光倒是甚为明亮，一丛丛不知名的野花在夜风中颤抖，景色清幽之极，令人有点不寒而粟。于承珠忽地想起在芙蓉山之夜，与凌云凤踏雪寻梅，倾谈心事，那景色就像今晚一般。那一晚她第一次在凌云风口中知道霍天都的故事，而今晚则为她寻找霍天都；于承珠不断地在心中默祷：“但愿凌云凤，能寻回她的伴侣，比翼同飞！”

忽听得“嗖”的一声，打破了林子的寂静，也打断了于承珠的默想，抬头一看，只见一颗石子，正好落在她的跟前，小虎子叫道：“咦，这是人是鬼？我似乎见到一条黑影，晃眼就不见了。”话声刚停，又是一颗石子落在他们两人的中间。

于承珠朝着那石子飞来的方向，飞身便追，于承珠的轻功何等快捷，追了一会，仍然不见人迹，于承珠心中暗气：“我为凤姐这样苦心寻你，你却来较考我的武功。”脚步一停，忽地又是嗖的一声，飞来了一颗石子。

于承珠施展蜻蜓三掠水的上上轻功，三起三伏，掠出了十数丈地，隐隐见到一条黑影，刚换一口气，再施展轻功提纵术时，那黑影又不见了。

黑影时隐时现，于承珠追了一阵，忽见一块硕大无朋的圆石，光滑溜亮，在月光反射之下，如同明镜一般，石上凿有“点将台”三个大字，于承珠怔了一怔，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故意引我来此。对啦，他与师父约定在此会面，他怕我师父来时寻不见他。”于是朗声说道：“凌云凤之友、张丹枫之徒，于承珠到此拜会八达山人。”她恐怕这人万一不是霍天都，所以不敢径呼名字，但却特别把“凌云凤”三字先行说出。

“点将台”附近树木稀疏，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却并没有人现出身来，于承珠等了一阵，甚为生气，待想离开，小虎子却还没有赶到，石台旁边另有一块石碑，说明这个古迹的来历，于承珠拂拭残碑，细读碑文，始知这是宋朝女杰穆桂英曾在这里点将的石台。

于承珠心道：“凌姐姐的文才武略，可与穆桂英比美，但风云际会，两人的际遇却又大大不同了。呀，这人是不是霍天都？”背后脚步声一响，于承珠回头一看，却原来是小虎子，只见他脸上一副惊诧的神色，指着石台说道：“于姐姐，这个人就是你的朋友吗？你为什么还不叫醒他？”于承珠这时背向石台，急忙转身看时，只见石台上果然睡有一个人，于承珠自幼练习暗器，耳朵最为灵敏，竟不知这人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一吓非同小可，呆了一会，好半晌才说出话道：“霍，霍……八达山人，约我师父的是不是你？”这人用一件蓝布大褂，蒙头大睡，看不清他的面貌，于承珠不敢断定他是不是霍天都。

小虎子跳上石台，怒道：“你这厮好生无礼！”一把将他翻了转来，揭开那件蓝布大褂，这一下更把于承珠吓得呆了，这人竟然是个白发苍苍，有着一个酒糟鼻的糟老头子，面貌虽然不算太丑陋，但与凌云凤所描述的那个少年英俊的霍天都，绝无丝毫相类！这老头儿伸了个懒腰，道：“哪里来的顽童，为何扰人清梦？”小虎子怔了一怔，道：“你是谁？”那老头儿道：“你要找谁？”小虎子道：“你是不是八达山人？”那老头儿道：“怎么，你来找我？我老儿可不认识你这样顽皮的野孩子。”扯过大褂纳头又睡，小虎子再叫，他竟然呼呼地打起鼾来，小虎子怒道：“偏叫你睡不安心！”双指一伸，钳那老人的鼻子，小虎子小时最爱这样和同伴开玩笑，这老人的酒糟鼻又红又大，小虎子忍不住童心大起，双指钳下，想象那老人的窘态，“咭”的一声先笑起来。

于承珠见这滑稽模样，亦自忍俊不禁，正想出声喝止，只见那老人略一侧身，小虎子竟然钳了个空，小虎子还不服气，觑准那老人的大红鼻子，又钳下去，小虎子年纪虽小，武功甚高，在江湖上已是罕逢敌手，这次出手，快如闪电，满以为定能钳中，想不到指尖刚要触及鼻梁，那老人又是略一侧身，小虎子收势不及，双指一直戳到石台之上，几乎跌了个狗吃屎，于承珠大吃一惊，这老人身法的怪异，竟是见所未见，急忙纵上石台，忽听得那老人斥道：“顽童无礼，给我打他屁股！”就在于承珠纵上之时，一条人影倏地也从右边纵上，比于承珠先到了一步，“啪哒”一声，一掌拍中了小虎子的屁股，将他摔下石台。

于承珠对小虎子最为爱护，见这人出手奇快，不知是轻是重，只恐他伤了小虎子，不暇思索，便一剑向他刺去，剑到之时，小虎子已被摔下石台，那人反手一迎，手上拿的是一根树枝，使的竟然是刀剑的路数，于承珠那一剑没有刺中他，反而几乎给他的树枝刺中手腕。

于承珠急急变招，青冥剑划了一道圆弧，左一招“华枝春暖”，右一招

“天心月圆”，这本来是双剑合壁的招数，张丹枫从两人分使的剑术妙悟出来的，如今于承珠一剑双分，左右并进，就像两人合使那套奇妙无比的百变玄机剑法，那人“噫”了一声，赞道：“天下第一剑客的高足，果然名不虚传！”树枝一挑，似戮似刺，倏地跳出了剑光圈子，于承珠一看，只见来人乃是个浓眉大眼的少年，虽然远不及铁镜心的丰神俊秀，但却另有一股豪迈之气，于承珠心中一动，知道这个少年定是霍天都无疑了。

那老头儿坐了起来，道：“月夜比剑，大是雅事，有剑术可看，我老头儿倒不想睡了。”于承珠本想住手，听他这么一说。心中动念：“且看这霍天都的剑术如何？”青冥剑挽了一个剑花，又是一招刺出。

这少年也正是抱着同样的心思，想看看于承珠的剑法，两人都不叫破，便在这石台之上比划起来，那少年虽然使的仅是一根树枝，挥动起来、却也呼呼带风，劲道十足！于承珠不敢怠慢，将师门剑法疾展开来，一剑紧似一剑，青冥剑又是一把宝剑，施展开来，晶芒四射，不消片刻，就将那少年裹在剑光之中。

于承珠立心要削断他的树枝，剑剑紧迫，那少年溜滑之极，招数着着不同，被迫得紧了，剑法突然一变，树枝乱颤，有如银蛇疾窜，登时四面八方都是那少年的影子，忽而是武当的连环夺命剑法，忽而是太极十三剑势，忽而是崆峒的追魂剑木，忽而是青阳的柔云剑术，忽而是天龙的旋风剑法，就像有数十名高手，同使本门绝学，和她动手过招！

于承珠沉住了气，将青冥宝剑舞得霍霍生风，见招拆招，见式破式，守定心神，不为所动，那少年的剑法虽然奇诡百出，却是破不了她，但于承珠费尽心神，却也削不断他手中的树枝。

战到分际，小虎子突然将两块石头掷上台来，分打老头和少年，老头儿哈哈一笑，伸指一弹，将石块弹飞，恰恰碰着了飞向少年的那块石头，两块石头一齐飞坠，于承珠和那少年正自斗得紧张，互相抢攻，那两块石头从他们的面前掠过，各自一闪，两人又都是抱着同一心思，觑准了对方所闪避的方位进剑，于承珠一剑刺到了少年的肩胛骨，少年的树枝也点到了于承珠的手腕！

突然间听得两个声音同时叫道：“够了！够了！”那少年和于承珠都觉得手腕一麻，宝剑和树枝都给来人劈手夺去，定睛看时，只见张丹枫和那老头手携着手，一齐飞下石台，两人空着的那只手，张丹枫执的是于承珠的青冥剑，那老人执的则是少年所使的柳枝。

只听得张丹枫笑道：“老前辈可是昔年威震武林的八臂哪吒周谷隐吗？”那老头儿道：“不敢，不敢。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而今隐迹荒山，已自甘做八达山人了。”云重和云蕾也跟着上了点将台，向那老人施礼。

原来这老头儿乃是和玄机逸士一辈的人物，少年之时曾力败十八名蒙古武士，以勇敢矫捷著称，外号八臂哪吒，他和霍行仲乃是八拜之交，霍行仲后来隐居塞外，他也隐居深山，武林后辈，连他们的名字也很少知道的了。

张丹枫叙过师门渊源，又施礼道：“老前辈今晚这份厚礼，丹枫感激不尽。”周谷隐哈哈笑道：“我老头儿素来不和人客气，我送你的礼物实是指望你报答的呀！”张丹枫怔了一怔，眼光一瞥，但见那少年正注视着他手中的宝剑，张丹枫何等聪明，一猜便着，微微笑道：“这位是——”周谷隐道：“这位是我亡故的把弟霍行仲的儿子，他名字叫做霍天都！”

果然是霍天都！于承珠虽然早已料到，但如今的确证实了是他，心中仍

不禁感到极大的喜悦，想道：“ 凌姐姐得配此人，可以终身无憾了。 ” 随即想到了凌云凤和叶成林尚在危城，生死未卜，又想到他们相处日久，凌云凤既不知霍天都尚在人间，叶成林也不知道自己对他有意，“ 呀，我会不会弄巧成拙？当时有意相让，反引起难解的纠纷？ ” 意念及此，芳心撩乱。

忽听得师父笑道：“ 好吧，只怕我的答礼太薄，难酬盛意。 ” 倒持剑柄，将那把青冥宝剑递到了霍天都的手中，于承珠一愣，心道：“ 师父怎把师祖的传家宝剑送给别人？ ” 霍天都也误会了张丹枫的意思，脸上一红，正想说话，张丹枫却从周谷隐手中接过了那枝柳枝，微微笑道：“ 承珠，你再留神看霍世兄的剑法吧。 ”

霍天都这才喜上眉梢，要知以张丹枫的身份，断无与他比剑之理，所以如此，实是暗寓愿指点他剑法的意思。霍天都父子两代，苦心搜集天下剑谱，立志创立天山派的剑法，苦于未得高手指点，而要开创一派，往往费数百年的心血，父死子继，师死徒承，也未必能够做到。张丹枫若肯传他心法，这份厚礼自是比送一把宝剑更难得数千万倍！

八达山人这次的苦心筹划，打听张丹枫的行踪，给他送礼，救他出宫，引他到点将台，目的也无非是想造就霍天都，如今见张丹枫慨然提出，要与霍天都比剑，心中的喜悦，不在霍天都之下，想道：“ 若是霍天都能成为一代名家，我义弟在泉下也可瞑目。 ” 当即说道：“ 天都，张大侠肯指教你，你还不赶快亮招。 ”

霍天都道声：“ 恕罪 ”，一招雷电交轰，剑势一发，便似奔雷骇电，向张丹枫杀到！

这一招是武当派连环夺命剑法中最刚猛的一招，两人距离又近，这一剑劈下，剑光四展，把对手完全封闭在剑圈之内，于承珠正自思索该如何抵御，心念方动，只见张丹枫树枝一抖，一道青光，倏地腾空飞起，原来是霍天都所持的青冥宝剑竟然脱手飞出，小虎子拍掌叫道：“ 妙呵，妙呵！ ” 于承珠笑道：“ 妙在什么地方，你说说看。 ” 小虎子道：“ 妙就是妙，有什么可说的。要是不妙，为什么只一招就教他的兵器扔了。 ” 于承珠羞他道：“ 你只懂得瞎嚷，不怕给人笑掉了大牙！ ”

霍天都满面通红，拾回宝剑，只听得张丹枫笑道：“ 这一招不算，再来，再来。 ” 小虎子道：“ 为什么不算？ ” 张丹枫道：“ 我这一剑的确是毫无妙处可言，小虎子你不懂装懂，以后切切不可。 ” 霍天都道：“ 张大侠，我这一剑的招式是不是用得老了？ ” 张丹枫点点头道：“ 小虎子你听，这才是行家的说话，这一招我不是以剑术取胜，而是以内力震飞他的宝剑的。不过，虽然如此，他这一招雷电交轰，也用得不大适当。要知这招雷电交轰，威猛无涛，用之对付功力悉敌的对手尚可，若碰上了功力比自己高的对手，一个反击，力强则胜，这其间就毫无取巧的余地了。 ” 小虎子道：“ 别人的功力比你高，还有可以取巧的么？ ” 张丹枫道：“ 武学之道，功力与招数并重，剑术练到通玄之境，可以借敌之力以为己用，可以因敌之势而破敌锋，这两句话，任何剑诀上都写有的，我只道黑白摩诃已教过你了。 ” 小虎子道：“ 教是教过了，只我不懂。 ”

张丹枫一笑，道：“ 好，霍世兄，你再来用这一招。小虎子，你瞧清楚了。 ” 霍天都依言又是一招“ 雷电交轰 ”，只见张丹枫树枝一引，轻描淡写地将他的剑势一举卸开，反手就点他的手腕，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手法之巧，剑术之妙，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霍天都退后一步，反手一剑，剑锋滴溜溜地划了一道圆弧，手腕居然没给点中，张丹枫赞道：“好，举一反三，可以学得上乘剑法了。”原来霍天都这一招留了后劲，所以一击不中，便立刻可以变招，虽然被张丹枫抢了先手，却并未完全受制。

张丹枫有心看他的剑法，所使的剑招点到即止，并不过份进迫。只见片刻之间，霍天都已连换了十几种剑法，战到酣处，霍天都的剑招越展越快，就像刚才对付于承珠一样，俨如有十数名剑术高手，同时使出本门绝学，向张丹枫围攻，把小虑子看得眼花撩乱，又舍不得不看，再过片刻，只听得有人尖叫一声，跌倒地上。原来是小虎子看得入迷，但觉身子也好似跟着他们旋转一样，他定力尚浅，如何禁受得住。

于承珠噗嗤一笑，把小虎子扶了起来，掏出一条丝帕，缚住了他的眼睛。再看斗场，但见霍天都剑势有如狂风骤雨，催迫得更紧了。

但见张丹枫手执树枝，顺着剑风，左右摇晃，骤眼望去，竟似轻飘飘的木片一样，贴在霍天都的青冥剑上，乍见霍大都的宝剑纵横挥舞，却总无法用力削断他的树枝。若是霍天都的攻势稍一缓慢，那根树枝又倏地穿过剑圈，刺了进来。端的是静如处子，动若脱兔，轻灵翔动，变化无方！于承珠看师父所使的剑法，每一招都是自己学过的，但应付霍天都那样复杂多变的剑法，却又是每一招都出乎自己意料之外。斗了一百多招，张丹枫卖了一个破绽，故意让霍天都攻进，霍天都也极溜滑，青冥剑扬空一闪，划了半道圆弧，倏地向左一撇，向右一挑，一招四式，一气呵成，竟是在瞬息之间，接连使出了武当少林昆仑崆峒四种剑法，于承珠正自思索该用哪一招化解，心头上刚刚闪过两招复杂的招式，但见师父树枝一颤，唰的一声，已刺中了霍天都的手腕，用的竟是一招极简单的剑式“白虹贯日！”

“　”的一声，霍天都的青冥宝剑再度脱手飞出，跌落石台。于承珠拾起宝剑，情不自禁连连声叫好，小虎子急急扯开蒙眼的丝中，但见张丹枫已和霍天都罢手止斗，正在那里用树枝比划，讲解剑法了。小虎子气得顿足，埋怨于承珠没有及时给他解开丝巾。

只听得张丹枫说道：“你所学的十三家剑法，都已熟极如流，可以随意运用了。可惜还没有融会贯通，将十三家剑法的精华揉合起来，自成新派，不过，有了你这样的基础，若再领悟上乘剑诀，一理通，百理融，再苦心钻研三五十年，不难创一天下无敌的剑法，为武学放一异彩！”霍天都大喜，便欲拜师，张丹枫阻止了他，微笑说道：“这倒不是为了客气，自创一派，艰巨之极。你对各家各派的剑法的钻研，已有心得，实是胜我多多。所欠缺的不过上乘武功的诀窍，与水磨的功夫而已。诀窍方面，我可以与你互相切磋，余下的功夫，还得你自己化数十年的光阴去潜心苦学。异日你自成一家，那是你自己的成就，我岂可掠人之美，分你之功，这师徒的名份，万万不可。”周谷隐一听，心中暗暗佩服：“到底是大侠的风度！”要知霍天都若能将各家各派，融汇贯通，练成剑术，那就是一派的开山宗祖了。张丹枫之不肯收他为徒，所说的理由固是实情，但也含有这样的心意！保全他开山宗祖的地位。后来霍天都得了张丹枫的指点，又得了百变玄机剑法的精华，果然将天下剑法冶于一炉，直到五六十年之后，方与他的高足岳鸣珂（即明朝未年的武学大师晦明禅师）创立了天山剑派。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于承珠急于打破心内的疑团，却见霍天都絮絮不休地与师父谈论剑术，心中忽然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于承珠看霍天都与师父絮絮不休地谈论剑术，禁不住心中想道：“凌姐姐是那等挂念他，他却只顾研讨武功，连问也不问她一问。”张丹枫见她面色有异，问道：“承珠，你想说什么？”于承珠道：“霍大哥听得这样入迷，我怎敢打断你们的活头？嗯，霍大哥，你的定力，真真叫人佩服！”霍天都怔了一怔，道：“我有什么定力？”于承珠道：“想来除了剑术之外，是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令你分心的了？”霍天都又是一怔，忽地霍然若惊，问道：“于姑娘，我正要向你请教，你刚才说的凌云凤，那是什么意思？”

于承珠道：“你当真不知？”霍天都一派迷惘的神情，喃喃说道：“凌云一凤，凌云一凤……呀，你说的是，是……”于承珠蓦然醒起凌云凤的本来名字叫做“凌慕华”，“云凤”二字是她做了女寨主之后才起的，微笑说道：“不错，我说的正是从漠外飞来，中途失侣的孤凤！”小虎子奇道：“漠外也有凤凰？”

霍天都更是惊奇，叫道：“你认识慕华？她是我的表妹，你是说她吧？”于承珠道：“不错，她现在已改名叫凌云凤了。”霍天都道，“她在哪儿？”于承珠道：“在江南的义军之中。凌姐姐常常和我说起你，你可知道她在梦里醒里都在想念着你吗？”霍天都面上一红，笑道：“是么？我是看着她长大的，难怪她想念我。我和她在沙漠失散的时候，她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十六岁的小姑娘呢。现在想必已长大成人了？”于承珠噗嗤一笑道：“凌姐姐现在是威震江南的女中豪杰，你还当她是不懂事的小姑娘么？她因打听不到你的音讯，已不知哭过多少场了！你就不为她挂心么？”小虎子又插口道：“既是豪杰，豪杰也哭的么？”云蕾听得忍俊不禁，将小虎子拉开道：“大人说话，不要打岔。”

霍天都惊喜交集，以往他只是把凌云凤当做小妹妹看待，想不到这位“小妹妹”长成后却是对他另有一番情意。于是说道：“当然我也挂念她。”小虎子又插口道：“你哭了没有？”霍天都笑道，“她大约以为我在沙漠之中死了，所以担心。我却知道她没有死，倒是未曾哭过。那天在沙漠之中遇险，我所处的方向正对着旋风的中心，她的方向则在侧边，我料想以她的武功，定然能够脱险。”

于承珠道：“你是怎么脱险的？”霍天都道：“我险些被流沙活埋了，幸亏遇上了两个人，才保全了这条性命。”于承珠道：“可是大漠神狼哈木图和西山医隐叶元章？”霍天都诧道：“你都知道了？”于承珠将路遇哈木图和叶元章以及郝云台来骗凌云凤剑谱等事说了。霍天都大笑道：“原来还有这许多事情！”于是给于承珠细说他脱险的经过。

原来那日在大漠之中遇险，霍天都被刮倒地上，大风卷起了满天黄沙，风过了之，平地堆起了无数沙丘，霍天都就被压在一个沙丘下面，险些被活埋了。幸而大漠神狼来得及时，将他救出，可是亦已奄奄一息，霍天都也以为自己难活了，想起父亲生前曾与他说过，有一个结拜兄弟叫做周谷隐，住在八达岭点将台的附近，但已有数十年不通音讯，不知是否尚在人间？霍天都因为那本剑谱乃是他父子两人心血的结晶，想来想去，无人可以付托，只好请大漠神狼将剑谱交给周谷隐，他本就已奄奄一息，救出之后，又在大毒日头之下晒了半日，竭尽气力，刚说出地址，一口气透不过来，竟自晕倒。于承珠笑道：“对了，那大漠神狼以为你已死了。后来他将那本剑谱与郝云台参详，剑谱上有你的题记，郝云台却叫人冒你的字迹，去骗凌云凤。”

霍天都道：“我被抛弃在大漠之中，本来是活不成了。无巧不巧，大风

过后的第二天，沙漠上忽然落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雨，我给雨水滋润，居然复苏。但因雨淋日晒，埋在沙堆下面时，又被那炽热的沙子将热毒迫入五脏，因此得了一种怪病，经常发冷发热。我到了八达岭来寻世伯，幸遇西山医隐叶元章，在他家中住了数月，这才将病根彻底治好。”

霍天都将自己的故事说完之后，于承珠也将凌云凤的情形说给他知道。霍天都听说凌云凤在屯溪陷入官军的包围，甚为着急。当下商议，第二日便与张丹枫夫妇等人结伴同行，到屯溪去见机行事。

周谷隐在点将台的后面筑有三间石屋，这一天，大家便在石屋中欢聚。周谷隐见张丹枫肯指点霍天都的剑术，极为欢喜，投桃报李，自愿传授于承珠和小虎子“移形换影”的上乘轻功，他刚才在石台上忽隐忽现，戏弄于承珠，所用的便是这种功夫。小虎子本来恨他叫霍天都打自己的屁股，得他传授这种上乘轻功，气也消了。这一晚大家谈论武功，直闹到五更方睡。于承珠却还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总是想着叶成林。叶成林怎么样了呢？凌云凤又怎么样了呢？

叶成林和凌云凤在屯溪也是一样地思念于承珠，他们被围在石城之中，已经数月了，虽然打了许多次胜仗，但官军越来越多，一无援兵，二无粮草，渐渐连马匹也几乎杀得干净，叶成林手下的一万精兵也只剩下了四千，形势越来越险。这一天他们在帐中议事，旗牌官进来传报，说是毕愿穷前来求见，叶成林大为诧异，立刻请他进来。但见毕愿穷满面风尘之色，一向惹人发笑的神情也没有了。

叶成林满腹狐疑，心道：“毕愿穷乃是毕擎天的堂侄，亦是他最亲信的人，毕擎天与我的叔叔闹翻，何故他却单骑到此？”急忙将他接入中堂，问道：“你们那边的军情如何？大敌当前，备路义军理该联结一致，共同御侮。兄弟之争，暂且搁过一边。我这里早已想派出人去向毕大龙头请示了，可惜围城日紧，派不出去。毕大哥今日到此，何幸如之，请问可带有毕大龙头的书信来么？援军什么时候可到？”叶成林尽往好里想，还以为毕愿穷是毕擎天派来报信的人。

话未话完，但见毕愿穷虎目蕴泪，惨笑说道“毕大龙头的书信倒有一封，可不是给你的。他的军队也开来了，可不是援军。”凌云凤叫道：“怎么？”毕愿穷道：“毕大龙头已受朝廷招安，我偷过温州之时，城中已换了朝廷的旗帜，听说那里的义军与官军合编，还说毕大龙头也要亲自带兵来打你们。”叶成林这一惊非同小可，“ 唧”一声，手上的茶杯跌得粉碎，叫道：“当真有这等事么？”毕愿穷道：“你看这封信。”那是毕擎大叫他送给阳宗海的密信，他仍然原封带回。信中所说的，就是与朝廷讨价还价接受招安的条件。叶成林看了，作声不得。凌云风道：“你到了北京么？”毕愿穷道：“我就是从北京日夜不停地赶回来的！嗯，北京我是到了，可并没有踏进大内总管的门！”叶成林一把抱住了毕愿穷，说道：“毕兄弟，好汉子！疾风知劲草，世乱见人心！今日我方知道你的为人。请受小弟一拜。”毕愿穷拦住了他，道：“这些话不必说啦。我在北京碰到了张大侠。张大侠的意思请你从速退兵，能保全得多少就是多少！”

叶成林道：“好，我现在就去布置。云凤，你陪毕大哥谈谈，商讨一下怎样临危应变。”匆匆而出，凌云凤叹道：“这些日子，也够他累的了，可惜承珠妹妹不在这里，没人给他分劳。”毕愿穷道：“我在北京已见到于姑娘了。”凌云凤心中一动，道：“有一位铁公子，是不是和她一起？”毕愿

穷道：“ 你是说铁镜心吗？没有见他！ ”凌云凤吁了一口气，道：“ 不知他们在北京的事何时可了？呀，我真是想见见她。 ”

凌云凤又问了一些官军的情形，毕愿穷道：“ 我踏进浙江，但见官军络绎不绝，我是绕小路来的，沿途城镇都不敢停留。只是听说浙江巡抚张骥亲自领兵，其他官军调动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 ”正说话问，忽听得外边轰隆隆的几声炮响，凌云凤道：“ 毕兄弟，咱们同去看看。你累不累？我想上城墙去与兄弟们一同守城。 ”刚刚站起，只见叶成林旋风般地跑进来。叫道：“ 城已破啦！ ”正是：

谁是英雄今始见，龙头竟作叛徒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箕豆竟相煎 龙头变节　风云惊变幻 公子多情

凌云凤道：“城墙前日方才修好，怎么只听得几声炮响，城就破了？”叶成林道：“是毕擎天打了进来，守城的兄弟不知道他己降了官军，给他们打开了城门。那几声炮响大约是官军示威的。咱们快从东门撤走！”

奔出帅帐，但见城中已起了无数火头，幸而叶成林早得讯息，预有安排，将城中的兵士都集结起来，要不然更是不堪设想！

火光中厮杀声呼号声乱成一片，城中的百姓扶老携幼，各自逃生，惨不忍睹。凌云凤咬牙切齿，大怒说道：“好一个毕擎天，这样狠心，看你有什么面目见我？”话犹未了，但见一彪官军杀了过来，领头的正是毕擎天。

毕擎天哈哈笑道：“凌寨主，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何必还陪叶成林那小子送命？”凌云凤道：“对啦，毕大龙头，你来呀！”抢了一张大弓，嗖地一箭射去，毕擎天一捧打飞，这时两人相距不过数丈之地，凌云凤忽地飞身一掠，青钢剑倏地出鞘，唰、唰、唰，便是连环三剑！

这三剑形同拼命，毕擎天虽是武功高强，也给她杀得心惊胆战，毕擎天的随身卫士一拥而上，但听得唰的一声，凌云凤的肩头着了一鞭，毕擎天的衣袖也给凌云凤削去一截。

叶成林正自指挥义军巷战，忽然不见凌云凤，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折回，只见凌云凤已陷入包围，与十几个卫士混战。

凌云凤叫道：“叶大哥，你快走！”叶成林哪里肯依，挥动人刀，劈翻了几名卫士，冲入重围，骤然见着毕擎天，叶成林喝道：“好一个十八省大龙头，你羞也不羞？”毕擎天大笑道：“叶成林，你死到临头，还敢笑我？大丈夫好坏也要立一番功业，他日我裂土封王，大龙头又算得什么？”叶成林奋起神威，又劈翻了两名卫士，但毕擎天周围武士如林，叶成林哪里冲得进去。

叶成林喝道：“有胆的前来与我决一死战！”毕擎天笑道：“你好糊涂，你当我还是在绿林中的黑道人物吗？我而今己是朝廷大将，谁与你一般见识？”其实毕擎天的武功并不在凌、叶二人之下，但天下的叛徒心理都是相同，为了求取富贵荣华，哪里还肯和人拼命？

叶成林怒极气极，挥刀力战，毕擎天狼牙棒一指，将身边几名得力的卫士也调了上来，叶成林一看，围攻他的卫士群中，有好几个还是他叔叔的部下，忍不住大声叫道：“叶统领以前怎么教训你们？你们今日为虎作怅，将来有何面目见他？”那几个人被毕擎天监视，不敢放松，但兵器研来，却在有意无意避开了叶成林的要害。毕擎天看了一阵，忽地叫道：“你这几个退下！”换了他的亲信卫士，与叶成林缠身迫斗！

叶成林浴血死战，众寡不敌，险象环生。有一股义军发觉主帅陷入重围，折回来救，却被官军截住，而且官军越来越多，叶成林叫道：“你们快逃，逃得出一个算一个！”着急之下，稍稍分心，肩头又着了两刀。

忽见毕擎天周围的卫士让开条路，毕愿穷满身血污，跄跄踉踉地奔来，毕擎天叫道：“咦，你怎么却在这儿？你到了北京没有，阳总管的书信怎么没提起你？”原来毕愿穷日夜不停地从北京赶回，顾孟章告密的书信到温州时，毕擎天又已离开了温州，故此毕擎天直到如今还未知道毕愿穷背弃了他。

毕愿穷道：“说来话说长，我有机密的事情要告诉你。”毕擎天稍一迟疑，挥手说道：“好，你们都去助战，务必要把那叶成林生擒。”把身边的

卫士尽都遣散，说时迟，那时快，毕愿穷一个虎跳，反手一扣，拿着毕擎天的脉门要穴，左手嗖的一声，抽出了一把匕首，抵着了毕擎大的咽喉，叫道："你快将他们二人放走！"

毕擎大颤声叫道："愿穷，你，你……你疯了吗？"毕愿穷刀锋贴着了他的咽喉沉声喝道："把他们二人放走！"毕擎天道："你是我一手提拔的侄儿，胳膊反向外边弯吗？"毕愿穷刀锋一刮，轻轻一削，削去了毕擎天喉头旁边的一片皮肉，大声喝道："再不放人，咱们今日就同归于尽！"毕擎天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叫道："赶快撤开，让他们走！"

叶成林看了毕愿穷一下，心中正自犹疑，还未肯走。毕愿穷叫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张大侠叫你们走！"叶成林感动之极，他有生以来，从未哭过，这时也不禁洒下了英雄之泪。

毕愿穷目送叶、凌二人混入义军之中，冲出了官军包围圈子，这才长叹一声，惨然笑道："叔叔，我对得住毕家的列祖列宗，愿你也顾全叔祖在生之日那震三界的威名，他日地下相逢，也好有个交代！"蓦然将匕首撤了回来，向自己的胸口一插，登时尸横地上，血溅尘埃。

毕擎天呆呆发愣，片刻之中，心中转了无数念头，但见几个官军方面的将领环立身旁，都在听他的吩咐，他咬一咬牙，骂道："该死！"吩咐卫士道："将毕愿穷枭首示众，以为大逆不道之戒！"狼牙棒一指挥，指挥官军衔尾急追。

叶成林率领四千义军且战且走，黄昏时分已到了离城三十里外，四千义军死伤了十之七八，剩下的不过一千人左右，幸而前面就是一座山林，叶成林将军队都集结在山上，天色已黑，靠着树林掩护，官军倒也不敢冒险冲上。不多时，毕擎天也追来了，下令点起松枝火把，守着下山的咽喉要道。

毕擎天纵马上山，大声喝道："叶成林，你们已是网底之鱼，瓮中之鳖，快快归降，还可保全性命！"叶成林大怒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岂能像你这等背弃弟兄、中途变节的无耻叛徒！"取起一张大弓，嗖，嗖，嗖！三箭射出！他是苦练过金刚掌的人，腕力大得惊人，毕擎天狼牙棒一扬，格开了一支利箭，第二支射中了他的战马，登时马仰人翻，说时迟，那时快，第三支箭又闪电般射至，毕擎天使了个"燕青十八翻"的功夫，就地一滚避过，那支箭却射中了他身后的一名卫士，从前心直至后心！毕擎天爬了起来，狼狈之极，不敢再上山骂阵，下去部署，准备到天明之后，再大举攻山。

黑夜之中两军相峙，谁也不敢妄动，月明星稀，林中的鸟雀，都己被惊起他飞，空气紧张沉寂。凌云风闪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忽地说道："叶大哥，趁这黑夜，你逃走了吧。"叶成林道："我岂能舍掉这一大群同生共死的弟兄。"凌云凤道："张大侠也说，能逃出一人就是一人，你是一军主帅，能脱出官军掌握，他日还可东山再起，岂不胜如在这里坐以待毙。"

叶成林仍是摇头，凌云凤道："承珠妹妹在北京闻知毕擎天叛变的消息，不知多挂念你呢！"叶成林默然不语，凌云凤道："嗯，叶大哥，你就不想再见她了吗？"叶成林道："这样逃出，叫我有什么面目见她？"凌云凤道："不，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支撑，天明之后，再与他们决一死战，也不见得没有生机。"叶成林知道她是想舍了性命，掩护自己逃生，感动之极，握着她的手道："凌姐姐，多谢你啦！"仍然摇了摇头。凌云凤缓缓说道："多死你一个人又何补于事？你若不走，承珠妹妹，可要抱憾终生，你就全不为她着想么？"叶成林道："我知道她会一时悲痛，但却又何至于抱憾终生？

她早已有了意中人，我放心得很。”凌云凤道：“什么意中人？”叶成林道：“铁镜心文武双全，与她正是一对。”凌云凤道：“呀，你怎么还不知道她的心，我与她姐妹情深，她纵不说一句话，我也全知她的心事。何况她还处处透露出来。”当下将一些自己观察入微的地方都一一说了，甚至连于承珠在梦中曾叫过叶成林名字的事也说了。要知凌云风何等聪明，于承珠当时叫她到屯溪去助叶成林，过后不久，她就猜到了于承珠的用意，那是想将他们撮合的意思。凌云风怎会领这个“情”？所以在此刻生死关头，她一定要劝叶成林逃走，以报姐妹的知己之心。

叶成林听了凌云凤的话，默默回想，于承珠对自己果然是万缕柔情，在过去虽似若即若离，但细细想来，却还是可以从心坎的深处感到。

月光透过繁枝密叶，但见凌云凤双眉紧竖，焦的的神情从眼光中都表露出来，叶成林紧紧握着她颤抖的手指，忽他说道：“凌姐姐，黑夜之中，人多突围，大是不易，你智勇双全，轻功超卓，还是趁这机会，你走了吧！嗯，你见了承珠，替我、替我问候她。叫她、叫她不要再想念我了。”凌云凤道：“不，我在外面没有牵挂的人，还是你自己走吧。”叶成林道：“在外面，我只挂念她一个人；但在这里，却有我需要顾全的千多兄弟。凌姐姐，不要再说了，赶快走吧。”

听了这样的口气，凌云凤知道是再也劝不动的了。她素性刚强，即算遇到了极伤心之事，也不肯在人前流泪，这时却不自禁地沁出了晶莹的泪珠，心中想道：“这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不在承珠妹妹爱他一场。呀，我在外面何尝没有牵挂的人？但却不知他是否尚活在世间？若还活着，又不知道他变得怎么样了？”霍天都的影子再一次在她脑海中浮现，“但愿他能像叶成林那样地坚强，纵然没有了我，他也能够独创一家。”想到这里，甜甜一笑，缓缓说道：“叶大哥，你不肯走，我也不定啦。”

叶成林将握着她的手轻轻放开，相处了这么多时日，他也知道了凌云凤的性格，正像他自己一样，说过了的话，从不肯收回。黑暗中两人默默相对，但觉这种战友的情谊，珍贵处也实不在爱情之下。

山下的官军虽然不敢强攻，但却不时向山上放箭，时密时疏，没有停过。两人在林子里听那簌簌的利箭破空之声，心中均是思潮起伏，想着外面自己所牵挂的人，想着明晨将来到的决战……

忽然那箭雨由密而疏，忽然停止了。叶成林怔了一怔，正要出去了望，忽见一条黑影扑人林中，叶成林手按佩刀，厉声斥道：“是谁？”那黑影脚步不停，来得极快，倏地到了两人面前，傲然说道：“是我！”

淡月疏星之下，现出了那清秀的脸庞，叶成林叫道：“呀，铁镜心，是你！”铁镜心道：“不错，除了我铁镜心，谁还敢在这时候到来？”

凌云凤定睛一看，但见他轻裘缓带，仍然是那副贵介公子的派头，衣服上没有一点血迹，心中大疑，按剑问道：“你来做什么？”铁镜心道：“我带你们突围出去！”叶成林道：“官军怎么放你上来？毕擎天他见着你没有？”铁镜心冷笑道，“你相信我便随我来，不相信我，就不必多说。毕擎天是什么东西，值得我与他相见？”凌云凤一声不响地瞧着他的眼睛，但觉他有三分愧意，七分傲态，脸上的神色非常奇异！

凌云凤心中一动，道：“好，铁镜心，我相信你。但只想问你一句：你为什么冒此大险，前来援救我们。”铁镜心冷冷一笑，说道：“我可不要你们领情，我是完全看在于小姐的份上！”这笑声中也有几分傲意，但更多的

却是内心的凄凉。

原来那一晚铁镜心在杭州家中向娄桐荪泄漏了义军的军情，第二日一早，便发觉于承珠不别而行，只留下了一封诀别的书信，那封信责备铁镜心出卖朋友，发誓以后永不再与他见面。铁镜心读了这一封信，才感觉到事情出乎自己想象之外地严重，心中先是埋怨，埋怨于承珠不解他的深情，“ 呀，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你！ ”继而后悔，他后悔的倒不是因为损害了义军，而是怕义军覆败之后，天下英雄也会像于承珠那样的想法，把罪过“ 推 ”到他的头上，“ 这群乌合之众，本来就不能抵挡官军的围剿，我泄不泄漏军情，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必败之局。不过于姐姐既然这样责备我，我倒不可不表明心迹了。纵教身死名裂，我也要向她证明我是一个英雄。 ”终而想起了一个念头，要做一个令于承珠崇拜的英雄，决意来助叶成林脱险。

他本来聪明，编好一套说词，索性就投到浙江巡抚张骥的军中，这时毕擎天已经投降，张骥的大军正指向屯溪。张骥是他父亲铁铉的学生，这次拆散义军，招降毕擎天等事，又都是因为先从铁镜心处得知了义军的军情，这才能顺利进行的。见铁镜心投到，自然收纳，准备完全“ 平定 ”了“ 叛乱 ”之后，给铁镜心奏报一个大大的军功。这一晚官军将叶成林困在山上，铁镜心便向张骥请求，前来招降叶成林，张骥果然一点都不疑心，还给了他一封亲笔招降的信件。

叶成林哪里知道铁镜心这样复杂的心情，心中正在判断铁镜心的来意，只听得铁镜心缓缓说道：“ 你们若想脱险，只有两条路走。 ”叶成林道：“ 愿闻其详。 ”铁镜心道：“ 第一条路是像毕擎天那样投降朝廷，张骥答应给一个水师提督你做。喏？这是他的招降信件。 ”叶成林勃然大怒，哼了一声道：“ 你当我是什么人？ ”铁镜心纵声大笑，一把将那封招降信扯得稀烂，笑道：“ 我也知道你不是像毕擎天那样没有骨头的奴才，要不然我也不会来了。不过，你也不是将才，为什么要死守屯溪一地？ ”凌云凤眉头一皱，道：“ 铁公子，你是来耻笑咱们，还是诚心助咱们脱险？你是将才，突围之后，咱们奉你做十八省的大龙头。 ”铁镜心大笑道：“ 我稀罕做你们的大龙头？我早说过，全是看在于小姐的份上。 ”凌云凤实在看不惯铁镜心的气焰，但为了要让叶成林脱险，忍气说道：“ 好，那么咱们就向你请教锦囊妙计！ ”

铁镜心道：“ 你既不愿投降，那么咱们只有走第二条路，乘夜突围。 ”叶成林道：“ 官军重重围困，就算冲得下山，也还是在官军包围之中。 ”铁镜心道：“ 我自有神机妙算，何须你们多虑？一切听我指挥，管保你能突围便是。 ”凌云凤心道：“ 怪不得承珠妹妹不喜欢他，他冒了这么大的危险，来救咱们突围，本来令人欣佩。但他这副神气，却是像来施恩似的，那却教人反感了。哼，要不是为了叶大哥和这千多弟兄，我就宁愿战死也不受他的恩惠。 ”但见叶成林抱拳施礼道：“ 令旗在此，一切听凭公子调度。 ”毫无愠色，凌云凤暗暗佩服他的气度。

铁镜心接过令旗，缓缓说道：“ 山后有条小路，可以直通婺源，这一路官军的兵力最为薄弱。 ”叶成林道：“ 这一条路全是崎岖的山路。我已看过地形，通向外面的那条峡谷荆棘遮道，甚不易走，只要有数百官军扼守对山，咱们就都是瓮中之鳖。 ”铁镜心愠道，“ 兵法有云：临危用险，又云：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官军就因为料到你们不敢从这条路突围，所以才不安置重兵。其他几条路是好走得多，但都伏下了数千弓箭手与挠钩手，凶险更甚。好吧，依不依从我的计策，全都听你。 ”原来铁镜心在张骥的幕中，官军进

军的计划，他都了如指掌，“兵法”云云，不过是他故意炫耀才华，要想折服叶成林罢了。

叶成林双目炯炯，过了半刻，施礼说道：“小弟见识低微，愚者多虑，铁公子请勿见怪。”叶成林聪明内蕴，见铁镜心能够从官军那边从容走来，也猜到了他必定是利用他父亲的关系，与官军将领结纳，知悉了官军的兵力部署。再细想铁镜心的为人，不像是卑鄙小人，所以才信任他。至于铁镜心曾泄漏义军军情之事，他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过，这一次他信任铁镜心却是做得对了。

铁镜心见叶成林低声下气，这才微微一笑，道：“你们还有多少战马，都集中起来。剩下的残军败卒，也都聚集起来，准备出发。”可怜义军因为缺粮，宰马充饥，剩下的战马不过三十来匹了。铁镜心下令扎起了几十个稻草人，都缚在马背上，每匹马都用一条长绳系住，缚在树上。临走之时，将绳子的一端点燃，一千义军便悄悄地从山谷之中出走。

那条峡谷荆棘遮道，甚是难走，铁镜心拔出师父偷自大内的那把紫虹宝剑，奋勇开路，剑光霍霍，转瞬间便拔除了一大片荆棘，他的长衣也被钩烂，手指脚指都淌出血来，凌云凤见他如此卖力，气也消了一半，挥舞双剑，帮他开路，铁镜心见众人服他，甚是得意，心中想道：“可惜于承珠不在这儿。呀，我今日这番功劳，不知他们会不会说与承珠知道。”

刚刚走出谷口，只听得后面马嘶人叫，战鼓雷鸣，回头一望，但见林子上空已升起浓烟，射出火焰，原来那些系马的长绳一被烧断，战马被火的痛，在森林里四处奔跑，那消片刻，便燃起了数十处火头。那几十匹马负痛长嘶，烟腾火起，声势之壮，竟如万马奔腾，千军赴敌！林深树密，黑夜中官军哪看得清楚，但见马背上人影幢幢（那是还未烧着的稻草人），只道是义军就要强行冲出，无不戒备。官军的统帅张骥，乃是深通兵法的人，想道：“穷寇拼死，当避其锋。”下令将弓箭手调在前列，刀斧手与挠钩手在后面严阵相待，只待义军冲下，便用密集的箭雨射散他们，再用刀斧手、挠钩手擒拿斩杀。哪知过了许久，还未见有人冲出来，心中甚是奇怪，想道：“穷寇放火烧山，再不冲出，难道在里面坐以待毙么？”再过一会，马背上的稻草人也尽都着火，烧得那些战马，更是怒叫狂奔，有些战乌被烧死了，有些战马在树林里摔倒，被同伴践踏死了，还有十多匹战马，乱冲乱闯，居然从密林深处冲下山来。这时官军才发现其中玄妙，但这时森林中也烧成了一片火海，官军无法攻山，义军也早就从山后的峡谷中逃出去了。

铁镜心遥望火光，抚掌大笑。叶成林赞道：“古代田单用火牛阵大破齐军，而今铁公子用火马阵扰惑敌人，阻止追兵，从容脱险。真个是先后辉映，妙算神机。”铁镜心洋洋自得，一点也不谦让，将众人的称赞，照单全收，脾睨四顾，心中想道：“叶成林有什么能为，偏偏于承珠对他那么赏识？”其实叶成林在屯溪独抗官军，粮尽援绝，尚坚守了数月之久，那才是大将之材。铁镜心自然也有他的聪明智计，运用兵法，偶尔也能奏效，但比起叶成林来，那却是一个深藏，一个浅露，有如大海之与小溪了。凌云凤冷眼旁观，看出了两人不同的风格，心中不住地称赞于承珠大有眼光。

天明时分，义军已过了婺源，一路上果然没有碰过大队的官军，只有一些守在沿路堡垒上的官军。他们不敢出来拦截，义军也不去攻打他们。过了婺源，前面已是平阳大道，叶成林筹思再三，追兵只能暂阻一时，自己只剩下一千多人，断不能再集结一处，以致又陷重围，于是只好挥泪解散义军，

叫他们尽速分头逃走，先求性命保全，然后徐图后计。

解散了义军之后，叶成林、凌云凤与铁镜心三人冉折入山区，叶成林登高遥望，怅触不已。叹口气道：“好好一场事业都被毕擎天葬送了。”铁镜心冷笑道：“我在大理之时，早已断定你们不能成事，有说错么？而今我功成身退，但求你们一件事情……”

叶成林道：“请铁公子吩咐。”铁镜心道：“我这一生恐怕再见不到于承珠了，你若见到她时，请代我转告她几句说话。”叶成林怔了一怔，想道：“呵，原来他是为了于承珠！”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凌云凤接口说道：“承珠若知道你今日所做之事，定然欢喜，你们本来就是朋友，又何至于永不见面。好吧，你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代你说便是。只要不是非份之求，想来她会答应。”

铁镜心道：“你告诉她，她所希望我做的事情，纵然是我不愿意做的，我也都做了，任凭她心中想我是怎样的人，这一点心意，她应该知道。”凌云凤听了，极不舒服，心中想道：“原来今日之事，本是他不愿意做的。他是为了得到承珠妹妹的心。哼，这人貌似清高，实是庸俗得很，这和做买卖又有什么分别？”但想到以他这样的人，居然肯冒险援救义军，也算是很难得的了，不忍讥刺，点点头道：“好，我将你这份心意转达便是。你还有什么说话？”铁镜心道：“我希望她能够安安逸逸地过一辈子，不要再在江湖上混了。不但像毕擎天这样的人，应该远远避开，与朝廷作对的事，也以少沾惹为妙。争王争霸的事，那是枭雄所为，实非她这样玉质冰心的女儿所适宜做。”凌云凤面色一沉，却原来铁镜心的想法和她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远！

叶成林道：“于姑娘自有主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她会懂得。不过，这些话我还是会给你转达的。”凌云凤还想再说，忽见山坡那边来了十几骑健马。

铁镜心道：“你们走吧，我是反正走不了的，再替你们一退追兵。”叶成林道：“咱们生死同当，患难与共，要不走就大家不走。”铁镜心双眼一翻，道：“你懂得什么？我自有退兵之计，你帮得了我么？哼，你死不打紧，承珠知道，可又要怪我了。”

叶成林给他一顿抢白，只得讪讪走开，凌云风也只道铁镜心与官军甚有渊源，见他说得甚有把握，也催叶成林快走。两人奔跑了数十步，但听得铁镜心纵声长笑，已向前迎上了官军。

他们哪里知道铁镜心复杂的心情，他这次本来就打算孤注一掷，牺牲自己，以洗脱于承珠对自己的骂名。何况他的父亲还在杭州，他自己也不愿与叶成林一齐逃跑。

来的正是大内总管阳宗海和御林军的统领娄桐苏，见铁镜心长笑而来，甚是诧异，阳宗海道：“叶成林这股残匪怎么样了？”铁镜心道：“都被烧死在山上了。”

娄桐苏道：“明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听张巡抚说，是你去招降他们，他们烧死，为什么你又能独自逃出？”铁镜心哈哈大笑，道：“好吧，明人面前不说假话，那么，我就告诉你们，他们都给我放走了！”正是：

翻手为云覆手雨，书生气质报红颜。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云破月明 江湖留剑影　水流花谢 各自了情缘

阳宗海大吃一惊，蓦地双眼一翻，喝道：“那是不是他们？”这时叶成林与凌云凤已转过一处山坳，去得远了。娄桐荪策马便追，铁镜心闪电般地拔出紫红宝剑，反手一挥，娄桐荪一个筋斗翻下马来，只见那匹战马的两条前腿已被铁镜心斩断，娄桐荪大怒喝道：“铁镜心，你家世受皇恩，竟然甘心附逆！”铁镜心道：“谁说我甘心附逆了。”娄桐荪道：“你为什么放走他们？”铁镜心道：“兵法有云：困兽犹斗，不可不防。你们追得紧了，叶成林可要和你们拼命。哈，我是不忍见你们两败惧伤，名将用兵，也要讲网开一面，叶成林的兵力都已消散，放走他们一两个人又算得什么？，，阳宗海道：“谁与你讲什么鸟兵法？”铁镜心胡扯乱道，实是想延阻时间，这时估量叶成林与凌云凤已逃出数里之外，阳宗海他们就是要追也迫不上。哈哈一笑道：“不讲就不讲，你们却待如何？”娄桐荪一招“金豹探爪”，施展大擒拿手法反扣铁镜心的脉门，铁镜心笑道：“君子动口不动手，我随你们走便是，扯手扯脚做什么？”倒提宝剑，将剑柄塞到娄桐荪的手中，娄桐有反而怔了一怔，来不及接，那把紫虹宝剑叮　一声跌落地上。铁镜心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放了叶成林，你拿我去见张骥，也尽可以交差了吧。这把大内宝剑，也由你拿回去缴交内库，你一日之间，立了两件大功，尚不爽心快意么？”反手就缚，娄桐荪因他是前朝的老臣之子，倒也不敢虐待于他。

半个月后，官军“勘乱”的军事大定，逃散的义军都已藏匿民间，叶成林与凌云凤僻居在杭州北面杨梅岭的九溪十八涧之间。杭州乃是张骥的巡抚衙门所在之地，驻有重兵，那九溪十八涧虽说是山中的僻静所在，但地近杭州，终属危险，叶成林选择这个地方避难，实是另有原因。

原来他已打探到消息，说是铁镜心己被囚在杭城，等候御旨发落。叶成林甚是不安，任凭旧部苦劝，他怎样也不肯远走高飞，非得要把铁镜心救出不可。凌云凤虽然对铁镜心殊无好感，但想起他这次救出一千多义军的功劳，也就不愿意再说什么了。

叶成林避居在一个茶农的家里，这茶农的两个儿子都曾当过义军，绝对可靠。叶成林靠茶农打探消息，说是杭州守备森严，铁镜心囚在城中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叶成林与凌云凤曾两次冒险，探过杭州的大牢和抚衙，非但没有发现铁镜心，反而几乎失手，仗着绝顶轻功，这才逃得出来。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又过了十数日，计算时间，若以八百里加紧的快马驰报，那御旨也应该请回来了，叶成林和凌云凤都极为焦急。

这一日叶成林对凌云凤说道：“御旨若然发下，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治他以叛逆之罪，就地处决。一是念他是老臣之子，将他解往京都定罪，依照朝廷律例，最少也要监禁他十年。即算往好处想，他纵得保全性命，一被监禁大牢，那就更不容易劫狱了。”凌云凤道：“咱们已尽了心力，两次冒险入城夜探，都得不到他的消息，还有什么办法？”叶成林道：“我正在奇怪，咱们两次夜探，城中虽说禁卫森严，却并无一等一的高手拦截，毕擎天驻在城中，也从不见他出现，不知是何道理？”凌云凤道：“难道阳宗海、娄桐荪之流，都去看守铁镜心去了。”叶成林道：“这是一个可能。”凌云凤道：“还有什么可能？”叶成林沉吟半晌，说道：“城中经咱们闹了两次之后，听说本要搜索四乡，但至今未有动静，莫非张骥他们另有重大的事情需要对

付？”凌云凤道：“这与铁镜心何关？”叶成林道：“若然是被我料中，咱们正好趁此时机，再探一次。”凌云凤道：“事不过三，若然这次失陷，我不打紧，你是义军主帅，呀，岂应再次三番地冒险？”叶成林道：“铁镜心何尝不是冒了性命之险援救咱们。”凌云凤皱眉不语，神色之间，甚不以为然。叶成林道：“我知道你的想法。想那铁镜心虽然不是咱们一路的人，但咱们应该看他的行事，不必勉强他赞同咱们的主张。他这次的行事，实是对义军有极大的恩德，咱们岂可做忘恩负义的人？”凌云风柳眉一展，道：“好，那就去吧！”心中自思：“叶成林明明知道铁镜心完全是为了于承珠，却还要两次三番，准备舍了性命，救他出来，相比之下，倒显得我的胸襟狭窄了。”

叶成林道：“我已探听得铁家所在，听说铁老御史还在家中，也已上了请罪的奏表，张骥是他的学生，不敢将他难为，就让他在家中待罪。咱们这次可以到铁家去探访一下，想那铁老御史必会知道儿子的消息，也许他已探过监也说不定。”凌云凤一想，到铁家夜探，虽然也属冒险，究竟不若前两次之大闹抚衙和大牢的风险之大，欣然同意，立即换了夜行服装，和叶成林从城北的栖霞岭悄悄溜下，直到西子湖边。

铁家坐落湖滨，面对孤山，这时已是午夜时分，湖滨静悄悄的，湖上的渔舟都己歇息了。两人走近铁家，但见朱门紧闭，里面的灯火也完全熄灭了。周围也没有兵把守，叶成林心中暗叫奇怪，稍一踌躇，便和凌云凤飞身入内。

但见里面落花满地，花棚倒塌，乱草也无人剪理，冷清得出乎意料之外，叶成林在外面把风，凌云凤穿房入室，过了好久，出来叫道：“这真奇怪极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叶成林奇道：“难道铁鉉竟是弃家逃走了么？”立即想到：铁鉉是一个退休的大臣，儿子犯了法，虽说巡抚张骥是他的学生，对他存有几分客气，但受到暗中监视，那是必然免不了的，他又是一个文官，不通武艺，怎能说逃便逃，而且又是举家逃走？

两人正自猜疑不定，忽听得“轰隆”一声，铁家的大门给人打破，一个人闯了进来，叶成林以为是朝廷武士，急忙跳上屋顶，定睛一望，却原来是潮音和尚。

只见他倒拖禅杖，满身血污，身上中了几支箭还未拔出，叶成林大吃一惊，潮音和尚己先发现了他，叫道：“你两人怎么也在这儿？铁鉉那老头儿呢？”

叶成林和凌云凤跳下来与他相见，凌云凤道：“我们也正在找他，这里却一个人也没有，想必是弃家走了。潮音大师，你怎么这个样子？”

潮音和尚道：“我去找铁镜心了。”叶成林叫道：“见着了没有？”潮音道：“没有。前几天我从铁鉉这老头儿口中，打听出他的儿子是被囚禁在六和塔内，我就要去劫他出来，是这老头儿死拉着我，不许我这样做。我忍了几天，到了今天，听说御旨已到，再不救他，他明日就要被解进京了。我不理一切，也不愿再与这老头儿商量，准备一顿禅仗打碎了六和塔，将他儿子救了出来，再让他欢喜。哪知六和塔里虽关有几个人，却没有铁镜心，白白给我打死了几个卫士。”

叶成林道：“师伯祖，你且歇歇。”凌云风上前给他拔箭裹伤，问道：“阳宗海和娄桐荪在六和塔那边么？”潮音和尚大手一挥，道：“别忙裹伤，赶快逃走！”凌云凤道：“我们已细心察看过了，外面没有伏兵。”潮音和尚道：“外面没有伏兵，城中的官军却正在巷战！”

叶成林吃了一惊，急忙问道：“什么巷战？是哪路人马和官军巷战？”

潮音和尚道：“我分辨不清，也不耐烦去打听。嚓，我大闹了六和塔后，找不到铁镜心，越想越气，想这一切都是为了毕擎天而起，便独自去闯毕擎天的大营，哈，哪知正碰上两军交战，在乱军之中，我吃了无数乱箭，连毕擎天的影子也没见着。好在我这根掸杖还够斤两，一顿泼风禅杖，打出城来，那些官军，自顾厮杀，也没有人追我！”

说到这里，已是有点声嘶力竭，叶成林心道：“师伯祖真是个莽和尚！”凌云凤刚刚给他拔掉身上的那几支断箭，还想问他，潮音和尚又叫道：“快走，快走！我死不了，但大军若然来到这儿，我可没气力再打啦。”话刚说完，便听得城中传来几声闷雷也似的炮响。叶成林、凌云凤急忙扶持潮音和尚走出铁家，但听得战马嘶鸣，一彪官军已冲到西子湖边。

叶成林一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前面狼狈而逃的竟然是毕擎天！但见他马失鞍，人弃甲，在他周围保护的卫士，不过二三十骑。后面的大队官军如潮涌至，领头的便是大内总管阳宗海与御林军的总指挥娄桐荪，但听得吆喝声中，弓如霹雳，箭似弦惊，阳宗海“嗖”的一箭，将毕擎天跨下的黄骠马先射死了！

原来朝廷的招安毕擎天，不过是权宜之计，他要求最少做一省的督抚，正犯了皇帝之忌，想这毕擎天野心勃勃，皇帝怎肯让他据地自雄？所以皇帝在招安毕擎天的同时，就下了一道密令给官军的统师、浙江巡抚张骥，密令他在“叛乱”勘平之时，即逐渐解除毕擎天的兵权，最后将他拿到京师问罪。

毕擎天貌似粗豪，实是工于心计，官军的这一番布置，他瞧在眼里，暗自生疑，到了杭城之后，毕擎天的部属十九已被改编，调驻各地，而朝廷对他的封赏又口惠而实不至，毕擎天以前吞并叶宗留之时，也是将他的嫡系部队调开，然后举事的，而今官军对付他的手法，就正与他以前对付叶宗留的手法一模一样，他静夜思量，焉得不惊？

于是毕擎天对张骥处处戒备，这样一来，更令得张骥不能不加快动手，这一日张骥要他赴京面奏皇上关于这次“平乱”的经过，毕擎天推病，连张骥派来的使者也不肯接见。张骥大怒，便立即派兵攻打他，责他以抗命之罪，不消一个时辰，就将毕擎天有限的亲兵全部消灭，毕擎天总算武功高强，在数十倍官军包围之中，居然还能够带领十多个卫士，冲出城门，逃到西子湖边。

阳宗海一箭将毕擎天的战马射死，大声喝道：“朝廷有命，只罪毕擎天一人，谁人能将他生擒的赏以黄金千两，官封总兵；将他格毙的，也赏三百两黄金，五品顶戴！”此言一出，登时有两个随行卫士反戈相向，乘着毕擎天还没有跃起，两支长矛，立刻刺下。毕擎天武功真个高强，双臂一振，把两支长矛格开，大怒喝道：“我待你等不薄，何故临危叛我？”拾起狼牙铁棒，一招“横扫千军”，又将另外两根刺来的铁枪打折，这几个卫士素知毕擎天有霸王之勇，一来为了自身活命，二来为了贪图重赏，三来见毕擎天被射坠马，这才敢反戈相向，暗袭不成，个个惊心，拼了一死，大声叫道：“叶统领以前也对你不薄，你又何故反他？”

毕擎天怔了一怔，突然怒叫一声，狼牙棒狠狠劈下，将两个反叛的卫士，打得头颅碎裂，随行的卫士发一声喊，尽都散了。毕擎天发力狂奔，冲过了西冷桥，逃上孤山，官军衔尾急追，箭如雨落！

这时，叶成林、凌云凤与潮音和尚三人也已逃到山上，但见官军撒网似

的，四方八面而来，潮音和尚周身受了十几处箭伤，跳跃不便，叶成林拉着他走，凌云凤心急如焚，连声催道：“ 快走，快走！”要知叶成林若被官军发现，在官军的心目之中，自是比毕擎天还要重要得多。

潮音和尚更是一个心急的人，竟然挣脱了叶成林的手，道：“ 我还会跑路，不必劳你招呼。”叶成林想不到这位莽师伯祖如此要强，甚是尴尬，潮音和尚奋起神力，果然一鼓作气，跑过了几处山拗，直到了岳王庙后的栖霞岭上。黑夜之中，山路崎岖，忽然碰到了一块大石，潮音和尚奋力一跃，脚踝脱臼，身上的箭伤创口也裂开来，任他如何骁勇，也自抵受不住，“ 卜通 ”倒地，怎样挣扎也站不起来。

叶成林急忙将他扶起，潮音和尚道：“ 你自己走吧，山上这么大，官军未必就找得到我。”叶成林笑道：“ 那么他们也未必找得到我。”不由分说，将潮音和尚扶到一块大岩石的后面，凌云凤一看，只见他十几处伤口，都在汩汩流血，心中甚是抱歉，说道：“ 现下官军分股搜山，纵算给他找到，小股官军，也不放在咱们心上。潮音大师我先替你裹伤。”从山上望下，但见火把婉蜒，络绎不绝，好在他们先搜孤山，还没有来到栖霞岭上。

叶成林惦记着铁镜心，一面替潮音和尚裹伤，一面问道：“ 师伯祖，你怎知道铁公子落在官军手中？”潮音和尚笑道：“ 我一直住在铁镜心的家中呢。凌女侠和于承珠那次行刺毕擎天的事，我全都知道。”凌云凤道：“ 不是行刺，是于姐姐用计要迫毕擎天交出兵符，调动粮草，接济叶大哥。后来于姐姐要我自去屯溪，她大约是独自回去救铁镜心了。”潮音和尚道：“ 不错，她将铁镜心救出之后，恰好遇见我，我们一道赴京。”叶成林忙问道：“ 我听毕愿穷说，他在北京已见到于承珠，怎么你和铁镜心却留在这里？”

潮音和尚道：“ 正是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少年人闹的什么事情。铁镜心倒是处处护着于承珠的，于承珠却来一个和他不辞而行。”叶成林心里又甜又酸，想道：“ 呀，在外人眼中看来，他们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铁镜心这次又有恩于我，我岂可插在他们中间。”心如辘轳，情思不定。但听凌云凤问道：“ 那是怎么回事？”潮音和尚道：“ 我们三人一同上京，路过杭州，铁镜心坚请我和承珠在他家里先歇息几天，我有一位方外的朋友在灵隐寺做主持，那一日我到灵隐寺访他，在寺中住了一晚，第二日回到铁家，这才知道于承珠已在昨晚偷偷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给铁镜心。铁镜心讲给我听的时候，手上还拿着于承珠写的那几张信笺，哈，于承珠不知怎么有那么多话说，信写得那么长。哈，你猜铁镜心这傻小子怎样？”

凌云凤听得奇怪，道：“ 他怎么样了？”潮音和尚道：“ 他把那几张信笺，团成一团，吞到肚内去了！”凌云凤道：“ 这是什么意思！”潮音和尚道：“ 我也不懂呀。还有更古怪的呢，他把信吞了之后，竟像女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凌云凤道：“ 哭些什么？”心想铁镜心此人真会做作。潮音和尚道：“ 他反反复复地只是说一句话，说是对不起于姑娘，说是于姑娘不谅解他。我说少年人吵吵闹闹，事属寻常，待老纳替你劝说她便是。他许久不语，却忽然向老纳行起大礼来。”凌云凤笑道：“ 这却是为何？”潮音和尚道：“ 他说他为了于姑娘要干一桩大事，务必要令得于姑娘称心满意。但他这一去只怕就此不能回来，托老纳照顾他的老父。我问他是什么事情他不肯说，呀，如今我才知道他是独上屯溪为义军尽力去的。”

叶成林听了不胜感动，心中想道：“ 不知他与承珠之间有什么误会？呀，他既然肯牺牲自己援救我们，我难道不可以牺牲自己成全他们么？”凌云凤

的想法却又不同，她反复咀嚼铁镜心那句“对不起于姑娘”的说话，心中想到：“承珠妹妹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她不别而行，留下的那封信八九成是封诀别的书信，这定然不是一件小小的误会。”

潮音和尚续道：“一个月前，铁镜心被押回杭州，把铁鉉急得不得了。我答应了铁镜心照料他的父亲，一直没有离开杭州。幸而张骥只是派人监视铁鉉，倒没有到铁家啰唆。铁鉉还曾瞒着我到六和塔去会过他被囚的儿子。可是这事情却真奇怪，待老纳得知消息，到六和塔去大闹之时，却又不见了铁镜心了。今日赶回铁家，连铁鉉的全家也不知去向了。这里面究竟是有甚玄虚？”

三人反复推敲，都是猜想不透，这时登高遥望，但见官军的火把，已从孤山那边婉蜒而来，凌云凤给潮音和尚扎好了伤，叶成林道：“师伯祖，我背你走吧。”潮音和尚摇一摇头，正说话间，忽见有几条黑影从对边的山头飞奔而来，叶成林急忙将潮音和尚拉到了岩石的后面。

蓦然间，忽听一声厉叫，一个背上带箭，满身浴血的汉子冲了过来，飞身一跳，跳过这块岩石，大约也是想找寻藏匿的地方，这一跳正巧落在叶成林的面前。叶成林失声喊道：“毕擎天！”

说时迟，那时快，潮音和尚不知哪里来的气力，突然一跃而起，禅杖抡圆，一杖就向毕擎天当头打下，叶成林叫道：“且慢！”哪里阻挡得住，但听得轰然巨响，毕擎天的狼牙棒断为两段，潮音和尚的那根禅杖也飞上了半天。本来潮音和尚的神力，世罕其伦，只因受了重伤，而毕擎天又是拼命一击，恰好斤两悉敌，潮音和尚气力使尽，怒吼一声一跤栽倒！

凌云凤叫道：“不要让他走了。”料想叶成林一人能对付得了，俯身察看潮音和尚的伤势。

毕擎天骤然间见着了叶成林，羞惭、恐惧、懊恼、妒恨，诸般情绪，霎时间都涌上心头，提着半截狼牙棒呆呆发愣，叶成林拔出佩刀，刀柄一横，刀锋在胸前划了半道圆弧，却没有斫下去。毕擎天忽地叫道：“叶兄弟救我！”但见一条黑影，凌空下击，却原来是阳宗海追到了。

叶成林大喝一声，一刀横扫，阳宗海唰唰两剑，追起了碗口般大的剑花，这口剑是他从娄桐荪手中暂时借用的那把大内宝剑，剑光映月，照见了叶成林的面庞，阳宗海吃了一惊，随即喜而叫道：“哈，原来是你！”心中想道：“拿着了叶成林，可要比毕擎天还值价得多！”宝剑一个盘旋，一招“拦江截斗”，　的一声，把叶成林的佩刀削去一截。

毕擎天趁这个时机，便想逃走，刚刚踏出一步，说时迟，那时快，又是一条黑影凌空飞下，手臂一伸，就搭上了毕擎天的肩头，毕擎天但觉好像钢钳一样紧紧钳着自己，百骸欲裂，痛彻心肺，这人正是御林军的总指挥娄桐荪，毕擎天受伤之后加以心神未定，竟然在照面之际，就给他的分筋错骨手搭上了。

叶成林大叫道：“云凤，出手救他！”凌云凤稍稍犹疑，只听得叶成林沉声叫道：“这是军令！”凌云凤青钢剑扬空一闪，势捷如电，刺向娄桐荪的背心，娄桐荪迫得撤掌应敌，拿着毕擎天的那只手一松，“咕咚”一声，毕擎天也跌倒地上，晕了过去，恰恰倒在潮音和尚的旁边。

叶成林初时未知道阳宗海所使的乃是宝剑，佩刀几乎给他截断，阳宗海抢了上风，狂傲之极，一招“直指天南”，剑尖刺到了叶成林的手腕，迫得叶成林又退了几步，阳宗海哈哈笑道：“叶成林，你现在已是穷途末路，还

与我打做什么，趁早将毕擎天缚了，归顺朝廷，赏你总兵一个！”猛听得叶成林一声大喝，呼的一掌劈出，掌风所及，砂飞石起，阳宗海还真料不到他如此拼命，居然穿剑进招，猝不及防，肩头给扫了一下，火辣辣般作痛。阳宗海大怒喝道：“好小子，不识抬举，连你也一并宰了。”长剑挥舞，紫虹电射，一招紧似一招，他名列天下四大剑客之一，虽然是四大剑客中最弱的一个，但论到武功造诣，却还在叶成林之上，加上所用的乃是大内宝剑，剑光霍霍展开，登时把叶成林笼罩在内，但叶成林刀掌并用，右手使出五虎丧门刀法，每一刀都是拼命的招数，左手却是大力金刚手法，那更是武林绝学，勇猛无伦！

阳宗海的剑术虽然精妙，但在叶成林刀、掌兼施豁出性命的死拼之下，却也不能无所顾忌，但见刀影剑光，宛似银蛇乱掣，掌风人影，赛如蝴蝶穿花，片刻之间斗了一百余招，阳宗海虽是稍占上风，迫切之间，却也奈何不得。

那边厢凌云凤以一柄青钢剑，恶斗娄桐荪的分筋错骨手，也是杀得难解难分。凌云风的剑势展开，极得轻灵翔动之妙，娄桐荪无隙可乘，分筋错骨手的威力打了一半折扣。但凌云凤也不敢欺身迫近，两人都是倏进倏退，觅隙寻瑕，看来打得比叶成林那对还要热闹，其实双方都是小心翼翼，绕身游斗。娄桐荪功力较高，也像阳宗海一样，稍稍占了上风。

这时官军的火把已从孤山那边婉蜒而来，当前的一股已过了黄龙洞，阳宗海发声长啸，作为讯号，不久就听到了下面官军吹起了呜呜号角之声，一个宏亮的声音叫道：“宗海，是你在上面吗？”阳宗海应声道：“大师哥，我己缠上了叶成林，赶快上来帮我一臂之力！”率领这股官军的人正是赤霞道人的大弟子盘天罗，阳宗海特地从苗疆请他来助阵的。

叶成林暗叫不妙，潮音和尚和毕擎天受伤之后，尚还昏迷未醒，他和凌云凤力战强敌，仅能应付，休说脱身不易，即算能够拼命冲出，他们又怎忍舍了潮音和尚而逃。

形势危急之极，阳宗海趁势攻击，剑锋一转，一招“斗转星横”，指东打西，指南打北，“　嘟”一声，又将叶成林的佩刀削去一截，叶成林一声虎吼，将半截佩刀一掷，呼的一掌横扫出去。

阳宗海哈哈大笑，叫道：“谁和你拼命？”横剑护胸，把那半截佩刀碰飞，叶成林这一掌劈来，刚好就要碰到他的剑锋之上。

猛听得轰隆隆闷雷也似的声音，但见几块磨盘般的巨石从山顶上滚下，那一股官军发一声喊，纷纷躲闪，大石一块接着一块，滚滚而下，震得山谷轰鸣，声威骇人，看情形，山顶竟然另有能人，暗助叶成林拒敌。

阳宗海吃了一惊，顾不得伤人，举目一看，但见两条人影飞驰而至，叶成林看到了，急忙一个盘龙绕步，回掌护身，高声叫道：“承珠妹妹，真是你么？”

但见于承珠衣袂风飘，自对面的山头上疾驰而至，恍如仙女素娥，凌空飞降，她的背后还跟着一个长身玉立的少年人，叶成林怔了一怔，方自想道：“这人是谁？竟然有这样俊的轻功？”但听得于承珠纵声长笑，遥遥招手，朗声说道：“不错，是我。凌姐姐，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凌云凤抽眼一看，喜极如狂，疑在梦中，随着于承珠而来的这个少年人，正是她日思夜想的霍天都！她张口欲呼，“霍哥哥”三个字在舌头上打滚了无数遍，却是叫不出来，原来喉头已咽住了。

高手比斗，那容如此分神，娄桐荪疾攻几记，蓦地一招“ 猿猴摘果 ”，将凌云凤的剑柄抓着，但于承珠早已料到娄桐荪会趁凌云凤说话之际强攻，一抖手飞出了三朵金花，上打双目，中打胸口，下打膝盖，娄桐荪顾不得伤害凌云凤，急忙一个“ 细胸巧翻云 ”，以绝妙的身法倒纵出三丈开外，而且在倒纵之时，手腕用力一带，“ 喀喇 ”一声，竟把凌云凤的青钢剑折断，断剑跟着射出，令得凌云凤也不敢乘机追杀，确是一流高手的功夫。

娄桐荪快，于承珠更快，就在这一瞬间，于承珠飞身一掠，青冥宝剑吐出碧莹莹的寒光，剑锋也已堪堪刺到娄桐荪背后。娄桐荪反手一记擒拿，解招进招，立即和于承珠斗在一起。

于承珠笑道：“ 凌姐姐你们久别重逢，这厮交给我吧。 ”凌云风口唇颤动，“ 霍哥哥 ”三个字直到如今才叫出口来。霍天都微笑道：“ 凌妹妹，你歇歇去。叶大哥，你也把这贼子交给我吧。 ”长剑一展，搭上阳宗海的剑脊，将叶成林替了下来。

凌云凤又是失望，又是欢喜，但那些微的失望迅即被巨大的喜悦掩盖了，正如淡云遮不住燃烧的太阳。她心中想道：“ 我的霍哥哥不失英雄本色，是呵，若然换我是他，我也会先替下了叶成林的，儿女私情慢慢还可以谈，强敌却万万不能放过。只是阳宗海名列天下四大剑客，霍哥哥，他，他不知可抵挡得住？ ”

但见阳宗海越斗越狠，一招“ 长河落日 ”，剑光如练，唰地便向霍天都左肩刺来，这一招虚中套实，实中套虚狠辣狡猾，兼而有之，端的厉害。哪知霍天都兀然不动，待他剑尖离身数寸，看看就要沾衣之际，手腕倏翻，疾如闪电般地还了一招“ 金雕展翅 ”，拿捏时候，妙到毫巅，阳宗海这一招若然放尽，那就是将一条手臂送上给霍天都砍了。

阳宗海大吃一惊，料不到这一个陌生的少年，剑术竟是如此精湛，急急变招，再不敢丝毫轻敌。霍天都运剑如风，鹰翔隼刺，每一招使出，都是攻敌之所必救，阳宗海虽然有一柄大内宝剑，竟然被他的凌厉攻势迫得只有防守的份儿，霍天都一剑紧过一剑，一点即收，前剑刚收，后剑又出，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阳宗海想尽办法要削断他的兵刃，但霍天都深得“ 快、狠、稳、准 ”四字剑诀的精华，一沾即走，一走即攻，两柄剑从不相交，已把阳宗海杀得有点手忙脚乱！

凌云凤看得又惊又喜，心中想道：“ 几年不见，想不到他的剑木竟然精进如斯。记得小时候与他在天山之上一同学剑，他立誓要继承父志，独创一家。我当时曾与他戏话：你若自成一家，我也要创出一派剑术专破你的。呀，现在他在别后第一次与我相见，见我的剑被人空手折断，不知他心中可在笑话我么？ ”看一看地上的断剑，高兴之中又有几分惭愧。凌云凤是个心高气傲而且志在四方的女子，后来她与霍天都结了婚，由于性格的不同，两夫妻虽极恩爱，终于不能偕老，而在几十年后，她果然也创出一派剑术，这是后话，不在本书范围，暂且不表。

再看娄桐荪以分筋错骨手恶斗于承珠。于承珠这一年来，在师父身旁得到许多指点，剑术也大有进境，再加上她用的是玄机师祖的镇山主剑，娄桐荪被她迫得离身一丈开外，分筋错骨手只能自保，根本就无法进攻。

官军的火把从孤山那边蜿蜒而来，有百数十名官军已在向栖霞岭上攀登，山顶上的大石仍是源源不断地滚滚而下，看来除了已经到来助战的霍天都与于承珠之外，还有高手帮忙，叶成林心中一动，想道：“ 莫非是张大侠

也来了？”想出去助战，却放心不下潮音和尚，于是先去察看潮音的伤势。

潮音和尚功力深厚，一时虚脱，过了片刻，便悠悠醒转，这时毕擎天也刚好醒转，他被娄桐荪捏碎了筋脉，但觉骨节剧痛，百骇欲裂，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睁开眼一看，突然见潮音和尚正坐在他的对面，两只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登时吓得魂飞魄散！

潮音和尚看清楚了是毕擎天，端的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捏起两只拳头，“嘿”的一声冷笑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嘿，你终须还是撞在洒家手上！”来不及跳起，便是一拳劈面捣去。

叶成林叫道：“师伯祖旦慢动手！”潮音和尚正在气头，一拳打出，收也收不回来，忽听得有人笑道：“师伯，你真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也用不着为这厮生气呵！”但见微风飒然，白衣一闪，却原来是张丹枫到了！

张丹枫左手按着潮音和尚，右手按着毕擎天。潮音和尚道：“丹枫，你怎么啦？”张丹枫微笑道：“我有话说。”两道眼光有如利剑，朝着毕擎天一笑说道：“听说你想向我讨彭和尚那份地图，与朱明天子一争天下，却怎的这样没有骨气，你将来有何面目见你父亲于地下？”

毕擎天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进去，羞惭愧悔之极，一咬牙根，冷冷说道：“事已至此，不必多言，张丹枫，你就一剑把我杀了吧！”

张丹枫仰天大笑，倏地笑声一收，庄容说道：“我要杀你，也不待今天。想你毕家世代英豪，你曾祖毕清泉创立丐帮，你祖父毕凌虚助张士诚驱逐元兵，你父亲震三界毕道凡更是英雄盖世，武林共仰，你想想你的列祖列宗，当真一点也不知道愧悔么？”

毕擎天面上一阵红一阵白，蓦地嚎啕大哭，跳了起来，就向大岩石一头撞去，却被张丹枫轻轻地把他救了回来，只听得张丹枫缓缓他说道：“你小时候我在官军手中将你救过一次（详见《萍踪侠影录》），今天之事，是你自己造孽，自作孽，不可活，按说不再救你了。但一来看在你祖父、父亲的份上，二来你毕家独门武功，丐帮世代相传的衣钵，也不当至你而绝！好吧，我便在官军手中，再救你一次！”

潮音和尚火气虽大，其实心肠极软，听张丹枫提起毕家历代的英雄，想起了毕擎天的父亲毕道凡正是他的最好朋友，更因为看见了毕擎天流了眼泪，那一对拳头早已不知不觉地收了回来，但仍是放心不过，问张丹枫道：“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不怕他再造孽么？”

张丹枫道：“他受了这一次教训，料想不会再蹈覆辙了。何况他已被娄桐荪的分筋错骨手弄破了十二条筋脉，这一身武功，已是废了。他今后只可以指点别人的武功，自己是不能再与别人斗胜争强了。”

毕擎天刚才全神贯注，听张丹枫对自己的处决。这时松了口气，想起自己已经残废，登时又觉周身剧痛，一粒粒黄豆般大的汗珠直淌出来。张丹枫掏出了一颗碧绿色的丹丸，说道：“这是我自练的少阳小还丹，可以保得住你三天的元气，趁着我们给你挡着官军，你赶快从山后逃走吧！”

毕擎天叫道：“好，这次乃是死后重生，昨日的毕擎天算是埋到坟墓里了！”向张丹枫磕了三个响头，立即转身便跑。

众人目送他的背影下山，无不感叹。忽见小虎子蹦蹦跳跳地跑来，叫道：“又有一股官军上山来了。师父，你不去帮忙师叔么？”原来云重、云蕾都与张丹枫同来，山上的石头，正是云重以金钢掌力推下去的。

张丹枫笑道：“等你师姐和霍大哥一会好吗？你留心看看你霍大哥的剑

法。”

阳宗海见张丹枫突如其来，早已慌了手脚，但被霍天都制了机先，无法脱身迫得死中求活，迭使险招，霍天都以静制动，以缓制急，一口剑不疾不徐，却是紧紧封了阳宗海的退路，端的有流水行云，极得轻灵翔动之妙！张丹枫频频点首，对潮音和尚道：“从此之后，武林中又将多一剑派了！”

小虎子道：“于姐姐的剑术也不见得就输于他了。”小虎子因为第一次遇见霍天都之时，便遭他戏弄，故此对他总是不大服气。众人看时，只见于承珠的青冥宝剑霍霍展开，端的是柔如柳絮，翻若惊鸿，加上宝剑的光芒四射，与娄桐荪打得难分难解，两个人都似裹在精光冷电之中，看上去比霍天都的剑势还更要美妙好看。

张丹枫笑道：“你师姐这一年来进境甚速，大是不易。但霍天都的剑法已渐至融会贯通，独创一家之境，将来连我也未必比得上他。”凌云凤把眼看时，但见阳宗海忽地猛攻，剑起处，“怒涛卷空”“黄沙蔽日”，一连两招最凌厉的招数，剑光恍似渔翁撒网，一大片光网当头直罩下来，张丹枫笑道：“阳宗海情急拼命，更促其败。”话犹未了，只见霍天都绕身晃步，反踏洪门（中路方位），蓦然间舌绽春雷，大喝一声“撒剑”，只听得“　啷”一声，紫虹电射，阳宗海的那把大内宝剑，果然脱手飞去，霍天都飞身一掠，把宝剑抢到手中，阳宗海武功也确算高强，就在这一瞬之间，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落下山坡，如飞奔跑，张丹枫哈哈大笑，说道：“宝剑易手，从今之后，天下四大剑客也换了新人！”

于承珠见霍天都得胜，自己与娄桐荪却仍是相持不下，心中焦躁，蓦然间剑法一变，使到疾处，一片青光挥霍，连人影也淹没在剑光之中，娄桐荪渐感难以应付，但他功力究竟比于承珠尚胜一筹，掌指兼施，每每将于承珠的剑点震歪，到了紧张关头，便突然运用一两招极精妙的分筋错骨手法，阻竭于承珠的攻势，小虎子叫道：“师姐，你号称散花女侠，为什么不用金花暗器？”话声未停，只见于承珠反手一剑，在剑光耀眼之中，三朵金花已是电射而出。

娄桐荪身回势转，第一朵金花贴着肋旁，倏然穿过，挥袖一拂，纵身一跃，二三两朵金花一被拂落一被闪开。于承珠冷冷笑道：“看你能闪得几时？”越打越狠，接连打出了三十六朵金花，但见金花交织，满空飞舞，飞来飞去，互相碰击，或走直线，或走弧形，竟无一朵跌落地上，而且三十六朵金花，分打人身的三十六道大穴，认穴之准，毫不混乱，妙到毫巅！张丹枫也暗暗叫好。原来于承珠这个“金花打穴”的手法，除了得自云蕾传授之外，还参悟了西域异人阿萨玛的金球手法，除了功力稍差之外，已是青出于蓝，在师母之上了。

娄桐荪在三十六朵金花包围之下，像煞一只无头苍蝇，乱飞乱闯，忽地里一声惨叫，前心后心膝盖脚踝一连中了七八朵金花。张丹枫叫道：“珠儿，可以住手了！”

于承珠的金花暗器不但可以打穴，而且花瓣锋利，赛如匕首，住手一看，但见娄桐荪已成了一个血人。张丹枫道：“看在你师父份上，饶你不死，还不快走！”娄桐荪一跷一拐地奔下山坡，他的琵琶骨己被打穿，膝盖的筋脉也给削断，像毕擎天一样，这身武功亦已废了。

这时官军已汇集了数百人攻上山头，盘天罗挥舞锯齿长鞭，首先攻到，张丹枫道：“这是一个浑人，小虎子，你给我打他几个嘴巴，叫他快滚！”

盘天罗听得张丹枫说话的声音，已先慌了，但见小虎子果然扬手来打他的嘴巴，怒气又生。锯齿鞭霍地一扫，要将小虎子拦腰卷倒，哪知鞭梢刚起，手腕关节忽地一阵酸麻，力不从心，竟被小虎子狠狠的打了两巴掌，噼啪两声，两颗门牙竟然打折。小虎子在贵州苗疆之时，曾被盘天罗欺侮，这时仗着师父暗助，得以亲手报仇，快意之极，大声叫道：“我师父叫你快滚，还不滚么？”啪的又是一记嘴巴，这一记打得更重，打得盘天罗果然抛了长鞭，抱头疾滚，小虎子乐得哈哈大笑。

张丹枫率领众人前去与云重、云蕾会合，拔起了十几株大树，在山下滚下，云重又施展了金刚大力手法，推倒了几块大岩石，那些官军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避之唯恐不及，哪还敢再攻上山头。

张丹枫等一行人立刻从后山逃走，栖霞山距离叶成林所住的九溪十八涧不过二三十里路，走到了杨梅坞时，刚好是三更时分，众人放慢脚步，霍天都与凌云风握手并肩，互问别后之情，当真是恍如隔世。

叶成林与于承珠相聚，也自有一番感慨，但觉心事如麻，不知从何说起。于承珠正想问他在屯溪的情形，叶成林却先问她道：“你可知道铁镜心的下落吗？”于承珠眉头一皱，道，“刚一见面，你为什么就提起他来，讨厌死了！”叶成林怔了一怔，低声说道：“要不是铁镜心，我与凌云凤姐姐都不能与你相见了。”将铁镜心救义军脱险的经过，详详细细，一一说给于承珠知道，于承珠呆了半晌，道：“想不到他能够这样。嗯，这还像是一个人！我本来是当他死了，现在我倒希望他能够活着。”叶成林本以为于承珠对铁镜心的侠义行为会有一番赞叹，见她如此，殊出意料之外，但听得于承珠幽幽地叹了口气，道：“在杭州之时……”张丹枫忽地插口笑道：“知人论世，若是功能掩过，那么偶然的失足，那就不提也罢。嗯，成林，你真的想见铁镜心么？”

叶成林大喜道：“师叔，你知道他的下落？”张丹枫笑道：“你们今晚安心地睡一觉，明日我便带你们去见他。”叶成林喜出望外，于承珠更是惊疑不定，想不到师父有什么神通。但她素来最信服师父，师父既然这么说，那么明天就一定能见着铁镜心。

这一晚于承珠和凌云凤联床夜话，她们二人，情同姐妹，无话不谈。凌云凤听说霍天都得到张丹枫指点剑术要诀，上乘心法，十分欢喜，再听到铁镜心在杭州曾向娄桐荪泄漏义军的军情，又不禁大骂铁镜心的糊涂，但骂完之后，却又笑道：“铁镜心经过这次教训，也未尝无益。这次他来救义军脱险，大家就很感激他，张大侠说得好，知人论世，若是功能补过，那么偶然的失足，也就不必再提了。嗯，我看他对你倒是情深一片呢。”于承珠叹了口气道：“师父是有意隐恶扬善，我看铁镜心这个人，不是一次两次的教训所能改变的。我总是感到，他终究不是和咱们一个路子的人，这次也并不见得是偶然的失足呢。”于承珠可算得是最看得透铁镜心的人，想起往日诸般情事，心头不觉惘然，辗转反侧，将近天亮，才阖上眼睛。

一觉醒来，只听得小虎子吱吱喳喳地和人谈话，起来一看，却原来是沐璘。沐璘叫道：“承珠姐姐，你果然在这儿。你看我是不是长得高了？”于承珠奇道：“你怎么来到这儿？你姐姐好吗？”沐璘道：“我姐姐等着你呢，不过师父吩咐，叫我先带你看铁镜心去。”于承珠叫道：“什么，你带我去看铁镜心？”小虎子未曾回答，张丹枫已走出来招手笑道：“珠儿，师父没骗你吧，我说今天能见着铁镜心就一定能见着铁镜心。”

原来沐国公见铁镜心久久不回，放心不下，另外派人进京奏禀皇帝，说是大理之事，铁镜心帮他处理，乱子得以不至闹大，因此保奏铁镜心做他的参军，沐燕、沐璘也跟了专使进京，打听得铁镜心已在杭州被押，立刻请朝上的大臣保释，那时张骥的奏折还未到京，大学士（相当宰相职位）杨瑄是张骥的亲戚，和沐国公又是至交，立刻斡旋此事，将张骥的奏折留下不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给张骥叫他卖沐国公的人情，张骥当然奉命唯谨，在御旨未到之前，便将铁镜心转移一个地方软禁，极为优待，张丹枫耳目众多，他一到杭州就知道这个消息，这时沐燕、沐璘也已到了杭州，带来了确实的消息，说是皇帝已准予所请，就派沐国公的专使来传递御旨，这一两日便会到杭州来迎接铁镜心。沐燕、沐璘住在杭州抚衙，张丹枫悄悄去会他们，于承珠一点也不知道。

这些变化铁镜心也不知道，他本来被囚在六和塔，忽然有一日张骥派了杭州知府将他接出来，安顿在钱塘江畔的一幢别墅内，锦衣玉食，极为优待，铁镜心向知府询问，知府只是叫他安心静养。铁镜心一切行动自由，本来可以逃跑，但他怕连累父亲，而且他也抱了决心，要为于承珠牺牲，所以也只好怀着闷葫芦在杭州知府的别墅内静养。

这一日铁镜心起得很早，屈指一算，搬到这儿来已经有四五天了，什么消息也没有。铁镜心也烦得很，走出小楼，倚栏远眺，北望是林木郁瀚的凤凰山，南望是晴空一碧的钱塘江，铁镜心叹了口气，朗声吟道：“ 江山如画人何在？问花无语水空流！ ” 楼前的几树碧桃蓓蕾已绽，看来用不了几天，就将开满枝头了。江南的春天来得早，寒冬方过，园子内己是春意盎然。

可是铁镜心的心中却是异样地阴冷，他眼看桃花，耳听江潮，陡然间又想起了于承珠来，想起了在波涛汹涌的长江，和她第一次相逢的情景，而眼前的钱塘江却是这么平静。“ 呀，我这样为了她，她可知道，今生今世，难道我就是这样地和她永诀了么？ ” 他知道只待御旨一下，他的命运就决定了，他也曾抱过万一的希望，希望皇上会念及他的父亲是前朝老臣，对他从宽发落，但想到自己所犯的罪名是如此严重，这希望又像天边一闪的彩虹，迅即消失了。

忽听得有轻轻的脚步声走上楼梯，铁镜心回头一望，只听得一个极稔熟的声音轻轻唤道：“ 镜心！ ” 铁镜心心弦颤动，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过了好一会子，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叫道：“ 承珠，你是怎么来的？ ”

于承珠道：“ 叶成林将你的事都告诉我了。 ” 铁镜心秀眉一展，道：“ 我拼着舍了性命，将他从九死一生的境地之中救了出来，他都告诉了你么？ ” 于承珠道：“ 没有一点遗漏。倒是我将你在杭州所做的事情瞒了他了。他们对你很是感谢。 ”

铁镜心“ 嘿嘿 ” 一笑，道：“ 承珠，要不是为了你，我才懒得理会他呢。承珠，你那封信骂得我好惨，现在你总该看清楚了我铁镜心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了吧？ ” 于承珠道：“ 不错，经过了这一会，我是看得更清楚了。你怕我看不起你，更怕天下英雄耻笑，说你出卖朋友，因此你总算做出了一桩好事。你有点糊涂，却也还算得是有点正义感的读书人。 ” 铁镜心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愤然说道：“ 就仅仅是这样吗？ ” 于承珠笑道：“ 你要我把你说成是一个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大英雄大豪杰么？ ”

铁镜心傲然冷笑道：“ 不敢，不敢，我当然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但叶成林要不是我，他早已被官军所俘，现在在监牢里将是他而不是我了。 ” 于承

珠眉头一皱，正容说道：“要不是你做了这件事情，我还会将你当作一个人看待吗？要不是你泄漏了义军的军情，他们也不至于一败涂地，镜心，一个自傲的人也应该是一个善于自责的人！”这一瞬间，只见铁镜心倏然变了颜色，他想不到于承珠此来，竟然并没有表示什么感激，却是向他说出这一番说话。

过了半晌，铁镜心冷笑道：“难道他们这一群草莽英雄，乌合之众，弄到今天这个样子，就完全是为了我铁某人？”于承珠道：“当然不是完全为你，可是你泄漏军情，也正是像落井投石一般，义军在危难之际，你却帮皇军推了他们一把！”铁镜心气道：“我做的事情，样样都是为了你。我也不知我还有几天性命，你却在我临死之前，特地跑来向我责备。”

于承珠微微一笑，道：“镜心，我是为了你好，可怜你却不懂。不过，你可以放心，你死不了。非但死不了，还会有大官做，这是我师父探听到的确实消息，再过一会，就会有人来接你了。”铁镜心这一喜非同小可，但却尽力抑制着不让它流露出来，他还要做最后的挣扎，想获得于承珠的心，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纵算你这消息是真，我死不了，但总也可以表明，我为了你，不惜去死！”于承珠道：“所以我今日才来看你。呀，镜心，可怜你总是不懂。如果我称赞你，过份地将你捧上三十三天，那就是反而累了你了。看来咱们终究不是一条路上的人。”铁镜心从她温柔的声音中听出了凄凉惋惜，心头一片茫然，又叹了口气道：“我真是不懂。承珠，每次我和你见面，你都似乎比上一次又变了，越来越变得使人难于索解了，越来越变得令我感到你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了！”

于承珠怜悯地看他一眼。钱塘江早潮方起，眼光看出楼外，但见海鸥三五，正随着潮头上下，逐浪飞翔。铁镜心道：“承珠，你可还记得咱们在长江共度的时刻，也有这样的拍岸惊涛，逐波海燕？”于承珠点点头道：“不错，钱塘江虽然不及长江浩荡，但两者都流到大海之中。”于承珠的思想跑得太快，铁镜心跟她不上，许久许久还会不过意来，只是喟然叹道：“过去的日子真像江水一样，一流过去就不会回来。承珠，我真不懂得你为什么与我越离越远？”

于承珠凄然一笑，忽他说道：“你瞧，懂得你的人来了。我该走啦。”铁镜心愕然回顾，只见沐燕笑盈盈地跑上楼来，迎着铁镜心笑道：“唔，这里的景色还居然不错哩。不过昆明春日，比这里更佳，这个时候，桃花、李花、蝴蝶花想来都已开了。镜心，我爹爹已将你保释了，专使带了御旨，马上就来，你与我一同到昆明去吧。嗯，于姑娘，师父和叶大哥都在下面，怎么，你不多留一会儿，就要走了。”于承珠笑道：“你们在这楼头赏赏花吧，我不打扰你们了。嗯，这园中什么花草都有，就可惜没有大青树。”铁镜心目送她下楼而去，只见叶成林在一棵大树旁边，正在向他招手。铁镜心心中一酸，几乎也想追下楼去，但却还是给沐燕的轻颦浅笑留下来了。

沐燕将前因后果说清，铁镜心这才恍然大悟自己为什么被移到别墅中备受优待，问道，“我爹爹呢？”沐燕道：“家父久仰令尊大人的道德文章，也已请准皇上，将他接往昆明去了。”铁镜心感激之极，想道：“原来沐家父女对我这样体贴入微。我的才学到底还是有人赏识！”

休燕目注房中，抿嘴笑道：“你的东西这样凌乱，咱们就要走啦，我替你收拾收拾。”铁镜心不知不觉地跟她入房，只见沐燕拈起一张词笺，笑道：“原来你还有兴致填词。”轻轻念道：“望里春山接翠微，无情风自送潮归，

钱塘江上怅斜辉。我以江潮来又去，君如鸥鹭逐波飞，人生知己总相违。”铁镜心尴尬一笑，说道：“囚居郁郁，用坡老词意填了这一阕‘浣溪沙’调，教你见笑了。”原来他这首词乃是怀念于承珠的，这时心中却是想道：“我把于承珠当作我的知己，她却并未把我当作知己。呀，只怕天下之大，只有这位沐小姐才是我的红颜知己了。”

沐燕盈盈一笑，说道：“小妹不辞班门弄斧之消，用韦庄词意，也来填一阕浣溪沙，请你指正。”就接在铁镜心词稿下面，挥笔写道：“酒冷诗残梦未残，伤心明月倚栏干，思君郁郁锦衾寒。咫尺天涯凭梦接，忆来唯把旧诗看，几时携手入长安？”韦庄是唐朝秀才，后来奉使入蜀，被前蜀王王建留在四川做“记室”，沐燕用韦庄词意填词，不但曲曲折折地表达了她的心事，而且是劝铁镜心学韦庄一样，既然在中原不得志，那就不如到云南去佐她父亲。铁镜心读了此词，暗暗称赞沐燕的聪明，手捧词笺，正待说话，但见沐燕回眸一笑，两人心意相通，一切的话都不必再说了。

过了半晌，沐燕说道：“他们都在下面，你不下去和他们见见么？”铁镜心与沐燕步出楼头，只听得沐璘大叫大嚷道：“姐姐，你快向承珠姐姐道喜，咱们快要喝她的喜酒啦。”原来沐璘从小虎子口中，探听到于承珠已由张丹枫作主，与叶成林的婚事定了。沐璘有点失望，但却是高高兴兴地大叫大嚷出来。

沐燕笑道：“是么?” 但见于承珠满面飞红，道：“你听这小鬼头乱说，沐璘，你等着先喝你姐姐的喜酒吧。嗯，我得回去见师父啦，你们不必下楼相送了。”铁镜心倚楼凝望，只见叶成林己与于承珠走出园门，向他挥手道别了。铁镜心有些惆怅，只听得沐燕娇声说道：“东西收拾好了，咱们也该走啦！”正是：

惆怅晓莺残月梦，梦中长记误随车，此中情意总堪嗟！

大树凌云抗风雪，江南玫瑰簇朝霞，各随缘分别天涯。

（全书完）